



老子

此处最吉祥

老子	2
老子 第一集	2
老子 第二集	14
老子 第三集	28
老子 第四集	41
老子 第五集	53
老子 第六集	68
老子 第七集	81
老子 第八集	93
老子 第九集	104
老子 第十集	117
老子 第十一集	130
老子 第十二集	141
老子 第十三集	152
老子 第十四集	163
老子 第十五集	175
老子 第十六集	186
老子 第十七集	196
老子 第十八集	208
老子 第十九集	220
老子 第二十集	232
老子 第二十一集	244
老子 第二十二集	256
老子 第二十三集	265
老子 第二十四集	277
老子 第二十五集	288
老子 第二十六集	298

# 老子

## 老子 第一集

好，我们今天开始跟各位介绍《老子》。老子是我们中国两大思想系统中的一个主导者。但是中国文化在整个历史的洪流当中，到底还是受孔子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对于老子思想的探讨跟认知，通常是站在孔子的立场来诠释老子、庄子这一系列的思想形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发现老子的思想并没有很忠实的被呈现出来，尤其是在所谓正统的经院学派里面，他没有办法很明确的把他彰显出来，倒是老子的思想在民间的修行人当中，他更能够体验老子的真实精神。

那么这一点我们从哪里看呢？那我们就要从整个中国的结构来了解他。因为在经院学派里面，他是在知识的领域为主，所以从魏晋南北朝玄谈开始，正始之音谈玄谈的时候，所造成的风气，他还是都是以孔子的思想跟立场来做批判、来诠释老子的思想体系。这一部分我们可以从王弼的注解里面可以看得到，所以他讲的都是理。

在老子的思想里面，他不重视理，他重视行。那么这个行在经院学派里面，他就没有办法去阐述行这个东西。经院学派的行一直要到宋朝、明朝理学发展起来以后，这个问题才产生。其实到了宋明理学发展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是吸收了禅宗的行法，他融进去了，把禅宗的行法纳入他的思维体系，中国思想里面的行法才展现出来，但是这个时候所发展的还是以儒家的思想基础为主。那么这样子还是没有办法把老子的思想给展开。所以在经院学派里面老子思想始终敬陪末座，虽然他有很多地方在理念上让人家觉得很怪异，而且也很轻飘，所以很多人很喜欢，但是一直进不去。

但是在民间就不一样了，因为民间讲理没有用，所以民间反而会落到行的这个层面上来。因为你讲不如行，而且在民间里面，民间像大海一样，经院学派像浮在大海上面的一个岛屿，所以一浮到海面上来就头角峥嵘，他有必要展现出与众相同或不不同的这个层面。但是在广泛的大海里面你看不出来，他必须包容一切的境界。所以呢有失意的、有如意的、有得意的，这种种不同的人生形态统统会回归到民间来。不管你被放逐也好，被贬掉也好，那你到最后呢，事业失败也好，家庭破碎也好，在民间全部要呈现出来，怎么办呢？老百姓互相之间他会安

慰，安慰的最好方法就是道家的思想。

好了，那假如是一个很积极的人，你会发现，在整个社会水平上他会冒出来，那这个时候他所表现的儒家思想好用。可是绝大部分的人他无法冒出头来，他就只好掉到社会大海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安慰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老子的思想就很显然的成为社会安慰的一帖镇静剂，那在这个时候他就被解释成消极的。

其实光是这个层面来看，我们从个人的立场你看不出他是消极的，但是假如以全社会的立场来看，他已经发挥了很大的稳定作用，他就不是消极的。以整个社会全体的立场来看，那么老子安抚社会民心的力量可能比儒家的力量来的大。因为他已经把很多不平、那种心态，起伏震荡很大的、尤其是掉入谷底的那些心境他完全吸收，这样的话对于社会的冲击不大，要不然社会很容易崩溃，很容易分裂。所以在这个层面来看，老子不能算是消极的，倒是你儒家思想没有办法接纳的部分，完全由道家的思想帮你承受了。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一个层面来看到的一个实际的境界。

自从佛教进来以后，中国的思想就演变成儒释道三家的三大显学。原来是儒家、墨家，在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两大显学。那么到了隋唐时代，儒释道三家就并齐了。但这里面我们发现，道家的修行方法一直没有办法挤入正常的轨道，在中国文化的系统里面。所以佛教也好像发现了这种情况，所以他不跟儒家争正术，不跟儒家争他是正统文化的这种主要潮流，他就划分在正统文化之外。在正统文化之外，那么他从这个地方继续发展他的民间式的这种思想、信仰跟修行。

那么这种情况开始产生了儒家以外，道家跟佛家的修行开始相交融，这个交融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他的这个交融从理论上先去交融。事实上我们发现，到了唐朝的时候禅宗大兴，禅宗完全兴盛起来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式的禅宗，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道家的修行法对于佛教的修行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现在我们看禅宗，你以为他是纯粹的佛教，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你，最少有百分之五十是道家的血液，所以中国的禅宗是印度的佛教跟中国的道教、道家思想两个相结婚所产生的一个新生儿，他不是纯粹的佛家的东西。因为这里面的行法、观念等等，你可以看到纯粹是道家的风貌，但是他的标准是佛教的标准。

所以我们一般人说道家不究竟，是没有错，道家可能不究竟，可是你的行法本身是道家的行法，尤其是禅宗。你要开悟、要出三界、要了生死、要成佛、要明心见性、要涅槃妙心，这个都是佛家的东西，但是你如何达到这个目标？所以

禅宗的这整个过程完全是道家的。因此你会发现到：当人家请问禅师说：祖师西来意？他很简单地告诉你，卢林梅成熟了没？为什么？这是道家的思想。

他很平凡，非常的平凡，从日常生活中来论道。他不会像佛教那样子直接的就谈一个涅槃妙心那种东西，没有，他不谈，他从日常生活中来。他说什么叫做道，道就是饿了就吃，冷了就穿衣，渴了就喝水，倦了就困，就这么简单，为什么？这就是道家，尤其是老子思想的平凡，非常平凡的走进来，从这个地方你能够达到觉悟的目标。不但是这个样子，禅宗是这个样子，我们在经教上也发现，是天台思想也好，是华严思想也好，他特别强调：由世间法走向出世间法，那就是这个部分，就是道家的思想。现在我们站在老子的立场，必须对于这个部分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这个理论道家从我开始学佛以后，我发现一个问题，道家一直缺少人，把这个理论做一个完整的建设。因为以往把道家思想、道家理论做建设的人，统统偏向儒家，就站在儒家的思想来解释。

我们看到好多资料也谈到，道家也讲体相用，佛家讲体相用，尤其是华严。那么道家的体相用是怎么讲呢？他不是讲体相用，他是讲道、德、礼三个：一个道、一个德、一个礼三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在佛家用佛家的术语就叫体相用，是这样子来讲的。

那这里面就牵扯到体相用三个是运用印度的词汇，但是那一种分类让他很明显的标显出来的部分却是道家的思想。我们现在道家所缺乏的就是自己要去把这个理论给建设起来，没有这种人。我们现在在台湾，你看到道家，我们很难接触到道家的修行人，但是道家的修行人在台湾不是没有，但是我们告诉各位，你见得到吗，你遇得到吗？他们遇到你，他也不跟你讲。他也不会说抡起发髻插一个发叉在那里。假如这样，你就说那个道长来了，他不像我们佛教界的人，头发剃光，头上点三个戒疤，长衫一穿，你一看和尚来了，道家他不来这一套。

那么在以前，可以有这种状况，尤其道家他没有相的表现，道士是有，那些道士就不一样了。他跟道士混在一起分不清楚了。那是道教之流所流行的，从他那边你看不到修行的部分，所以你要是现在在外面看到有人题字，叫做某某子，妙名子，不是决明子，起那个什么子什么子的都是道家的修行人。应该我们可以多跟他们请义，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苦无门路，为什么？道家的人他是很平凡的人，他们不做广告，不像佛教，佛教很喜欢做广告。比起道家来讲，佛教已经

很喜欢做广告了。但比起其他外教，佛教又很不喜欢做广告。这个又不一样，所以你在比较上你可以知道。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老子的思想本身他那个精髓还是在中国人的血液里面澎湃的流行着。今天假如我们不把他拿到台面上来论道的话，那我们就太遗憾了，枉费你是个中国人，所以我们必须把他提出来讲。

现在我想第一个要跟各位谈的主题、前言，第一个主题我们现在谈的就是道家的思想建设应该怎么建设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人，至少我们没有看到。我道藏翻了老半天就是找不到。现在也还没用看到得力的著作出来。有一些道教史的这种写作，但是又太偏向于学术跟历史，对于他的这种法理的呈显，他没有办法。现在我想我们由行门的立场来把老子的思想核心来跟各位做一个总的介绍，或许在将来对我们的法义的开演会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我们要了解修行是什么。这个要从历史上来看，人类的历史发展发生了几次阶段性的变化，而造成了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结构的僵化跟病变。这个社会结构的僵化跟病变不是一天造成的。

我们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在早期每一个人，他的生活，他的目的就是生活。有没有感觉到？他每天起来，每天睡觉，他就是很自然的一个生活，没有为什么，所以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我每天就是这样子，那么皇帝政治对我有什么影响呢？根本无关紧要。可是你想想看，现在我告诉你，政治跟你绝对有关。你要去买一个东西，你就要考虑说税金要缴多少。你去加油看看，他又问你要不要打编号。为什么？因为政治在我们的生活层面里头完全介入了。在当时的生活就是生活而已，没有政治，没有这些意识形态，所以他要站着走路还是要躺着走路，没有人管；他要睡觉，要站着睡觉、躺着睡觉没人管，他生活自在就好了。

现在不一样了，你要发展到美国那个形态你就知道，你家杂草不割他就要你给我割干净，为什么？因为你的杂草不割我看着不好看，到底你是要为自己生活还是要为他生活？你就自己非得去割草不可，要不然人家说你是野蛮人、落伍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比我们被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污染更严重。

那一种纯真的自然生活在我们中国来讲，一直演变到孔子时代就已经发生很大的问题了，所以道德礼义就开始要讲了。即使是道德礼义要讲，大概他规范的还是某一个层面，知识分子跟达官贵人之间的这种约束层面。可是到了汉朝以后不一样了，汉朝因为是我们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这个时候他要怎么样用人？他完全分工也不行，他必须啊，他不能说我一赚钱就割一半就跟你分股，

这样皇帝到最后股份就很少了，分红就等于跟分股一样，他就必须请一些人来领薪水就好了。那要怎样请哪些人来领薪水呢，用现在的话来讲，所以他就有个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由地方推荐孝悌，孝顺的人来出来做官，因为当时不像现在来说考试，讲知识，讲技术，讲智慧，没有，他看人品好，就出来了，用那些人来做官。

其实当时做官很简单，不像现在这么麻烦，还要计算回扣，当时没有，公共建设这个名词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更不用讲那些东西，所以他们的当官很简单，他就能这样来做。那么这样的情况给与一些所谓这个地方五十里或者一百户、五百户农租的收入归于你的俸禄，那其他的你就向上缴，是这样的情况，那就等于领薪水的情况。

可是这样子就已经开始产生变化了。原来的那些道德礼义是规范在那些诸侯、知识分子上面，现在这些规范开始要向民间走下来，所以民间就产生那一种投机取巧的情况。你去注意看看，这种变化跟佛经的记载完全一样。

佛经记载，最初金轮圣王统治人间的时候人寿八万四千岁，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用制定什么章法制度。到后来到人寿八万两千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偷盗，会做这种不善的事，金轮圣王就开始要定一些章法来处罚。一定章法处罚，人心开始就对章法（法律规章）开始钻法律漏洞。现在九品中正一定下来，就有很多人希望爸爸赶快死，妈妈赶快死，因为我才能孝顺，孝顺以后我才能当官，就变成有这种心态出来了。本来是说爸爸妈妈死了以后，我来孝顺、守墓、庐墓几年几年，那么人家说这个是很孝顺的人，应该请他出来当官。结果倒过来，我为了当官我就要来孝顺，就变成这种情况。

这个时候影响还不大，因为这种人的这种居心事实上并不多，但是已经冒出来了。到了隋朝，经过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的那个时候，用人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到了隋朝就有进士科举，到唐朝正式建立制度。唐朝建立科举制度以后，所有的人为了功名来读书。现在读书求知已经不像以前的状况了，是为了某一个目的来读书、来进修，变成我要做什么事都有一个固定的目标。

好，这个目标一定以后，你的生活就限制在那个目标上面，而原来广大磅礴的生活气势已经消失了。这种情况从唐朝演变到宋朝，宋朝重文轻武，重文轻武所有的人都去读书了不练武了，你看又二分法剩下一半了。原来的生活是很自在的，允文允武，文武双全，现在是只有文不武了，所以你看宋朝不打仗则已，一

打仗就要割地。为什么？因为一打每打必败，因为他不重武嘛。人民的生活开始产生一种变化，到了明朝更糟糕。这个就是末法时期每下愈况，一直往下走。明朝在考试，宋朝也在考试，唐朝也在考试，但是为了考试的文章规定一个状况：八股文出来了。八股文出来，你的思想就没有...，你看明朝的思想、没有宋朝的发达。宋朝虽然国势很积弱，但是宋朝的科学、艺术很发达。到了明朝八股文一出来，明朝一直内乱。明朝之后到清朝更糟糕：文字狱。

好了，现在思想本来被框在一个框框里面，能够去发展的那个框框，现在又被割断了，又剩下一点点了，只有在政治的前提之下去发展你的智慧，我们人的生活模式已经越来越小了，而且这种情况好像越深入民间。到了民国以后，国共相争，两方面，那一面我们不知道，我们看我们这一面，只有在某一个层次之下，完全被局限在一个局限之内。尤其到了现在，为了考试而读书的，到学校毕业以后，书什么都不要了，所以说越读越浅，叫做读书（台语）。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进修跟生活品质的这种相关性了，原来的生活纯粹就是为了生活，现在我们的生活是为了考试。

有个朋友，他有一天跟我抱怨，他说有一个同修，他抱怨说他哥哥学历之高，在我们台湾得到博士学位，到日本得博士学位，到美国得博士学位，到英国得博士学位，现在又到德国得博士学位。他说读那么多书要干吗（台语）？学位很高啊，要干什么？我看他这一辈子大概只有一直读下去了，他没有办法做事。那你拿那些博士要干什么，你是要干什么的？他变成是为了拿博士学位在读书了，他没有生活了，这样的人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完全没有生命力。这个东西你会发现，这是一种什么——僵化，我们结构性的僵化。常常有人说，有没有办法把它改过来？没有办法，这是众生的共业。

不但中国这样子，西洋更厉害。从中古黑暗时期开始，他整个僵化掉了。僵化掉了，文艺复兴好像复兴起来。复兴起来以后他另外一种僵化出现了，尤其工业革命以后更糟糕。这个都是什么，一种社会结构的僵化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办法期望说这个僵化要如何解冻，让他恢复活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修行是要你恢复本来面目，让你能够活得更自在，让你活得很全然。

好了，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活的很全然，全然的生活，很自在的生活，很高的生命品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修行人自己已经把自己框在某一个框框里面，没有办法恢复本来面目，

而是被局限在某一个地方。这个部分假如用佛家的立场来讲，那有很大的意识形态的阻力，但是在道家来讲没有这个意识形态的阻力。为什么？因为道家本身是讲平凡的。

当年孔子去找老子，遇到老子他不知道，他问说有个人姓李，他叫李聃，有没有这样一个人？这个老人抬头看看他，骑在牛背上也不讲话，他说我不知道，孔子只好再去找。人家讲来讲去有那么一个人。他又去问他，有一个人叫李聃，你到底认不认识？他说我不知道。这样子问了三次。孔子说，人家说骑在牛背上的那个老者就是啦。他说人家叫我老子不叫我李聃。哦，孔子不昏倒才怪(台语)，他就是那么的平凡，那么的自在。为什么？他不愿意特别的彰显出来，让他的生命维持在那一个地方。

这个是什么？你要注意哦。我们从个体的立场来看，站在儒家的立场来看，站在功利主义的社会立场来看，老子是未免太消极了，但是你要站在生命的本质立场来看，那完全不一样。

现在我们要跟各位解释的是这一个问题。我们的生命，我们常讲，你要知道修行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感受到？我们以佛家的立场来讲就是活在当下，你要能够活在当下，我们看看有谁能够活在当下？什么叫做活在当下？你没有办法定义，什么叫做活在当下。我们很简单的讲，所谓活在当下就是指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念念都很喜悦。有没有办法？念念都很喜悦，我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你都很喜悦的，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个喜悦不是装出来的，是有一种惊艳的感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呢？因为你被意识形态框住了，所以你喜悦不起来。应该来讲，我现在眼睛见到转变成耳朵听到的这种状况，这一念跟这一念之间都是新境界，那各个新境界内心应该充满着活力，应该是这个样子，这个叫做活在当下，叫做喜悦，念念喜悦。

我们看到从事艺术工作者，他特别具备有这种生命的气质。但是今天的修行者跟今天的生活者好像不具备这个条件，因为他念念之间都被一种惯性的意识形态套住了，他面对的这些状况他没有办法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你所面对的尘境这种状况，我们叫初始条件、原始条件，眼见色、耳闻声这个部分，你有没有办法维持在他原来的状况之中，这个叫做初始条件。假如不能掌握这一点，你要是从事艺术或是从事修行，在所面对的这个真实相你有没有办法掌握着，你有办法掌握着，然后透过你的媒体你把他展现出来，音乐家我面对这种

情景我能够掌握住初始条件、原始状况，我把这个原始状况透过我的音乐技术的表达，把他呈现出来，那个生命就活泼蹦跳的出来了。假如你不是，你假如只是靠着一种意识形态，然后透过技术的表达，那叫陈腔滥调。

所以你所面对的不管是什么境界，能够掌握得住，透过你不管是画笔、音乐或者是文章把它呈显出来，那个才叫做艺术。那现在关键就你对原始状况能不能捕捉？生命所面对的那个原始状况你能不能捕捉？所以这个就不是技术问题而已。你在学习的任何技术，任何所谓艺术的技术都是基础条件，最根本的。因为你没有那些艺术的基础条件，你无法去表达。

修行人他是没有这些条件，他只是把那个生命所面对的初始条件很自在的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去表达，他不透过任何媒介。艺术家的部分就是用媒介把他表达出来，音乐、小说、绘画、雕刻或者是书法，他都可以把他表现出来，用任何方法表现都可以，就是在这个生命的捕捉，他能够透过媒体表现，那关键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佛家所讲的念念清楚，活在当下。

那么对于初始条件的定义我们很难。我们现在举个例子，就是最近有一本，天下丛书出版叫《混沌》，他一直叫混沌理论，我是觉得这可以叫做混沌学或者叫解脱学。怎么讲他可以叫解脱学呢，他说这些大科学家他们从专业领域出来以后，他们对于设定一个目标去求答案的这个部分他已经没有兴趣了。设定目标求答案，那答案一定可以找得到嘛，也就是说那个意识形态的东西他已经不要了，他要找的是没有办法找到答案的东西，而他那个没有办法找到答案的东西要怎么样呢？他要对整个宇宙去做观察，在这茫茫大海中他要去观察出一个系统出来，这个要相当大的定力。

比如看云在天上飞，没有一朵云是重叠的啦，这一朵云走过以后，另一朵云来绝对不一样的。途径即使一样，形象也不一样；形象一样途径也不会一样，更何况风吹的力量不同。从这种轨迹当中你能不能去找出一个什么答案出来？他找不到。他甚至于荡秋千、钟摆，他都可以看出这个钟摆这样摆来摆去这样我们看都一样，闭着眼睛想也知道摆到那边就摆回来，摆到那边就摆回来（台语）。好像就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他告诉我们这个轨迹不一样，秋千每一次摇摆的轨迹不一样，这要不要相当大的定力？所以这些科学家已经具备了定力，我们修行人未必具有那种定力。所以有时候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向这些科学家来学习。

那么他再举一个例子，说这一个原始的初始条件对于他这种认知的要领。他

举了一个富兰克林时代，富兰克林对电的认知。我们通常知道读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富兰克林他放风筝，闪电所以他发明了电，其实他不是发明电，他放风筝知道有电这么一回事。可是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对电的解释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那个时代对于电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没有统一的概念，也就是说还没有形成意识形态。

那时候我们对电的认知是站在基于初始条件的认知，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像所有的人用我自己最平凡的话来解释电是什么。是不是这样？

这问题就产生了，这个时候假如我们来讲学佛的话，生命的终极意义跟价值是什么？在两千五百年前、三千年前那个时代，老子、孔子、释迦牟尼佛、跟默罕默德到耶稣这个时代这个层面，这个层面的人他们开始对生命有一个追求认知的时候，他们对生命怎么定义的？因为都还没有被定义下去，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立场来定义，这就不一样了。

在中国来讲，是以孔子、老子为代表。在印度的话，他大概有三大系统：释迦牟尼佛、马哈维亚跟克里希那这三个系统。那么在西洋的话，我们现在讲的西洋，穆罕默德、耶稣，他们都是对这个生命的原始状况自己肯定、下定义。但是这个定义，并不见得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所以他们的下场也不一样。苏格拉底的定义结果只好喝毒药，耶稣的定义只好被钉在十字架上，穆罕默德的定义为了保护他自己的真理，所以他要组织部队，所以回教徒特别好武善战，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在印度因为它是个农业地区，他比较温和、比较和平，所以他们不同的思想可以互相竞争。在中国因为受到儒家，尤其汉朝以后独尊儒术的影响，所以全部偏向于孔子的定义。但是我们发现，对于生命原始定义的那一个部分，就跟电对于原始认知的定义部分，在当时是一种初始条件，大家都可以有这种认知，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是百家争鸣。但是电经过两百年而已，没有办法了，现在一讲电，那就只好照着经院派的讲法，因为你变个讲法，假如离开那种讲法你根本就讲错了，人家可以告诉你电并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他的意识形态已经形成。已经形成以后，所有科学家来只好照着这一个意识形态去讲下去了，是不是这样？你只好照着这个意识形态讲下去的时候，他就产生一种状况，这些科学家已经丧失了生命力。所以他写的再好的书也是教科书，他所要讲的必须是人家所承认的，他不能讲人家所反对的，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些科学家走上去就没有生命

力了，他只好陈述人家所讲的，他唯一能做的是我讲的更活泼一点，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但是他的理论基本架构还是那些东西，是不是产生这种现象？

所以晚期的经典也跟这个教科书一样，晚期的修行者会证到某一种程度，为什么证到某一种程度，因为他一定不能超过释迦牟尼佛的境界。为什么，因为你在他的意识形态之下嘛，你怎么会超过他的领域呢？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你没有生命能力，没有生命能量。你的生命力如何突破前人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科学家发生这种情况，修行人也同样发生这种状况，他就一直在既有的、已经形成的价值概念里面去从事这些价值判断。所以你讲电，电一定是从发电的地方，那个电子震动撞击到旁边的电子，旁边的电子再跳动，这个电子再撞击旁边的电子。现在就是这个跳动的速度引导下一个跳动的速度到底快不快，假如快的话那一个导体叫做良导体，假如慢的话那叫做不良导体，假如不能传导过去那叫做绝缘体。所以电的本身的定义就已经框在这个地方，你要是不照这样讲，那你根本就讲错了。

同样的，这一种叫做意识形态，在修行里面也产生这种意识形态。同样的，我们在艺术界领域里面也发现这种状况，现在开始流行某一种音乐就流行某一种，那叫流行音乐。现在画风开始造成什么现象，就开始什么现象，那都是在人家的意识形态引导之下你跟着走的，那都没有用。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换句话说，在这里这一种意识形态下面的人对于生命的初始条件丧失了认知的能力。

我们现在告诉各位，修行，他的关键就是对于这些原始条件、初始条件认知的能力你要培养起来，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当家作主，才能够认识本来面目，才能够过一个自在解脱的生活，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修行并不难，但是这一个意识形态你要突破并没有那么容易。

那么道家在这一方面，他是一直告诉我们，让我们停留在原始的初始条件之下，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很庆幸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子的这种精华始终没有人把他给污染，我是讲没有人把他污染了，它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精华从来没有人去触及到，所以你试着要去触及他，很有可能就会去污染他。现在大陆编了几套这些书籍，大套书，我们也都把他涉猎一下，结果发现对老子、庄子的这种解说，他完全是站在儒家的立场在批判的。那换句话说，你假如要接受那大套书的指导，那你就被污染了。

你要知道，那些解说、注释的人都是他一己之见，而他的解说一定是局限在社会通常流行的观念，那有没有政治意味那我们不管，至少他是这样的一种状况，那这个就是一种污染。你要不要去接受他，你有没有批判的能力把他给浮出来。他的真理，他的真理的价值面你能不能让他浮出来呢？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所以我们很庆幸的就是这个污染程度并不严重，虽然道家本身也讲了老半天，我们道藏里面看了很多注解，对《老子》的注解，东注解西注解，都是什么子什么子的注解，那些注解得比较好的统统引用佛经的术语带进去，很奇怪。注解得比较差的通通引用儒家的经典。为什么说这个比较差呢？因为他都讲为人处世的。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两百年之内，会有人再引用西方的形而上学来注解《老子》。因为《老子》现在在西方的评语，他是《圣经》以外最畅销的一本书。因为圣经是家家必备的，你不买也要送你，所以他当然是销售第一位啊，行销量第一位。《老子》是要花钱买的，没有人送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老子》这本书在西方的影响力有多大。另外一个就是庄子，《庄子》叫做《南华真经》，他在西方也是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他的影响力在西方所获得的地位比在我们国内所获得的地位要高。我们国内对庄子也是讲得乱七八糟，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他的生命的精髓讲出来，他们都是对于生命的初始条件认知的那一个部分在做发展的、在体验的，那你这一个部分要是没有认知的话，你根本谈不到这个核心。

生命现象在初始条件那个状况，修行是谈这个部分。而一般人要是不具备这种素养、不具备这种训练的话，你怎么去谈这个部分呢？根本没有办法谈出来，那他的精神就会一直被埋没着。

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个部分就是希望说，能够从这个地方来探讨。至于《老子》本身他能够起什么作用出来，那已经是体相用的作用部分了。那作用部分我们在举例的时候，做个例子就好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本体，这个本体部分在中国人的探讨上面非常的缺乏。本体思想在佛家里面是非常牢固的，但是在我们中国正统的文化里面，一直把这个佛家的思想当做是外来的文化，一直不愿意把他吸收进来，所以正统的儒家思想训练的人，他一直没有办法好好去研究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本位主义，这个就是所谓民族主义，那种意识形态把你框住了，这样的心量是没有办法打开的，他没有办法去因应的。

假如说儒家思想他能够早一点把这种心量打开的话，那么宋明理学应该可以提升到了唐朝时候就展开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一直被排斥，而佛教本身又是和

平主义，他不愿意积极的去推动，所以在中国文化的矜持之下，佛教在中国已经蛰伏了四百年，从秦始皇那时候到汉明帝，已经潜伏了四百年，公元前两百年到公元后将近两百年的时间。因为一直要到安世高正式翻译佛经开始，佛教文化才在中国落地生根。

但是在那个时候，汉朝时代中国汉人（他不叫中国人）叫汉人，汉人不能出家，汉朝的汉人不能出家，那不能出家他就只限在某一种范围里面，他可以传法，可以弘法。汉人可以听法，但是不能出家。那么到魏晋南北朝天下大乱了那就可以了，没人管了，管你出家不出家。到那个时候，格义之学还一直在谈。佛家一直想要进来但是儒家一直在抗衡，虽然魏晋南北朝儒家思想已经崩溃了，但是那股势力还一直存在着。所以魏晋南北朝还有毁佛、灭佛的这种状况，就是这种情况一直推动着，一直到唐朝，你看韩愈还在抗拒。可见对于中国正常的思想理念，他对于外来的部分不能很客观的去吸收，所以体相用的观念在这个里面没有办法一直展开。虽然在唐朝的时候，华严宗思想很兴盛，但是在儒家里面，他体相用一直建立不起来，这就本位主义。

那么到了宋朝，那没办法了，因为他重文轻武，所以好多士大夫开始投入，尤其到南宋，他必须重新建立一个思想架构。而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读书人太多，这个也是麻烦，一打仗就打败仗，打败仗就乱逃，而乱逃哪里最好？寺庙最好。所以躲到寺庙里面听听人家讲经，看看佛经，他思想体系就开始建立起来了，从寺庙开始流出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宋朝的这个时候文化背景的转变，他跟魏晋南北朝文化背景的转变，跟春秋时代文化背景的转变完全一样，这是中国历史上三大文化系统变化的一个时代。

所以在这个时候，佛家的思想，禅宗的修行就开始走入儒家了，因为儒家从来不修行的，现在开始修行了。所以他就从齐家治国平天下提升到格物致知，提升到正心诚意，那个部分是属于修行。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假如你从这边算下来的话那是修养，但你要能从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来讲的话，那就是修行了。所以格物致知一直要到宋明理学发展起来才有，关键就在这里。

所以儒家的修行，儒家不是没有行法，他有修行，但是一直没有弘扬起来。一直要到宋明理学起来的时候，吸收了禅法的修行才把格物致知带进来。所以在这之前，虽然《大学》里面讲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但是跳过格物致知直接讲正

心诚意，那都是讲修养的部分，所以儒家本身的修养会产生很大的弊端，因为他没有格物致知来控制，所以正心诚意变成口号。有些人正心诚意做得很好，没有错，但是有很多人却用正心诚意作为一种口号，他不是实际的心性的历练，所以这个一直搭不上来。所以儒家思想发展到最后就变成儒术，一种技术，那就不是真正的心性部分了。这个都是一个总体宏观的部分交融之下所产生的。

我们要跟各位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从道家里面提炼出来的这一个对生命本质的这种初始条件的认知跟掌握，那么他所彰显出来的那个本体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老子《道德经》里面，他分为《道经》跟《德经》两个部分。那么道的本身，你看《道德经》是分道、德两个部分。这道与德之间它有一个理的存在，而理是不可说的，道本来就不可说，所以道可道，非常道，那道本来就是不可道，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在不可道这个前提之下，它必须用名来表达。而名这个东西，名可名，又非常名，所以名本身也不可名。不可名的意思是说你所讲出来的都不是真理，语言文字不是真理，他意思是讲这个地方。那语言文字不是真理，那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必须有一个状况存在，那个状况就要用理来陈述，那关键就在于理的建设。

结果他这个理变成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体相用三个东西。那你假如这个理没有完整的把它建立起来，像我们讲的，透过文意、透过法意建立他的理论，就是法理，你法理有没有建立起来，那么这三个东西会变成各别存在的，体相用三者会变成各别存在。这三者不是各别存在，这三者是一体的。所以道、德、理三者应该是一体，结果现在变成三个独立存在，那这样的话整个理论就崩溃了、分裂了，他不能够完整的建立起来。

我想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跟各位介绍这个部分。

## 老子 第二集

我们现在接着再跟刚才的部分跟各位谈，这个体的部分，在别的地方或许比较不重视体是什么，那我们在这里要跟各位谈一下「体」。

「体」就是根本，假如要用现在逻辑的话来讲，就是究竟的基础，最根本的那个基础，但是这个又有一点跟西方的究竟因、第一义不太一样，又不太一样。

这个本体它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呢？就是不可说，没有办法去形容它。在佛法里面，就说空性是本体，空性是什么？那任何人去解释的好像都没有人讲到对的地方，所以讲空都错了，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空那是告诉我们这个东西的存在，这个东西的存在是不受限制的，大概是这样讲，所以龙树菩萨在解释空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缘所生的法就叫空，那有没有东西呢？有没有？你不能说没有，因缘生出来的法不就有了吗？但是我说这个就叫空，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它不能被固定成某一个形式，你不能把它定义成某一个样子，你无法定义，你从这个地方去了解。

为什么他讲道可道，非常道，可道你把它定义了，就非不是正常的道，被你定义了就不是道了，所以空它也是究竟本体，道也是究竟本体，那究竟本体就是不能定义，定义了就不对，那因为不能定义所以你就不会定义，不会定义就乱定义，就说得一塌糊涂，那就都不对了。因为你再怎么讲，怎么形容都不对，所以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可道的就不是常道，所以本体的东西不可说的。

那么要怎么说呢？龙树菩萨他就用另外一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你说这个道，没有吗？道还是有，那大概我们来讲，老子为什么用道呢？他就是用轨迹来形容，鸟迹，鸟在空中飞过去有没有轨迹啊？你不能把它画起来吧，对不对？假如那个轨迹是固定有的话，那好了那整个天空那不完了吗？对不对？那我们在十字路口看，每一部车子走过都留有一个痕迹的话，那你就完了，那条道路怎么走啊？每一个人走过去都留一个痕迹，你的影子都留在那里，那你还像什么呢？它有没有轨迹呢？有！可是轨迹在那里呢？你讲不出来，是不是？不管是鸟飞走过、或者人走过，它都有痕迹、都有轨迹，它轨迹没有痕迹，有痕迹的话就泥了，沾渍了，黏在那里了，它不能黏在那里，所以就这一点要如何去突破，那你要去体会它。好，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东西，假如这一个部分，这个本体的部分你没有弄清楚，你根本不知道你修行到底在修什么，你不知道修行在修什么，因为修行到底有没有目标，你有目标，好，有目标你一定会执着在那个痕迹上面，那你说没有目标，那没有目标又为什么要修呢？是不是？既然没有目标，那为什么要修？既然这个宇宙，没有一个和谐的轨则，那我们怎么做都可以吧？是不是这样？可是怎么做都可以，这是不对的，那就应该来讲，它有个轨则在，那你轨则把它定为一定有，你又找不到，有没有？又找不到那个轨则。

好了，这里面就产生了一种状况，人的生活是丰富的、是多彩多姿的，那就是社会现象，森罗万象，这个森罗万象是相，我们叫体相用的相，这个相当中，它有一个和谐的运作，那个统一的原则存在。那一个统一的原则就是它的本体，所以我们说多样性不碍统一性，统一性不碍多样性，有没有？这个在华严来讲叫做行布不碍圆融，圆融是统一，圆融不碍行布，行布是多样性的。人生就应该是这样的，很活泼，多彩多姿很丰富，但是它很和谐。我们小孩子生活是很活泼，很多彩多姿，但是「屋顶都快被掀了」(台语)，有没有？因为他不和谐，不和谐，他吵起来你看看。

但一个修行人，他也很丰富，也很多彩多姿，但是他很和谐，我们现在的修行人呢，为了达到很和谐，那就不准多彩多姿。所以有一次说我们去游泳，然后他说穿短裤就犯戒了，还游泳，哇，哈哈，那我看人家游泳可以吧，还看！还看！那就不能多彩多姿了，那看你要犯戒，这叫多彩多姿啊，你要怎么样在这边让它丰富，让它多彩多姿，而要取得一种和谐，这个老是出重点难题，这个叫修行人。

事实上生活就是这样，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被夹在这两难之间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结构性僵化，造成的。修行人就是这么自在啊！为什么不能游泳呢？你看南传佛教，我记得有部电影叫做《缅甸的诉情》，不要看《缅甸的诉情》你看〈净行品〉就有了啦！若入水时，他们没有浴缸吧，你入水一定到河里到池塘里面去洗澡，你大概我想那些比较意识形态的人，对这个解释就是说它指的到里面洗澡，洗完澡就起来了，不过我们比较没有意识形态，就他到里面去游泳，游了以后再起来，所以你看每天他睡醒把衣服脱了都放在那边，他没有说穿长裤下去洗的。那既然都通通脱下来放在那边，所以才给那一个日本兵把它偷去，对不对？那个日本兵没有学佛的，把那个项链统统偷去，但是看到了那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个是告诉我们说你可不可以这样做？可不可以这样做？在他们的生活意识形态里面，他没有说可不可以游泳的问题，我们的意识形态已经灌进来，可不可以游泳？所以你到最后的问题就到底可不可以游泳，那.....这个就是意识形态在作祟，这就是结构性僵化，你脑筋的结构性僵化，你不要问这个问题不就好了吗？那你要游泳就去游泳吗？不游泳就不要游泳吗，那你是为了去游泳还是去摆 POSE 的？我想摆 POSE 一定犯戒，是不是这样？为了展现你那个优美的秀腿，或者玲珑的曲线，那当然犯戒了。那你假如说这里面这样的那种高湿温度的情况之下，那你

要使自己生活的自在一点，我想这个不叫犯戒吧，对不对？那你要把它套上因果说喜欢游泳的下辈子就是水族类，那我没话说，修了老半天还变成鱼，那怎么讲那？那就没办法了。

不能够这样讲，你的多样化的时候你要怎么多样化，它有一个圆融、和谐统一在指导你的多样化，所以你的多样化不会离谱，因为你是觉知的，小孩子的多样化他是无知的，所以他一吵起来你看他高兴到极点常常会出意外，假如一个修行人高兴到极点他会出意外，那你的修行有问题了，你的修行有问题。所以你看几个小孩子，家里有几个小孩子在一起玩得很高兴的时候你大人请你提高警觉，一定有人会摔伤，为什么？因为他一玩起来像疯了一样，是不是这种状况，那你要开始注意，因为你那时候要压抑他不行啊，那他内心心灵会受到创伤，那大人要开始去注意。

那修行人不会这样，他在这种多样化很活泼的生活形态当中，他会和谐，也就是说修行人的多样化当中，他是趋向于一种内在的均衡、稳定，在那个经济学上面叫蛛网定理，就内敛的蛛网定理，向内向中心稳定下来。一种是不安定的，不稳定的那种均衡，他就向外，一直向外绕出去了，像蜘蛛网一样，它那个画出来以后，横轴、纵轴坐标画好，它的活动是一直向外绕出去，就不稳定。

修行人是稳定的，是内敛的，叫内在，向内的稳定均衡理论，他从外面的这种多样性开始会趋向于原点核心稳定下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对本体的认知，你对本体没有认知的时候，你对相就会执着在相上，到底我该怎么办呢？你始终会有那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办？那你始终没有标准。那站在华严的修学立场来讲，这个本体更重要，因为华严本身是依本起末，依体起用，他告诉我们的修学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先抓住它的核心，抓住它的根本，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华严的修学先叫你进入它的核心，掌握住它的根本，所以它前面的熏修阶段很重要。

道家的本身呢，它没有这样的分析法，但是它告诉我们，根本才是重要的，所以它一直要求我们从根本开始，修行要从根本开始，它的基本上就是这个定义。至于它的作用该怎么样，道家比较不强调这个部分，我们看好多注解里面几乎它只强调到体的部分，相跟用没有，大概道家的思想就是因为重体而不重相、不重用，因此被人家认为它偏向于消极，偏向于消极，这个定义的本身是不对的。站在佛法的立场上来讲，它只重体，那么以《大乘起信论》的标准来讲，这个叫做心真如门，心真如门，它只讲真如的部分，它没讲到心生灭门，心生灭门就讲三

大，体大、相大、用大，所以佛法比起道家来讲那是太积极太活泼了，太活泼了。那你以老子来讲他以本体，本身的发挥作用的这部分来讲，你也不能够说它消极，它只是没有讲到它作用该如何去作用而已，它在本体的陈述上面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是相当重要的。

而儒家本身没有本体，那它体显不出来，儒家假如要讲本体，一定要讲《中庸》，讲《大学》，你讲《论语》、讲孟子，那你讲不到，讲不到，它是在讲它的作用部分，所以它的本体在《中庸》里面，那老子本身是讲本体的，所以真的要研究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老子》、《庄子》、《中庸》、《大学》是不可免的，不可免的，这个部分我们先有一个概略的认知。

现在我们要跟各位讲，那个体的本身的认知有一个错觉存在，我们借用《肇论》的定义来说明，《肇论》讲说这个简单的说，我们综合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幻影、如露亦如电，或者是讲说这些世间法都是假的，这个定义来讲，它是从相上来说这种状况，所以它举一个例子来讲，它说就好像魔术师在做变幻，魔术师在做变幻变化的时候会变化出一种幻人，虚幻的幻，幻人，它说不是没有幻人，没有虚幻的这个人，它变化出一个人，一个假人出来嘛，它说不是假人是假的，假人还是确实存在的，它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假人不是真人，你去体会这一点。

这个魔术师变化出来的这个人假人，它不是真人，我们讲它是假的，是讲它不是真的，但并不是说这个假的是不对的，没有这回事，假人就已经出现了，所以一切有为法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和合而生它不是真的那一个部分，那么这一个部分它还是存在的，它还是存在的，不要把这个给弄错了，那么你讲本体的时候，就要去留意这一点，它是因缘和合而生的，现在我们看的一切森罗万象，这些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那么这些因缘和合而生的不是真体的，不是道的本体那一个部分。

《道德经》里面它讲了这一点，但是这一点它运用的没有佛法的那么具体，为什么没有那么具体呢？这个我们只能说后来弘法的人，没有把它特别的标出来，在画龙的时候没有点睛，为什么佛法会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金刚经》太流行了，所以你就会针对这一点，会一再的疑情在那边提炼，会一再提炼。那么道家的思想这一部分也有，但是没有人提出这个疑情来提炼，所以他就不能够具体成就，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部分应该要去感受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老子这个思想系统里面来，我们刚才谈的是一个前行的方面，对老子要了解，我们在这一会当中这节课当中，要跟各位讲的老子是趋向于什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取向部分。现在我们来看《老子》这一部书的状况，他这个理念所彰显出来的，除了我们历代的人对他一种误解，没有办法很明确的把它给陈述出来以外，我们现在要讲的，它这一部书本身所要讲的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它的那个历史那个时代，你才有办法很彻底的去了解它。

老子还没有人写传，大概老子的传记也没办法写，因为他是那么平凡的人，就像一个凡夫一样，那么你要写老子传，大概要怎么写呢？大概有点要像写济公传的情况一样，或者孙悟空传一样，要把老子这道家的修行人，从周朝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所有道家修行人的那个精髓，把它汇总起来，那么写出一部书，这个就叫《老子》，你不能够说它不对，因为老子的精神、老子的思想被例行出来的那个部分就叫老子，是不是这样？那么他自己本身怎么样，你要认为要去考证、求证他到底一天吃几碗饭，睡觉几个钟头，他穿什么样的衣服，那是声闻乘，对不对？那是考古学，是不是这样？

我们从思想的层面来看，就是他的思想、他的精神，被力行、被实践的这一部分，你把它汇总起来来看的那一部分，那这样的话它就变菩萨藏了，对不对？变菩萨藏了，你从这个地方来看佛法，佛法本身是活的，是总体的，对不对？我们跟各位讲，那个菩萨藏、那个声闻藏是怎么产生的怎么区别的，你现在看老子，老子传的写法就知道了，也没有人写我们也不会去写，但是我们相信将来有人会这样子，因为经过了二千多年下来，大概可以把它整理一下。

换句话说，在这个佛教里面有《楞伽师资记》，就是《楞伽经》的历代相传的这种情况那个师资记下来，那你把这个部分综合起来，综合起来你要写《达摩传》就可以写了，《楞伽师资记》那就是达摩祖师的那个精神，他的思想，被实践出来的这一部分，有没有？那你把这一部分综合起来，把它拟人化嘛，那就是菩萨藏的达摩了。菩提达摩，菩萨藏的菩提达摩，不是声闻藏的菩提达摩，声闻藏的菩提达摩你说他满脸络腮胡，那你还要看他络腮胡到底那胡子是软胡子还是粗胡子，菩提达摩本身呢，那人家说这个茶叶是菩提达摩的什么，两个眼皮，他为了使自己不打瞌睡，所以把眼皮撕掉丢掉，结果不小心从那边长出茶叶来，那个茶叶就是菩提达摩的眼皮，那你喝吧。你把它当成声闻藏来处理的话那几乎不可思议，那你从菩萨藏来讲那就很可思议了，对不对？它是讲他的法义精神啊！

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你来看，这佛法也好，修行人的这种立场跟精神也好，他所看的不是物象的本身，不是物象的本身，说实在，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说明一下，你知道老子的身高有多少吗？中国从来不统计这个，对不对？他体重有多少你知道吗？他血型是 A、B、C、D 啊？都没有人统计嘛，对不对？从来没有人去记录这些啊，那你大概能够说老子是胖的还是瘦的，大概没有人能讲，但是你可以看看我们中国历代圣贤的画相，长得大概都一模一样，对不对？都是那个不胖也不瘦的那类型的，那你说他就是吗？我看那个都不是，从照相学的立场上来看，根本都不是，哪有这种情况？但是你要表达的是一种什么，一种精神的寄托。谁见过老子？画老子的都是吴道子以后的人画的，对不对？唐朝以后的人画的，隋唐以后的人画的，那你怎么知道那时候的人长成什么样？那做梦梦到的？那个算吗？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修行人所强调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你不能够讲是精神层面的，跟西洋人讲的精神、物质层面不一样，它是一种心灵的展现，心灵的展现在哪里？跟精神层面有什么不同？就把它的思想，它的精神，给予实践，给予实践。实践以后，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生命力，现在从我们以艺术的立场对他的认知加以综合整理，你把他描述出来，这个不一样，这就不一样。所以那个义玄，被人家定义为济公，他整个的那人格脉络就是把过去人家对于佛教修行人的那种纯真、天真的一面加以记录下来，他们为什么不把佛教修行者那种一板一眼的那个部分给记录下来呢，因为那个一板一眼的部分没有呈现在老百姓的眼前，没有呈现出来。因为他们的那一个部分，所呈现出来的为老百姓所接受的部分，那么一般的文人笔下把它记了下来，那你要是住在所谓的寺院里面的，那种苦行者老百姓没看到，住在山洞里面的苦形象老百姓没看到，你说我坐在这里已经入禅定几十天了，谁看到了，对不对？我们的《高僧传》有记载，那人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看到他在文人笔下就显现不出来，显现不出来，那我们把你所看到的，你所实践的这一个部分把他摘录起来，才有办法，这个就是它的作用。

所以从作用来看的话，它是无量无边的，作用无量无边你可以看到是不是它本体是无量无边的。好了，作用无量无边、本体无量无边，那么作用是借着相显现出来的，相是不是也无量无边？好，相是无量无边，你现在看到佛经，性宗经典一讲到菩提树，都是那么大，无量无边，一讲到经典那个境界都是无量无边，那是不是从体起相，依体起相、起用的部分无量无边的，都是无量无边出来的，

所以体是无量无边，相是无量无边，用也是无量无边，那么你对体不能掌握住，相跟用就会浮起来了，体能够肯定起来，相跟用才有办法落实，因为它有个依据嘛！

那么这个体的认知，我们从因地来看的话，这些人一定要透过相跟用才能认知到体，可是从佛的立场、从果地的立场来看，从修行已经成就的立场来看，它从体能够起无边的妙用，所以我们看《华严经》有很多人看不懂，因为你从因地看它，因为《华严经》是从果地讲下来的，依体起用的部分，所以你要能够这样转过来。

现在看《老子》你也必须这样看，站在体的立场来看相跟用，因为它只强调这个体的部分，而《华严》本身是从体起用，所以大、方、广就是体、相、用，它原因在这个地方。那么《老子》讲的道跟德，道就是体，德就是用，理就是相，那你看看，相的存在不必谈，谈德的用就好了，那道是体，整个就这样展开来，它是一个脉络可以展开，有没有这样子的福报，有人愿意投入把这个部分加以整理一个系统化，那我们要看以后的因缘了，看以后的因缘。像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正努力于重建真正的这种思想体系的话，那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我们这一会也不过是说，借这种机缘把这个部分给呈现出来，看看能不能够从全新的角度把孔子的所谓「正知见」，我们所谓的「正知见」把它重新诠释一番，至于说《老子》的这个部分是不是真的能够有那个福德因缘，呈现出来这个世间人看，我们不必刻意去追求，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所下的功夫，会不会造成另外一种意识形态，来污染《老子》的真精神，那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只做这种陈述，不必一定要把它命定成某一种意识形态，这个没有意义，我们也不一定做那种诉求。但是这里面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修行者他本身所应该具备的那种理念，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这个部分做这样的一个大约简单的介绍。

最后我想把目前对于《老子》的这种理论注解，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们刚才提过，儒家的思想是站在经世治国的立场来评判道家的每一部著作，包括《老子》跟《庄子》，所以对于《老子》、《庄子》这么重视本体的这种思想理念，他们认为不够用，不是不够用，实际上是不会用，不会用。所以你就曲解了老子的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东西跟《易经》一样，也发生着同样的情况，《易经》它不是讲本体，它是讲作用，《易经》本身在《系辞传》《文言》爻辞上面，那是讲本体没有

错，但是易卦每一卦每一爻都是讲它的用，讲用，而这个用本身牵涉到一个无名的题，不可名状的题，那么《易经》本身这部分没有特别的讲，从六十四卦里面展开的话没有这个部分。

那么不管是《归藏》、《连山》还是《周易》，它本身分为三个系统，现在我们的《周易》变成礼易，《归藏》、《连山》是象易跟数易，那么三易当中现在变成一个礼易，《周易》的部分，所以它在简易、变易、不易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变成什么易也不知道了，它就是说它的妙用能够展开，出来的妙用，这个妙用被压抑住了，因为它的体没有，所以相显现不出来，显现不出来，易产生这样一个悲剧。所以现在被卡在那个地方。

老子似乎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它有体它没有用，用展不开，体，又是体被压抑住了，所以从儒家的立场来解释老子的时候，显得老子很消极，道家本身在解释老子的时候一直强调体，但是它又不进入经院学派，而一直在民间修行上面在繁衍。

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以佛家跟道家来论老子的话，变成老子、道家的老子是讲境，境界，佛家呢，当然也讲境界，可是不会去诠释它，因为老子的这种境界在佛家里已经被定义为不究竟。实质上道家在行的这个立场上面，对佛家起着很大的作用。

我们在前面跟各位讲过，不管是讲体相用的部分，或者讲禅宗的行法部分，都带有道家的影子在，我们现在跟你举一个例子，现在台湾最普遍的这个净土宗，也完全是道家的立场，而且是错误的道家知见，不是正确的道家知见。你看现在念佛人是采取什么态度？对世事不闻不问，一切什么都好什么都好，不要惹是生非就好，就那种心态，那不是一种很消极、很颓唐的那种心理状态。那儒家认定的老子道家是不是这种系统？所以这是两种病态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因为道家的正常心态没有被发展出来，它变成说在国家社会动乱的时候安抚民心的一剂镇定剂，大家都在讨论要怎么办呢？不要紧不要紧，大家不要怕不要怕，安定下来，那怎么不要怕呢？阿弥陀佛！念一念就好了（台语），几百年的动乱「阿弥陀佛」在这里发挥了很大的安抚作用。

那么在这样的相之下发挥这样的用，好了，剩下来是什么：失败的、失意的、落魄的，不如意的，通通的往道家，通通往佛家的寺院门口、宫观门口里面挤进去，就消极了，结果道家的病态思想跟儒家的病态思想结合在一起，就变成这种

状况了。这个也是道家跟佛家思想结构性僵化的一种产物，就变成这种状况。那你不能够说它没有完全没有道家的影子在，但是你也不能够说全部是道家的影子，因为这里面在动乱的时代里面，它确实发挥了很大的效果，大概你可以发现到，从元朝以后，明朝尤其是下半段的时候，国家一直动乱，那个社会一直党货宦官，这个朝廷的斗争造成民间老百姓流迫相当的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一种安抚人心的法门是最好用的，他就一直流行起来，一直到现在。那你说这个没有道家的影子，道家的这种思想层面，普遍弥漫着我们的社会会有这种情况吗？

假如以原始佛教的立场来讲，佛教在印度它是一个积极普遍的修行法则，因为它是沉思，是苦行，现在你看看台湾的这个佛教，第一个不沉思，第二个不苦行，睡的是弹簧床，吹的是冷气，吃的是最好的碗筷，不是吃碗筷啦！要最好的碗筷，挑最好的东西吃，这哪里是原始佛教呢？哪里是印度时代、世尊时代的那种苦行方法呢？这完全背离了。那么剩下来的是什么，只有佛教的躯壳。所以寺院会盖的富丽堂皇，那法会会很兴盛，所谓的道场坚固、法会坚固，这就是这种状况。

而这个状况里面你会发现，产生这种状况的真实意义它本身就是安抚人心，就是安抚人心用的，安抚人心本身不能算错，人在不如意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尤其是家里发生事故，不管是正常的事故或不正常的事故，所谓正常的事故就是有人死亡，有人生病，这正常事故，不正常事故就失恋、失意、失败。被老公打了或被老婆打了，这个时候都通通到庙里头去拜，拜什么，我业力为什么这么深重，就是过去造的恶业，现在来拜忏，拜一拜应该消了，消了以后又满头包来又拜，我业力实在太重了。那么这个部分往往比家里死人它来的更严重，因为死人只有一次，他不会死两次，而且你会很认命的说人总是要死的，只争来早与来迟，反正你是早走还是晚走总是算了。

可是家里有很多人世间的这种纠纷就不一样了，有时候是这个上班场合的同事之间的竞争，什么样，我相信你看吴伯雄现在放弃竞选省长，我看他天天只好在庙里拜忏，他这个人事纠纷，他虽然钱那么多没有用，他能够在他的王国里面称雄，所以叫伯雄，那么他没有办法拿出来到他的王国外面去竞争的时候，他就有不如意的感觉，就会有不如意的感觉，不管他承认不承认，要不然他不会特别想要说我要进入慈善机构去好好发挥一下，这个就是表示他的这种状况，那这个就是安抚的一个作用。

人在消极的时候，积极面不能展开，那会找消极面，这是一种心理的平衡作用，但是这不是修行的本意。修行的本意是正常的，是一定要建立在健全的人生观上面，而老子的人生观可以告诉各位是最健全的，在最健全的。

我们现在把这几个大修行人的成就跟他们的下场和各位做个介绍一下，因为我把老子做一个回顾以后，上午也稍微提了一下，你看看，在西方苏格拉底，他是个大成就者，对生命的体验相当的历练，所以他的那些智慧隽永语流传千古，在东西方起着很大的作用，你看到现在西方人认为柏拉图是西方的教父，他历史上的起了那么大的作用，那么他的下场呢？喝毒药而死，对不对？因为他必须把他的真理给陈述出来，他不把真理讲出来他很难过，所以当养老院叫他说你不要讲，免除一死，最后一个机会给你，他说我宁可死我就一定要讲，绝对不能不讲，那你把他喝下去。他说我喝给你看，喝了也没讲，对不对？他假如把毒药喝下去再讲，那就很厉害，可他喝了以后就摆平了，这个也很奇怪啊。

那哥白尼还是伽利略我忘了，他为了要把真理保存下来，人家要批斗他他不讲，他赶快记录，记好了，好像听说那个科学家也不得好死，为什么？他当时违反了天主教的教义，他就有一种变化。耶稣也是一样，他是个大修行人，很有成就的，他对生命有着非常深刻的体验跟认知，但是他被他的弟子出卖了，他就是一直要讲，而一直要讲人家又听不懂，你那对生命原始条件的认知我们都没有啊，所以当时的那个政权叫他不要讲，看你好像是蛮老实的样子，你不要讲那种话，讲那个话不行，他说我这张嘴巴就是要弘扬真理的，你要再讲就把你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说那我必须要讲，不讲违背良知，那也被钉上去，钉上去他也没再讲了，这很奇怪啊。

这些人就是对于真理的认知够，对于真理的弘扬福报不够，所以他们都是典型的悲剧形象，悲剧形象，你不能够说他们修行对人生、生命的体验和认知不够，他们都够，但是他们选择那个下场，福报不足。

孔子，不一样，释迦牟尼佛也不一样，你看孔子死了几千年福荫子孙到现在，不管在大陆在台湾，姓孔的，现在是孔德成，我看下一代也不错了，永享国家的俸禄，这就是他的成就啊！那释迦牟尼佛他不必享国家的俸禄，因为印度人对国家不太重视，但是他的弟子们福报这么大，这是一种因缘。

老子呢？不一样，跟这些性格完全不同，他不要人家的供养，不要国家的俸禄，没有，但是呢他是一个很正常人生观的转变。

虽然我们站在修行者的立场来讲，不管是苏格拉底，不管是耶稣或者是僧肇法师，他们对于真理的体验都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你要杀你就杀，但是我对真理的认知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么僧肇法师的最后的一席话讲的最美。

刚才我们讲苏格拉底也好，耶稣也好，他们要把真理弘扬出来所以不怕你杀，是不是这样？这个意思是后来的知见浅薄的人的记录，他们没有佛教徒的福报，你看僧肇法师就不一样了，他最后也被杀了，没有错，但是他把修行人的体验完全展现出来，怎么样？他说你杀得了我的身，杀不了我的命，简单讲就是这样，他怎么讲呢：四大原无主，五蕴本来空。你杀谁啊？你杀谁你说嘛？这定义摆在这里你要杀的是谁，你以为杀了我，四大原无主，五蕴本来空，四大不是我的，它无主啊，五蕴本来空，四大五蕴结合的这个色身根本不是我，你杀吧，所以说「将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我把头给你砍下去，就好像砍春风一样，我的生命我还是依然存在，凡夫看的是色身毁了你就该死了，可是站在修行人的立场来讲，我这个四大跟五蕴早就布施掉了，我已经把生死布施掉了，你杀根本不是杀我，而我也不会死啊，有没有？他有这个体认他能够把这个真理给陈述出来。

苏格拉底也好，耶稣也好，他在西方就没有这个福报，没有人能够把他这个生命的精髓给记录下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受的到，你站在行的立场来看，他们已经证得生命最高的精华部分，只是他的福报不够，你看，不如释迦牟尼佛的几代以后的弟子，而且离得那么遥远的中国，一个僧肇法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二三十岁而已，你看看。有没有？这就福德因缘。虽然他们所证得的生命品味是同样的高，因为法身是一样的，他们也是一个西方佛，西方的佛，他已经证得了，那法身是平等的，但是他们所起的作用不一样，起的作用不一样。

你看，老子没有这么轰轰烈烈，不像他们三个这么轰轰烈烈，也不像孔子享国家俸禄，也不像释迦牟尼佛拥有丰厚的供养存在，老子没有，但是你也只有在老子的人生这一生当中，你才能够看到真正的人生是什么？他不争，他无诤，真正的是无诤，真正的是无诤。所以假如你喜欢编故事的话，你可以说老子死后哪里去，他就转化成须菩提，世尊说我是无诤第一大阿罗汉，即为无诤第一大阿罗汉，是名无诤第一大阿罗汉，有没有？《金刚经》上面讲的，因为他无诤，他也不争他也不显现，他也不标榜我是个不平凡的人，他说我是很平凡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标榜他是个不平凡的人，每一个凡夫都说他是不同别人的，所以每一个人来诉苦的时候都说师父你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样？我不知道，现在你才不知道，

我跟你不知道。因为你都一直以为你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所以一直以为你的一切我不知道，不是你的一切我不知道，你的一切谁都不知道，谁知道？对不对？你想的奇形怪状的事情谁知道？你像老子这样很平凡的谁就知道了嘛！对不对？那个才是真正的不平凡，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我是某一号人物，明明已经是，一塌糊涂了，哎呀，时不与我也只欠东风，其实你就是「两光两光」（台语：很烂）了，还有什么「光」，对不对？你只是自己想自己不得了而已，其实你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得了，这就是凡夫。

老子深深知道，真正健全的人生观不是那种表现法，所以他有很踏实、也很稳重的，很扎实的过他的生活，因为他就是那么平凡的散布在这个人间，而你会发现，在当时的时代里面，真正的包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健全的人生观本来他就那么平凡，他走在街上不会引起别人注意，所以你不妨把自己做个测验一下，问问朋友说你看那个人怎么样？某某 XX 那个人，他说我看他并不怎么样，那你就很高兴，你就可以高兴了，假如你说你看那个某某 XX 那个人怎么样？他这个人了不起，那你就完蛋了，表示你的我执展现得太成功了。

那你假如没有办法把我执展现出来很平凡，人家看不出，我看不出他像个什么样子，那就表示你的人生观很健全，因为人家在群众当中找不到你，是不是这样？在群众当中会找不到你，那你才是正常的，你在群众当中头发拉得长长的，脖子像长颈鹿一样，那我告诉你：警察（台语）早就把你抓起来，你也跑不掉了，是不是这样？

一个健全的人生观，它本来是很平凡的，在群众当中是人家不容易找得到的，即使刻意去找都找不到的，那才叫健全的人生观。可是你会看到，我们这时代的训练刚好相反，尤其你现在看直销系统的那些推销员，每一个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等到他从客户那边回来的时候，一个一个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公司里面一直帮你打气，打到走路的时候应该要抬头挺胸，讲话要「呼、呼」是不是？表现他很了不起，不但在公司里面受训，还要到街头去受训，然后这边喊口号，然后打打气、壮壮气，然后出去呢，这样才能够表现他的什么，存在，才能够让人家认为说他是个人不平凡的人。

哪一个不是不平凡的人？那个人相信说我是最平凡的人？所以那一种自认为真的自己是很不平凡的人，实在是再平凡不过了，不能叫平凡那叫平庸，非常庸俗的人才会做那种不平分的梦，严重的人就是活在象牙塔里面的人，自己构筑象牙

塔里面的天堂嘛，自己过在他的王国里面，那是很可怕的。不要走这一条路，这个是庸俗的。

老子呈现给我们的，是真正一种很正常，用很正常的伟大，用我们一个比较有色的字眼来讲，就叫很平凡的伟大，他就是那么的自在，那么的潇洒，他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刻意跟粉饰，都没有，那你要从这边去认知。而这一个平凡那一个正常是什么？他就是自然的存在，就是一个原原本本的存在而已。像这种花，花就是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蔫了（台语），有的翘起来，有的凹下去，它就是存在就是这样子，你认为它是什么状况，它就是这个状况，你说它好也这样，它不好它也是这个样子，它不会为了你特别漂亮一下，不会的，它也不会因为你，讨厌你把头垂下去，不会，它就是这样子存在。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这样的存在，我不是建立在你的眼光之下而存在的，你要记得这一点，我们今天的存在不是因为谁而存在的，我只是存在而存在而已，对不对？我为什么要为了得到你的掌声，为什么要得到你的嫉妒，我才存在呢？你想想看，老子就是不要得人家的掌声，就是不要人家给他做记录，他只是存在而已，他就是展现出这种健全的、正常的人生观，而任何人没有办法。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他的成就你不能够说他不究竟，你不能够说他不究竟，但是佛教徒常常说，他不究竟，我就不知道他们所谓的究竟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讲说佛陀，他的这个部分会比他大呢？不能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展现的部分，他展现出来生命的部分，他有一种积极的作用存在，在积极的作用当中，他就没有原来的情形，所以世尊讲经弘法到最后他一定要补充那一句话，我没有讲过一个字，对不对？我为什么讲那么多？讲那么多是因为你们有空我有名，他像一座钟在那个地方，你有撞钟钟就会响，你撞下去它不响那就不叫钟了，它叫哑钟。

我们南部有一座钟，现在变成大家都去看那一座钟，因为它撞不响，不过那也是一种副作用的结果。他自己本身不动，如如不动，跟老子一样不动，但是他起了妙用，它起了妙用，起了妙用以后你要是没有掌握住他真如本体的这个部分，你会以为它有积极作用，它没有，所以他说他没有度过一个人，他没有说过一个字，为什么？因为在他的本体上面他是不动的，这一点他和老子一样不一样？假如你承认世尊所讲的这个层面，那你就应该承认老子这个层面的成就，在这里他跟世尊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跟你讲，福德他没有办法跟世尊比的，老子在这方面福德没法跟世尊比，所以我们看所有修行人的成就当中，世尊的总成绩是最高的，因

为他福德够，他的福德够。

孔子在心性的成就上面，是可以跟世尊相比拟，没有错，但是福德不够。他的福德这一方面来讲，他标准成绩，那耶稣跟苏格拉底跟僧肇呢，在福德这边就是负的成绩，负的成绩，但是心性的成就还是跟世尊一样，你不能够说心性的成就没有人达到世尊的这种标准，不能这样讲，你假如这样讲的话，未免法执太重了，所以在总成绩的这一部分来讲，世尊是最高没有错，世间最珍贵的是没错，那心性的成就上面来讲，那好多人有这样的高境界。那这部分我们必须打开心量，从真正的修行的过程当中跟他所证得的境界里面，来一个一个检验，你不要从文字相上去看，你文字相上看，你看以佛教的标准文字来看，那当然其他没有一个标准达到你的标准，同样你以道家的文字做标准的话，那佛教的标准怎么算呢？所以这个不能这样讲，我们要从实质的意义上来探讨这个问题，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说你是处在一个很健全的心态、很完整的心境上面来论修行的本质跟意义，假如能够以这样的立场来看，我想今天我们在讲老子在九重玄天之上，他也会摇着扇子说善哉善哉。

好吧，我们今天就跟各位谈到这个地方，我们明天再正式的开始跟各位讲经典的部分。

### 老子 第三集

我们今天来看《老子》的原文，我们是想说，把老子的思想做一个通盘的介绍，尽管说很简单的介绍也要花上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为他的思想在中国的思想领域里面，一直处在两种不正常的发展状态当中，他没有办法完全把他真精神体验出来，那么他的作用、他的妙用固然已经展开了，但是他在整个的那个领域里面，就我们从修行的立场来看，并没有充分的把他展开出来。

我们可以从一句话，日本人很喜欢讲的一句话说，禅，是在印度发芽，在中国成长，在日本开花，这是日本人很喜欢讲的话，但是禅本身为什么在中国成长，为什么他没有在中国开花，他不是没有开花，只是在中国的思想领域里面一直把他压抑着，但是他到了日本以后就不一样，所以他展现在生活中，中国也一样日本也一样，日本人讲茶道就是老子的，日本讲柔道也是老子的，他的武术也是老子的，他的射艺也是后来禅宗演变出来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相对

的部分在中国都有，中国的茶艺、花艺、绘画，那么乃至我们说的武术等等，都拥有道家的这种思想系统在里面，但是呢因为这个经院学派的影响，他一直没有办法得到正常的发展。

那这里面要讲起来错综复杂，他不是三言二语，我们就不详细的分析这些了，假如各位有兴趣你可以好好去仔细的观察一下，我想是站在一种宏观的立场来讲是非常值得研究，非常值得研究，并不是说修行人就不研究这些，假如你不把他弄清楚那会非常可惜，非常可惜。

我们现在看，他原文叫做《道德经》，有人就把他分为「道经」跟「德经」两个部分，那么每一章每一章各种分法又不一样，不一样，譬如第一章有人叫作「道体当第一」，那么有的就干脆从我们跟论语一样「道可道章第一」，就是这样的区分法。不管怎么区分都无所谓，这只是标题而已，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标题确实差得很多，出入差距很大。

我们有些前言的部分就留到以后再讲了，现在看这第一段：「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这个是讲本体的部分，这个文章纯粹是典型的中国语文，所以他在韵也好、在旋律也好，都非常的美，假如你能够用台语来念，他会更美，这是纯粹的中原化，用中原话，我们现在念的是北京话，北京话不是中原，当时这个东西是属于中原的，中原的话在鲁国孔子来讲叫做雅语，雅语就是河洛话（台语），现在的台湾语言，就是这个部分。但是因为我们一再的传承跟历史变迁，这个语言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我们就以北京地区的人的发言来做这种情况，念起来已经够美了，其实还可以更美。

我们看看这里面所讲，这是一个至理名言，我们也常常都引用，因为老子我是高中时读过但到后来就忘了，我一直以为大概可以分为三四次就可以讲完了，那天把《道藏》拿出来一翻八十一章，哇，那还得了，讲两年也讲不完。

「道」，这里面三个「道」，「道可道、非常道」，这个意义都不一样，「道」这个东西是不可说的，第二个「道」是说不可说明的，假如「道」是可以说明的，那就不是究竟的「道」，假如我们把他翻成白话的话，他是这样讲，「道」这个状况，「道」这个东西，假如可说的话那就不是究竟的「道」。那这怎么讲呢，「名可名」，名字假如可以说的话，那就不是真实的名字。

这两句是这样，那大家都会用，那用了大概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体会他真实的意义。这两个一个是正面讲、一个是反面讲，正面讲是讲「道可道、非常道」，负面讲的是「名可名、非常名」。

道是一种状况，我们讲的现在来讲就真理、本体，这个东西假如可以被你说明出来的话，那么他就不是究竟的东西，这一个真理为什么不可说呢？你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假如可以说明出来的话，他就不是究竟的真理。你要注意这里面语言结构上的问题，可以说的，是说的那一部分，那么他有真实的那个部分。就像我们讲说你叫什么名字，你说我叫张三，人家说张三这家伙混蛋，你说你为什么骂我，他说没有我哪有骂你，我骂「张三」这两个字，对不对，「张三」那两个字就是你吗？你看我们有没有这种观念，那就是你对名字相的一种执着。我们现在发生，确实发生这个东西，我们常讲，假如名字是那个东西的话，假如名字是那个东西的话，那你说我们口渴了，应该喝水，那么水假如是那个东西的话，那你写个水吃下去，渴是不是能止了，大概不会吧。假如名字是那个东西的话，我现在要煮开水，那么我写个火对不对，把火放在锅子下面，那是不是就可以煮出开水来呢，那很显然不可能嘛。

那个名字不是那个东西，你要注意，我们现在一般人都弄错了，都弄错了，名字不是那个东西，他在这个地方先把那个东西弄出来，所以在可道的这个语言可以说明，那道是什么东西，道假如是可以讲的话，讲成什么东西的话那就那个东西，那就不是「道」，那就不是道了。

所以我们在讲说，修行你要懂得本体是什么，本体就是要你进入那个状况，本体不是让你知道的，本体是让你感受的，让你感受的，你要去感受那个状况的存在，你要体验到那个状况、那个境界、那个东西是什么，你知道他的意义没有用，知道他的意义没有用。你能够感受到那种状态的存在，那个东西的状况，这个就是智慧，而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这是世间的聪明，智慧跟聪明差别在这里。你说这个是什么，花，所以花他就是兰花，兰花是花中之王，他是最好的一种花，所以叫兰花，那你是知道而已，你是知道而已，他为什么是花中之王，花中之王，王者之兰，为什么兰花是最好的，为什么？你有没有感受到，你感受不到啊，你只是知道讲一讲而已。

我们发现很多人买艺术品，他只是看定价，定价高的他就买回家，他买的是定价他不是买那幅画的存在。音乐会也是一样，就像那个音乐会，你到底懂不懂音乐

会，你只是说他是大师演奏的它是名曲，那你就去了，到底它名曲名在哪里，他大师演奏的好，好在哪里，你不知道，你只是取名而已，取那一个可道的部分，你没有取到那个道的本来状况那个部分。

所以你要注意人与人相处就变成这样子，相处在哪里，相处在可道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人与人相处之间，常常需要有一个润滑剂存在，要礼物、要关怀，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存在是什么，这是个润滑剂。因为人与人之间很难达到说我们只有道的相聚，有没有，我们古人讲以文会友，那么修行人告诉我们以法会友，以道会友，而这个道来会友、法来会友，他是不能够用语言文字这一部分来会的，他这个时候来会的话你看他一定会造成竞争，彼此会勾心斗角，因为他用「可道」来相处，「可道」的话就会变成在表现自我，可道的部分。

你说道是什么，法名讲一堆，道是什么我讲一堆，道是什么他讲一堆，那这三堆在一起的时候就一定有高下，对不对？可道的部分就一定有高下出来、有分别出来。可是道只有一个，怎么会有这个分别出来呢，所以可道不是常道，不是常道。你不要看这简单的几个字，在整个人生的历练我们的心念，观察的这种心态当中那就很大很大的差别，很大的差别，有些人就是生活在这一种「可道」的范围里面，那我们告诉你他一定有烦恼，一定有痛苦。假如你是生活在「道」里面，没有烦恼、没有痛苦，因为在道里面，要相应就相应不相应也相应，你不求去攀缘的，可是在「可道」里面一定不相应，一定会比较的，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差别，最主要的差别。而我们一般人体会不到，体会不到，这个就是修道人跟不修道人的差别。你从第一句话可以看出来。

你说修道人要像什么样子，你修道要从这里去感受，不修道的人活在可道当中，修道人活在道里面。所以我们常告诉你，一个修道人要有一个自信，就是说我就是道，我就是真理，我不是真理的代言人，假如我是真理的代言人，那我就活在可道里面，有没有，有没有感受到，你慢慢去体会看看。

这个部分完全是在观念上很微细的部分，但是这一个差距，一差就差很远，一差就差很远，道跟可道之间的这种不同，他是完全两个东西，完全两个东西。

我们再举个例子你来看看，活在道里面的人叫做修行人，活在可道里面的人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修养的人是活在可道里面的，修行人是直接活在道里面，他生活差别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修行人他是行道，行在道上，他不一定讲道。但修养的人他要把道给表现出来，那就变成可道。所以你去注意看看，修行人假

如有伪装的话，那个修行人不叫修行人，他是活在可道当中，那么修养的人为了达到表面的教化功夫，所以他必须可道。而这个可道的时候他的实际行为往往会配不上。

所以我们说，真的一个修行的人，他可以论道，但是一个会论道的人未必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你去注意看看。我们有一个叫作影评家，像文学有一个批评史，这个绘画也有画评人，有这种种情况，他很会评，很会评他不见得会画，不见得会写，不见得会做，但是会做的人，画家也好、音乐家也好、演戏的人也好，他看他知道好坏，但是他未必会批评得很好，因为他语言文字有限，那会批评的人语言文字很多，但他未必会画，因为他不会画，所以在这个批评的时候，就是好坏之间他大量的使用语言文字，所以区分出来了。

我们了解了这样的一种状况以后，现在我们再来讲真理的本身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从真理的层面上面他会产生的作用，那么在你的作用上面就回到真理的本身里面来看看，为什么？我们东方人在论、在发表文章意见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一开头就有所谓的开宗名义，开宗名义就是把那个本质、主旨最高的境界先标出来，在第一章第一个阶段里面就统统标出来了，然后他慢慢的展开慢慢的展开，这是东方人的特色。在中国也好、在印度也好一样，你看他这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一章跟《华严经》的〈世主妙严品〉一样，他开宗名义先把那个宗旨给标出来，你不只在文章在论文、哲学、写作上面，你看演戏也一样，诸位有没有看过演野台戏，大概没有，以前我们在看野台戏，野台戏还没开始之前叫做什么，要开始的时候叫做锣鼓宣天，有没有，锣鼓会敲，那你一听锣鼓你就知道他演什么戏了，有没有，锣鼓在敲敲打打的时候还没开始，但是我们一听就知道啊，这是文戏，一定有苦旦，苦旦不知道是谁（台语），那个锣鼓宣天一吵起来就知道这是武戏了，武旦不知道是谁，谁演的就五将，五常就是大概三国演义的五将，演王宝钏你就知道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从那个前奏的地方你就可以知道，他在前奏里面就开宗名义把这个主题先标出来。西洋没有这种情况，西洋的文章通常是由浅入深，所以最重要的重点他标在最后面，所以你要是性急，要看西洋人的作品你看最后一章，那结论后的结论前一章就在那个地方，他的精华就在那里。那东方人的作品在第一章，顶多到第二章，所以东方人看书常常看前面二章，后面就不看了，因为重点已经讲完了，再讲下去的话是他的逻辑，思维模式的构造，那有没有必要那看个人的需要。西方人不

是，西方人的重点在后面，所以你假如看西方人的作品，前面不看后面很难懂，但是你看东方人的作品，第一章要先打破头，要先破，你这个不破头后面你根本很难了解，后面当然也会带起来，但是重点在这个地方，他这个作品就是先把这个中心思想先标出来，而这一部经，这个文章，这个著作他的中心思想是最高的，他一定先标出来。所以一开始我们在讲的时候都会很慢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要把这一点慢慢的跟你陈述，因为现代人都受西方教育，对于我们传统的这种思维模式你没有办法去体验，没有办法去体验。一开始就讲重点（台语），你这里不讲清楚的话后面，你这个前面的中心思想你不会运用，不会运用。这是一个所谓的这种陈述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思维模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讲，他一定要先把本体标出来，那现在我们要谈的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把本质标出来，为什么？假如说本体不标出来可以不可以，也可以，你从第二章看下去以后就比较容易了解了，但是呢你要知道，第二章是依据第一章建立的，假如第一章的基础没有的话，那你后面所看的你没有根基，你的解释没有根基。所以我们在讲《华严经》的时候告诉各位，你一定要有根本智，你有了根本智你处众生戒，那就不会有烦恼，你没有根本智处众生戒那你就会有烦恼。因为众生不是你想象的，好多人想要度众生想的很美，像星云大师这样一讲好多好多他们都听我讲，那你就开始想你也上台讲好多人，好多好多蚂蚁，因为根本没有人听，你结什么缘嘛，你要上台好多好多人听，这不可能的，那更何况你要聚众聚到这么多的时候，这当中有多少挫折和困难，你要知道啊。每一次这种大型法会演讲等等，都有事情，都有人会去闹场，那你要怎么办？最初几年那个当家和尚，自己讲自己要处理那些，现在护法就比较聪明了，有人来闹场都护法处理了，都交给那些大和尚处理，那你就知道这当中的问题。

所以一个法缘要宏开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本身有很多的障碍存在，而那些障碍必须靠你的根本智，要不然你无法如如不动，无法如如不动。而根本智是什么，根本智就是悟体，悟，去领悟到本体的存在，这个就是根本智。什么叫根本智，就是你去感受到本体的存在，根本的那种状况，你能够感受到，那你才有可能如如不动。假如你没有办法感受到你根本不可能如如不动。

我们也简单讲，刚才讲的例子，你说我要度众生，那么众生见到师父应该要很恭敬，没包红包没关系，至少也得拜三拜（台语），大概你想的是这样，可是有些人就不是这样的，他这么一坐，师父你看，师父看哪？我要怎么办哪，你要怎么

办跟我有关系，我照你讲的修怎么今天变成这样了，我叫你怎么修，你说念阿弥陀佛，我这下真「阿弥陀佛」了（台语 24:05），你怎么办，他就是这样子，他也没有头也没有尾，一个无头公案丢给你，你要怎么办？然后他就一直哭，这下完了（台语），你要理他还是不理他，你要理他他就不讲话，你要不理他，你就不慈悲。好了，你到底是站起来还是坐下去，师父会受到他的控制。

为什么？你一直以为说众生是你想象的那个模式，我告诉你，假如众生是你想象的那种模式他就不叫众生，他就叫菩萨，他之所以叫做众生，他就是不能让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他会出种种的状况来，所以你在没有根本智的时候，那个境界一现前，你就会昏头转向，你就会昏头转向。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要说你怎么处理，至少你要如如不动，你要先不为所动，你要自己安慰自己说，别怕别怕，不要被惊吓（台语），不然那个境界突然冒出来你怎么处理，那你没有根本智，根本一次你就倒了，回去你就说我明天要去闭关了。

因为他们出现的境界不是你想象的，他不只是这个样子，你说我在学校都考第一名，我现在要深入经藏，我告诉你，不要两个月了，你就跑到经藏外面去了，好多人闭关，闭什么关什么关，大藏经搬进去，我要闭三年出来，三年出来你看一部《楞严经》念还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电视周刊》《时报周刊》《联合晚报》，一大堆，为什么？他无法深入。你以为说那个经典你很容易了解，没那么容易，当你把经文打开的时候，那整个障碍都来了，因为你所不懂的、所不能了解的部分，太多了，那你要凭什么去解他，你说我来查词典，词典一翻，不看词典还好像懂，一看词典就都不懂了。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不管你要自修、上求或者是要度化众生，那么都有他不可思议的障碍存在，那你要不要根本智，你一次就垮了，一次就垮。所以这个本体的部分要先去体会，他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部分讲出来，而我们学佛的根本、或者是修行的根本、或者你要学道的根本，那你也要把这一点给弄清楚，你到底在学什么，你到底在修什么，修来修去不知道，不知道。好多人就有这种情况。

有一次我回故乡去，一个小学的同学，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他在卖钢笔，我去跟他买一只钢笔，他说你写写看这个很好写，我就写了，他说你写的字很快而且很漂亮，我说谢谢你，他问我让我想到说，他在学校写的字那么大一个，他根本就不喜欢写字，可是我在大概十几年前回去，他在做招牌，哎？我就很奇怪，招

牌，招牌你的字是怎么写的，对不对？招牌要写字，你的字是怎么写的？假如各位还有看到，我们有「闲守精舍」的那个信纸，你就知道那个字就是他写的，我就问他说你的字是怎么写的，他说写字比较简单，写像你那个有生命的比较麻烦，我写的字有生命（台语），因为他已经学出写字的那个工，工匠技术，他可以这样写，写的字，哎，你乍看蛮有一回事，但是你说要他流传千古，大概不行了。那为什么呢，他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个状况，他表面上的部分可以有，表面的部分有，但是核心的部分他没有。

也就是说我们要学表面的容易，他把他印好以后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你到底是怎样学的？我说我们老同学了，在学校大家都知道，你就不必要客气，你怎么学的，他说那是硬功夫的（台语），硬功夫，他硬功夫硬学的，我说那你到底人家是教你怎么学，你怎么对写字有兴趣？尽管他写招牌字并没有什么艺术价值来讲，但是你要学到这个功夫也不容易，你到底是什么动机，他说你不知道，最好赚（台语），最好赚，我不知道做招牌那么好赚，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好赚，我们估价要用 0.3 公分的去估价，做的时候他只要杀价 0.15 公分的就可以了，亚克力板，人家要标准的是 0.3 公分，他比较厚，就台风不会破，那你要便宜要怎么样诉一大堆苦水，他就 0.15 公分，做起来都一样漂亮，那台风呢台风本来就会飞掉嘛，对不对？

人家说为什么我们隔壁的不会坏，为什么我的会坏，那很简单，因为你的打八折所以坏掉了，你这样给他打八折，他的成本就打对折了，因为他只有 0.15 公分跟 0.3 公分，他没有别的，所以他那里面不可能 0.3 公分变成 0.24 公分，所以一定打折下来变成那个样子，他说这个很好赚。他最怕的是那些不杀价的，他说你给我做好就好，但是要跟我保证不会破的，他说那我就没赚钱了，他就没赚钱了。

这里面你看到，他是浮在表面上，为了利益他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他的本体没有，没有，他不知道为什么写字，他只是为了钱而写字。今天我们从事，譬如书法艺术工作，你应该有一个初始动机，那个原始动机，你必须对那个原始动机确实肯定，然后呢始终不移，念念在初始动机上面，我是为了这个艺术来的，所以你在一笔一画当中是要为艺术，在投入，而不是为了金钱在投入，不是为其他次要目标在投入，要懂得主要目标，初始动机的那个主要目标。

现在我们学佛学到，都一样，修行修来修去，他在修什么，初始动机的主要目标

你丧失了，他是你以后所投入的部分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你一直在转变，一直在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产生了品质的下降，品质下降不是你从事的这一个东西的品质在下降，是你的生命品质开始往下降了。原来投入修道、修行，不管哪个法门都无所谓，都无所谓，你只要掌握住初始动机，最高的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可以了，你一定会一直往上爬，只是快与慢而已。当你觉得说，哎呀没办法达到，那我来想一想看，那就开始下来了，你会开始下来了，你想想看想什么，一定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外的嘛，那第二个目标就进来了，那时候你就一直下降，一直下降。而这个下降的时候你自己在无形中不知道，那个本体已经消失了，到最后你就只有表面的部分。那假如只有表面的部分，你一定框在某一个框框里面，你无法展开。

假如我们一直锁住初始目标，那个最高的动机的那个地方，你会发现，他的适用性很广，那个我们不要讲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我们讲人生的究竟真谛这一点来讲，只要你能掌握住人性的根源，他的本来面目这一点，我告诉你，你的生活绝对自在美满，你要懂得人性是什么，那你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呈现出来，人性的根源他存在的那一个本来面目，你处处都可以展现出那个自在美满的一面。假如你不能掌握这个部分，你看看，你在某一个专业领域可能达到巅峰状态，但是呢你还会空虚，因为某一个专业领域的巅峰状态那是人所设定的，他不是究竟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假如是活在人性的这个根源里面，人性的根源你看，把他展开哪一个地方跟人性无关，在你的专业领域里面也必须要有的人性，他也是人性的展开，不管你的专业领域跟他的专业领域有怎样的不同，你的专业领域是救生、护生、放生，他的专业领域就是杀生，有冲突吧，但是告诉你两个都是人性的展开。你不能够说他在救生、放生是人性的展开，他在杀生不是，他是刽子手，他是二次大战的那个杀人大元帅。我告诉你那也是人性的展开，至于他是光明面、丑陋面这种价值判断我们不谈，但是那是一个事实的现象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大军事家、政治家他们对于人性的关怀，他们所投入的跟成就的部分，并不会比我们道德家、宗教家来的少，为什么呢？因为人性的本质是人人都具有的，只是因为我们的宗教家、道德家或者所谓修行人，他是专业投入，专业投入在谈这件事情，那么那些人虽然不是，你看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环保运动人士、消除核子战争的这些人士、或者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投入努

力的，这些所谓不管他是政客也好、政治家也好或者军事家也好，你看他们为了人类的和平幸福所做的投入，这个都是一种人性关怀跟人性的流露，你必须要有这一点，你的生活才不会困扰，才不会有那么大的烦恼。

假如说一个学者或者一个修行者这样的人，他缺乏人性的话，那你会看成什么样子，我们在漫画书里有没有看到很多，很多超级大博士，博士成博成怪人了，结果要制造的都是一些什么，毁灭人类的東西，有没有，那就是缺乏人性。当然那种讲法是比较过分，可是事实上我们发现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为了展现他的自我，他就会忘了别人的存在。

我们在竞争的时候你会发现，台湾有一句非常通俗的话，「打架不让手，吵架不让嘴」(台语)，你看看，在那个时候，一个人为了展现自我的时候，根本没有发现别人的存在，那就是人性的根源他没有掌握到，而这个人性的根源就是本体，就是道体，道的本体。那我们要不要去认识他？所以这个一定要把他给提出来，中国人东方人他特别重视这个东西，所以一讲就要先讲这个部分，就要先讲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部分你能够把他提好，那么其他的部分就可讲可不讲，你要长说短说都无所谓了，所以这个「道」要把他弄清楚，你要怎么样进入那种状况，本体的状况，本体的存在，本体的那个东西。不是本体的意义哦，不一样啊，意义可以让你知道，但是那个状况、那个东西，那要你去感受的。和意义不一样，好像我们讲水，刚才举的例子一样，水，水是什么东西你要弄清楚，你不要说水，写在黑板上给你看这个叫做水，那不叫水那个叫做字，对不对？水是给你喝的那个东西，你要去感受他，而不是那个字，你懂得那个字，你不见得懂得那个东西，就把这一点给弄清楚。那这样的话，大概就可以体验到了，「道」是什么东西了。

同样「名可名，非常名」，名字是用来做表达跟沟通的，虽然道是不可道，但是你还是必须要道，不然后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那我证得道的部分那是我的，可是我怎么教化人家。

这里面，老子在这边就发生一个很大问题，他不是西出函关嘛，到底是怎么编出来的，这人类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时间，有时候东西就会很巧，他为什么向西走，为什么不东出山海关呢，对不对，为什么西出函关呢，那个意义我们不讲那个部分，避免说牵强附会。但他要离开他的故乡要到哪里去的时候，可能我们讲要入灭了，他要成仙了，要走的时候，他的弟子们就告诉他，说老师，你的法真好，

能不能留给我们呢？那我们是知道没错，可是我们要有个依据，来传给别人、来教化别人。他不讲，他「道」本来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好说的，他的学生们一再的肯求，那么他才在这个时候讲道不可说了，可说的不是真道，那名字也一样，他只是个东西，那你拿来运用的时候，这个名字也会失真。

就这两句话，从这个地方开始他才一直写，演说下来，这个文章就是当时的学生，把他所讲的给记录下来，那么最主要这两句就是形容那个状况，不可说而要说的那时候的那个心态。假如我们不懂得这种情况，我们还真不知道，那老子想了老半天，想了老半天以后才在做这种决定，写了这样的文章，不是。他可以说是一种即兴演说，他要走了，人家问他，问他的时候才把他做下来的记录，是这个样子。

那么「名」，名在这个地方来讲，是要来说明「道」的这个名，文字，那么我们用佛家的名字来讲叫做名字相，这个名字相拿来说明道，这个可以说的名字他就不是真正的名字，所以我们说他是从负面、从道的另一面来讲。「道可道、非常道」是从道的本体来说的，那这个道已经被讲成道了，那就有名字了，可是这个名字不是道的那个东西。现在我们一讲到道就有个道，道是什么道，你只是知道名字而已，知道「道」的这个名字，可是「道」是什么东西你并不知道。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提出来的就是，这个名字既然是可以用来做说明的话，这个名字的本身跟他所指的东西不同一个，不是合一的，你要去留意，语言文字就是有这样一个障碍，因为我们经常在运用，你就以为是这个样子，所以人家在争论的时候常常有这样，你刚才有没有这样说，对，你就是这样说，那就不对，他这样说归这样说，他刚才这样说的时候他内心想的是不是说的这一部分，不见得。所以刚才这样说的人，他常常还要再反驳，我的意思是什么，有没有，你不能够抓着人家的话柄，话的尾巴在那边，怎么讲啊，呛呛滚，那没有意义，那只是为了吵架而在吵的。你必须说你刚才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把那个意思弄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弄到最后，纯粹在名字相上转，纯粹都在名字相上，你为了你的天下太平想出一套道理，我也为我的天下太平想出一套道理，结果为了这两个天下太平两边打起来了，这叫什么天下太平，对不对？这完全是为了名字上的不合嘛，为什么我们要为了名字上的不合，而牺牲真正人类的幸福和生命财产呢，那就是名字害人了。所以名字是什么，名字是很可怕的伤人武器，伤什么，伤人类法身慧命的武器。

假如我们不懂得名字，还无所谓，就完全无知，你懂的名字，对于真理的状况你是懂一半，懂一半就很麻烦，在我们讲，无知只是不知道，这样而已，但是你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只是部分，那这就是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认知是无明。

无知的人要开悟还容易，无明的人要开悟是一无是处，你必须再破无名才有可能，那么关键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就在于你被名字转了，因为你一直以为名字就是那个东西，名字不是那个东西，刚才讲的你叫什么名字，叫张三，那你只要骂张三，那就跳起来，对不对，张三也不过两个字，我就骂那两个字而已，那你有什么好气的，名字有什么好生气的，那你就是把张三跟你溶为一体。换句话说张三根本不是你，你为什么气人家在骂张三，你是不是产生了一个错觉，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我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那你在骂那个名字，那你说你是在骂我，我又不知道，那你心里太平，是不是有这种情况。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同学，有一个同学掉了东西，诬赖某甲掉东西诬赖某乙，那后来大家叫某乙叫贼仔，就绰别号叫贼仔。后来东西找到了，找到了同学论来论去，某乙就叫贼仔，一直叫一直叫，他当然不承认，你们叫我就不理你，那就没事了。有一次在公车上，那个司机说谁的票没有拿回去，司机捡的票，票还没拿回去，他同学说贼仔你的票，好拿回来，从此以后他就变贼仔，他这一次坚持不承认，谁叫我贼仔我就是不承认，就没有，不是叫我我管他，我跟别人一样不理他就好了，可是一张车票在司机那边，他说谁的车票没有拿去，他那个同学贼仔你的票，他就赶快拿回来定了，贼仔定了，以后人家叫贼仔，他只好认了，为什么？贼仔只是个符号，你不叫贼仔，你叫他皇帝也可以，那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可是我们对符号会很执着。

所以名字相就是一个符号，而这个符号不见得就是那个东西。社会上不一样，社会上那个符号是代表他的财产、他的权力，那些商标，公司名号，产品名称，他有专利的，好了，这个是从世间人的眼光来讲，发展到巅峰的一种弊端。但是站在真理的立场，那些东西也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他不是本身的东西，不是那个东西的本身。你可以说他是代表，代表不是啊，所以我们才跟各位讲说，你是一个修道者，应该要说我就是真理，不是说我是真理的代言人，代言人你就变成一个符号了。

这一句话很简单了，但这差别很大了，你是他这个东西还是他的符号，所以名字上产生这个问题。老子在两千多年前、三千年前他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我告诉

你实在是不简单，这是非常非常高的智慧，非常高的智慧。在我们人性当中，我们在交往当中你要去体会到这一点，用的名字是怎么样。常常很多同修在抱怨，师父怎么常常换名字，我说换名字怎么样，哎呀，这样子我们划不开，我说划不开就不要开嘛，到时候要开你就知道，到哪里都闹笑话，台中有一个同修来听经，他一进来了，「师父就是你啊，怎么又变海云了？我一直在找继梦法师，一直找不到了，早知道是你我早就来了。」这还不打紧，他说去年听说有一个昌一法师在讲华严，我说怎么样，哎呀我一看不是继梦我就不想去听了，糟糕，他一讲说，哦是这样子，那我看以后有人讲《华严经》我就要去了，要不然会错过机会。好了，这样就好了嘛，他会有一个低潮下来，再上去的话就是大高潮了。像那天那个林师姐说，现在讲《华严经》的人好多，不只继梦法师，还有一个海云法师，那不是很热闹嘛，为什么一定要一个人独占嘛，我们自由竞争嘛，对不对，有的是因为海云来的，有的人是因为继梦来的，都无所谓嘛，原来一进来都是一家人，毗卢性海嘛。这就是在名字上转嘛，你看我们执着到什么程度，我们身份证上是名字最执着的代表，名字相上最执着的代表，你取了这个名字，身份证发给你就是你的专利，你就不能改。为什么不能改呢，对不对，那古代人名字怎么取都可以，是不是，他本来姓田，人家一追他就改为陈，你看台语发音，田陈同音，所以田陈本一家，他一改就好了，他保住命就好了，你现在一定不准人家保命，对不对，姓杨跟姓陈，生了一个孩子姓栋，有没有，为什么不行，那很自在嘛，这以生活为主，生活是本体，这些名相制度，人为的制度那都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现在这些束缚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结果变成说没有这些束缚不行，那不是人类自作孽嘛，对不对？自己把自己绑得死死的，本来我们要到哪里去随时可以去，我今天要住在这里就住在这里，不要我就到那里去了，现在说对不起你的家在这里，你的家在这里，谁说我的家在这里，我们随时到哪里去都可以，大地都是我的家，我还有一定哪里一个家嘛，你去问蜘蛛他说，你只能在这棵树织网不能到那一棵去，是不是这样，没有这个道理。人是很自在的，很自在的，你要怎么移动，可以怎么移动，那才叫本来的状态，你在生活中要去体会那本来的状态。

现在我们不是了，你要到哪里去，对不起，种种的条件约束等等，使你的生活产生变质，那都是在名字上的作用，名字上是什么，是牵制人类思想行为的一个最好的媒介，所以人类很聪明，他的聪明就是发明来限制自己，所以你看我们盖房

子，盖一盖把我们关在笼子里面，天底下只有这种人叫做万物之灵，盖一个笼子把自己关在里面，你看小鸟都一直要飞出去，而我们弄一个笼子把自己关着，还不要紧，少上了几道锁，窗户门窗人家没装铁架子，你通通把他装下去，这个叫人类的聪明啊，真是不可思议。

这个就完全被名字所害，而我们知道他的用义，知道他这个作用，你应该来用名字，不要被名字操纵了，你被名字操纵，那就可名了，你要能够用名字而不被名字操纵，而作为一种沟通的媒介，那时候就是名。那你名把他变成可名的时候，他就不是名的本来意义，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运用这些名字的时候，那就千万不要丧失那个本来状况，假如丧失本来状况就叫非常名，假如你用名字而不丧失本来状况，那就是名。但我们这个名不要变成可名，名可名的可名，那就很可恼了，可怜恼了。

但是在现实社会里面我们看到，刚好不一样，相反，要可名、要可道，可在真理的立场要道，在沟通上要名，但是不要变成可道、不要变成可名，这是我们修道者、修行者你对真理的究竟追求者，或者对生命的本源，生命的本来面目，一个热爱的人他应有的基本态度。假如这一点不建立起来，那后面的种种妙用没有用，你完全浮在表面上，到时候你就会想一想，这个也可以改，因为你没有依据，你没有根本智，你没有如如不动的那个正念，所以随时你都会更改他，随时都会更改他。

这是这两句他这边我们所提到的一个大概状况，我想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跟各位介绍下面经文的部分。

## 老子 第四集

我们接着往下看：「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天地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名字，那么物相是都存在的。这两句正是佛家所讲的，父母未生之前的本来面目，我们现在都活在意识概念当中，意识形态形成以后我们完全都用意识形态，而这个意识形态形成之前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呢？那种纯真、本来的面目我们不知道。

今天大家已经养成这个习惯，女生穿裙子，男生穿裤子，就这样子，我们把它改一下，男生穿裙子，女生穿裤子，你会觉得好怪啊。有什么好怪的，这只是一个

意识形态而已，对不对？现在很多人在路上一边走一面刁个香烟，你就觉得很潇洒，电影、电视常常拿这个做广告，你一边走，假设你一面啃鸡腿，人家认为你是哪里跑出来的。现在大家都带项链，这里吊一个佛像什么的，你不信你把它试试，你要出名很简单，你带项链挂一串香蕉，电视明天晚上七点《特别报导》就把你报出来。为什么？你意识形态跟人家不一样，跟大众的意识形态不同。所以在这样的时代之下，有很多反意识形态就出来，那你就会说他是怎么样，叛逆分子。这不是叛逆分子，这只是跟意识形态不相符合，他假如是要追求的是意识形态形成之前的那个状态是什么的话，那我告诉你，他的生命品质是蛮高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品质是在既有的意识形态之下，而产生的，所以你的生命品质绝对是在平均值之下，不会超过平均值的，因为意识形态已经形成了，你就在它的下面。

所以一个人真正所谓想要出人头地的话，就是要能够打破既有的意识形态，我们的行为不一定违犯意识形态，但是你的认知要够，你要知道意识形态都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当中所累积、统计下来的一个固定的模式。你大概可以看到一种状况，任何的医院，北京的智化寺到欧洲去演奏，人家号称为是活化石，活的化石，那就告诉我们说，他的意识形态停留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做绘画也是一样，它会有一个区域性的，中国人的画一看就是中国人的，日本人的画一看就是日本人的画，西洋人的画一看就知道西洋的画，那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范围里面。你的画能不能打破这个意识形态，那你就是历史性的画家，你打破这个音乐的形态，你就是历史性的音乐家，有没有可能？因为你都在这个框框里面。

而所谓领导历史潮流，所谓各领风骚几多年的这些英雄好汉，都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假如你只是为了背叛而背叛的话，那是没有意义，那还是低级的生命品质。假如为了是达到究竟、本来面目是什么的话，那你就超越了，你就在平均值以上，不管你是成功或失败，你绝对在平均值以上，所以你这个标准来看，宏通不入流吧，但是它的生命品质绝对在平均值以上，因为它不在意识的框框里面，尽管它只是维持它纯真的那一面而已，并没有什么发明创造或者洗练，并没有，但是它维持它原来的面目，并没有被污染。你要从这个角度去了解、去认知。

所以他这个地方讲，我们不要从文字上去解释，光从文字上解释你体会不出来，你要知道，「无名」是什么，天地之始是什么？天地之间的开始，就混沌的开始，是从无名开始的。那这样解释，文字当然说得通。「有名」，有了名字，这是万物

之母，万物就是从有名字开始，那文字当然这样讲，可是这个意义完全不一样。

「天地之始」是无名的，混沌之间宇宙形成了那种初始状况，没有名字的，你没有办法形容的。现在我们对于那个星，那天慧星撞木星，木星还是土星？就是很大的那个行星。科学家看那个行星头很大，说它是一个气流吗，它为什么又一个红红的？一直停在那里，也不像一个气流，假如是一个台风的漩涡，它应该会消失掉，假如再形成的话，应该这不可能完全一样，为什么？你一直用你的意识形态在看那个星星，那颗星星一定要照人类的意识形态来呈现吗？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意识形态对于已知的世界来讲，他能够掌握得很好，意识形态对于未知的世界来讲，完全无知，而且还会障碍。所以佛法讲，知识是所知障，是指这个部分，就是你这个意识形态。

「天地之始」的时候，没有名字的，它也不需要名字，你说熔岩，火山爆发，大地正在形成的那一个时候，它是什么状况，什么名字呢？我们就给它一个叫混沌，没有名字啊，你要怎么形容呢，你也不必给它名字，对不对？你正在发明、正在创作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给那个东西框一个名字下去呢？不一定框，所以写文章、或者作曲，或者任何的作品，常常到最后才下名字，他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下了名字，所下的名字又常常有那个无题，你一开始就把题目定下去了，你看整个意识形态被框在那个地方了，你发展不出去了。是不是这样？问题就在这里啊。所以「天地之始」本来就无名，你创作之前的那个动机，那个心念，本来是无名，那你现在想好了，我要怎么做要怎么做，那你看像不像电脑程序一样已经安排好了，已经定在那个地方了，下去能够照你的方法完成，算你的福报，没有办法照你预定的途径完成，那是你的业力，那你就落到业力跟福报的范围里面。而事实上生命的本来他就是一种纯真的，他不被内定的，你要能够不被内定，我们根尘相接触的时候，处处都是一种惊艳的境界，都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境界，你看风一吹，头发翘起来，噢，你会惊奇的一直瞪着它，头发怎么自己会翘起来，那你意识形态翘起来，风吹了还用讲（台语），风吹有什么好看，可是你就没有发现它翘起来的那一个境界是你从来没看过的，当然头发被风吹的那个经验是有，但是这一幕是以前没有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你随时我们根尘相接触的时候，他都是无名的，你只要名号一进去，你的意识形态加进去了，就卡死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天地一定会人就夹在其中，所以叫天地人三才，天地之间夹一

个人，你要不要被夹在那里？天地之始，你意识形态一形成人就在其中了，你不让他形成意识形态，那天人就合一，叫双泯，交融了，那个业力不现前了，业力绝对不现前。只要你意识形态一现前，业力绝对现前。每个人的意识形态是不一样的，你不要以为说，「人类是应该要以奋斗，人生才有意义」，你看看，这个定义都一样，文字讲都一样，要奋斗，要打拼（台语），但是你的奋斗跟你的打拼和他的奋斗跟他的打拼不一样。所以他的奋斗、他的打拼就是福报，你的奋斗、你的打拼就是业力。你说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为什么，心性的部分。所以我们要能够掌握住那个地方，现在念头要起的时候，念要起的时候，无名，这个无名不是佛教讲的无名，没有名字的时候，这个就是念头了。

那么有名，就念尾了，念头起来了，念头未起的时候叫无名，是天地之始，念头已经起来以后，就有名了，念头起的不是很具体的，不然怎么会有念头呢？「我要去买东西」，念头起了，「我要去听经」，念头起了，当我要动「念」，想要做什么的时候，动念之前的那一刹那，那个地方，整个天地要变成什么样子，从这个地方开始。当你这个念头已经确定的时候，那万物已经确定了，所以我们这个「有名」，就是念头已经起来了，万物之母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了。你去体会这种状况。而这个部分我们必须经常的去感受，一个修道人，无心于生命领域的拓展跟提升的人，那也就算了，我们要能够想改善我们的生命品质，那这个部分你有必要去体验，所以中国人讲、禅宗讲参话头，是不是从这里来的？就从这里来的。话头是什么——「无名天地之始」，话一出来以后就变话尾了，那就——「有名万物之母」，所以参话头就是参那个本体。那么有名以后已经作用起了，有名有相，作用就起了，相、用就起了。所以在修行中我们为什么一再的跟各位强调，禅宗的修法受道家的影响很大，原因在这个地方。

你说没有，我们祖师大德没有这样的文句证明，那无所谓，这不是文字证明，文字证明的话那是「名可名、非常名」，我们讲的是「道可道、非常道」，因为中国人的心性本来就接受这些东西的，现在你一参禅怎么样，方法怎么运用？道家的这个方法可以代进去用，再配合佛家的训练方法，那么这一套就相当有用了，非常适合中国人的运用方式。是不是这样形成了？所以说中国的这些佛教宗派，都很中国化，它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道家本身的行法在，但是这个行法在早期并不明显，在民间来讲，它是一种很隐密的，我们昨天跟各位讲，它根本不做广告，因为它就是一种很正常的不愿让人家知道，假如愿意让人家知道，它就有

用一种作意，它既然不让人家知道，你民间根本就不容易找得到，即使孔子要去找老子，都不容易找得到。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两句我们要懂得它的意义。第五句：「常无欲以观其妙」，无欲、观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有欲、观微。「无欲」就是不起心动念，要观本体的微妙，有欲就是念头起了，那么要看它的作用，「其微」就是森罗万象、百家争鸣的这种境界，那你要看它的这种妙用。所以「无欲以观其妙」是看它的本体，「有欲」是看它的妙用。换句话说，以无欲观真空，以有欲观妙有，看真空、妙有的部分。这个地方讲的跟我们佛家讲的不太一样，佛家讲的理念系统、所用的文字跟道家所讲的，所用的理论文字不一样。这个「无欲」用我们中国人的讲法，不是没有欲望，应该来讲是没有心迹，心路历程的那个痕迹，不是机器的心机，是没有心路历程的那个心迹、痕迹，不是机器的机，是没有那个痕迹。这个叫无欲。那既然你的心不起作用，才没有痕迹，它既然不起作用的时候，那个自然现前的那个部分。

你去注意看看，老子在讲这个部分，对本体他分析得很微细，你不能够说他这个不究竟，这个不究竟，什么才叫究竟？你要了解那个状况，他讲到你的心，你看无迹可寻，无迹，那是不是绝对清净？用佛教的话来讲，就是心清净。心清净是什么，自性清净心，就现前了。用自性清净心来观本体，观其妙。本体是很微妙的，你说有，它确实是有，可你拿来看，明明拿不出来，对不对？你说没有，确实确实没有，可是它又有一个作用存在。所以你说本体不能没有，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去体会它？你只有佛家讲的「灰心泯志」，你把心静下来，你才看得到，所以道家在修「静」，道家修静是安静的「静」，才看得到妙；佛家在修的是清净的「净」，用清净心来起作用。那道家在这个地方是让你能够静下来，安静下来，这一点是儒家、道家共通的，安静，所以中国文化里面不讲清净这个问题，它没有讲到清净这个问题。「清净」是佛家的东西，所以它在这个地方讲安静、宁静。静下来，心不起作用，其实这个地方讲的，那就是清净心。在这样的清净心，我们讲心湖不起波澜，心如镜子的情况之下，那么本体自然会现前。现前像什么样子，这不要问了，这是无解的，这只有你自己去看到你才知道，你看到才知道。你也了解到这种状况，「有欲」，就是有心迹了，心开始起作用了，起作用以后，用世间法来讲就是已经落入世间法了。「常无欲以观其妙」是讲真如，佛家来讲是讲真如，「常有欲以观其微」，有欲就是讲心生灭门，就讲阿赖耶识，不是讲真如了，「常无欲以观其妙」是讲心真如门，讲体大，「常有欲以观其微」是讲心生

灭门，讲阿赖耶识的体大、相大、用大，重点体大不用讲了，因为它涵盖在里面，重点在讲相大、用大。换句话说，它基于体大的基础，去发挥相大、用大，所以你讲相大、用大不离开体大。那么心迹一起来以后，心开始起作用，那就分两方面，因为它在世间法里面，我们就分有善、有恶，这一点我们要讲，那就必须讲清楚。印度有一个大修行人，相当有成就，叫做奥修，他到美国去讲了老半天，被美国驱逐出境，你看那么有成就的人为什么被驱逐出境呢？他就是在讲真如门的那个部分，没有把它分出来讲，生灭门跟真如门不一样，因为讲真如门里面它是无二无别，讲无二无别人家就问他，杀人放火跟救人是一样吗？他说无二无别。那你这个人破坏社会公序良俗，「破」就把他弄出去了，禁止他再进美国国门。这是讲真如门的部分，真如是这样，那么生灭门呢，它就有分了，有善有恶，讲真如门是不分善恶的，它只是对它的境界完全就是这样而已，它在这里面只是讲那个现象就是这样，这里面没有任何的价值判断，有价值判断的就不在本体的范围里面。所以讲「常无欲以观其妙」这个时候看本体，看本体就没有善恶的区别。好的、坏的都一样，所以我们说，头发在法界内，头皮屑也在法界内，吃下去的在法界内，拉出来的也在法界内，对不对。你不能够说我喜欢的在法界内，我不喜欢的在法界外，那是你的判断，那你说有善有恶，有善有恶这种区别已经落入心意识的分别了，那是在生灭门这边，从生灭门上来讲，那才能讲好坏，善恶。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假如不留意一下，人家要害你很简单，尤其这种法敌，人家叫做政敌、情敌，修法上也有法敌。那些魔要害你就可以，很简单，他问你真如门无二无别，举个善、举个恶，那你说在这里不起分别，然后他拿你去公共舆论做文章，那你就百口莫辩。所以在弘法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小人、这些魔，他会这样子歪曲正法，所以有必要把它厘清，有善恶分别的地方，是在「有欲」的这个部分，无欲的部分怎么去分别善恶呢？它已经无欲了，没有心迹他怎么善恶分别，那么有心迹就可以分别善恶了。所以你所造的业，所做的事，起心动念，举手投足，一切行为那就可以分类了，分善恶。那么分了善恶以后，有效无效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个有效无效已经变成政治跟道德的问题了。

那我们站在修行人的立场，修道人的立场来讲，我们只要拣别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不是公序良俗，因为有些人的层次，他没到那么高，你要他进入本体，得不到。那这个时候他只要在世间不造恶就好了。这是公序良俗，从俗谛而讲。另一外他有那个能力，他可以了生死，出三界，他是这样子能够进入本体范围里面的，那

你要讲真谛，那么他假如不具备，你就不要强讲，你看看众生的因缘是这个样子，做这样的区分就可以了。我们站在修行跟护法的真理这一面来讲，是不使众生造业，是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去掌握住就可以了，有些地方无法明讲的，因为众生根器他没有办法让你讲得太清楚，讲太清楚他根本没办法接受，而且容易歪曲，那个部分我们只讲一半，所以在佛教里面有叫做半满教，它不是圆满教，它只讲一半，因为这些人就是一半而已，每次都只喝半杯，一杯喝不完，你就倒半杯给他就好了，不用倒一杯（台语），半满，是这样的一种状况。现在我们来看看「有欲」的这个部分。

人起心动念以后，大概我们可以说，人应该要如何起心动念？这个定义是不能成立的，人的起心动念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这是正常的，为自己的利益。但是你要知道，为自己的利益绝对是错的，绝对是错的。为自己的利益有两种，一种是短期利益，那是在世间人来讲是恶的，譬如我为了达到我的目的，那我不择手段消灭别人，这种竞争就产生了，这当然是恶的。那么有一种是为了长远利益，我下辈子为了要过得更好，所以我这辈子就布施，把钱存在天上的公德银行，为了长期的利益，那还是自己的利益啊。所以他本身怎么样——还是带有目的性，所以这个都是恶的。大概没人敢这么说，拿一些给你好不好，抢你也不好，给你也不好（台语），因为你的目的，心还是自私的，你要能够为大众，那就是善的，为大众不管是短期的、长期的都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为大众是短期的，通常人家比较会赞同。为大众假如是长期的，通常人家会反对。你看，跟那个自私的目的刚好相反。有没有？

这里面就产生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心念起，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人心思开始在活动的时候，能不能够远离为我或者为他人利益的这个问题，能不能呢？可以的，所以道家叫做自人，最高尚的人，他的起心动念不为己，也不为已，他不是不为什么，他只是这样的活动而已，他只是这样活动而已。你问他为什么这样活动？他没有，他就说我在这里，因为我在这里，所以我要做这件事。你说那可以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件事在这里，所以我要做这件事。就这么简单，他不为什么，只是因为我在这里，所以我在做这件事。他说那你可以去做别的事，因为这件事在这里，所以我在做这件事，能不能体会到？他没有为什么，那你可以去做那件事情，可以不可以，可以，等我到那里再来做那件事，而我现在没有心思，没有特别的要去做那件事，因为我不必到那里去。是不是这样？这才叫自然人，自在人。我

们不是，一般人不是，你为什么要来听经啊？为什么？只要有「为什么」，不是自然人，你想想看，那个「为什么」不是为自己就为别人吗，不是为短期就是为长期吗，就是这样子，所以一个「为什么」就完全丧失了本来面目，所以心思起的时候有善恶两个部分，所谓的善，我们来讲就是它的心念起，没有目的性。这个跟白痴的没有目的性不一样，愚痴的没有目的性不一样，他很清楚，他这样做。一种是有目的性，不管为己、为人，为长远、为眼前，都一样。有目的性的我们叫做恶，无目的性的我们叫做善。

那这个定义就很麻烦了，这跟道德家所定的善恶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讲的虽然也是《道德经》，那个道德家是借用《道德经》去讲的，我们讲的《道德经》是讲真理的，真理的这个部分善恶他有一个基本的定义法，刚才我们讲的是一种状况，在生命的本质来讲，你看看，你的活动、你的有欲是没有目的性的欲望，假设这样来说的话，那么当这个欲望对你的生命能量能够产生正面，所谓 plus，增加你生命能量的话，那通通是善。假如你这个活动对你的生命能量不能增加，那么就叫做恶。不能增加有两种状况，一种是不增加，一种是消费掉，就是耗掉你的生命能量，就产生 minus，一种是不增不减的，一种是产生消耗的，这两个我们通常都叫恶。那我们跟各位举例，你看看。

当我们接触任何境界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喜悦，感觉到喜悦，你把喜悦发泄的话，你的生命能量会增加，当你在生气的时候，你也要把它给发泄出来，这个时候你把生气发泄了以后，你的生命能量不会增加，但是你假如把生气隐藏着，不发泄，那你的生命能量会消耗掉。这个很怪，所以很多人常这样讲，说人有气应该让它发泄出来，不要老是闷着，为什么，因为发泄出来至少不会消耗生命能量，但是发泄出来会伤害到别人，所以他是不好的，是恶的。这里面我们是这样讲，你会发现为什么喜悦发泄出来会增加生命能量，为什么生气发泄出来，它不会增加生命能量，那我们现在告诉你一个方法，这就是修行方法，因为「有欲」这个东西是需要调整的，「无欲你要去达成，无欲只是要去达成，有欲你是需要调整的，这个就是叫修行」。修行是修正有欲，然后达到无欲，是不是这样？所以无欲是个目标，让你达成。那么有欲的部分，因为有善有恶，那你要调整好。善要让它发展出来，恶要把它给除掉。你去注意看看，喜悦、高兴，为什么会增加生命能量？譬如说我看到这个花，我就很奇怪了，很舒服。有没有这种感觉？要不然你插花干什么？我看到这个花，奇怪，一看就很讨厌，那就不用插了。是

不是这样？你看了你会喜欢，你才会插，这一定的道理。好，你会喜欢，喜欢是一种喜悦，你要把它展现出来，展现出来，我插花是一个展现，我**享受也是一个展现**，插花的展现不用说了，把这个喜悦分享给别人，自己的能量获得太多了，那福报很大。所以我们供花的意思，除了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达到最高的饱和状况，也是希望多修一点福报，为什么，因为把这个喜悦散布出去，那别人也喜悦，别人的喜悦是建立在你的身上，那你这个福报就很大了。

现在是我们见到以后，**这种喜悦你要怎么样转移**，你自己要这么起观，我见到花，或见到我喜欢的艺术品，那我内心有一层微笑，会心的微笑产生，微笑是一种**膨胀**，那么当我感受到以后，是不是我从这边吸收到生命能量，生命能量就在增长了。这是一种转化，那么当我们这个转化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很自然会告诉人家，啊，好漂亮的花。当你还没有转化到相当程度的时候，你只是自己微笑而已，那大概水温温的，别人看不出来你有什么效果，可当你这一种能量吸收到某一个程度，你会说暖，你来看你来看，这个很漂亮。有没有这个经验？那就是你能量一下子吸收进来相当的大，你就可以分享给别人，那是生命能量在增加。这个就是善的。

生气的时候不一样，生气那你就不能够像泼妇骂街一样了，那个都是负的，不是生命能量不增加而已，通常我生气了，那我会去观：「我为什么生气？」、「他为什么惹我生气，他是谁，他讲什么？」你这样去分析以后，你会觉得好像没有那回事。对不对？他讲这一句话会不会有问题？我们《丛林清规》里面，我们这里也贴了，**是非以不辩，是非不要去辩它**，那我们会辩它，你嗔心就会起了，你要争论、要说明，我跟你讲清楚，不是这样你误会了，等等，那个嗔心就会一直起来。那么嗔心一起来的时候你的生命能量就消耗，为什么？你在争辩。好，我们现在就不算争辩，我自己在分析，我嗔心为什么要起？啊，这个境界原来是虚幻的，那我就把这个嗔心给放弃掉。这样子就是把嗔给发露了，但是你生命能量没有增加，因为你没有喜悦。

当你这样发觉以后说，哎呀，这个就是真理啦，你开始产生一种喜悦，那就不一样了，生命能量会增加。当某一个程度你会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对不对？那福报又来了。会修行的他会借这一种内境，转变成这一种功德跟福报。不会修行的人，你会从嗔心的这个地方开始在那边：我现在不能讲了，我讲了我一定输给他，他权力比我大，他拳头比我大，那我不能讲。那你开始闷着，闷着你又不

会疏导它，你不会让它发泄出去，那么它就开始在你里面一直酝酿，酝酿以后你的生命就会一直枯竭下去，所以你看，有烦恼的人他始终都在讲他烦恼的事，讲不完，其实他的烦恼就那么一件事情而已。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不顺的时候你看看，他再这么开口，都讲那个人怎么样，那个就是在消耗他的生命能量。当你发现这样的一个人，你可以预知每次跟他见面，他一次比一次后退。也就是说，他的生命品质一次比一次下降。

我们说人与人，人生到老，一回相见一回老，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这次见面是见面了，像我们同学天天在一起，你没感觉到，每次开同学会你就知道，一回相见一回老，每年或者两年三年，开个同学会，就老了。有的孩子越来越大了，也证明你老了。有的他也走了，在大概二三十岁开同学会的时候，都说他爸爸他妈妈走了，到五六十岁开同学会，他走了，他太太走了，他先生走了，有没有这种情况？一回相见一回老。所以在这种情况你会发现，生命能量在耗竭的人，你每一次见面他每一次越来越衰，越来越衰（台语），生命能量在增加的人，你每次见面你会一直很惊讶：他怎么像常青树一样？他会一直的增加他的生命能量。修道人跟凡夫就是这一点不同，所以说为什么修道人不老，他生命能量在充实，凡夫为什么很容易苍老，因为他消耗能量，业力一直压着，这个都是因为有欲而产生的，所以有欲不见得不好，作用、心迹，心思的历程，它的本身没有好不好，问题是你这个人能不能运用，假如你会运用它对你就会有很大的帮助，不可能无用，人不可能像其他的动物或其他的東西一样，就一直摆在那个地方，不可能。所以你要懂得，在有欲的前提之下如何去转换，把不当的那一部分、恶的部分转变成善的、恰当的这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们才叫做「观其微」，是指这个意义。假如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你要怎么观呢？在这森罗万象当中你如何去掌握呢？要看这个部分你就可以看〈净行品〉里面，文殊师利菩萨一百四十一大愿就是「常有欲以观其微」，对不对？你看你的心思，他在这里作调整，清清楚楚。那你要了解「无欲以观其妙」，那你看《心要法门》，就是解释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通常在讲，这个文章，它美就美在对仗，你看他一句一句相对，两句两句一对，而他把他的体、用两个部分双显出来。在这个部分我相信我们都能感受到，老子的智慧实在不可思议，他讲本体、他讲修行、他讲作用，有没有？你说他没有吗？只是他讲得太简略，不像佛经，佛经好多修道人一直写下来，道家就是不写，那你不写就没有办法把你证得的那种经验、历程把它表达出来，大乘佛

法的经典就是一直在陈述这些，修行人的成就，那我们看起来就能够触类旁通，他这里不讲，总共就只有这一本而已，后面的注解又乱七八糟（台语），那你当然，他这个法就不彰，当然他有他先天性的这种状况，因为他本身不太想积极的去表达这个意见，不像佛教徒爱说话，意见特别多，对的也讲，不对的也讲，讲了一大堆（台语），这就是一个差别。

我们往下看：「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这两个无欲、有欲，同出而异名。

「同出而异名」我们念起来很顺，你从理把它展开，假如按照《大乘起信论》这样来写的话，同出而异名，就是一个是心真如门，体大，一个心生灭门，阿赖耶识，这个部分讲的体大、相大，用大，那当然同出。但是名字不一样，不一样就表示他的作用也不一样，他发挥的效果不一样，假如都一样的话，那就不用讲了。所以你要把他这个总体的关系，体跟用之间的关系把他弄清楚，不然我们常常在听的时候，奇怪，一会儿讲这样，一会儿讲那样，一会儿讲体，一会儿讲用（台语），头脑稍微混沌一下，那就分不清楚了，而这个部分他本身讲得很清楚。

「同谓之玄」，都很玄，这个「玄」不要用我们现在传统的概念讲说，不可说或者怎么样叫做玄，「同谓之玄」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用普遍的心意识去讲，你用一般的心意识要去了解他，很不容易，他这个东西超过心意识，要用智慧才能领会。我们讲，对本体的那个领会的能力，这个叫智慧，你对本体领会的能力要是没有话，那你这个东西讲来讲去是语言文字，没有意义了，那就叫做「玄」，他同出而异名，他都同样的，是要靠智慧去领会的，要用智慧去体会那本体的存在，你假如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你对于那个本体或者依体起用的部分，你就不能够掌握了。所以叫做「玄」。玄这个东西也就是，你用脑筋的心思去推测，是没有办法成立的，那个叫做「玄」。假如说你用心思的推理、逻辑能够去掌握的，那就不叫玄。中国字还是有这种东西，佛经里面有的这里还是有，只是我们没有把他特别的弘扬出来而已。

「玄之又玄」，用脑筋推理的不行，完全要用智慧，用智慧去感受那个东西的状态，那个状态是不可言说的，你能不能很具体的把他感受出来？这个叫做玄之又玄。他第一个不能用心意识、用逻辑推理，他完全要用那一种跳跃式的，跳过去，怎么过去？跳过去，有没有轨迹啊？没有轨迹。所以叫做玄。那么你感受到那个东西以后，又要用什么办法把他给传递过来，又要跳回来，玄过去一次，又玄过来一次，玄之又玄，这就是「众妙之门」。一切万法之所以产生，就在这两个东

西之间，「玄之又玄，」这两个玄之间，一个你要入本体，然后再依体起用，入本体是个「玄」，依体起用又是一个「玄」，因为两个都是玄。「无欲以观其妙」这个是玄，「有欲以观其徼」这个也是玄，对不对？「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是不是玄，两个都玄。现在「玄之又玄」你要入本体是一个玄，依体起用又一个玄，所以叫「玄之又玄」。

所以「众妙之门」，一切万有，你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天地之始」，整个彰显出来，天地之始，森罗万象，全部彰显出来，你不能够说万物存在是没有的，他都有啊，怎么会没有呢，只是他不争而已，虽然是假，假也都存在，你不要再刻意的说，假是假的，一定要把它弄掉，那不必，它是「众妙之门」，这些众妙，森罗万象，假有也是森罗万象，他也是妙，依体起用出来的玄怎么不妙呢？那你要如何掌握到这个森罗万象，如何掌握这个森罗万象，这就是功夫了。所以叫做「众妙之门」。你要入，要能够掌握，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人事时地物，色声香味触法，要怎么样能够掌握呢，从这个地方开始，他讲的还是体相用，有没有？本体——玄，依体起用——玄，那么能够掌握住这个部分，你要进入整个能够掌握的宇宙的森罗万象，包括我们人生，宇宙的究竟道理，那从这个地方下手。所以叫做「众妙之门」。他还是讲人生、宇宙的究竟真理，而且他一开口这气势好大，好大的气势，他就显出来了，这个精华、重点一下子就把你抓住了。

我不知道英文对于《道德经》是怎么翻译的，我相信假如有机会我们能够看看外国人把这个东西翻过去，那应该会非常好。因为他这个东西的翻译，外国人之所以了解，不可能说完全用儒家的立场去翻他，假如你用儒家的立场翻他的话，那么他绝对不美，因为已经被儒家的意识形态框住了。那么西洋人对于这一章的了解，他一定要用西洋人的立场来看他，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对于这个东西的认知，不要框在既有的意识形态里面，这样子你才能够获得大利益。就像我们欣赏艺术品一样，你最好去欣赏你不懂的，譬如说抽象画，譬如说一些比较特殊的音乐，所谓特殊就是你从来不知道的，那你不能去感受？你在完全没有意识形态之下，我多听久薰习，然后你去悟到的那个部分，那就是你的，长久的薰习，你会有所领悟，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污染。你现在你说，我们讲最明显的佛教音乐，什么叫佛教音乐，做了那么多的带子，听来听去，国乐，结果把国乐统统叫做佛教音乐，笑死人了。能够这样讲吗？那就是你把你的意识形态已经把佛乐当作国乐了，才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么像西洋的管弦乐团，就不是了，是这样吗？

这个就是意识形态把你框在那个地方，不对，意识形态是相当可怕的。我们要怎么样去超越，不受这些意识形态把我们笼络住，这个才是重点。

修行人、学道人，要具有这个能力，假如没有这个能力，你很容易陷在其中，爬不出来，那跟凡夫就一样了，你又多了一个意识而已。就像很多人讲说，出家人、和尚应该怎么样，修道人应该要怎么样，噢，原来是这样，和尚不能结婚，道士可以结婚，那我看我还是去当道士好了，原来你是要结婚，你不是要修道。对不对，你就是意识形态把你框在那里。我念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说，和尚比较落伍，尼姑太落伍了，我看还是去当修女好，我说为什么？修女比较进步，我说怎么进步？她头发不剃掉。修女不剃头发，所以比较进步，尼姑要把头发剃掉，所以比较不进步、比较落伍。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意识形态，你所看的都不是真实面，都是你自己道听途说，剪贴拼凑起来的（台语），真实的面目不是你这个样子，那这些意识形态都是害人的。你说足以批评吗，你说不足以自持。不足以自持，可是他对那个人伤害很大，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出家，他有没有去修道我不知道，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会讲这些话，我们看看他应该是属于有善根的人，但是他的意识形态陷在这个地方，他一定无法超拔，无度超度，你要超度那你就破你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破，不能超度。

我们今天就这一章介绍到这个地方。

## 老子 第五集

好，我们先看一段经文，讲老子实在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很尴尬的状况，要不要照佛教仪式来？因为很多人不把它入流了，那你不照佛教仪式来，我们的习惯又觉得好像也少了一个什么东西一样。

那我们看：「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由，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文章念起来很顺，这是标准的周朝的文章。这个老子的文章有一个特色，有时候一字为一句！那你这样看法，假如你不好好读个《战国策》或者《尚书》，那你这个文章也难看！念起来是很顺，文章是很美，但是你可能把他的那章法都给弄

乱了，都给弄乱了。这一段还好。我们就它的法义来讲，文章文辞之美，那你自己要去体会。我们要讲的是他的法义，他的真理的部分。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这是总说。下面「故有无相生」，这有的本子是：「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这个怎么样子，我们不管，反正有这个本子，我们就这样看，这当中不一定是说一定要怎么样的断句，多一字少一字，可能在基本的这种法义上没什么不同，所以我们就不要去求证了。但是这几个都是他的举例。下面「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是另外一段。那么我们现在先看前半段。

这个没有经过我们现代逻辑的训练，古人在看这个东西看不懂。自古以来对老子的注解，这个地方一直是个盲点。「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为什么？因为自古以来我们都一直以为老子的文章常常从反面讲，所以也就认为说他所讲的没错，就这样接受了，然后你在理上的解释就是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这是你从分别上来讲的。大家都认为美的你就美了，这个是不对的。都说是善的，那就是善的，这种观念也不对，大概你就这样解释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没有人更进一步去探索。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的跟各位谈的是这个部分，为什么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现在从我们以往的训练里面你应该有点概念，这个叫法执，这个就是法执。「天下皆知，美之为美」，那这是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不是？你看看你现在审美的观点，以审美的情况来讲，现在流行什么，你是不是变成什么？对不对？像流行线条美，通通线条美。现在流行这个日本式的这种格式的，一格一格的，你就流行一格一格的，天下皆知美之，但大家这个世界通通变成格式的话，那就不美了。对不对？都流行线条美的时候，通通变成线条，那你就知道那也不美。当时流行都是黑色的时候，大家都穿黑色出来，都流行白色的时候，大家都穿白色出来，到那个时候就不美了。

为什么呢？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不美不是指那个东西不美，那个东西可能很美。下午我们到菩提园去，我们看两个仙女，那两个仙女真的是造型艺术上的精品，是没错。她中国传统侍女的雕塑，它是陶烧的。能够烧到这样的程度，实在非常难得。完全中国式你那跳舞的那个神情，不是都是线条美，但是我告诉你，当每一个都造型那个样子，那就不值钱了。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只有那两个，所以那两个就是精品绝伦。

这个完全是告诉我们，因为你走向那种趋势、那种取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着人家说，这个叫做美，那个其实根本就是美。因为你不知道他为什么美，那美也好，善也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代表，这种意识形态太多了。

在整个社会上我们看到相当的多，在以前大家都说三民主义万岁，你也莫名其妙跟着三民主义万岁，为什么万岁？反正万岁。为什么你不知道？你也可能、也可能跟人家讲一大堆，这种道理出来，而那些道理是真的吗？未必。今天大家都学佛，有好多人都跟着人家讲念佛最好，念佛为何最好？我师父讲的（台语），弄到最后就变成这样，为什么你师父讲的最好，就是最好呢，你们要有求证的精神，你也没有求知的能力，都无法去分辨。不知道为什么好。只是因为我相信这个人这个人说好就好。那跟小孩子一样不一样，我爸爸说，妈妈说，爸爸妈妈说都对，那你不能够说他不对。你小孩子的话你会说他很乖，他爸爸说妈妈说开始读书以后，你就会发现，他说老师说，爸爸妈妈说就不重要了。他对不对？你也不忍心说他，因为他听从老师的话这个也没错，从听从老师的话的立场来讲，说他的这一种观念跟行为好像、好像没错。那么长大以后他就一直会找依赖，所以长大以后就变成报纸说，报纸说吃色拉油会得癌症，色拉油就倒霉了，对不对？报纸说吃鸭肉不好，会得什么病，那养鸭人家就倒霉了。报纸说吃什么好，吃什么都好。报纸说吃花生不好，那你就什么都不好了。有没有？都报纸说，电视说，专家说，那个花莲有个医生说，花莲有个医生说，不是说花莲的医生就不对了！荣总的医生说，台大的教授说，都是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你一直依赖到最后，你就会变成说，只要能够在公开场合，他放个屁，打个喷嚏，你下面的人呢通通倒霉了，你就跟着下去。为什么这个样子？就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它给你点出来「斯恶矣」，错了。

因为你这样会造成一种盲目、盲目。并不是说天下皆知美之那就一定不美，不是这样子。是指你的心像是盲目的跟随着群众走，这个不对。你去留意看看，前一章我们讲的是体。这一章讲的已经讲到人心的作用上面来了，已经讲到这个地方来。

「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也是一样。我们曾经跟各位讲过，圣人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有坏人，假如没有坏人，有没有圣人？对不对？那么因为有这样的人，为了衬显出他圣人的优越性，所以他就会故意去做个圣人出来。那个就是假圣人了。所以台中有一个叫彭大善人，彭大善人养了十几个太太，还有几

个人家说那个也是你太太说，我好像不知道（台语），好像不知道那是他太太，你看这话严不严重（台语）？然后他叫彭大善人，大家都叫他大善人，因为姓彭，所以叫彭大善人。这个就是因为大家都说他的某一种行为是对的，某一种行为是好的，所以就一直从他那一点来讲，那么他为了迎合社会的这种认同，他在那一方面特别去强化，但是其他方面没有了。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善人，他只是天下皆知美之，天下皆知善之，所以他去为善，他去为美，这个美、这个善是不美、不善。关键在这个地方。

所以什么叫做觉悟的教育，就在这里让你觉醒过来，你不要大家都这样，你就这样，人家说，刚才几个小朋友来，人家说，他也觉得怪怪的，人家说这个就是佛法，他说这个好像怪怪，但是他讲不出来。我们跟他讲说这个不是的，他说是啊，我也觉得怪怪的，不过它为什么不是呢？现在台湾佛教这么兴盛，那你说那些不是吗？你也不能说对不对？那你跟他讲说是，那也不对，是与不是之间怎么办？你看那就是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这里面有好多理论你可以讲，比如说大家都认为美的，那你知道曲高和寡，那大家都在唱的，感觉不是很好的音乐了。那可以不可以，所以流行歌曲，并不是说流行歌曲都不好，但是他很平庸，很容易为广大的群众所接受。对不对？你说这个叫做美叫做真善吗？我看他有某一个程度或者某几个特殊的，而其他的部分大概不能入流。

同样的，绘画也是一样，最能够引起共鸣的大概就是漫画，但是真的有几个好漫画？恐怕就没有了，很少了，不能够说都没有。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看《四郎与真平》，现在都被五郎真假了，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有没有？《四郎与真平》的那几个都不知道哪里去了。牛哥画的那些当时都很轰动，但他是一个潮流，一个潮流，等到《无敌铁金刚》出来，《四郎与真平》都输了。为什么？那就是普遍化的东西，普遍化的东西也是天下皆知美之，那老师就气得要死，没收以后老师自己在看，老师也差不多，为什么？这个都是他的层次，属于比较低的部分，比较低的部分。

你看那个布袋戏，布袋戏并不是说不好，但是它能够引起一阵旋风，那个部分你可以发现，它一定能够抓住社会广大群众的一种心理的压抑的那个部分。你要注意，你看那个压抑的部分你能够抓得住，他能够宣泄出来，一定会造成轰动。所以黄俊雄的歌仔戏想尽办法硬是把他压下来以后，那个摔跤就跑出来了。那个时

代里面人性有所压抑，那么他那个压抑的部分一定要发泄出来，那你只要能够抓得住，你看看，它会造成那种旋风。那这个时候大家都说好，那就一定好吗？但我们没有说一定不好。

但是你会发现，这种情况，一种共同的趋势，不是正确的，不是真理的所在，不是真理的所在，大家都有的疯狂，有没有，那不是真理的所在！所以站在真理的立场来说，整个群众的运动，这也是一种群众的运动，那种趋势不是真理，但是它本身可以告诉我们另外一种真理，就是人性有所压抑，那种压抑的宣泄，就是这个样子，它是一种潮流。可是当人性都很健全发展的时候，告诉你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你要讲太平盛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谓太平盛世，有一个特色，绝对没有流行，太平的状况之下，绝对没有流行，有所谓流行的情形存在的，绝对不是太平盛世。

所以我们今天看起来很繁荣、很富裕，大家都很高格调。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好多股流行的趋势存在，有很多让流行的潮流，这是一个总原则。

那么我们再看看那些潮流有哪些呢？譬如说「有无相生」，有跟无是相对的，这里面讲几个都是相对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一共举了六个，这六个它都是举相对的例子。

「天下皆知美之」好像是绝对的。但是他跟你提出相对的例子来看。「天下皆知善知」，那好像是绝对的，他也跟你说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我们一般通常是认为这个是绝对的。因为大众如此，但是告诉你实际上不可能绝对如此，广大的群众当中没有那个百分之百都一样的，没有。圣人在这个地方他洞察很微细，所以他说有跟无是相生的，有是从哪里来？你注意看，有为，是相对于无为的，你要做作有为，有为就是做作，你故意要去做什么的这一个部分，那么它一定有一个无为，你能不能观察的到？

比如我们想要成名，想要取名、想要取利，求名求利都有这种情况。这个就是有为，有所作为，那么你能不能看到不作为的那一个部分，凡夫是看不到的。你说我要做有什么不对？有一个人在高雄听说了，不讲身份名字，这个人听说一次爱心活动当中发心了，发心就捐了 200 万。那人家去跟他募捐，他发心 200 万了，那么也邀请他去了，那爱心晚会就请他去，要跟他表扬一下。他走走走走一看，中间的位置最大，上面写着吴伯雄座位，他一看就把它坐下去。主办人来说：「对不起，那是部长的位置。」「它什么部长我要坐。」「他不行，部长来要坐。」他说：

「你说我不能坐是吗？」他说：「是啊，这部长的位置，你不能你坐。」「200万还我。」后来弄了老半天，要把吴伯雄的座位那个名字拿掉，他说你为什么把它拿掉？就是因为他的位置，所以我要坐。那要把吴伯雄另外换个位置。他说那这样好了，打对折还我100万。为什么，我捐200万就是要个名字，那你这个名字没有我的，你什么意思？（台语），要把名字给拿掉，那拿掉可以，100万就好，100万要还给我。

你要取名，他要求这个名？因为他有钱，现在台湾有钱的人很多，慈济也抓住这种人心，要不要荣誉委员？100万，你捐出来就100万，本来100万你去化缘来可以，现在不行了，那自己捐出来，那为了维护荣誉委员，那我就捐100万。他抓住人性的这一点，因为有很多人要名，那你就抓它这一点可以做得好，这叫有为，你能不能看到无为？不要，不要有的那一部分。

你很自在的生活有没有？不要这些，那些都是假象，能不能？很难？我们今天早上，一大早有人打电话来，讲《华严经》是吧？谁讲的？怎么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好像他很厉害，他师父是谁？他跟谁学的？我说我一直要改名字，让大家不认识都不行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要名，不但自己要有名，连我认识的人也要有名气的才行，这很难，这社会积习之深。

不为名就为利，有了利益、有了钱财以后就是要名了。所以他立的目标，最后还是名。不然他弄了很多钱干嘛？你看我们是不是让多少人有钱以后，就要出来争名了。钱再多花，都可以，为的就是那个名，那个位置。一个名、一个权利，权利就名的那个地方，那就不用钱来做支配。这个都是一种做作当中所彰显出来的，一有了这个部分，就会产生很多的是非跟争端。就会从这里来。

所以这个「有」在这里产生，那你不能看到「无」的那个部分？这个圣人、凡夫之间的差别，你可以看到有、无之间其实是相生的，它是相对而产生的，所以它是相对立的。真正的道家从这个地方，老子从这个地方提出这个问题，在佛法里面能够把它圆融起来。相生，意思就让你双泯，有、无要全抛？你不要一定把「有」给消灭掉，让「无」产生，那不可能。你这样子一直在涂抹那个「无」的部分，那就会让「有」就从另外一面又产生出来了。所以佛法在这边讲要让他双泯，那个绝对才会出现，要不然你在有、无当中，我们是从「有」当中去认识「无」，从「无」当中要去把有、无双泯，要这样的一种状况。

「难易相成」，他也是讲从相对上来看。什么叫难、什么叫易？你可以从这里去

体会，假如只有一件事情，很多小孩你让他经验不多，它是很好办事的。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教育常常产生反效果，他做事情不会做，我们会教他怎么做比较有效率。有没有？好了，你教他怎么做比较有效率，他就懒散了（台语），发明电锅很好，全自动的，时间到它自己会煮饭，你到时候去只要去把电锅盖打开，盛饭就可以吃了，也很方便。方便好了，懒媳妇就出来了。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这一个方便跟效率，是造成被不当运用的一个关键。所以有一次子路还是子贡，名字太多了，忘记混淆了。他在一个田园上面看到一个老农夫在灌溉。老农夫怎么灌溉，他从这个田园的地方做一个斜坡，到河水的旁边，然后弄了好多瓮，他瓮下去装水，装满了又抱上来，那么就on这样很辛苦地走来走去，一直抱水。他看着就莫名其妙，他说老者你这样太辛苦了，这里有个水车，你用个水车的机器把水吊上来，那不是很轻松吗？他说我老师说，我老师说，他的老师就是老子就跟他说，有机器就有机心，有机心就不得安宁，那连那个机器都不要。那这个里面牵涉到后面会讲到的部分。你这样子不用那些工具，你会觉得很笨，但是你会一再地去做那些事，你没有效率。那么没有效率以后，事情你会很踏实地做，你就不会想说我剩下的时间要再去做什么。因为你知道，除非说一个人是真正的修行人，他能够享受生命，否则剩下的时间他一定会去做别的事。为什么告诉各位一定要修行，现在很多人没办法静下来，他不是没办法修行，不是没时间修行，因为他把多余的时间去做无谓的工作。他可能兼副业，我们听到很多人这样讲，除了上下班以外，他还要兼个差开计程车，或者到哪里再去兼个几个钟头再赚赚钱，为什么？你静不下来。而且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绝大部分都要交际应酬，现在也觉得交际应酬到处跑没意思，在家里干脆讲电话，一讲两个钟头，做功课没时间。

为什么？为什么有这种情况？你说他没时间吗，他时间多得事，要不然怎么老是讲电话讲那么久，你有没有发现电话打都打不进去，他说他很忙，不知道在忙什么。为什么？他就在这个地方造成这种现象。

你一直往难的地方走，你不会往很简单的地方走。现在我们在修行也发生同样的情况，一个很单纯的行门，你不会做，你一直要把那个很单纯的行门一直给复杂化。我们跟各位讲，你就单纯做一个，那一个做一做，你很容易厌烦。因为它再太过单纯了，会觉得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你会放弃。你不放弃，那你就再兼一个、兼两个，那你就一直很忙。我们要告诉各位就是，在很简单的一个法门里

面，你让他进入常态，那你会感觉说他好像很枯燥，很单纯。你要知道，在那个枯燥或者单纯的情况之中，你就要开始去享受，享受那个生命的本质。一有时间你宁可坐在那里，望着天花板、望着阳台外面的白云蓝天，你去感受那个生命的存在。有没有？没办法了，一静下来，现在没事做了，就想到电话了，它不响我叫他响。对不对？然后一讲事情就忘了，然后还要再装一个什么？插播。讲到这边，哎，换个话题，我不好意思跟你说，换个话题，我有别人电话进来的，这个电话假如不好听，我很快就把它捏掉了，然后再接回去。为什么有这种情况？你自己不甘寂寞？

所以很简单的生命，你自己把它弄成很复杂，这都是相对的。你看我们人生当中是不是这样子，一直把自己给弄得很复杂起来，人生很单纯、很单纯。像我们现在在台湾，你看得最清楚的农药、肥料，一直用，我们现在产生一种现象，以前的菜放在桌子上，那个什么，盖菜的蚊帐，你把它一盖，你看放两天都不会坏掉，现在的菜你看看，很容易坏掉，那就是你的肥料跟你的农药，把它造成的，那是不是效率很高？可是我们整个还生活的环境整个破坏掉了，我们的土地没有生长能力，一定要靠那些肥料跟农药才有办法。以前不必，以前就很单纯很笨的方法，撒个种子锄头挖一挖，你看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么冷的时候，那个白萝卜这么大，所以让白萝卜切一切盐巴一腌，晒萝卜干，马上吃得津津有味（台语），那现在？你看看，吃的什么病都出来，你看好像我们生长的效率提升了，事实上我们招引来很多不必要的病。「难易相成」，相对的，你这边得到利益那边你就有损失，所以你在这边跟积极地耕耘以后，那边所得到的那种伤害更大。

你看这几百年来人类的科技文明，我们得到很多，我们的整个地球现在开始喊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要想保护我们的地球，最好把科技文明统统毁掉，你的地球就会很漂亮。那么今天的福尔摩沙，已经不福尔摩沙了，不怎么福尔摩沙了，我想再过一个世纪，就不是福尔摩沙，会变成大白鲨了。你看看是不是这样？整个美都破坏掉了，整个美破坏掉。这个美吗？你可能说你这个人真是不会欣赏，这个就是什么？你在这个地方的用功，加强以后你会丧失很多，而所丧失的可能比你现在所得到的要大得多，要大得多。

当然有很多科学家也这样想，大自然我们地球本身有一种复原的能力，再生的能力。但是告诉你，当地球要在再生的时候，就会像今天五点十五这样，知道吗？地震哪！那个地震来的话，大概地球就会复原了，整个会把你给毁掉，地球也会

怒吼，恐怕不止地震、海啸，整个都来了。因为它自然平衡的那个部分已经被你毁掉了，他自己必须要翻身一下，给地球翻身你就知道（台语）！那恐怕不太好玩。

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用你自己的意识形态，自己去追求你既定的目标，到了某一个程度以后，你会发觉，啊不对，后面一个窟窿（台语），对不对？已经造成了窟窿了，现在有没有天上一个洞？那女娲又不来，对不对？那就不能补贴，那叫谁去补贴，所以现在我们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那种东西出来了。环保电池，环保冷煤？你看现在用环保冷煤、环保电池，要把那个破洞给补起来，我看你就很有得拼了，很有得拼，这个都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一直下来，不过你现在能觉醒，总比不觉醒要好，能够觉醒，总比不觉醒要好。这是告诉我们这种相对性所造成的，所以我们不要单纯的一直往前看说，就是这样有那么大的好处，不见得、不见得。在孔夫子的时代就已经发生这个问题了，你叫他用个水车他都不用，他一定要抱着那个瓮，抱上来抱下去，这样灌溉，你说累不累，那老农好笨？我告诉你他最聪明，他心地没有污染，没有意识形态的污染。

「长短相形」，这也是一样。长跟短是相比较的，我们跟各位举过那个例子，有一个武师，好像李小龙的样子。他教了一个洋人的弟子，那个洋人又魁，你知道吧，他们牛排大概是太多了，起士（cheese）吃太多的样子（台语），又高又大又胖。那个脚要踢起来，老是踢不起来，他不是踢不起来，他已经踢到肩膀平了，但是他看李小龙在比的时候，这个脚一踢起来可以踢到这边来，所以他也要踢成180度的这样。在比赛的时候他老是输人家，别人就老是赢他那么一点点，因为洋人又胖又壮，那我想这种动作，他瑜伽大概没有及格的样子，所以这个动作拉不起来，他又很沮丧，每次要比赛表演，他就很沮丧，个子又特别大，在同学当中它又最出色的失败者。所以他就很沮丧。这个教师大概李小龙？我记不太清楚了，看到这种情况也很感伤，但是怎么安慰他？他就是拿一个「长短相形」的例子来，他在他那个武术的练习台上面，把那个塌塌米通通搬开，地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水泥的那个地，磨石子地，他就要拿一个粉笔，从那个地方一直画，画了一个五米长的一条长线。他说你想办法把它弄短，不要把它折断。搞了老半天，这样也不够，那样也不行，因为五米就五米了，你怎么把它弄短？弄了老半天，那么他说怎么样？他也就是那个很沮丧的心就出来了。

他说你不要一直想要战胜敌人，你想战胜敌人，你在敌人身上下功夫，绝对没有

答案。因为他就是那么长，那么他就另外画了一条线，七米长的。他说哪一条长？他说这一条？对，你应该让你成长到七米，不要老是嫌人家五米。你现在十三米没错，当你成长加一倍以上，他就输给你了。长短谁长？五米比三米长，那三米变成七米的时候，五米又比七米短了。长短是相形的。

以前我在教书的时候，常做这个比较，黑板，我写一个「高」，写在下面，写一个「低」写在上面，我说哪一个高？所有学生都没有办法。一个「高」写在下面，一个「低」写在上面，我说哪一个高？哪个高？你说高比较高，还是低比较高？低比较高，低就低了怎么比较高？对不对？他高比较高，高在黑板上就是比较低，怎么会比较高？

这是一种相对性，都是一种相对性，我们常常产生这种情况。大小也是一样，你「大」把它写「小」，「小」把它写「大」，你看哪一个大？你说这个「大」，「大」就是比较「小」，你说那个「小」，「小」就比较「大」。对不对？这两个都是相对的，所以说长短是相互比较才产生的。

你「一尺」跟「一寸」，你会发现「一尺」是比「一寸」长。当「一寸」你把它堆15个以后，15寸我想一定比一尺长，是不是这样比较出来的？所以你的长短之间怎么形成的，它是相比较来的。所以说「相形」。

「高下相倾」也是一样。今天有一个局长看一个部长，他是比较下，一个部长看一个院长，那又比较下，那院长看部长，院长比较高，院长看总统，院长都比较下。高下也是相比较来的，你要怎么比较？我们常常讲说，万夫莫敌的将军回到家里什么都不输，就输给老婆，对不对？在外面千军万马纵横沙场，你看看那一声下令，敌人你看看，人仰马翻，回到家里就拜倒石榴裙下。他跟谁比？你看在外面好威风回到家里来，她说去洗碗，他说是，怎么样？他在部队里面人家盛饭给他吃，他吃完饭，一摆下去，什么叫洗碗都不知道，回到家里太太吃完饭说刚才我煮饭，现在你洗碗，为什么？男女平等。你又能怎么办？所以高下之间是相对来的，你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好多的这种情形，都是相互相互形成的。

「音声相和」，高低音。当然我们现在的以音乐来讲，它有一个决定，高低音它有一个定数定在那个地方，就像颜色也是一样，红色就是红色，那个高音就是高音，好像是绝对的，其实那个绝对是在相对之下产生的。你说红色有没有更红的？我们说白色有没有更白的？人类唯一发现一个东西就是砒磬，砒磬的白色是绝对的白，没有颜色比它更白。任何的白色跟砒磬去比较，就是输给砒磬，砒磬之所

以称为宝，就是这一点宝。

你宝在哪里？砗磲就是那个贝壳，贝壳里面的那个白色是绝对的白，没有东西比它更白，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相对来的。你说哪一个最红，红怎么定？你看色板拿出来哪一个最红？哪一个最绿，哪个最黑？最黑的黑的里面听说加白的进去最黑。纯粹的黑还不如加一点白，会比黑的更黑，到底是什么道理也不知道，反正这个都是相对的来的。

你说高音，那个高音？女高音最高，还要男高音更高，你音高到最高还有弦外之音更高。你的颜色再怎么红，还有红外线。哪个红？你比较不出来。这些都告诉我们都是相和，互相比较之下而产生的。

「前后相随」也是一样，前前后后到底哪一个前面？我常这样在想，别的不知道。在我们台北淡水河，每次路过淡水河我都这样想，淡水河的源头在哪里？就最初流水的那一点在哪里？那个才是最前，你找得到吗？大概我们只能说无始以来，对不对？而且要找它的话就要找到无始劫以前去了，这个前前后后都是相对的，都是相对的。

你假如画圆圈的话，你更可以发现，这一点在这一点的前面，你画个箭头，可是你要知道，一个圆圈下来，每一点都在哪一点的前面，每一点都在哪一点的后面，对不对？它就是相随，一个跟一个。你说爸爸在我前面，真没有错，可爸爸在爷爷的后面，对不对？也爷爷在阿祖的后面，那到最后哪一个在最前面，你找不到了。前后都是相随的，这个是告诉我们，任何的观念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这在佛法来讲，这叫世间法。世间法就是这样，老子在这个部分他讲得很清楚，「天下皆知」这世间法，当大家都说美的时候，你产生了就是意识形态在作用。所以你说高下，什么叫高下？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做美丽？没有，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马来西亚的留学生，他一坐下去要两张椅子并过来坐。我们同学就是说，这么胖的女人怎么办？她后来知道人家在议论她，她说我是我们那边最瘦的。我说那你们那边胖的人是什么样子？三张椅子拼起来坐。你怎么讲？我说你上火车的话，你一个人要买两张票。

这些都是相对的。你在这边觉得他那样子，他在那边觉得他这样子，所以世间法中没有绝对的。你从世间法的立场，你要知道，要能够懂得在相对的情况之下去应用，因为人绝大部分都受意识形态的支配。

这一章最主要是在讲这个部分，所以他这理论，前面这个地方总说，别说的理论

都是讲这个部分，你可以摊开来讲，所有的世间法都包括在这里面，都包括在这里面。

后面，他从社会的、大自然的现象，来说明一个人应该怎么做？所以他讲「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他用这个地方讲圣人的心境。这个老子的文章，刚才讲过，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字是很古，他的文章很古，属于周朝的那标准文章。因为他是史官，后来退下来了，不管这个传说这个理论或这种说法是对不对，那么可以证明说他对于古文相当有造诣，是属于周朝那个时代，甚至于夏朝、商朝时代的这种行文。

但是他的第二个特色是指，他的文章通常在每一段的最后这几句，最后的地方，它前面是展开，所以他的文章是有点类似归纳法。前面是讲很多，后面归纳起来一个总说。

像他第二段是前一段的归纳，虽然在事相上他是举例，但是你会发现，前面是讲从自然界社会现象来讲，后面是讲圣人，圣人就是讲他的心境，从道家的立场来讲，这是套太上老君他的心境。所以他们讲「太上曰」、「太上曰」，就是讲老子的说法。

那老子的心境他在这个地方讲，它当然不讲说我的心境，他讲「圣人处无为之事」，圣人做事情是无为的，他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他有所作为，但是他的无为并不是说无知的无为。我们一般解释无为，从老子这个文章里面看的无为，有一点消极颓唐的那种情况，就是事事都不理的那种状况，那个是一种无知的状态。

老子讲的无为是觉知的，不是无知的。当然你说我们用觉知的这个字词来讲，是有一点故意用佛法的这种语言文字来说明，是没有错，但是我们要告诉各位的就是说，老子的思想它讲的无为不是盲目的，不是茫然的。有的人是不会做，所以他不敢做。不会做好，不敢做，不能叫无为，那叫不能为。对不对？他是能为而不为，这个事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他「处无为之事」是知道整个事情的发展，但是任其发展。这一点我们在社会现象上看得很清楚。父母亲在教育子女的时候，要是表现出比较能干，照顾的比较多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小孩子一直都长不大，一直都长不大，你尽量不要理他，让他自由发展。当然小孩子本身会尝试到很多错误，但是你会发现他将来特别能够出人头地，至少他能顶天立地。你假如说一直照顾她，怕她这个吃亏，

怕他那个失败，怕他这个受伤，怕他怎么样？怕他怎么样？那个小孩子永远是温室里的花，温室里的草。他没有办法长大，没有办法这种茂盛，他经不起那些风吹雨打，狂风暴雨，它经不起，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父母要能处无为，那你就发现到了。

国家也是一样。一般人讲圣人，通常是指国君、大臣。那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各位，它是指老子本身的心境。他虽然是处无为，但是它并不是都不懂，假如都不懂，他应该都不做的话，他应该没有弟子辈，对不对？它还有弟子辈。像列子就是他弟子，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老农也是他的弟子，他们是不留名的，很自在的生活，那种生活是完完全全的自在。

而且从这一个层面来看，你会发现，他的生活、他的工作是交融一体的，甚至于他的游戏也都是一体的。游戏对他来讲也是生活、也是工作。工作对他来讲也是生活、也是游戏。你只有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才不会觉得烦。所以老农他一直走下去、抱上来、走下去、抱上来，它是一种游戏，一种游戏。

你会觉得说，那这种工作、这个游戏可不好玩，有没有？你看小孩子，你叫他说搬砖块，他不搬。为什么，你好像在处罚他？但是你弄两个小朋友，或者你装成小朋友跟他玩，砖块他搬的比你多。你看我们看谁搬得快，你好棒，你只搬一个，你可以搬两个，你看看我搬两个，我好累，你搬两个好快，你看看我们跑得谁比较快，你看看，等一下他都搬光光。为什么？他把那个工作已经变成游戏了，他是跟你竞赛，对不对？他这个时候就不疲不厌了，等一下累下去他就睡着了，一起来以后肚子很饿，三大碗吃掉（台语）。为什么？他工作是游戏，小孩子在这个时候工作、游戏、生活是在一起的，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就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老子他的生活、游戏、工作是在一起的，所以你叫他老子也好，叫他儿童也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边他对这件事情清清楚楚，他不是无知，儿童是无知的，所以你要设计一下去骗他，让他游戏跟工作结合在一起。但是老子在这边，他处事在工作的时候，他就是一种游戏，他很自然的心境，那个工作、那个生活、那个游戏是结合在一起的。

「行不言之教」，他也不必多讲，反正我这样做你这样看，现在我们有这个毛病就是，我这样做你没看到，你没看到就要教你，他跟你讲好，这就产生一种状况，我教你，你知道了。我没教你，大概不要紧，你就产生这种现象，所以不教了他就永远不会，那就产生一种依赖，还是一种依赖，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他「不言

之教」有个好处，就看这个学习者他本身的用心。

所以我们在列子里面发现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学生来这里学，问了他几个问题，他不答，学生想想这个老师听说那么有名的，我看也是两光两光（台语：很差劲）的样子，问他都不会答（台语），他就走了。就绕了一年多，想一想，我看他还是比较有名，还是去，回来跟他学。列子看他回来就问他：唉，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说，是啊，我出去找一找，没有一个老师好，所以我想一想还是回来。当初就看问你，你也都不会答。不过我想想，没地方去，这里也好，「没有鱼，虾也好」（台语）。这列子就火大了：我还以为你是一等人，原来你也是「三脚虾」（台语）。你要知道，我在老师那边怎么学的，他才把他那个学习的理论提出来。他这一套理论一般人也是觉得很消极，但是那是真正积极的地方。他怎么讲，我在老师那里三年了，最初三年不敢讲、不敢说、不敢想，完全就是这样子。我这样跟老师端水，这样跟老师服务。过了三年，老师才看我一眼，那个看就不一样的看了，它是指心眼看。不是说奇怪，老师今天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没有什么好怪的，那是心眼看！

这样子的情况，我们会觉得说，学生一定要压抑自己怎么样，不是。这是真正的学习态度。你能不能把自己掏空，内心的掏空，虚极求知哉，虚心而求学，老师在这里是「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事」，那你要看，这个时候的学是总体的学。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问，老师不答也不行，不答好像都不懂。所以师父也好，老师也好，就要怎么样？鼓三寸不烂之舌，说了老半天，你也没有觉悟，你顶多是说，对，他这样讲，对，他讲得怎么样？讲得不错，九十分。对不对？学生跟老师打成绩了，变成这种状况。为什么？这个都是讲太多。到最后你会发现，因为跟你讲太多了，他就没做事了。

好了，这一点就最严重的问题产生了。一个老师或师父在教导学生，他在这个时候告诉你的时候，讲给你听的时候，他有没有在修行？这一点你看不到。你从言语中得到的，你又没有办法知道他的心行，那个密行的部分得不到，然后你就要一直问，这个是很麻烦的事。你能不能不问？看看他，他一天当中是如何起居、作息的，你从整体的来学，这个很重要。

我们这个部分，现在我们都没有这种训练。所以说，你去跟随一位不管是佛门中讲的善知识师父，或者是世间法中的老师，你都学不到东西。以前的人不是，三年四个月当学徒。有没有？你要跟老师学字画，你要先跟老师磨墨，磨不好的话，

那根笔就从你的脸（台语）擦下去来了，还讲什么，你磨墨磨到什么程度，你要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他不告诉你的。你自己要去体验，要去给人家碰几次钉子，你从那边自己去感受，你不能够说碰两次钉子，这样帮不了（台语），这老顽固，老怪物，没有用了，关键在这个地方。

所以「处无为之事」跟「行不言之教」，是一种总体性的学习方式，他也是总体性的教法，站在师的立场是总体性的教法，站在学的立场是总体性的学法，但是这个部分很难去讲，很难去讲，有哪些部分该怎么样、哪些部分不该怎么样，这个一讲下来，再加上你的意识形态会纠缠在一起，弄不清楚。

所以我们才会遇到一个问题，当他提一个问题，你做答了以后，他马上做一个结论，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那是你的结论还是我的结论？这里面有语言陷阱在，有你意识形态的一厢情愿。所以古人、圣人他就知道这一点，老子就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不讲。因为语言本身它有它的陷阱，有它的障碍，但是这一点我们一般人体会不到，尤其现代人，你就把它当作是一种消极性的一种教法，不是。这是一个真正很积极的总体性的教法。我们在学的时候，你要从这边去看，从这边去学。下面再做一个，对前面这两句的一个综合性的说法，「万物作焉而不辞」。他这个地方，都是这个后面这个部分，前面是讲他的心境是这样子，后面这几句是讲自然界的作物的状况。「万物作焉而不辞」，譬如说这大地，它生长万物，但是他自己并不在于这里干扰他，他不会说你可以，你不行，土地不会这样，大地不会这样。时间到那你就生长，时间到你就开花，时间到你就结果，时间到你就自己发展。

「生而不有」，他会出生一切，但是不占有。

「为而不恃」，虽然这些都能够产生，但是他并不居功，他不恃才不傲物，这个话都有双关语言，大地能够成就一切，但是在这成就的过程当中不干扰，成就以后他不娇恃。

所以后面讲「功成而不居」，大地的成就，大地不会说这些都是我的功劳。只有土地公会说，大地不会说，我们也没听过土地公说这些是我的，对不对？你收割完毕你挑走，你也没有留一些交给土地公，是吧？所以他功成而不居。整个成长的过程，不干扰他，整个成就，他也不占有它，你去留意一下。

后面这一句「夫唯不居，是以不去」，这个就很难解释了。不居是不居功，这个没有错，不居功就不去哪里。这里面就是产生文法上法义上的问题，老子为什么

讲不居不去？这个在整个理论上它有很大的这个作用，我想这时间好像到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解释这一句。

## 老子 第六集

好，我们先看最后这一句。从文字上来看，这个「不居」是不居功，在传统上，我们也几乎发现都是这样解释的，假如说以不居功来解释的话，那「不去」我们要怎么解释？那就是不排除了，也就是说任其自然，他来就来，他去就去，可是大自然应该没有这种现象，他应该要产生的，就是这样产生，万物生成，他可以「不居功」，这是从我们人的立场来看，大地不居功，那么大地也不排斥，你要生长就生长，你要收成就收成，那么大地也不会说，我这个土地只长耶子，不能长柠檬，对不对，有那个缘耶子长起来、柠檬也长起来，他也不分大小，也不管你是甜的是酸的，反正就任他去了，这个叫做不居、不去。

那么假如从这样来解释的话，我们会发现，大地是不拣择，就随缘，生成就生成，你要开花你就开花，你开红花就开红花，你说不行，不能开红花，一定要开绿花，那不行了，你说你叶子都可以是绿色，花为什么不能绿色，那花也是绿色，那就没有花了。他不做这种拣择，任其自然的发展。

那这里面，谈到这个地方，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圣人的心，是仿天地来的，也就老子是跟《易经》一样，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然后是这样子，他行就行在这个真理上面，这个所谓的真理，他行就在这上面。因此他也不做选择，不选择。僧璨大师讲，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你要拣择好坏，那就已经堕入了意思形态里面，那你就从这个地方去了解，你才知道前面跟后面是相应的。

「天下皆知，美之唯美」的时候，你就已经选择了，跟随大众盲目的走，对不对，这是一种意思形态，那这个时候，你就有居、有去，你有选择，要这一个，天下皆知美之，所以你唯美了，你说这个是美了，你就有居。那么天下皆说不美，那你就不要了，变成这种情况。流行麦当劳的时候，每一个小孩子，那一个不吃麦当劳，你在家的招待就是到麦当劳去，管他人挤得好死，反正买一块，站着吃也好，抢出来已经剩下一半他也很高兴，反正有就好了，因为天下皆知美之唯美，吃到胖嘟嘟的，他也要吃，因为那是一种流行的趋势，所以他既然选择麦当劳，你要叫吃大米面，我跟你讲，你在虐待他，所以他有排斥。他有所选择，就一定

有所排斥。

你看我们的心情境在这里不能够很平衡的发展，不能够很自然的发展。一个经过训练的人，对于这一方面应该要能够很能接受，很自在，这个东西是这样子，你就这样子，当然我们没有那功夫。像以前那老禅师，晚上在写字，他那徒弟送吐司来给他吃，不是吐司是送面包啦，不是送面包，是送馒头了，那时候还没有面包，放着，他字写完了以后，顺手拿起来就吃了，吃了以后，那小沙弥来了说：「师父，你怎么不吃。」「有啊，我吃了。」「你吃了还在这里？」「我刚才吃了。」结果把墨给吃下去了。这个真的是不居、不去。我想差一点把砚台都给吞下去了。我们没有功夫到那个地方，但是在自然的状态之下，应该说吃面、吃饭不要太过于区别吧。现在吃面、吃饭我们现在这一代，这个时代大概比较没有问题，大概二十年前，这个事情就很严重，好多人移民到美国去，最后回来，问题就是美国没有豆浆，在那边叫他喝鲜奶，他就受不了。他要烧饼油条，那边就是面包吐司，他说这个不行。他有选择。在那边天下皆知美之唯美，就是吐司，就是奶油，在这边天下皆知美之，那就是豆浆、烧饼油条，那你怎么办？斯恶已。这边的情况是这样，那边的情况是那样，这是两个对立的情形，一个人，人心，圣人的心，他能够顺势，才能够不居不去，他没有拣择，要想不拣择，你只有顺势，在中国话来讲这叫做顺势，在佛家的话来讲就叫随缘，随缘就是顺势。

我们就不能顺势嘛。我们像水一样，水假如要顺势，它就是由上往下一直走就好，可是水在河里面它不是顺势的，水有它自己要走的路。所以任何一个河流你注意看看，它一定河道是弯的，弯的地方假如弯得不好的话，会产生一只水剑，像剑一样，所以那个水一冲下来的时候，会把河堤、河岸冲垮，水为什么要去冲垮河堤、河岸，你直直流下去就好了嘛，直直流，对不对，直直死，一直流下去就好（台语），你为什么弯来弯去，他在这个地方有个势，那个势，当然在人为的立场来看，看自然那叫顺势，水是顺着那水势走，水不是顺水势，水是顺地形的势走。那个时候，他不是顺势他会弯，所以那个河床常常会把桥墩给冲走了，照讲的话我挖一条路让它走过去就好了，那个桥墩跟桥墩之间让它走下去就好了，可它不是，它常常就冲着那个桥墩把你冲下去。所以每次台风就总有几个桥被流失掉。就是他被地势把你框住以后，水势会顺着地势加强的弯，所以你不到那里，到那个中正山上面，北头中正那个地方，你看看淡水河跟新店溪交流的地方，基隆河交流的地方，他有一个弓，那个红树林那里，那个弓就一只水剑，就直射中

正两个字，难怪他要走哦，对不对，它直直的射到那边去，你也不摆个石头，让他射石头，让他射中正，那就水剑。

顺势是很重要的，尤其像我们台湾现在这种情况，动荡不安，价值观念混淆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要明定一个价值观念出来，统统偏一边，站在世间法里面没有价值观念，是比有价值观念更恐怖，因为没有价值观念是多重价值观的时代，多重价值观不是没有价值观念，没有价值观念是没有任何的既定的那种意识形态，你多重价值观的时候是一种意识分裂，意识分裂在个人会崩溃，在社会也会崩溃，真正没有意识形态，他不是多重价值观。现在台湾就是多重价值观，你看看，你怎么去形成这个社会一个和谐的现象，多重价值观的时代绝对不会和谐，但是单一价值观的时候，是一种和谐的假象，不是真正的和谐。

真正的和谐叫太平盛世，是没有价值观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社会很自然，大家的心灵都很健康，所以他没有压抑、没有发泄，没有发泄他就不会形成某一种流行的潮流，那才是最健全的。所以这个地方讲的，不居、不去，就是没有价值观的时候，没有意识形态的那种心境，没有意识形态的心境。所以前面讲来，讲到最后，就是不居、不去。虽然他讲八个字，「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就像佛法所讲的，不生不灭，因为不生所以不灭，所以不居不去，那在佛法里面也有相应的句子，在这个地方可以出现，那我们这一章就跟各位谈到这个地方。

我们这节课再讲的是第三章，「不尚贤」，我们看一下：「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这也是一样，他结论是在后面，「为无为，则无不治」。假如你没有后面这一句，你会发现前面的教法，那是有倾向于消极的现象，所以一般儒家，在批评老子的思想，就是批评前半段，他不会留意到后面的结论，文章他是倒着看。

佛经跟老子刚好相反，假如佛经要讲这一段的话，他一定「为无为，则无不治，何以故？不尚贤，使民不争」，他会把这重点在前面先讲，那老子刚好相反，他因为用归纳法，所以弄到后来，前面是讲理论的部分，后面讲结论。

他讲「不尚贤，使民不争」，这个尚贤，就是强调贤能，一强调贤能，百姓就争，这个实在是人类自以为万物之灵的一个悲哀。我们知道现在的一个基本价值观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崇贤，「崇」高嘛，崇拜贤人，也就是说人人应该有能力。

不但要有能力，而且要有非常的能力，这是整个世界普遍的情况。各位你走在忠孝东路上稍微留意一下，好多人，女强人，男强人，那真多，个个都像英雄，你看那个服装，昨天我们看一本杂志，那个封面是个女孩子，那个模特的那种造型，你一看就知道，那个造型，真的是活的雕刻物，那些化妆师就把一个人把他雕刻成跟那个维纳斯一样，是没有错，你看那个造型是很美，但是他就是像一个石膏像一样，他没有办法把那生命感表现出来。那么这一种情况，就是现代人的一种写照。每一个人都调强他的能干，每一个人都自命为我是了不起的，我是某一号人物。即使丑八怪，他也是对着镜子说我实在很美，明明两颗大门牙歪一边，他也说这个叫个性美。虽然是乱七八糟的样子，他也说这个叫缺陷美，反正都是美。为什么这种情况，他会把自己塑造成至少他心里头是某一号人物的状况，用那个地方来做自我安慰跟自我满足。所以，当你向外不能得到舒展的时候，向内你就活在象牙塔里面，所以千奇百怪，心里不平衡的人生就这样展现出来。那有一点，有一点能力的人，其实只有一点，那么他会把那一点充分的去发挥，叫做发挥长处，那么有好多缺点，尽量隐瞒，隐瞒了人家就不知道。

所以有一次有个企业家，我们台北一个大企业，也可以算，在饮料界里面算大企业，他带着他的秘书，那么他到道场里面来，那个企业家有点学佛，所以他进到大殿也会拜佛，也会很恭敬，坐下来跟师父他会讲。依据现场的表演，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老板不太会讲话的样子，所以他坐下来，他就说：「师父近来好吗？」我说，「很好。」他就坐在那里，我就问他说，「有没有什么事？」他说，「没有，来看看师父。」就不作声了（台语），因为他只是来看看师父，他不请法，不请法我不知道跟他讲什么。

那秘书就发挥他的本能了：「我们老板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说：「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他很虔诚，而且也可以说是很优秀的佛教徒，然后，一开始，就通通是秘书在讲佛法了。秘书懂不懂佛法？我阿嬷也吃菜，我妈妈也拜佛，我说：哦，还有吗？他说我们回去初一、十五都会烧香，有了（台语），有学佛了，他已经把他佛法的基础全部展现出来了，他以为这个就是佛法了。我说：「那你有没有拜过佛？」「有呀，我们拜佛的时候都点三支香。」我说：「你怎么插的？」插香还有不同形式吗？（台语）。他马上一脸疑惑出来了，然后我想说这是教他的时候了，对不对，老板刚才有礼佛，并没有上香，然后我就请同学教他怎么上香，秘书一看就知道没上香，我说，「你点三支香，看看。」他觉得他好像被监视了，

这个职业反应很敏感的，他马上就……唉，有被监视了，糟糕，怎么办？可他一看，看到香炉就高兴起来了，为什么？我们香炉三柱分开插的，我想他那个脸色的反应就知道他是怎么，他是三支插下去就了事（台语），所以他一看到香炉他就马上直觉，那反应相当的快，那脸色在变的时候，马上反应出来，所以他插下去，1、2、3插过去，他就很自然很自在的插过去。

我说：「你在家里都这样插香吗？」他说：「是。」

我说：「这样不对。」他又愣了一下。

我说：「要先插中间，然后左边、右边，那一边先插都不要紧。」他说：「哦！还要这样，我妈妈没教（台语），妈妈没有教。」

你看他马上一句话就带过去了。这个就是一种职业式反应，他很能干，那么他以为他所知道的都是佛法，其实他这里面一席话讲下来差不多两个钟头，不讲不露馅，一讲全露馅（台语）。老板修养很好，他是不是不懂佛法，那我们不知道，不过他在这个地方，他保持那个君子风度，相当优雅，这样的老板还不简单，秘书反而真的是充分展现了自我。

这样的情况，我们在社会上看得相当多。有一次，有一个立法委员，女立法委员，到我们道场来，她的那个助理也是一样，你看那身装扮，那就是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刻一样，雕出来的作品，装扮得非常严谨，那身上的穿着，没有一点是多余的，该少的不会少，该多的不会多，装扮的那种情况一定非常精明能干的样子，但是他讲到佛法，还是那种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人世间这种情况，就是「尚贤」所得的结果。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很自然的跟你表达，他是一个好像万能的样子，他很难得的说：「这个我不懂，跟你请教。」各位你想想看，我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很少很少了，即使他是外行，他也要不输你。他根本就是外行，不知道，但他会从他的意识形态里面，去组合一些，炸一些法，人家说「猪头皮炸不出油」，他还想要炸一些出来（台语），这就是「尚贤」，他自以为他是某一号人物，他一定要在这边跟你一争高下。其实他要跟你争的不是他的专业知识，而是他的自尊心，他的自我在作用。

这个都是因为我们人世间，社会上尚贤、从贤所得的结果。他的结果就是明争，明会好争，所以每一个人为了表现他自己，你看看，他在外面很自然展现出他是个强者，他不是弱者，那么在里面，他就勾心斗角，有没有？强者就不能输人，为了不输人我就应该要怎么保护，那我要怎么展现，最佳的保护就是攻击，好了，

那你就完了。

在国际上如此，在自己私人之中，在我们的小天地里面，每个人像个国家，那就乱成一团了，所以整个生活上的痛苦就这样来的。所以「尚贤」，好像没错，好像，没错，但是他所得的副作用，在这里出来了，因此他主张「不尚贤」，他可以「使民不争」。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得更清楚，在古代，民风那么淳朴的时代，这个老子的老老夫子，他就看到了。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贵难得之货，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什么叫「难得之货」？你看看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念珠，这个叫琥珀还是什么蜜蜡的，在波罗的海附近，台币十块钱可以买一大块，在我们这里，这一公克，听说现在 400 块，所谓上品货，我不知道那一克是怎么算的，到底量有多少，最贵的时候 700 块，现在降下来了，400 块，听说还要再降，为什么？他这一句话，「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这个讲的，假如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叫做经济理论，供给跟需要，在中国本身有没有这种东西，有，但是因为你把他当成珍贵的药材，那就完了，珍贵的药材他很贵，所以他种种的神话就出来了，琥珀，种种神话就出来了，他能辟邪，他能治病，当作珍贵的药材治病，医师在开这个药方，很难得。各位在吃很多中药，你在什么时候吃到过琥珀，对不对，可是很奇怪，他当装饰品以后什么病都能治，你说奇怪不奇怪？这叫「贵难得之货」所造成的。所以就这个东西价格就一直喊一直喊，一直高。

波罗的海「不贵难得之货」，这东西不贵，不稀奇，他就很便宜了，我们这里把他当作很难得的，对不对，很纵容它，所以这东西就一直贵起来，贵到「没天没地」(台语)，为什么呢？就这个原因。犀牛角也一样，它真的能治病？好像万能的，我看没有一个中国人是活过两百岁的，吃了那么多犀牛角，壮实了吗(台语)？到最后还是死了。那你看看，犀牛角那么珍贵，所以犀牛就遭殃了。

民为盗嘛，你要是「不贵难得之货」，这些东西就不会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假如说，要把杜绝台湾再使用犀牛角的话，要怎么办呢？你说你要是吃了犀牛角，你下辈子当犀牛，你针对他的心去破他，你吃了犀牛角，这只犀牛角被人家「嘭」一声打死的话，那你下辈子你也会给人家「嘭」一声打死，我看就会很少有人吃。因为他吃犀牛角是为了健康长寿，现在跟他讲说，你吃也会被「嘭」掉的话，他就安全第一。

这都是一种对治，因为你特别去形容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造成那个现象，

就造成那个情况。我们在佛门中也一样，你说这个法门特别殊胜，那法门一定很容易走偏，这个法门你不特别强调他，他就会很自然的发展，你特别强调他，他就会特别偏，就会特别偏，到最后那就被毁灭了。

所以，前面「不尚贤」是指不强调名，「不贵难得之货」是不强调利，不强调名利，所以你看道家对这方面做的就很好，因为你强调难得之货，就会强调利，上贤是强调名，为名为利了，那就很多弊端就出来了。

「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不尚名利，他没什么可追求的，对不对，没有什么可追求的，心就不乱了，你就好好的生活。现在你看看，台湾的生活，台湾人尤其我们台北的生活，为什么步调那么频繁？是不是为名为利，你想想看，把名利除掉还有没有？我们常讲说，哪个人走在忠孝东路上，是悠哉悠哉的，每个人都在奔波（台语）。你可以慢慢的走，好好的欣赏，彼此相互欣赏一下，我们要擦肩而过的时候，先微笑点个头总可以嘛，虽然不相认识，那总是嘛，对不对，这叫给社会一个祥和，微笑一下、点个头总可以嘛，不是，都是台湾话讲的「争墓圻，跨跨撞」（台语），一直转一直转，不知道在转什么，为什么？都是争名争利。为什么要争名争利，因为「见有可欲」，见到有所要的，就这些东西出来了，现在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一般的老百姓要个房子，要个车子，再来要个金子，对不对？这三个东西就造成整个的混乱，因为有可欲可求。

在国外你看看，他不要房子，他们对房子的需求不大，所以他们都能够租房子，他们租房子里面有很多家具，我们租房子没有家具。因为你房子里面有家具一起在租的话，你就想说不必自有房产，产生这种观念了，所以这样的话他争的情况会比较低，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他会比较倾向于对生活的享受。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享受生活，更不要说去享受生命了，你一直在那边转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设定了一个目标，你为了追求那个目标，心就一直乱，为了得到那个目标，你要许多媒介，包括金钱，对不对，那你必需要赚很多钱，赚有足够的钱，心，整个乱了。学佛也好，学道也好，使心不乱，要怎么使心不乱？要「不见可欲」，对不对，有所欲望的时候，你一定乱。所以一个人，你看看，平常在谈的理想很多的，你就可以放心，理想很多的人，你可以放心，心绝对很乱，因为那理想就是可欲，他假如认为说，那些都没用（台语），像袁了凡，我也不用结婚了，因为结婚也不会生（台语），因为算命算他没有儿子，对不对，我再赚钱也没用，我四十九了，五十九就要死掉了，我赚那么多钱干嘛，他心里对外面已经灰心泯志，他是

灰心泯志，所以他这么一坐，能够坐在那边几个钟头一动都不动。所以净空法师说他叫做标准凡夫，标准凡夫。标准凡夫不简单，我们是什么凡夫你知道吗？烦恼凡夫，烦恼凡夫还不要紧，痛苦凡夫，痛苦得要命。他是标准凡夫，他一看，因为算命就这样给他算的，很清楚，吃多少米，天注定的，所以我不必再奋斗了，反正时间到他就到，他就这样子。所以云谷禅师一看，嗯，这个家伙好像还蛮有修行的，对不对，一问之下原来你是个标准凡夫，好好，然后开始参禅行善，静坐，要怎么样静坐，要怎么样行善，叫他开始累积。一行善以后就不得了，你看花了三年还是五年，后来觉得命运开始改变了，他就发愿做三万功，一年就完成了，你看有可欲嘛，开始就会生孩子了（台语），寿命也延长了，超过期限了，活到八十几，子孙满堂，见有可欲，心就乱了。

原来无可欲的时候，心都很平静，这云谷禅师也是造了业了，对不对？不过他业不大，为什么，因为他不是道人，他凡夫，要道人的话，心静如水，他就不受这些东西影响。所以你看庞居士，他不行善，家产变卖以后，所有的金银财宝装在床里面，然后把他送出去，到长江的中心，让他沉下去，人家说那可以行善，他说善事不如无事，对不对？因为行善你还有可欲之心，他无可欲之心，所以心定不动，使心不乱。

你看看，那我们自己要求自己检点，检点一点，可欲的是什么，少一点，越少是越好。假如我们是凡夫，可欲是要有一个可欲，可欲什么？可欲为不可欲，见无可欲，这个时候你就使心不乱，你刚开始，你还是需要，需要有这个标准在，不能够连这个标准都没有，那就变无知了，变成无知了，这个是一段。

下面又是另外一段，你看看他文章有这种结构，「是以圣人之治」，圣人之治，圣人在处事的方法，当然你把他解释成国君，治理国家大事，那这样解释，历来都这样解释，我们说这个老子的心境在教人，教化众生，教化学生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他怎么教化，就这「治」你把他改成教化，不要说治理，一般通常都把他解释成治理。

他在教化学生的时候，「虚其心，实其腹」，你心不要乱，实其腹，让你吃得饱饱的，腹，你自己吃饱，心志不要太多，理想不要太多，理想不多，你生活就踏实了，实其腹是生活的踏实，不是吃得肚子圆滚滚的，生活踏实，落实到实际的生活来，但是心里不要妄想太多，我们美其名叫理想，其实那些都是妄想。

哪一天，太空船要带人到太空去旅行的时候，我要去登记第一号，有没有，中东

那些富翁很多人登记，什么时候商用旅行太空船，他们已经都开始排队了，那都幻想，那个谁，（人名）那个死还不好好死，你看看，听说他把冷冻起来，过一百年后，科技到那边他还可以再活起来，这不是妄想，这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一个很有名的影星，好像不只一个，好几个。这个叫「虚其心」，不要太多的妄想，不要太多的理想。「实其腹」，踏踏实实的生活。

「弱其志」，志向不要太高、太多，我们都是刚强难化的众生，刚强难化不一定奇奇怪怪（台语），不是，你看看，哪些人最难化，事业有成，志向坚定，预期目标可以达到的那些人最难化，那个叫做志愿坚固，对不对，他自信凭我的、凭我的就可以达到目标，这种人叫做刚强难化。那些生活品质很低劣的人，那个不能叫刚强难化，那些人他的生活改善以后，他的生命水平他会提升，他在那个痛苦的生死煎熬的边缘上面，那你没有办法去跟他讲说精神生活重于物质生活，对不对，那你没办法这样讲。当他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以后，那我来跟他讲，他还有可教化的地方。但是问题就是那些物质生活水平相当的高，他凭着社会的意识形态，能够无中生有，白手起家创造事业的这些人，那是最难化的人。那么这些志，那些刚强的意志，要能够让他弱下来，这个不容易。

「强其骨」，这种志愿减少以后，你的生活踏实了，你的身体骨架基本上来讲就强壮了，叫「强其骨」，所以「强其骨」跟「实其腹」不要从身体上来解释，都是踏踏实实的生活，「实其腹」是踏踏实实的生活，「强其骨」是指你对生命的体验，那个精华的部分，就基本架构建立起来。比如我们讲，享受生命，享受生活，这个叫做「强其骨」，那怎么享受？那内容是什么？那叫「实其腹」。你从这边来认知，不要从身体上的这个部分，一个「实其腹」吃得饱饱，肚子硬硬的（台语），「强其骨」，筋骨钙质多吃一点，不是指那个部分，不要从生理结构上面来谈。所以老子的教化是「虚其心，实其腹」，就是理想里面的部分让他空掉。在实际生活，「虚其心，弱其志」，是指把这理想的部分给除掉。「实其腹，强其骨」，就是让你踏踏实实的生活，真正的去感受生命的存在，这个部分。

那么他的教化，「常使民无知、无欲」，这个不要从文字上来解，他讲「无知、无欲」不是我们讲的愚痴的那个无知，就是说，他让这个民众、众生不要去贪得，民众不知贪得。以前我们在上三民主义课程的时候，讲到这个蒋中正的部队跟吴佩孚的部队打仗，这个吴佩孚是个很了不起的军阀，我们叫他军阀，所以他很了不起。他怎么了不起，打起仗来非常勇猛，历史的真相我们不知道，我们看记录

了，记录是人写的，可是他跟蒋介石的部队打在一堆的时候，他竟然输了，部队怎么输的他没讲，就说反正蒋家的部队赢了就对了，蒋派的军阀赢了吴派的军阀就对了，那么人家问吴佩孚说：「你的部队怎么输了？」他说：「我的部队不怕死，可是我发现，蒋家的部队不知死。」不知什么叫做死，所以好像死了以后还能够再杀。

这个不知死，不知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无知，他不知道什么是可贪可欲，所以叫「无知、无欲」，这个不知不是无知，不是这个文字上讲的无知，因为他不想攀缘去知道。当年，伊丽莎白女王写信给我们同治皇帝，到咸丰以后，就不打则已一打就输，每次打仗都乱七八糟的，所以伊丽莎白女王还蛮有慈悲心的，写个信给同治，不知道有没有单恋我们不知道，她说，「你们的国家要进行经济改革，这样人民生活太苦了。」我们那伟大的皇帝回她一封信，「我们中国人不要经济改革，我们这样的生活民生丰乐，知足愉快，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关怀。」就写了一个圣喻，回她一封信就对了，皇帝对皇帝，不过中国皇帝是瞧不起英国皇帝，不过中国皇帝的部队跟英国皇帝的部队打仗，中国皇帝部队总是输得一塌糊涂。这个就中国人不知经济改革的重要，一直到什么时候才知道经济改革，到邓小平，四个现代化，才开始现代化你看看，你看从同治到这个时候，差了两百多年，假如两百多年前中国就开始经济改革，那今天就不一样了。

这个无知，这个时候同治皇帝的心里是无知，是愚痴的无知，他不知道要改革，不知道要改革，跟懂得改革而不改革，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不知道。那么老子教化众生，是让众生无欲去追求那个贪欲的部分，他能够让众生去追求、去贪欲，但他不教。

他这种教法，在后来的法家跟兵家里面完全不一样。法家兵家就是要你从贤尚德，从德，尚贤，老子完全不是，因为老子非常知道后面的负作用。那么法家跟兵家他要眼前的胜利，所以那个商鞅，他自己改革了，用法律改革了，他自己还被五马分尸，有没有，他就是不听老子的话，他听了就不会那么悲惨，关键在这个地方。

他知道，老子深深知道，老子不是自己怕死，他知道这里面的负作用太大了，这个才真正是圣人。那么外面这些表达歌功颂德的部分不是，这个不算，他只是为了某一种利益达到某一种目标，所以你看看，纵横家、法家、兵家全部都是为眼前的利益，他不惜拿后面子孙的福报来做赌注，有没有。

现在的商业主义、帝国主义、工商主义完全就是走的法家、兵家的路，他管你后面怎么样？他现在能够达到目的为目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短视，势利所造成的现象。老子不是这样，他使民不知贪欲，不会去贪得，那么使民能够知足，从实际的生活，去体验、去享受，不要去做那些无谓的理想上的争执，他不强调这一部分。

「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就是说假使有人知道可以这样做，他也不敢为，他也不敢做，那意思就是知而不为，不敢为，他可以知道可以这样做，可以尚贤，可以争，可以为难得之货，可以盗，但是他不敢，他不去做。为什么？这些人少数，他不是道德礼仪规范之下，千夫所指，千指所指，那无病而死，不是那个意思，为什么？你想想看。

这个理论的根本依据，在哪个地方呢？你说，我们刚才所讲的琥珀好了，大家都说琥珀是不值钱的，你现在到波罗的海去，你在波罗的海去把琥珀塑造成很贵的价格，我请问你卖给谁，对不对，市场的供需问题，他本来价格那么低，就是有很多那种产量在，你喊价格根本就喊不起来，对不对，这一样的道理。今天在我们台北有没有人卖水，没有吧，你到高雄去看看，到处都一大桶水，要定价，几分钟多少钱，几分钟，你拿水桶去装，一桶一百五十块，那边卖水，为什么？水是难得之货，高雄的水有够脏，所以就有人卖那干净的水，什么太湖山，什么泉水，还有一些什么过滤水，什么 RO 滤渗透水，他卖那些东西，那是难得之货，那个东西在那里可以，你到台北来卖那些水叫谁买，这是市场的情况。所以你即使知道你也不敢做，那种投资是有够笨的。

我们刚开始很多人，到澳洲、到美国去做房地产投资，他以为澳洲跟美国房子会像台湾这样子一直涨，结果投资了十年，奇怪？他们的土地怎么都不涨价，人家说：「什么叫涨价，土地怎么涨价。」他说：「哎，几年以后就会涨多少吗？」他说：「我们几百年都没涨过。」你看这还有没有人再去，我们现在台湾还有那些凯子，再给人家骗的，说什么到什么贝里斯那里去投资，然后又跟人家讲，那几年后会涨几倍，见鬼，美国、澳洲都不涨，贝里斯听都没听过，他会涨价？有这种事？就是你用你的概念去衡量那边。你可以放心，你把钱投进去，再过两百年他也不会涨价，那保值，保什么值？没有那回事，绝对没有那回事。

但是，你可以知道，就是你知道你也不敢做，对不对？你可以知道，这个可遇你可以尚贤，你可以贵难得之货，你也做不到，所以你不做。他有实际的理论做

基础。

这种讲真理的人，我们要知道，你将来在看佛法，听佛法，听人家讲佛法，你可以去感受这个部分，他假如拿一种道德律来规范你，说这个是真理的话，那个不是真理，真理不可以用道德律规范的。真理有一个自然运行的法则存在，那才叫真理，自然的原则，在规范的，那个部分绝对不是你用道德规范律所能规范的，所以在跟你讲佛法真理，讲因果律，讲轮回，假如他讲到道德规范来说这个是轮回的话，告诉你那个不是真理。你能够说，真理我不会讲，我用道德律来规范你去做，那可以，当作助缘，那是世间法。真理的部分不是这样讲的，绝对不是这样讲的。所以他讲的部分，「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他不是从道德律的规范来做解释，各位在做这种解释的时候，也应该从这里去了解。

最后一句，「为无为，则无不治」。为无为，那你假如直接翻译，做无为的事，那么就无所不治。这个从这边讲好像可以这样讲，「为无为，则无所不治」，那是指说这个无为的教化才能够真正的成就众生，才能够真正的给予众生，或者学员、学生获得真正的利益。我们要做的无为，不是消极的，是知真理的状态，然后让真理，我们能够顺势而行。

在前面那一段，已经把相对相对的情况给我们指出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你顺势而行的状况应该如何行，这个叫做为无为，顺势而行，叫为无为。你能够顺势而行让众生，让学生都能够这样顺势而行，那无所不治，那个教化就成功了，他的关键在这个地方。

假如我们不是这样的情形，我们很难以去达到一个完美的教育，真正的教育是这样的教育法，但是这个教育法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整个社会来讲，那也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妄想。但是，我们对个人来讲，所谓顺势，随缘，有这种善根的人，你可以去享受这种完美的教育，你没有善根的人你没办法。我相信你在跟一般人讲他刚强难化的时候，他不承认你的讲法，他一定认为我可为，我为何不为。

我们要是从佛法的立场来讲，你可为，你也可以成功，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可为、你能成功的时候，你把他省下来，那个福报你就存着，那个福报会很大的，但是，你可为而你不一定成功，你是没有福报的。我们发现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三分福报做八分事业，所以会非常的痛苦难堪，就在这个地方。人类不是不能做，能做，但告诉你做了不一定成功，那么多人在奋斗，几个人成功？你现在看看台北市长

要三个选一个，一定有两个失败，我用膝盖去想就知道（台语），对不对，台湾省长有几个选几个，一定有几个会落选，用膝盖去想就知道（台语），对不对，这还要争什么？这不用争，那出来竞选的人都一定是「我没问题」（台语），他一定没有问题的，他有相当的准备才来的，但是每个都上吗？不可能的，成功的量一定有限，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人类的福报有多少，就是那么几个会出来而已。不是每一个都会出来，你也会演戏没有错，戏台子总共才那么大，对不对，有可能每一个都上去当主角吗？我告诉你当跑龙套的比较多了，对不对，主角总共那么几个，而上台的时间都有限，是不是这样，导演不高兴的话你这个主角上台的次数就减少了，你要再不听话的话，半路就说这个主角死了，对不对，有没有这种情况？连续剧时常是最多的，他明明就死了，半路又被救活了，为什么，这主角很听话，叫他多演几集。为什么这种状况，你看那个楚留香最清楚，他早就要把他删正了，到最后一直死不瞑目，到最后还是再给他出来，还是无棚可拖（台语：烂戏难于占据戏棚）（台语），为什么？这个世界不一定是你的份，可是我们的想法，你会充满整个世界，对不对，你有充满整个世界吗？告诉你，台北市多一个你少一个你，台北市照样明天还真好，对不对，你要嫌说他捷运弄的不好，你小心点，你死了明天还是捷运继续在，尽管他变成历史古迹，他还是一样，对不对？因为台北必须总体存活下去，你个体，你再怎么妄想你多伟大，你多伟大，蒋总统万岁，两个都去，对不对，中华民国还在，并不因为他们两个死了，中华民国就消失了，这个国家还要继续运作，不会因为你一个人他就怎么样，不会的。但是我们常常认为说，这个世界没有我不行，真的没你不行吗？你没有这个世界才不行，这个世界没有你不要紧，前面讲过，「不居、不去」，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如何去体验？

这个是我们对真理体验以后，你把他拿来在日常生活中，自己自我检点跟自我反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很好的一个轨范。

这个老子，可以跟佛经一样天天读诵，不要紧，不要说读老子就没有功德了，「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那个就有功德？念这个「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这个没有功德？你不要有所拣择，对你的生命本质真正有感受、有体验，那都是无量无边的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功德。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明天继续。不要忘了，请大家告诉大家，不要今天太高兴了，明天就忘了。

## 老子 第七集

我们今天看第四章，「道虚章」，每个本子的分章，章名不太一样。我们先念一段，大家对对地方。「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这个分段法，这一段就分得很乱，每一个注家，注解，他的分段都不一样，有的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道跟冲并在一起，有的道跟冲分开，有的道分开，冲而用之，或不盈。他分段法各不一样。那个渊兮，有的叫渊呼。这个传抄到最后差别很大。兮跟呼那都不要紧，因为是语助词。这个「湛兮似或存」，有的是「湛呼似或存」，这个不要紧，我们大概了解，这篇在一般老子的经文当中他有这样的情况。

现在讲「道、冲」就是虚的意思，「道」的本体是虚的，也就我们常常讲，你的心要能够虚。这个「虚」的意思就是无心公用的意思，叫做虚，我们一般人讲虚，就是什么都没有，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自然认运而能成就，这个叫做虚。所以他这个地方讲「道，冲而用之」，冲，就虚而能够使用，那么或不盈，就不会满溢，就用而无缺的意思就对了。

你假如说用心，心很实，有很多很多东西在的时候，那这样的心就会有问题。我们的心要虚，所以常讲说，修道人，不管是修道人，其实你在家人，一般人也一样，能够虚心求教，一定可以获益，假如你不能虚心，自己都满满的，一再的表示说，你像什么都懂的话，那么你什么也学不到。

我们在跟人家应对之间，你常常会看到这样状况，有的人他会问，然后很仔细的听，听完以后，或有不懂，他会保留，他会静静的再想想看，过一段时候，他会豁然开通。那么有些人不是这样，你一讲他就跟你争，有的不得已，你讲了他好像是接受了，其实内心有排斥，这个都是指他内心有实，而不虚。

内心有实而不虚，你就没有办法充入，增加你的生命能量，你既然不能增加你的生命能量，你会发现一种状况，你的生命能量一定会用完，你的生命能量一定会有用完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你不再一再的补充能量，那绝对不行的。就像汽车的电池一样，你假如他不能够自己充电进去，你那个电瓶所用的时间非常有限，你假如车子的引擎发动以后，他能够再把电回充进去的话，那个电瓶会用不完的，虽然你也会用大灯，也会用喇叭，用录音机，用冷气，但是你会发现，汽

车电瓶的电永远用不完。

同样的，我们一个人的生命能量，假如你不能够充实，不能够充实的话，那你现有的，不管你有多少，总有一天会耗用完毕。那你想要充实你的生命能量，那么在基本上你必须能虚，假如不虚，那就没有办法。因为你能虚，所以你一直用不会用完的，所以叫做「冲而用之，或不盈」。我们不充，不虚的话，那你用就一定会有用完的时候。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的相当多，那么在修行的历练上，不管是佛法或道家，在谈这个部分主要讲的都是生命能量的充实。我们现在这样讲，生命能量的充实，你个人是感受不到的，你只是从文字语言上面这样看。我们告诉你一种现象，大概你就可以感受到了，我相信有很多人，有所谓的奇异的特异功能，他感受到有鬼，或者有神，或者有点点那些东西，那么这个时候我告诉你，那个点点点的现象，就表示你的生命能量快用完了。你还以为你很厉害，这种情况像什么，就像你电瓶快用完的时候，那个电灯一闪一闪，接不上去，那一闪一闪，金光闪闪，那是（台语）头晕脑胀，你的电力已经接不上去了，你不是活在一个正常的生命能量当中，那你要执着他说是了不起的话，那就可以恭喜你，快要结束了。

所以一个人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发现，我们要怎么样去充实你这种生命能量，不但要充实，而且要一直让他维持在所谓的饱和状态，一个人的生命能量能充实，能够维持在所谓的饱和状态之下，他有一个特质，他在人生中，面对的任何尘境，他都会感觉到很惊喜，很有意义。也就是我们讲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都会很开心，都会觉得这个生命很有意义，这个世界真美丽，那这样的时候就可以告诉你，你的生命能量是接近饱和状态，你看看。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假如精神很饱满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鸟语花香，阳光普照，即使是霪雨霏霏，你也会觉得这个雨下得好美。可是当你醒来的时候头晕脑涨，这眼睛睁不开，脸上七孔缩成一孔，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鸟语花香，你也会说别吵了，很想睡还一直吵（台语），为什么，那时候你心胸展不开，再美好的境界对你来讲，你都会觉得很痛苦。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亲身经历。不信你去看看，今天晚上你打坐熬到三点钟再去睡觉，明天七点起来，你看看，你的脸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个时候起床的时候叫你旁边的人先给你照一张像，你洗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七孔捏成一孔的状况是什么样子。但是，你假如睡的很好，精神很饱足，你起床

的时候，眼睛一睁开，哇，好美哦。那棉被好柔软，摸一摸，翻一翻，然后你起来你会感觉好舒服，今天真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对不对，全世界就是我最幸福，那就表示你生命能量很够，不算百分之百，大概也百分之九十几了。

你看看在这个地方，所以怎么样去充实你自己的生命能量，那你自己要去训练，要自己去训练，最好的情况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不争，前面已经都开示了，不争，不尚贤，不尚贵，不要求名不要求利，欲望不要太多，睡觉就睡觉，哎呀，蚕丝被不知道有多好，我什么时候才有蚕丝被。那你就完了，你明天睡起来，这个床铺怎么这个样子。那个都是欲望，那个都是理想，都是妄想，尽量抛弃。在你拥有这个很美好的生命能量的前提之下，我告诉你，你要有那个福报，你买蚕丝被来盖，你才会能够享受，你要是没有这种生命能量，我告诉你，拿天宫的棉被给你盖，你都享受不到。你相信不相信？因为你没有那个生命能量可以去享受。我们上一次跟你讲过，那个琼浆玉液，有没有，很好喝，现在有没有琼浆玉液，好多，可是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感觉不到，你在哪里喝过？没有，我从来没喝过，琼浆玉液只有天上广寒宫才有。广寒宫不会有琼浆玉液。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太多了，那个百分之百纯果汁，那不是琼浆玉液吗？百分之百纯鲜奶，那不是琼浆玉液吗？对不对。可是你看，你喝起来就不一样，因为你没有生命能量可以去享受他，你喝起来会怎么样，我喝鲜奶是因为我怕钙质缺乏，对不对。我喝葡萄汁是怕铁质不够，我喝苹果汁是为了要补血，这下都完了（台语），你的生命能量有缺。你没有办法说，以一个很充实的人生，很健全的人生面对实际的境界，任何东西拿来品尝，都是那么的美好。喝茶是最普通的，最普遍的琼浆玉液，比起开水来已经相当不错了，我们现在要能够喝到真正的、好的水质的开水，在台湾今天来讲，已经是琼浆玉液了，对不对，你到高雄去喝喝看，那个什么水，你到花园去喝喝看，里面都是石灰子，对不对，但是你没有那个生命能量，这些东西你都享受不到，你都享受不到。所以好的东西，不在外面，好的东西存在于你内心的部分，你要具有这种健全的人生观，拥有充沛的生命能量，那么你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都是普贤境界，这个时候「用之或不盈」，你会用不完，你会发觉这世界实在是多美妙，好美好美，那你要是不具备这个条件，什么都没有。这个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发觉，去肯定你自己。

他第二句讲，「渊兮似万物之宗」，渊，深渊，就表示那个潭，或者山谷，或者泉很深，很深的话，他就很静，深的话就很静，静是万物之宗，似，他是讲好

像，注意，好像，万物之所宗。这个谷深，渊深，他平静，所有的水都流到这个地方来好像通通消下去了，就是所宗嘛，归，最终的目标，都归于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会这样？渊，就是静，就是深，那么你对于自然界的真理，你有没有感受到，能不能真正的体验到他的这个部分。我们一般都从表面上来，因为你是从表面上来，所以你感受不到，因此你就很容易表现出来。我们自己那种坛场不够，我们禅家讲的叫保任的功夫不够，不管是你的境界或者是你的能力，我们都表现得太快了，把它展现出来了，展现得太快了。我们应该要能够沉稳，沉稳，那么整个现象你就能够深入，深入，去通达它。

像我们小时候老师教我们吃饭要仔细的咀嚼，慢慢的嚼，慢慢的嚼，那饭，会很甜。那小时候可能也试过了，不要吃东西，光是嚼白饭就很甜呐。你现在大概没有人了，像囫圇吞枣，无所谓，为了要制造它的口味，都已经炒饭了，烩饭了，原来的味道没有了，所以我们对于它本来的那个面目你体会不够，对于尘境我们的本来面目没有办法体会它，对于你自己的根性，那个本来的面目你更无法去体会，所以我们就造成了很浅薄的现象，很浅薄很肤浅的现象。

这一点我们要告诉各位：修行，不管修道，学佛都一样，不管是你站在那个法门、那个宗派里面，你千万不要停在浅薄的地方，千万不要一开始就采取所谓禅净双修的方法，那个只会挥霍你自己，这个世道双修，或者是儒道双修，儒世双修，你最好不要来这一套，你最好是在某一个部分先深入，修禅就好好的深入，禅的精髓把他提炼出来，修净，净土的精髓把他提炼出来，这个时候，你能够通达，那一切都通达，你假如要双修的话，你看看，这个也不通那个也不通，你什么都不通，讲起来好像都是佛法，事实上你生命的感受什么都没有，因为有好多训练，我们再要跟各位谈的，有好多训练大家都没有办法深入，去抠那个核心的部分。我们举个例子跟各位讲，我们常讲说，学佛要依止善知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依止善知识，应该来讲，是透过善知识的指导，那你要去了解真理、佛法的那个本质才对，而不是，我跟他学，就完全听他的，不是这个意思，那这里面相差在那里？假如我跟他学就完全听他的，那佛就不要说了，对不对，我们是佛法无人说，虽慧不能了，因此我要有善知识的提携，跟开导，那么提携跟开导以后，我就要进入佛法，法的境界里面，这个才叫做依法不依人。那你假如说完全依据一个人的话，那你就变成依人不依法了。造成这种现象了，可现在的大德，大部分是要你依人不依法，因为你是我的财产，我是你的偶像，你要记得，那就

完了，对不对，这哪是学佛？这是世间的偶像崇拜训练，那不对了。

那么现在问题产生在第二个层面，善知识的部分我们不管。现在我真正依止一个真正的善知识，那个善知识当他要摧毁我们我执的时候，问题来了，因为师生之间是所谓的爱的教育，慢慢的告诉你，但是我们发现，这样子根本不能成就众生的法身慧命。所以我们跟各位讲，是师徒之间的关系，师徒之间的关系，他的总关键在于你的我执要怎么破的地方，那破我执并不是像一张纸，用手指头「咚」，就马上打破了，没有那么简单，你要知道，你那个我执像什么，你知道吗？大概 24 英寸厚的高碳钢钢板，24 英寸有多厚，大概 2 尺厚，那个钢板要有那个大炮飞弹来钻，才钻得过去，「我执」是这么雄厚。他不但这个样子，他的韧性非常的强，而且他会多方回避，多方逃避，多方的保护他自己，尤其「我执」最会说谎话，每当你有问题要破你的时候，你的理由就出来了，那个你的「我执」就在逃避、在隐瞒。

善知识会试几次，知道你隐瞒的状况，知道你的个性，知道你的缺点，然后会寻找针对你那个缺点要破你的地方，那你知道这一破下去很痛苦，对不对，你假如是一张薄薄的纸，一弹就破了，那你就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那当然要破，但是你是那么厚的大钢板，你要知道，那个善知识要破你这么厚的钢板，而且你又会像泥鳅一样的钻（台语），没有那么好破，当善知识要在这里用力摧毁的时候，你的问题来了，你第一个除了自己的抗性以外，你会发现，有很多恶知识在障你的道，同修，「不要紧，忍一忍，师父讲的都对了。你忍过去，一下子就过去了。」然后你就忍了，好了，你给我安慰了，我是没有错的，你知道那老头子，那老家伙错了。你忍过去了，你就有免疫了。

这师父在那面看：奇怪，这我执怎么还没破。再一次又来了，你说哎，你看看，你看看，每次都这样子，两次就可以每次了，对不对？真是无理取闹，这老家伙可能脑袋有问题，头壳坏去，要不然我又没错，为什么老是这样子在修理我，反抗起来了，然后你会网罗很多的资料，证明你没有罪。有没有？好了，当要再下去的时候，你就免战牌拿起来了，你不要来了，现在你的罪状统统把你数出来了，善知识根本没有办法破你的我执，有没有，因为什么，你有很多同行恶知识保护你，然后自己又会种种的闪烁，你无非是保护你的自我，有没有办法破，很难了。告诉各位说，这一点要放下，才能百炼成钢，不理这一套。假如要在修理别人的时候，你说对，这样子才对。修理到你的时候，那老头子头壳坏去，为什么？我

执之可怕。

这样的情况，你会发现，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你一直停在表面上，没有办法深入，绝对没有办法深入，在情况之下，你没有办法给自己很肯定的下个决定，没有办法，你根本做不到。我们可以跟你肯定，你绝对做不到，因为你一直浮在表面上，然后反过来你就会怎么样？开始批判他的教法不对，因为他根本上就头壳坏去，那教法怎么会？整个你的法身慧命就瓦解了，而你那个象牙塔的自我的堡垒就建立起来了，你永远就巩固在里面。我告诉你，百千万劫都破不了，怎么成就呢？所以这个防线不破，没办法，我们之所以告诉各位，学佛就怕学成表皮功夫，那叫做佛门中的油条，不是新油条，是老油条，咖啡色的那种，那就很麻烦了，已经成形了，没办法改变。你要知道老油条改变了，它就粉碎了，对不对？你到四海豆浆店去看看，它都新油条刚拗的，包在烧饼里面很好吃，老油条不行，老油条只有包在饭团里面，揉得碎碎的（台语），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况？你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会生生世世一直在轮回，而这个轮回最大的苦，就来自于跟善知识的相抗衡，你不要以为说善知识讲什么，现在不是为我自己脸上贴金，我是跟各位讲，你真的要学佛，要修行，这一点你一定要把他弄好，弄清楚。不是说，师父我给你跪，师父我给你拜。你有跪没跪，有拜没拜跟我什么关系？对不对，跟你师父都没有关系，不要说跟我没关系，跟谁也没关系，跟佛也没关系，佛坐在那里，你跟他拜不跟他拜，他始终都在那里，对不对，并不因为你拜下去他头上又多长一块肉，他不会，所以你有跪没跪并不要紧，但是你内心那种正确的心态是什么样子，这一点是我们要去反醒跟体会的，这一点你要是感受不出来的话，你在这里无法相应，任何的道都无法相应。

佛法在讲这个部分，道家在讲这个部分，那个真理的部分，不是言语所能道贯的，那完全是感受的，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可说，不可名的，对不对，既然不可说、不可名的为什么要讲？那你要去感受他那个部分，你要是感受不到的话，那没有意义，是不是这样，你自己慢慢的去体会这里。

所以「万物之所宗」，他告诉我们你一定要深入才有可能，你不深入绝不可能，不管你在那个法门上面，尽管说，我就以梵呗的音声佛教要来度众生，那么你这个法门也要深入，对不对。我们说音乐好了，跟各位也举个那个例子，你说施香跟施文学，前三年一首曲子都弹不出来，师父说，「你怎么搞的，我看你音乐不

行。」他说，「不，我怎么学，对于你的琴，每一个音符我都一再的揣摩，你为什么发那个音符，那个音符怎么发的，不是这样弹下去就好。」我是没有弹过琴，不要说什么中国的琴，钢琴也没弹过，不过有压过几次就对，反正我弹琴跟打字一样，都是两个指头而已，但是你会发现，在弹的时候你用力的情况，以钢琴来讲，力道所下的，力道不同，他所产生的韵不一样。你有没有对于每一个琴键用各种不同的力道，然后你都去感受那种不同的韵，有没有，施香就一再的揣摩这个部分，然后说，这么样一首曲子下来，那个音符，怎么样的韵跟那个音符怎么样的韵，他能够配合出什么状况，所以他加了三年以后，六年，他把这个每一条琴，弦所应该要发的韵、音都揣摩的很熟练的时候，他才跟他老师要求，跟师父要求，我要弹一首曲子。当他开始舞动那琴弦的时候，各种境界都来了，忽然间，和风煦日，忽然间，像十二月的寒冬，忽然间，阳光明媚，忽然间，这个鸟语花香，忽然间，像海上的晴空万里，在这个时候，施文，他的老师忽然感受到说，这个学生不得了，为什么？他在基础上下功夫。

他不但对琴这样，他也发现每一种乐器各有它的特色，那么他从这个地方，哪一种乐器可以用在哪个地方，哪一种乐器可以用在哪个地方，他开始采取多样化了，那就后来所谓的我们西洋叫做交响乐，合奏的这种情况产生，不是单纯的一把琴在那边的独奏而已，这个就是你再即使下这个部分，我们现在讲佛法的话，你会发觉，那只有引磬、大磬跟木鱼那还有什么？那要看你起腔，看你用心如何带，对不对？那一首曲子，本来就是一首曲子，不要说炉香赞，炉香赞也是一首曲子，只是看你怎么赞而已，向后站，还是向前站，那你这个赞唱下来以后，那要让它发挥教化的功能，照样的你还是可以一门深入，还是可以一门深入。为什么？那妙通寺拜水忏那么有名，他维那师有名，金嗓子，对不对，只要他一上台，就是美得不得了，所以每次拜水忏，都人山人海，要去拜到外面去，走廊去，有时候走廊不够，还要拜到草地上去，为什么？他就是音声……，一部分的投入跟工作，这个部分一定要通达，不要妄自菲薄，法门，门门没有高下之分，唯一有高下就在你用功不用功而已，你不用功再大的法门都小了，只要你用功，再小的法门都能够发挥无量无边的功用。这是这个地方所谈的，他的原则。

那么下面，他就举例来讲，「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这是很有名的四句，我们通常把他浓缩成「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有没有，「和光同尘」就常常讲，「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把这十二个字变成八个字，这个中国人没有办法，

他已经很古了，已经很简练了文，民间习俗还要把更简练一翻。

「挫其锐」，是指他妄想、理想、志气的那种锐气，把他给挫下来，不要锋芒太露。

「解其纷」，纷纷绕绕的妄想，通通把他给散掉。

「和其光」，把他的智慧能够怎么样？隐瞒起来。

「同其尘」，纷纷绕绕的世间相，相从，就自己不要一个特异独行，跟大众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就跟各位讲，老子是一个非常平凡非常平凡的人，原因就在这里，所有冒出来的棱棱角角统统磨光了，最后「同其尘」，跟一般的凡夫一样。

虽然他在周朝，他是一个史官，周朝的史官是很有名的大官，大概相当于现在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教育部长这一类的，至于这样的一个人，他竟然住在家里没有人知道说他是教育部长，那就是「和光同尘」，你看不出来，我们那孔老二去找他，孔老二不是孔老大，孔丘，孔夫子，他老二嘛。他去找他竟然找不到，甚至于问他本人说，老子你在不在？你知不知道他住那里？他跟他摇摇头，也没讲话。孔子想大概问错人了，这个人不识字，再问别人，别人讲来讲去，讲到他头上来，再问，他还是不讲话。到了第三次，才确定说，他就是李聃，那么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你看看一个人，平凡到这么平凡，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渊兮，静，平静，这是真正的不平凡，因为我们看到，所有的人都自以为他很不平凡，对不对，每个人都自以为他不平凡，那每一个人以为他不平凡，那就是最平凡的概念，对不对，你也认为不平凡，他也认为不平凡，全台湾二百一十万人每一个都认为不平凡，所以不平凡就变成很平凡的概念了，是不是这样？老子不是这样，他说没有，你们都很不平凡，真的，只有我是最平凡的，那能够有这种概念的人，那才是真正的不平凡，有没有。

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有很多人自以为他很平凡，那么为了表现他的平凡，他就变成怎么样，奇奇怪怪的，有没有，那个都是做作。做作本身不能叫平凡，做作绝不能平凡，一个人什么叫平凡？比如有一次，有一个公司里面的高级主管，他听说穿西装打领带这样开会太严肃了，他为了表现一点亲和力，他就想说，我还是不要穿西装打领带，结果他就穿休闲服去开会了，被董事长轰出来，你打球打到会议厅来，是不是，那就是一种做作，他为了显示他的平凡，因为总经理要主持整个会议，我想不要制造那种紧张的气氛，我就平凡一点，所以他就穿着休闲服，打球的服装来了。一来了，董事长说你来打球是吗？有没有？所以你那一

种平凡的举动就是一种做作的行为，做作本身就不平凡了，所以每一个人都穿西装都打领带，在那边要开会的时候，你一个人特异独行，不是很不搭调吗？所以这个不能表示说，他是平凡的。他是有心要平易近人，但是这种平易法不对。有一次，也是有一个高级主管，那么为了要平易近人，要平凡一点，因为他本来在他工作岗位上都很严肃，所以那天在聚餐的时候，他特别准备了几个笑话，想要平凡一点，在吃饭的时候，要开动之前，现在我来讲一个笑话，大家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吃饭的时间应该轻松一点，他把笑话讲完了，哈哈，很好笑哈，他自己笑，笑完以后，再问一个很好笑，喝茶的人从杯子里面统统把茶给吐出来了。很好笑，不是你这样讲很好笑，你在讲的时候，大家会笑那个才叫很好笑，你讲完笑话，还问人家说，哈哈，这个很好笑。只有你在笑，别人都不笑，这个就是做作。

我们知道你很有心，但是你本身的生命本质里面你不具备那种条件，不具备那种条件你就不要故意去表现那个部分，你是个很严肃的人，是个很木纳的人，你不适合讲笑话，你就不要讲，对不对？你那个笑话讲出来，人家是笑你，不是笑笑话。笑话经过你的嘴巴讲出来他一点都不好笑，对不对。你看我们柯佩如，你看，一提他，不要讲，讲「柯佩如」你都会笑，他虽然言语不是很伶俐，但是他一讲起来，那哄堂大笑，对不对。你不适合的去讲笑话，你自己本身就变成笑话了，是不是这样。

所以平凡这个东西，绝对做作不来的，跟真如一样，跟佛性一样，你假装不得的，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关怀，一个人对一个人的爱也是一样，这个装不出来的，你很想爱，很想表达你的爱，那时候你就会看到，那种尴尬的场面是什么样子，有没有？买了一束花，到那边又不敢拿出来，只有躲在后面，她问你来做什么，没有，没有，一直躲来躲去，就怕那朵花给她看到，你既然是对她的关怀，你为什么赶快把花献出去？因为你不适合做这种表达，你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对不对，这些都表示说一个人为了做他所想做的那个部分，你会想尽办法去做，但是这样子不是「和光同尘」，这个都是做作。

那人类假如要这样做的话，是虐待自己，我们能够很平易的跟大众相处，我有那种缺点，我不善于表达我对你的关怀，不要紧，但是你会发现，人家会发现，你对他有没有关怀，会看得出来，因为那个人比较老实（台语），所以他对你的关怀就是常常走到你面前，然后他就回去了，有没有，那你要他怎么关怀，他也不

会讲，他也不会买礼物，他也买了很多巧克力要送你，到最后都他自己吃掉了，对不对，因为他送不出去，他也买了很多花想送你，最后都插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因为他不知道怎么送，你叫他硬是这样做，那一定会拍成电影，每日一笑，因为他不善于那种表达，那你就不要这样去做。所以「和光同尘」，真的谈到这个部分，我们在生活的周遭真的可以看得到，这种情况相当的多，做作绝对没有办法「和光同尘」。

那么「挫锐解纷」的部分我们比较做得到，这个在事相上比较明显，我们一般人在对自己的要求跟精进上面，大部分是做「挫其锐，解其纷」这个工作，「和其光，同其尘」，是果地上的，你做不到。那么这个地方假如按照佛家的话来讲，「挫其锐，解其纷」，是转六、七识，「和其光，同其尘」就等于讲转五、八识，因为他必须到某一个境界以后，他自然流露出来的，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所以你想要表现你的平凡，假如你到了某一个程度，具有某种位次以上，而想要说让自己能够平易近人的话，我想要充实的应该是人性，而不是讲笑话的技巧，对不对，不是在那个小技巧上面下功夫，那个部分会闹笑话。但是你从人性的充实上面，你会自然的流露出来。我们看到很多人，做生意的人也很多这种情况，曾经听人家这样讲过，生意会做的人，都会交际应酬，那个你看他每个月的交际应酬越多生意越好，这个没有错，那么就有人，他就抓住这个要领，开始去做生意，那每个月的交际应酬费都很高，生意一直做不成，为什么？他只会花钱，他不会真正的交际应酬那个部分，那么花钱这个部分不叫交际应酬。怎么样把这个事业做成，把这个工程、把这个合约给接办下来，把这个货款给收回来，这个才叫做交际应酬，那至于陪着他去跳舞，去打球，这些都是什么？休闲娱乐。那你不会做的人刚好倒过来，交际应酬好多，月积零，那你说不对，人家说交际应酬很多的话，应该生意很好，那你交际应酬很多，生意就不好。所以你会发现，你拒绝交际应酬是错误的，你应该要学的，是如何做一个优秀的推销员，是不是这样？

世间法是这样子，你不要被那个外相给迷惑了，那你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也是一样，你要想让你自己生活得很平凡、很自在，那么你就应该充实你的人性，你的生命能量，而不是去学那一些所谓平凡的那一套。所以你会发现有好多人，他很平易近人，他各方面，所谓人性的关怀，他都做得到，但是他一直始终没有办法扣住对方的心，有没有，这是为什么？这是他的人性真的没有启发出来，他只是受到

企业界一些所谓爱的教育，人性管理的影响，所以他在这方面付出很多，所得的结果非常的小。

所以我们才告诉各位，高级企业主管一定要学佛，是学这一点，不是学的念阿弥陀佛就好了，你骗我（台语），念阿弥陀佛，员工流动率就会下降，有这种道理吗？但是你对于人性的充实以后，你对员工的稳定性会产生作用，为什么？因为你真正人性所流露出来，你会扣住对方的缺点，他会留下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的人性就是动态感很重，他流动很强，那么你要懂得这种人性的缺点在那里，你从人性的部分下手，在这方面你就会展开，会把他掌握住。要不然你会发现，我们会花好多好多的时间下去，花好多的时间下去，做什么，做稳定员工的人性管理得不到效果，甚至于你为了栽培一个人，付出好多下去，到最后签个合约说，「好，我花个十万、二十万把你栽培起来，你最少要在这里服务六年。」我告诉你，六年零一天，他就不见了，有没有，他跟你签合约六年，他感激你六年，然后他走了，这样有用吗（台语）？这就表示失败，你能够说签六年，他说「不必签了，反正我经过这个训练以后，我就终身留在这里。」有没有，老板绝对不放心，还是签，最少六年，六年零一个月的薪水他就不在你这里领了，对不对。为什么这种状况？你的人性管理是没有人性的管理，去留意看看，这个地方是谈到真正人性的核心。

第三句，「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湛兮，渊兮，是深沉的，平静的，湛兮是叫作翻滚的那种（台语），河流比较浅的时候水流湍急的那种现象，「似或存」，好像存在，这个就表示说他是很肤浅的。所以我们常常告诉各位，一个很能干的人，业力比较强，业力比较重，原因就在这里。你要不知道的话，你稍微留意一下，尤其是，其实男女都一样了，所谓强人，所谓强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色，男生女生都一样，你打开那个模特儿的广告，服装广告里面看看，每一个都是雕刻得很好的，石膏像一样，不管男生女生，他的头发，他的造型，甚至于他所涂的口红，他的眼影，他都怎么样，都是个标准的，你看那样一个人跟一个石雕像有什么不同。那他的行为就规范在那个地方，你叫他穿个比较舒服、轻松、有线条的衣服他都不穿，他一定是紧身的，表现她的能干。男生也一样，整天勒裤带，就勒在这个地方，对不对，这不是勒裤带，整天勒在这个地方，他很拘谨，他很能干，但是你会发现，他就像个石膏像一样，他缺少生命的能量，这种情况都是业力很强的，并不是说他事业不成功，成功，也会成功，但是他无

法享受，他唯一感到满足的就是又赚一笔钱了，他怎么享受，他唯一的享受就拿那一笔钱去换一些名牌，皮尔卡丹，对不对，他们坐的不是经济仓，是豪华仓，飞机，因为他有钱，他可以坐那种享受，可是他真真享受到吗？没有，他飞机到处跑，他真的在度假吗？也没有，都是感观享受，他，有很多人跟我也是差不多了，他们世界到处跑，许多地方都没去看过，跟我一样，住在阳明山下，从来没上过阳明山，人家问阳明山在哪儿，我家头上就阳明山，那你常常去，是呀，我常常抬头看到它，就是这样的。那他们也搭飞机到国外去，各个有名的地方也都去过了，人家都专车、高级车带他去，他就坐在车子里面吹冷气睡觉，然后绕一圈回来了，有没有去，有去，有没有看到，他们会替我照相留念，他有没有办法享受，他没办法享受。

你有办法享受的人，你不一定到名胜古迹的地方去享受，你在你家里，阳台打开，懒骨头一摆，躺在上面你就可以享受了，对不对，那边的白云、蓝天跟我们家的蓝天白云一样，有什么不同？对不对，那你跑到那边，在这里都不会享受，跑到那里你会享受吗？假如你在这里不会享受，在那里会享受，那只能说逃避，逃避而已，你要会享受，在那里会享受，在这里应该也会享受。就像喝咖啡一样，对不对，同样雀巢咖啡，你拿到香港就会比台湾好喝（台语），会有这种道理吗？对不对，你会品尝台湾的蓝山跟英国的蓝山一样的，差不了多少了，是不是，家里泡的跟店里头泡的真的有差别那么大吗？是有差别没错了，因为人家专家泡的，你不是专家泡的，但是你那享受的心情，我们刚才讲的，是你生命的能量在享受的，不是外在的气氛在享受的，你自己在家里把它摆开来，你那个享受，那是最幸福的，虽然泡到最后满地都是，喝得剩下半杯（台语），你也会觉得很舒服，因为我这个笨手笨脚就只有能喝半杯，那你到那边虽然是喝一杯，看着是什么？跟家里的温情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跟你的老板他是看你的荷包，对不对，那你看老板是看什么，你在家是看什么，是完全温情的享受，是一种人性的享受，完全不一样，所以浅深差别在这里。

他说「似或存」，好像是存在，其实不存在，他前面讲，「似万物之宗」，好像是万物之宗。这个地方我们要告诉各位，他用这两个字在这里，是告诉我们，老子宅心仁厚，他深恐后人着相，执着，着文字相，所以用好像，你不要执着他，不要执着他，因为一执着这个真理就破坏了。

所以我们佛法跟各位讲说，不要执着，可是有时候必须跟你讲，初学的时候还是

要执着，对不对，初学的时候不执着，你根本没有办法进步的，但是初学到某一个程度必须把这一个执着给放下，放不下的，就造成法执了，这个就是原因。所以他老人家在这个地方用心良苦，知道我们后人会产生这种缺点，所以他用这个字「似或存」。要不然会肯定，渊兮万物之宗，湛兮实存就好了，不必讲或存，他用相似，好像，让你一个存疑。这种境界，你能不能感受到。

「吾不知谁之子」，我不知道谁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两边都不执着，有没有，他这讲法是不是两边都不执着，我不知道谁能做得到。

「象帝之先」，象，好像，好像在上帝为创造万物之前，之先就是之前，就混沌未开之前的那个境界，是不是讲本来面目，父母未生之前本来面目，我不知道谁能够了解这个意义，老子的用语都是在结论这一句，我不知道谁能够体会到父母未生之前本来面目，有没有，两边都不执着，渊兮、湛兮，两边都不执着了，所以你从这边来看。假如是佛家的话，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他就倒过来讲了，所以他的文法是这种归纳式的说明方式。这个给各位做个参考。

我们这一节课讲到这个地方，大家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再讲下去。

## 老子 第八集

好，我们再看下一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这一章通常叫作「天地不仁章」，或者叫「天地章」。天地之间是以无心来成就一切万物的，圣人是以无言来体会大道的存在。所以我们讲，「天地不仁」的不仁，就是讲无心，「圣人不仁」就是能体会到整个宇宙间自然运行的法则，没有任何的意志在主控的。这一个前提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的生成没有造物者。

在理上，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天地不仁」，所以他没有造物者，「圣人不仁」，圣人也体会到，没有造物者。可是我们中国人一直演变，好像有个天，这天好像是个造物者，不是，我们在讲的时候，不这样解释。

中国人讲天有好几个意义，我们说老天，这跟英文讲 Oh my god 一样，好像有一个人，我的上帝，好像有那个意思。好像有一个主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那个天地就没有说只是一个人，他是一种意志。

另外这个天也讲是真理，中国人讲的天理，天是个真理，所以他有几个意义在作诠释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说有一个造物主。不过老百姓通常喜欢有依，所以就把他塑造成一个玉皇上帝，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最近命运也是多乖，听说又要改选了，现在不知道选哪一党哪一派就不知道了，他们在竞选的时候，宣传车不知道怎么贴，他们的政见不知道怎么发表，听说后来选来选去，干脆用命令指派的，王母娘娘指定，由关圣帝君去当玉皇大帝，所以玉皇大帝又变成一个缺，他是一个缺，他不是一个人，中国人的这种意识形态是很微妙的，跟印度人一样，都是活的。

印度人讲，有一个造物主，而那个造物主经常在改变，虽然他讲梵，与梵合一，梵是指大梵天，但是印度教大部分是湿婆神，毗舍奴神，他们经常在改换，随着历史时代的不同，好像他们也有当令的太岁一样，天天都在改，经常在改变。我们讲娑须蜜女，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当中有个娑须蜜女，就是一个天神，娑须蜜多女，蜜多就是有，换句话说，娑须蜜多的意思就是天神的女朋友。你乱讲，你讲《华严经》怎么讲到那个地方去了。你要从他的语言的字根上面去看，当时这个地方讲的那个地点就是东印度孟加拉地区最流行的，这是指我们要知道他们的那个时候的背景，他们所讲的是什么。他们讲天，那个意识形态比较重，而不是真正的有一个主宰的神，不一样。但是民间信仰没办法，民间的老百姓必须有一个主宰的神给他依靠，所以他一定要画出那个形象出来，没有的话，他无法信仰。所以，他信仰的对象一定是拟人化的，而且一定要很庄严，除非他是信鬼教，那个鬼越凶狠越好，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基础，大概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了解到这一层意义。天地都一样，讲地不一定讲成土地公，他都是一种意志。

天地之间以无心为主体、为本体，天地之间的运作是自然的运作，没有为什么，你不要去讲为什么。

「以万物为刍狗」，万物就是自然的生长，他是以万物为标的就对了，天地无心，万物就自然任运而成。

圣人体会宇宙间的运作是要以无言之教为主，圣人你不要自作主张，到处爱管事，你不自作主张，你自己不爱管事，百姓自然会臻臻向荣。圣人是谁？还是讲老子自己，他的内心境界是我无心作恶，换句话说，老子自己眼中，没有分别，没有选择，在老子眼中来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是不是这样？他圣人不仁？他没

有意识形态，他不会去分别，不会去选择，你去留意看看。

我们一般的解释是什么？天地不仁，天地不走正路，以万物为刍狗，刍狗就是杀来烹饪的狗。圣人不仁，圣人不做好事，以百姓为刍狗，百姓一个一个拿来烹饪。这未免太离谱了，讲久了也不离谱了，反正大家都这么说。

「天地不仁」是指天地的本来现象，他无心工用，万物自然生成，天地会不会指定？元月份什么东西开花，会不会？你当然说，有呵，为什么春天那个花开，夏天这个花开，那就是有一个造物主在指挥的。只有西洋人才会讲这种话，东方人没有这种主张，他看他自然的生成，原来大地之间都不干涉，他自然会有一种祥和之气。

圣人，老子这样的圣人，他内心里面没有意识形态，所以他看百姓是自然成就，他没有意识形态去选择，没有说这个臭头，那个烂耳，这个一百八比较帅，那个一百三是侏儒（台语），他没有这样讲。他没有意识形态去分别，他看任何一切众生，用佛教的话来讲都是佛菩萨，是指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这种认知我们要去体验，你要不能体验，你就感受不到。

这个仁，不要用儒家的仁来作定义，我们通常以儒家的思想为主，就会以儒家的字眼来作定义。

下面讲，「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橐是鼓风的东西，籥是吹气的东西。换句话说，象这一类的东西，你用他不用他他都一样，你要用他他会发挥功用，你不用他他也一样，天地之间跟这些工具一样，我们不说这个怪东西，橐，我们说是铁锤，籥，说成螺丝起子。铁锤，你用他他能发挥功用，你不用他，他还是锤子一个，躺在那里，他会不会说晚上跑过来捶你两下子，赶快把我拿起来捶两下，我要功用，我想这样的日子你不会好过，你一定说下辈子不做人了。睡到半夜，螺丝起子把你拧两下，说：喂，我要动了，你用他他可以发挥功用，你不用他他也自在，跟你无关。

天地之间就像这东西一样，就像工具一样，他很自然的，万物要生成就生成，本体是不动的，万物生成是像，是作用。换句话说，圣人本身如如不动，随着众生的根器而起种种的妙用。这个工具是如如不动的，你这个众生有因缘到了，要打铁钉了，铁锤就跑出来用了。你要拧螺丝，螺丝起子就起作用了，你没有这个因缘，那两个就摆在那里睡觉，就是这个样子，你能不能体会天地之间这种自然、自在、任运、纯真的这种状况。

我们把它反过来看看，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你能不能这样的过生活？我随缘，有事就去，没事，就在家里好好的睡觉，大概你不会了。我们常跟各位说，你给自己留一天，双十节过了，光复节到了，放假留在家里，什么都不要做，晒晒太阳，希望那天不要下雨，不要又刮台风，你就在那里好好享受一天的清闲，我告诉你，你绝对待不下来，你相信不相信？你要是精进的佛弟子，那天不诵经，不做功课那才怪，你要不是精进的佛弟子，一定想到今天这个沙发椅好久没擦了，家里收拾一下，为什么？你的业缠住你了，你就是清静不得。

让你清静下来，享受一下家里的安祥、宁逸，你做不到，你会忙这忙那，忙个不停（台语），做什么都好，只要有事情做，因为你没有事情做，你不安，什么不安？你的我执要找依靠。我们算是素质比较好的，你是找工作做依靠，素质不好的，花天酒地，打麻将去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差别在这里，你的心还是有依靠。

真的无依，一位修行人就在这个时候，人家不理我们嘛，我们就睡觉，就像铁锤（台语）躺在那里就好了，无缘你就躺下来，你又躺不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打一曰禅看看，一曰禅怎么样？那一天什么事都没有，一个人发一张草席，找个树下躺下来不要动，过堂进来用斋，用斋以后回去又躺在那里。晚上九点打板再起来睡觉，其他时间不能睡，给你躺在树下享受，看你有没有办法享受，那你就知道你的本来面目，就统统出现了。躺在那里，两只脚在那里搓，十个脚指头在那边捏，不知道捏什么，有没有？等一下，这边踩一下，静静的，想要跟他讲话，他嘘，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好吧，躺下来。没事，不知道怎么样，莫名其妙睡着了，睡到晚上九点，打板子的时候，两个眼睛比牛还大，为什么？你一定造成这种现象，因为你无法自己自处，自己一个人要怎么样独立生活，你不会。你像条虫一样，整天在那边爬，一直爬一直爬，你看哪一只虫不动，整天一直爬，不知道爬什么，那不是业吗？不爬不就很好了，你就一直爬一直爬，跟毛毛虫一样。你大概现在要觉知起来了，我要静静地坐在那里，不要打妄想，哦，这个更糟糕，简直要我的命，这叫作无上甚深微妙禅，你要打什么禅，你要什么法，你要的只是妄想法，不是真正的无上甚深微妙禅。你就把妄念除掉嘛，你去除除看，你以为打坐这样坐那样坐两条腿拗得快断掉（台语），不是，真正的修法，能不能很自在？好难呵。

修行，老子都讲这种行法，只是他用的语言跟佛家的语言不一样而已，他里面内

容完全一样。修行中你要能够抓住这种要领，你看他还是一部很好的经，你看不懂，第一个文学基础不够，第二个修行不够用功，所以讲法你也不懂，讲文你也不懂，反正愚痴嘛，愚痴这一关还没破，修行又不得力，所以你看什么都不通，你看哪一个通？看老子不通，看庄子更不能。

他在讲的，完全把道的体，本体的部分，完完全全地彰显出来，要不然这些文字会给搞乱的。中国本身有非常非常好的法门，就是我们自己不会用，希望我们能够不妄自菲薄。第一个，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也好，站在中国佛教的立场也好，站在整个佛教的立场也好，你这个使命感一定要有。要从这边承担起来，你自己本身不要在这边犹豫。至于你在这边如何下手，如何深入，那个部分另外再找，比如我对南山三大部，我愿意投入，你就投入，对天台三大部愿意投入就投入，三论宗我重新整理一下，他在讲什么，可以，你从那一门深入，把他穿透。通达以后，你再回过来，你一定都懂，其他的训练都是一回生二会熟了，但是你假如某一个部分不下功夫弄到底的话，没有办法。

假如你是站在学术的立场来讲，不要说三藏十二部，四库全书让你通通弄通了，以学术的立场通通弄通了，还是没用，你的脑筋跟浆糊一样粘在一起（台语），不起作用的。所以说，觉悟的教育，觉悟人生那个存在本质的教育，就是指这个部分。什么叫作道？道就是人生存在的本质，那个就叫做，以刚才来讲的话，象帝之先，最后一句，上帝之前的那个境界，看你能不能得到，你从这个地方去了解那个真正的本质是什么，你就必须从修行上面来，不管修道，不管学佛都一样，你必须从这个地方去克服，从这个地方去成就他。

下面讲，「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里分两句。

「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虚而不屈」就是你不理他，他不会感觉到委屈，天地之间就像这些工具一样，你不用他，他不会感受到委屈，但是你要用他，会用之不尽，「愈出」就是用不尽的意思。铁锤要锤东西，你就一直锤，一直锤，越锤越亮（台语），叫作「动而愈出」。你越用他，他的效能就一直产生出来。你不用他也无所谓，他不会晚上去找你说，你把他买回来，为什么摆在那里不用，不会，你放心，这个叫「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你越用他，他的功效越能发挥，这是一个。

这一句还有两个意义，除了文字上这样讲以外，「虚而不屈」，你不用他，他并不觉得有可惜的地方，你用不用他是不是都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动而愈出」，

你越用他，他就越灵光，越灵光的话，那就跟后面讲的一句「佳兵不祥」有关。你越用他就越灵光，越灵光你就越能干，越能干你的业力就越大，所以好多地方我们做到某一个程度，我们要他笨一点。昨天我们跟各位举例，那个老农，他就用抱的，抱水上来灌溉，他不用机器。用机器就有机心，机心就有巧诈，他认为不要，他不做这种事。所以我们要怎样把他转过来，能不能过一个很单纯的生活。你越用，他愈出，愈出你的光芒就越外放，这时候又陷入前面所讲的「湛兮」那个部分。你能不能一直用，而且一直念念，越用越灵光，越灵光越念念，那我们就要额外讲黑洞理论了，时空象限的转移才有办法。

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真正行门来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已经是属于不可思议的境界了。否则一般人来讲，「动而愈出」的话，他业力一定跟着到，你要是「动而愈出」，又能够韬光养晦，光芒内敛，这是高等的修行，要大智若愚。郑板桥讲的难得糊涂，他不是难得糊涂，他是一直在糊涂，他大智若愚，人家找不到。像陈溥一样，人家找他出来做出来做官，他就一直睡觉，连睡十四天，厉害吧，不知道有没有偷偷上厕所就不知道了，反正连睡十四天。你说他不知道事吗？他知道，但是光芒内敛，这都属于大成就者了。所以，在整个学佛、修行或者修道的过程当中他懂得这个部分。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也是最后一句话。一直讲，一定会有计穷的时候，从哪里看到？从好问者身上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因为问的人自己会陷入在一种迷茫当中，尤其是学术理论，他一直绕在那里面。他认为他用这种逻辑推理没有错，其实逻辑推理本身就是一种作茧自缚。人生本来就是多重性，多重性就是一种矛盾性，但是逻辑推理是不容许矛盾的。而且你会发现，逻辑推理都是单向的，只准这样推理过去，没有办法从那边推理回来，当这两方面互相交织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现象。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东西可以吃下去，拉出去，你绝对没有办法从屁股塞进去，从嘴巴弄出来，这是单向的，一定是单向的。可是你要知道，人生的本质不是单向的，他是复杂的，多样的，怎么多样？人又好吃，好吃就会乱生病，乱生病就开始求长寿，求长寿的方法就是不要乱吃，怎么办？所以，一三五海霸王，二四六琉璃光，是不是这样？七八九吃牛排，十、十一、十二什么都吃（台语），为什么？你是既想要通吃，又怕生病，怕生病就吃点健康食品，现在讲的营养不良其实是指营养过度。

这个情况就告诉我们，我们在作语言表达的时候，语言本身有他技穷的地方。因为语言本身有一个假设前提，语言是一个代表而已，语言是个符号而已，语言文字都是个符号而已，不是实相的本身，当你拿语言文字来作推理使用的时候，你已经离开实相本身了。比如说，我们研究唐太宗这个人，你研究唐太宗是研究唐太宗的所有资料，《贞观政要》，有那么一本书，你再研究还是语言文字，跟他什么关系？宋太宗不准他的臣民读《贞观政要》，因为他逼爸爸退位杀哥哥，唐太宗在天上或地狱的话会说，我做的事跟你屁事，有什么关系？你所研究的不过是语言文字，跟他本人完全无关，是不是产生这种现象。

我们现在来讲，研究毛泽东，研究蒋介石，反正毛泽东归毛泽东，蒋介石归蒋介石，你再怎么研究跟他什么屁事？他跟你什么关系？所以你只能做语言文字的研究跟推理，当你推理以后说，他是民族英雄，那又怎么样？反正他一生做所的就是那一堆嘛，你弄到最后，说他是魔王，那又怎么样，他所做的是那一堆。所以，你说他是民族英雄，民族救星，还是杀人魔王，这些跟你都无关，跟他都无关，你弄的只是一堆语言文字。所以语言文字有他的缺陷存在。.....假如有关的话，就变成水，你写个水，吃下去就可以止渴了，写个火，锅子放下去，就可以炸鸡腿了，火可用写的吗？水可以用写的吗？假如有关的话，我写水，水就会出来了，你比龙王还厉害了。我要火，我用写的就好了，那就不用开发能源了。

所以语言文字跟实相本身完全无关，但是语言文字害人最厉害的就是，会使一个人迷惑，去把语言文字当作真理，这是最严重的问题。我们所谓的所知障是指这个部分。你把语言文字当作真理本身是错误的，语言文字可以说是真理的一种符号，那个符号不是他本身。所以有些人生气的时候，我很气你，就写你的名字放在墙壁上，把你杀千刀，你就真的被杀千刀了吗？我把你写成名字，然后放进油锅里面去炸，你就真的被炸了吗？我看没有这回事吧。你把你讨厌的人的名字写一写，统统放在火里头去烧，把他烧掉就好了，有可能吗？不可能，这道理你都知道呵。可是你在作语言文字研究的时候，你却陷入了那个缺憾里面，这是最严重的语言陷阱。然后绝大部分的人统统跳到这语言陷阱的坑里面去，你爬得出来吗？爬不出来。当我们跟你讲真实的境界是什么样子的的时候，你不相信，因为你相信文字，可怕不可怕？

修道人、修行人、学佛人就是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你讲得再多，不如守中，守住什么——真理。这里用中，你不要把他当作中道，

道家不讲中道，你用佛家的术语就是中道，就是真理，不如你守住真理，你体会到以后，你就保任在那个境界里面。你讲多没用，要讲的是什麼？当有那个众生机道，他有扣，你有应，还给他就好了。

众生有扣，我有应，我们看这个世间没有几个人做得到。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人，问的人自我迷惑，答的人也跟着迷惑，所以到最后我们发现，问的人迷惑了，不能再这样作答的时候，他反过来说，你根本就不懂（台语），你不懂你才不答。不是人家不懂不答，是因为他已经看出来，你已经自我迷惑了，你不是真正了解的。古代禅师、大德发现这一点，当你提出问题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你的问题是语言文字，已经离开本体，离开那个境界了，所以禅师会叫你把这个这个问题恢复到本来面目上面去。所以你提出来的问题，他马上一个反问把你推回去，让你站在问题的核心上面去看问题，这样子答案就有了。

我们常常看到，当一个问题出来，他马上把他推回去的时候，问的人在那「噢！」，原来如此，这个是一次觉悟的经验，你要能够保任、守住，我一直站在事相的状况上面，对这个状况绝对的清清楚楚的时候，你就不会再产生问题。当我们一再一再地产生问题的时候，那就告诉你，你根本就离开那个现象的本身，你跑到语言文字上面去推理了，他要你回归到这个部分来。这是一个处理状况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到的，讲不是不能讲，可以讲，但是不要讲太多。问的人，当你提出一个问题，人家跟你答两次答三次，你还不能满意，还要继续问下去的话，你自己要知道，你很惭愧，你根本就没准备，你的准备功夫还不够。换句话说，你现在幼稚园的程度，在问大学的问题，这个问题你必须提疑情，自己守住，假如你提的问题，人家答了二次三次，你还有问题，那你自己去提疑情，不要问了。

我们现在也采取这样的方法，你问问题，问你几次你不答，马上就采取禅宗的处理方法，把你打入冷宫，不要再作答了，因为再作答已经没有意义。为什么会下雨？雨是从云来的，为什么有云？云是地上的水受热蒸发以后到天空变成云的，为什么会蒸发？你再问的话怎么搞的，地上的水从哪里来的？就是天上的云下雨下下来的，所以地上才有水，为什么有云？还不是一样在那边绕（台语），你绕不出去呵，所以一个问题连续问三次就已经没意义了，你是老鼠咬尾巴一直在那面绕圈子，走不出答案。所以一个问题你一问，然后又再问，那就好了，不要再问了，再问下去叫 D-class，回家做 H-class，H-class 一问一答，就应该开悟了，还有问题，我不以为然，那你自己要负责了，这是这个部分所提到的。现在

我们看下一章。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一章是很麻烦，是很难处理的一章，我们先把他的根本意义跟各位讲一下。

「谷神」是什么？谷是虚，山谷，中空，两山之间才有山谷。神，就是以虚心而能体会到生命存在的本质的那个部分，神都是生命存在的本质，你能体会到他就是神。你虚心而能体会到，换句话说，你依于真理而体会到生命存在的本质跟意义的时候，你的生命是长存的，不死的。当你有这种认知的时候，「是谓玄牝」。玄，不可言说叫玄；牝，中国人是讲母，母亲的母，指雌类，是女性。女性有一个特色，她能生长，男的不会生孩子，只有母的才会生。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天地的根本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从母亲来而产生的，这个意义中国人一直如此，到现在的一贯道还是一样，不管你怎么讲，讲到最后，最后的最后那个根源，是无极老母，不会叫无极老公，无极老母就是这里讲的玄牝的意思。中国人是以母性为主，为什么有这种情况？你要讲中国历史就知道了。我们讲伏羲跟女娲像兄弟，那个时代是母性为主的社会制度，所以那个时候只要认得母亲就对了，父亲哪一个你不要管。到后来是以男性为主的社会，这个时候你要记得父亲是谁，你要不懂得父亲是谁，你这个人的生活就莫名其妙。这个是氏族社会的一种演变，到底是母性社会对，还是父性社会对，现在所有的社会学家说，父姓社会是比较进步的社会，母姓社会是比较落后的社会，可是站在根本的立场来讲，母性是根本。他这个地方讲玄牝是为天地根，天地的根本从这里来的，玄牝不是指自己的母亲，他是「玄之又玄」的那个根本，他讲的是那个部分。玄之又玄，最初最初最原始的根本，我们中国人都用母性作代表。

「绵绵若存」，他一直存在着，「用之不勤」，不勤不是不用，你一直用，他不断绝，不绝的意思，这个勤就是绝，你一直用他，他会一直在起作用，他不会终止。意思就是说，虚心而体会到生命存在的本质，你就可以恢复到所谓玄之又玄的根本那边，那就是本来面目。父母未生之前的本来面目，那是最根本的天地根。你回到这里以后，你不管怎么样起作用，你的生命能量就是用不完。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你要具有充分的生命能量，不是叫你到玉皇大帝的蟠桃园里面去偷吃仙桃，不是叫你这样做，叫你自己把自己体认的观念恢复到最根本的地方，从那个地方延伸出来的就是所谓不可思议的境界。换句话说，你体会到生命存在的本质跟意义的时候，你就入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你的生命能量就源

源不绝，用之不尽，这个时候你的福报相当大。那你说，我到那个时候做什么事业都成功，是没错，告诉你，绝对做什么事业都会成功，但是那个时候，做世间事业已经不重要了。那个时候你去体验，去感受生命存在的意义比你赚几千万几亿万，赚掉整个世界，那还来得有意义。你假如认为只有赚钱才有意义，那你去修财神法就好了，财神法是只有赚钱才有意义，你不赚钱修财神法干嘛，就像当军人就要打仗，当军人不打仗干嘛。

但是，真正的修道、行道、修行、学佛，你发现一个问题，他的本身是多方面的，赚钱是一个随意而已，有那个因缘，哎，你做什么去，他不想做，他没福报，你跟他讲，你应该去做什么，他会听你的话，他去做，他就赚钱，听你讲他就会赚钱，不要你自己做，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很殊胜。你还要自己去操劳，你的生命能量又开始在耗竭了，你的生命能量要一直的充实进来，怎么会一直地耗竭掉？所以当你有贪欲，你才会想到我要做生意去赚钱，你没有贪欲怎么会有这一条？所以你会看到，哎，这个人发财的时间到了，应该向东方发财，你到哪里就做什么，他就到那边去发财了，你有这种怜悯心帮助众生，不是帮助自己。所以，修道人通常不会涉足这些，为什么？他不是不愿意，因为他有太多的事要做，帮助众生的事太多太多了，他自己赚钱不赚钱已经不重要了，所以这个观念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所以你假如说，当我进入了这个「玄牝之门」，那我可以「用之不勤」，那时候我再开公司当董事长（台语），当你有这种贪念的时候，你永远进不了玄牝之门，永远进不了，这个意义这样讲应该很清楚了。

但是，这一章在整个中国文化界里面，我不知道怎么样，他弄得那么糟糕，我把这个解释给你听，他怎么糟糕的解释？这个张道陵也是要负一点责任的。「谷神不死」，就是会吃不会死，当然不吃就会死，因为人会吃，所以他不死。「是谓玄牝」，所以叫母牛，母牛的阴部是为天地根，就来了。这个天地根能够使历代子孙「绵绵若存」，这样子代代香火不断，不勤他讲不断。这下子就麻烦了，当这种解释产生的时候，房中术就出来了，这个「绵绵若存」是天地根，要好好应用，所以这样解释下去，好了好了，处女经就出来了，就讲房中术去了。

所以一个非常好的法给一个不正常的人讲，莫名其妙，这种真正究竟了义的东西常常让人歪曲得乱七八糟。老子有没有这种用心吗？我不知道，但是他的子孙就会产生这种现象。所以你可以放心，释迦牟尼佛之后，到阿难 92 岁，这当中也不过半个世纪而已，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不到半过世纪的时间，「若人生百岁，

不闻生灭法，不如生一日，得闻生灭法」，这样的一句偈一个法，传了五十年，就变成「若人生百岁，不见白鹿师，不如生一日，得见白鹿师」。见白鹿师又怎么样？你看，法就转了。

所以，老子传到张道陵的时候，会吃的不会死，这个叫作玄牝，玄牝之门就是母牛的阴部，是天地根，他就开始来这一套，天地根要起作用，所以才绵绵不断，香火传递不断。我想老子要是出来，看到这个一定昏倒（台语），昏倒在青牛背上。你要讲得好，老子会说然也然也，释迦牟尼佛说，善哉善哉，老子会说，然也然也，当你解错的时候，我不知道老子会怎么讲（台语）。

这一章是所有《道德经》里面解释得最乱七八糟的一段，最多了，现在我们在外面所看到的本子，大概不会这样解了，我想那个影子大概还跑不掉。你要能够知道，他真正的法义，「谷神不死」，就是我们能够虚心地体会到生命存在的本质与意义，你就长存不死，换句话说，你就出离三界了，不再轮回了。这个「是谓玄牝」，就是我们所谓的根本，玄牝就是根本，「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你要进入那个根本的那一个步骤，就是整个天地的根本。你要怎么样去了解生命存在的本质，让你的生命能量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这就叫「绵绵若存」，生命能量永续不断。

这个能量不管怎么样作用，他都用之不竭，用不完的。换句话说，一个出离三界的人，他的生命能量，不但是饱和的，而且是浩瀚的，不管你怎么用，他都能够一再地补充进来，他虽然没有了生死、出三界，但是用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道家的子孙或许在这一方面，有些人，不能说是全部，他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一个部分，因为他们知道了生死，出三界的这层意义。假如我们现在以佛法的认知来讲，他这样子的体会，他超越我们生死轮回的意识形态以后，那个生命能量是不是源源不断。所以了生死、出三界不是到死了以后，才了生死、出三界，是我们健在的时候人就能了生死、出三界，然后那个生命能量会源源不断地让你一直使用。所以修行人到某一个程度以后，你会发觉他会越来越年轻，因为他生命能量一直充实进来。修得不对的，你会发觉很容易苍老（台语），那就修得不对，整个关键在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跟各位提到这个地方，给各位做一个警醒，经文的部分你一定要扣住根本，根本能够掌握得住，一切外相都好处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剩

下的部分我们就要到 11 月再讲继续讲。

## 老子 第九集

「天长地久」，上一次讲到「谷神不死」。其实，我们看《老子》这样的经书，这是属于原典，原典跟原典之间他事实上有一个障碍，他都用原始的语言文字。你看佛经跟《老子》作一个比较，我们来作一个放下原文来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他都在描述真理的那个部分。但是，假如你都看佛经的话，很自然的，你对于真理的这个东西，你就完全被佛经的用语、术语、价值判断来框他，定在那个地方。

真理应该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表达吧，或者是真理只能用那种表达法，我想我们在抛开意识形态的立场来看，真理除了用佛法来表达以外，也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表达。是不是这样？那么用别的方法来表达你要怎么表达？我们受了佛法的训练以后，大概你没有办法表达，你再怎么表达都是佛法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老子对于真理的认知，那就是他的表达方法。老子本身没有受到佛法的熏习，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老子对真理的认知是一种初始条件，最原始的状态。也就是说，他现在的认知跟表达是属于第一念，那么释迦牟尼佛对于真理的认知跟表达也是属于第一念，这两个都是第一念。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两个的第一念所表达的部分，他们有异同，「同」是他们所指的那个真理不能够很清楚的点出来，「异」是他们相差别的地方，大概指的就是语言文字不同，他所用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对这个东西的认识，当没有人告诉你的时候，你可能会猜测他，这个是一个花吧，不会是个叶子，这是第一个。他既然是花，是属于哪一类的花，我讲不出他的名字，大概属于百合吧，或者兰花吧，有一个他基本的那个状况存在。那么你开始就这个状况去作你的描述，但是你会发现一个状况，我这个描述是要让人家懂得的，那才有意思，因为你现在接触的是最初的状况。你对他的描述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绝对不会是专家的，不会是专业化的，大概你可以说，这是从某一种植物上面长出来的，他大概是在叶子的上面，不会在叶子的前面，开了叶子以后才出来，这个应该是花，他是怎么样，你不会很专业术语的，每一个人的表达大概类似在这个范围里面。

可是你会发现，当这个花经过一再的研究研究，研究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再来

介绍这个花的人，他就会认为你刚才那个讲法不算，那不能表达。他会告诉你，他是属于一年生植物，他是兰科，然后他是属于散生的，还是什么生的，这样的花，他是单花，还是串花，还是多花，他都会用上很多术语，那么你一听，噢，这花的学问真大，那不要紧，你暂时摆一边，我有空再来研究。是不是变成这样？这个时候，对于这个花他会产生一套专业的理论出来了，那个专业理论出来的时候，就产生一种现象——意识形态形成了。你要讲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讲到上道，不上道人家不喜欢听，其实你会发现，你讲的再上道，都属于专家的东西。而你跟一般老百姓来讲，人家不管那些，什么叫兰科，什么一年生二年生，我要买你有没有，钱给你，东西给我就好了。兰科还是百合科有没有关系？没关系。

你就会发现，我们谈人生的问题，关键也在这个地方，你能不能捕捉到真理的本来面目？所用的术语都无所谓，你对真理的感受能不能掌握到？在叙述真理的时候，他叙述的情况够完整不够完整？虽然我们不能判断，但是经过他的叙述我们会感受得到。像上一章讲的，「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个讲的就是本体，法界的体性，他是永恒的存在，很简单就是这样。用佛法的术语，就是普贤菩萨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就这么一句话，跟谷神不死，谷神是不是又拟人化，普贤菩萨是不是又拟人化？所以会拟人化的永远都会拟人化。这个就你把他意识形态，把他模式化了，成为某一个模式。这样，我们的思维不够活泼，你僵化了，你冰在那个地方，我们怎么样跳出来，恢复他的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就是你自己要停在初始条件的状态，原始条件的那个状态，那是不是在当下？是不是在第一念？你看，所以用的术语尽管不同，所指的状况是同一个。所以学佛人学智慧，学着要开悟，这是一个起码必备的条件，假如你没有这个必备条件，你根本没有办法进入状况。学一个黏住一个，学一个黏住一个，到最后你会错乱，要不然你就排斥，留一个下来，因为错乱很痛苦，我干脆执着在某一个部分，把其他的部分统统排除掉。

我们这种情况看得相当多，学佛人说佛法最究竟，其他的统统不看，那么学道人，道是最真实的，最真诚的存在，那么佛法是也不错，我不走那一条路，学艺术的人也很自负，因为他把生命展现出来，那也没错。为什么会有这些执着的取向？那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圆融，在多样性当中，他无法多样性，因为他的多样性，会造成他的混乱。所以，学佛人假如也陷入同样的情况，那是很可惜、很悲哀的事。

我们要把多样化给予圆融起来，产生一种和谐，功夫用在这里。假如因为多样化会产生矛盾而造成那种逼迫感、混乱感，那么就是我们用功不对。在这用功不对，有些人有警觉性，他发觉以后，他开始排斥，他不要多样化，所以他生活一直变成很单调、很枯燥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有一个好处，会让人家觉得你修得不错，因为，我其他都没有，只有这一个，但是这也造成一个很大的缺点，让人家觉得，修行修到最后就像木头一样，他缺乏生命力。因为在生命力展现的时候，他应该具有一种活性，这个活性本来就是不规则的，在不规则当中会有序，有那个秩序存在，他不会不规则而造成混乱，乃至崩溃的那种情况，不会。所以这个是觉知的。

在这样多样化的情况之下，如何去寻求一个和谐性，这才是修行的功夫。假如说他为了求得那个稳定，而把多样化一直排斥掉的话，那不对，所以这里面要如何下功夫，这是一个标准。而我们产生出来的现象却有三种现象，除了标准这一种以外，有两种现象。一种是多样化，而否认稳定的和谐性，一种是为了求得统一稳定的和谐性，把多样化除掉了，这两种表现功夫我们常看得到。比如说，佛法就是自在、解脱嘛，那么怎么自在解脱？我不受任何的拘束。

以前有个从大陆到台湾的人，他去学气功，他夏天穿棉被，拿个扇子，也挂了一个葫芦，里面装着酒，想到就喝一口，而冬天就穿得很少，相当于只有内衣裤而已，到最后被冻死了，变成死了。那个就是故意装他的潇洒，装他的自在，多穿一点还可以躲在树荫下，冷的话你没地方躲。就我的印象，三十几年前，不像现在房屋设备这么好，那时候在宜兰乡下好房子并不多，他没地方躲，冬天到深夜他就冻死了。

这个是假的，不是真的自在，现代人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那个自在，绝大部分都有这个倾向，不是真正修正而得自在的。真正修正而得自在的，他不一定要表现给人家看，自在为什么要表现给人家看？表现给人家看本身就不自在了，他没有体会到这一点。第二个状况就是我们就刚才所讲的，他为了维持那个稳定，就把多样化消掉了，他变成一个很单纯的模样，这个模样利弊都很大，第一个给人一种很大的好感：嗯，这个好，修得很好，无贪、无瞋，坚守戒律，通常是这种情况，会造成这种现象。但是，他的生命他什么也不知道，你跟他谈什么他都不讲，为什么？因为只要谈到佛法以外的地方都犯戒。

有一次，有个老和尚，他问我某一个人，我说这个人不错，工作能干，但是心量

有点太过小家碧玉，他说什么小家碧玉、大家闺秀，出家人不要这样讲，我说那怎么讲？他比较小气就好，还不是一样（台语）。你看看，你说个小家碧玉，大家闺秀还没有讲，他就说这样不好，他就是一定要规范在那个地方，因为你越出雷池一步，他认为这样就已经有犯威仪，是不是真的有犯呢？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可以发现，在这样的生活观里面，他会把多样化一直框起来，然后他会塑造一个很浓厚的宗教气氛存在。但是这样一来的话，佛法本身的活泼性、总体性消失了，虽然他求得那个稳定性可以存在，可是那个稳定性却是有为法的稳定性，不是无为法的稳定性，你去注意看看这个部分。

现在我们在佛门中讲修行，绝大部分趋向于这个部分，但是这部分你可以发现，他很好摄受众生，因为他讲一不讲二。我们一讲一再讲二再讲三，他会觉得哪一个才对，到底哪一个才对？就产生这个问题了，可见，现在众生的根器确实是比较低，是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在了解这两方面的情形之后，你知道我们该如何进行，这样的话，应该很好处理才对。现在我们来看看经文，接着今天要讲的这个部分。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长地久」，你可以四个字念下来，就是天地长久的意思，也可以天长、地久这样断开，也可以天、长、地、久，四个字都把他分开，你怎么分，意义不太一样。

这一章主要讲，「天地之所以长久，是因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简单讲是这样。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天地之所以长久就是他不自生。所谓不自生就是不自己去作意，他完全随缘，所以，他能够长生，能够完全随缘，他就能够永恒的存在。这里面，我们先从自然界的现象看，因为老子的书有这种情况，他是先观察天地，天文地理的自然界现象，然后才讲到圣人的心，圣人如何跟天地，就内在的部分如何跟外在的部分相契合。

他说，天地之间，这个很简单，用现在的话来讲，自然界之所以成为自然界而能够永恒，就是他自然，就是这样子。我们人类再怎么样子，用人为的因素他都可以创造出一些来，但是那些东西不能长久。我们最喜欢谈的还是跟艺术最有关，你在创作的时候，音乐、美术、文学都一样，你只要带入一点我要创作一个美好的句子，或者音符，或者画画，只要你带有这种我要创作的部分，那个东西绝对

不会是一流的产品。他那个东西是一种神来之笔，你不知道他从哪里跑出来的，但是那一个神来之笔就是很自然的产生。

一般的情况来讲，都是有人为的造作在里面，这个人造的造作简单讲，就是意识形态在里面，因为你想要有所作为下去，那是你这个人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价值观念，他不是永恒的。当这个时局、时空一转变以后，你这个时代的社会背景的价值观念是不是要跟着转变？你当初最好的创作后来就没有了，顶多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符号而已，他不是自然的。自然的东西不是为某人，或者为某种原因而创作的，不是，他是自然存在的，他不是为了你来开花，他只是时间到了他就开花，生命的存在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活着是为谁活着，都是为了人家活着，哪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的？没有，你看父母为子女活的，子女为了报恩活的。在台湾更厉害，妈妈叫我读书，所以我要读书，你为什么要求我读书？爸爸要求我要考一百分，不然我回去会被揍，所以我要考一百分，为什么？你都是在为别人在做事。像选举你看看，哪一个人真的讲他理想的？都是为……永远也干不累（台语）。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人为的部分是在某一个状况之下产生的，你是相应于某一个需要而来的，真正的部分他是天然的，你说无倦也好，不累也好（台语），所指的是同一个，但是在意识形态之下你就把他分离出来了，剩下的就是你要不要接受的问题，你不是自己流露的。每个人都为了别人来处理这些事情，而不是自己流露出来的，我们的生活变成是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而来的，而不是自己像大自然一样。

大自然没有为什么，小草是一个生命，大树也是一个生命，大自然的美就是因为有小草、有大树，大树也不会自大，小草也不会自卑。可是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世界没有谁会毁灭掉的，我是某一号人物，你们那么不重视我，所以请大家投我一票。他是一直要展现自己的，没有办法顺乎自然，他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点出来，大自然存在的现象就是存在，那个自然就是存在，那个存在就是自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你有没有体会到。所以我们常讲说，兰花生幽谷，无人也自芬，兰花开花也不是有人来，赶快开花，没人来就关起来，那成花精了。他没有，他开花就开花，他自己就是这样靓丽，就是这样风骚，他也不一定给别人看，自己靓丽自己开花，有没有人看有什么关系，他是完全活的很自在，你欣赏不欣赏是你的事。

我们就不是 我们很在意人家欣赏不欣赏，所以当没人来的时候，我就昏昏欲睡，

当人来了，我精神就来了，因为你来了，我就存在了，你不来我就不存在，所以你既然来了，我就赶快展现一下，关键在这里，你不懂得大自然运作的存在的那个轨则，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提到，「是以圣人」，就是所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他把自己的部分推到后来，他不先考虑自己，他先考虑大众的存在。「外其身而身存」，把自己的部分统统除开，不讨论自己，一切都为大众服务。这个大众不一定为众生为什么，就是说，自己的这个部分，就是私己的部分不作考虑，完全为别人考虑。因为他不自私，所以他才能成就，能够让后来人瞻仰，来欣赏，关键是在这个地方，他主要谈的是这样。

圣人就是指老子自己，当然他不会说这个就是我，所以他说，体会到大自然运作状态的人就叫作圣人。我们通常说这个就是你，你才讲得出来，谁讲得出来，你前面没人讲，所以这个圣人我们通常指的是老子，但是老子是专有名词，我没用普通名词来讲。就是凡是所有能够体会到真理的人，他都能够「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他不以自己的身为主要的考虑对象。换句话说，这一句话就已经告诉我们破身见，不执着于此身，佛法的术语是这样讲而已，在他来讲就是后其身而身先，因为你能破除身见，所以你的身就能长存。「外其身而身存」，你能够破除我执，自我的意识形态，你这个人的一切行径就永远会留存在世间。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既然不执着于四大五蕴的这个色身，你的法身慧命就能彰显出来，你要执着于四大五蕴的色身，你的法身慧命就显不出来，你能不能把四大五蕴的色身给除掉，不执着，破除了，那这个时候法身慧命就显扬出来了。

所以这两个「身」，「后其身而身先」，后其身的「身」就等于是破了色身的执着，然后那一个法身慧命就彰显出来。「外其身而身存」，第一个「身」就是色身，四大五蕴的色身把他破除掉，不执着他，那么法身慧命就可以彰显出来。

真理讲的是一样的，同一个东西，语言文字不同，所表达的真理是同一个，这个是语言文字上的缺憾。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因为他的讲法，用自然界跟圣人，自然界是所知，圣人是能知，他的能、所还是对立的，他从前面一直讲下来，能所都是对立的，但是语言文字能所对立，他所指的部分是合一的。所以说，圣人体会到所知的真理状态，他融入了，这个部分他没有讲，两者相交融，你才有办法，否则的话后面这一句就会产生作用。

他说，「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假如是为了要成其

私而来做无私的工作，那就不对了。他说，不是因为要做无私，所以才成就他自己的名，用佛法的术语来讲，不能以期待的心来做。我在修法，为了达到目标，所以我有期待，当你有所期待的话，你就不能成就，你越是期待他，那个目标越会往后延。你必须没有期待地等待，关键在这个地方。所以它这里讲说，你假如是为了使自己生存或身先，来做无私的这种情况的话，那是不对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那就是能所对立。你假如是为了要达到自己名传千古，名声要留传千古的目标，所以我要尽量的无私，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对了，因为这样的话，能所是相对立的，他特别提出这句话的意思是能所要合一。也就是说，你在做无私的事并不是为了后面自己的目的，我们在要破除身见、我执的时候，你不能再执着说，我是要使自己的法身慧命彰显出来，所以才要破我执、破身见，假如是这样想的话，你的法身慧命永远不能彰显出来。

按照佛教的术语来讲，你破了我执身见，法执慧命就是彰显了，法执慧命彰显了，也就是你的我执身见破除的时候，这两个是同一个，不是两个，他两个应该是交融，你不能够把他分离出来。所以在解说的时候，文字上可以这样解说，能所相对立，解说你不这样讲不清楚，你假如解说是这样讲，你就把那个状况与境界当作事相解说.....。很好的考验，一般人在这个地方都会下点功夫，但是功夫，台湾话讲，诀窍你摸不到。因为我们通常都有依，为什么要学佛？你说破除我执，为什么要破除我执？就产生了，你说是要成佛，学佛可以成佛，你为了成佛我来学佛，那你一直执着在那个地方，你就成不了。那时候你一直对立，你只要把那一个关键点给破了，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这样，我们讲，非身非佛的话，就是破我执、破身见，讲即心即佛的话，那就是彰显法身慧命，这两个是同一个，可是下手处不一样。

像刚才讲那两种状况，一种人是自在，学佛就是要自在，所以我现在听了开示以后，我就开始自在了，出去都很自在了，谁说一定红灯要等，绿灯才能走，要自在呵，所以应该汽车让我才对，不是我让汽车，要是我让汽车就不自在了。你自己相的（台语），他的基本相上是这样讲，理论上讲就是即心即佛，是立，双立，即心即佛，两个都承认，可是这里有个理法界在，假如你的理法界没有建立起来，你的事法界，叫愚痴，叫狂妄。这种人很狂的，他处处表现他很自在，因为他立的都是对的，讲的都是对的道理。可是他没有理法界，他不能理事无碍，不能圆融，你会感觉奇怪，是这样吗（台语）？自在是没有错，可是自在是这样

吗（台语）？因为他是故意要秀出来的，他不是自然成就，你经过理事无碍以后所产生的自在，会有一股很强悍的影响力。人家一看，奇怪，这个人味道就跟别人不一样，不是鼻子的味道，他站在那里，坐在那里，那一股风味那就不一样，对你会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吸引力，不见得致命。那个吸引力会产生，你会觉得这个人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不必特别表现，甚至于走在路上，你都会觉得这个人有一种特别的味道，这个就是经过理事无碍的训练，然后，你看他处理事情就是事事无碍了。可是，一般人没有这个阶段的训练，直接要显现出来的是事法界，你会知道，他讲话很强词夺理。

另外一种是非心非佛，哪有心，哪有佛，无心也无佛，这讲的也没错，因为你要执着佛，佛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心也拿不出来，佛也拿不出来，这时候要怎么办？他要破你既存意识形态，从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你还是要从理上去通，这时需要般若智慧，否则你罩不住。你会被世间的「有」一直干扰着，你说没有心，没有佛，可是一切森罗万象都具体存在，你不能够说都「无」，这时候没有智慧，你关照不过。

假如你只停在嘴皮上的话，问题也出来了，怎么出来了？你说一切都无，一切都空，一切都非，讲的好像有道理，可是我们明明就在吃饭睡觉呵，这些都是真的，但是这些人在理念上有一种摄受人家的地方，在哪里呢？最大的地方就是他不会去攀缘。可是你会发现，他不攀人缘，他攀事缘、法缘，也就是说，他的非心非佛的理论还停在事法界上面，理法界不练达，理事无碍法界不能通达，所以，他事事无碍法界无法彰显，他就一直停留在事法界上面，这个也不对。

这两个是我们常常见到的，真正的修行人要抛开这两个部分，你要能够多样化，然后在多样当中去寻求和谐。生命本来就是多彩多姿的，在这么多彩多姿的情况之下要是不能和谐的话会分裂，会崩溃，如何寻求那个和谐，这个地方就是自己用功的部分。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章他所给我们提到的，能够对立，对立是一种运用，一种方便，他讲本体的部分，分析理的时候，语言文字是会对立起来讲，可是他基本上是讲圆融的，是讲两个要融洽的，假如不能融合在一起，就会出问题。所以，他后面特别作了一个补充。我们再看「上善若水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也。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这个主要是讲「不争」。不争，老子非常重视，在佛法里面《金刚经》也特别重

视不争。不争指的是什么？当然不是争执，不争主要讲的是没有意识形态，你只要有意识形态一定有争。在《金刚经》上面讲，叫作无诤第一阿罗汉，大阿罗汉，那个诤主要是指他不跟人家计较，事上讲的就是讲心里清净，没有预设目标，没有价值判断，他不来这一套。不来这一套，并不表示他没有主见，你要对佛法、对老子在这里认为是太消极的话，那是你的过失，你自己要背因果的，因为他讲的是本体，本体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他本身不会跟你争，会争是人的见解。比如说这里一束花在这里，你怎么摆他都可以，它不会说你别碰我，我站这样子（台语），他会这样吗？不会吧，但是人就会说，不是啦，要这样对正面，那样才正面，你就在那边转来转去（台语），那是你的问题，花怎么摆他，他都是这样，他不会说别吵（台语），他本来就是这样。可是人会说，不对，摆这个方向才对，要这样好，那样好，那都是人的问题，他本身无所谓。你买来就把他插在大家看到的地方，或者放冰箱里面到烂了，他都一样。他不会在冰箱跟你气得说，我要出来给大家看，不会的，但是人会说，为什么不把他拿出来，然后你有种种的理由，烦恼你就起来了。

争，不一定跟人争，你自己想不开，起烦恼那就是争，人、法对立，自己跟自己的法对立。这种情况最多的是什么？今天跟谁约好了，结果另外一个人跟我约，对不起，今天跟人家约好了，那个电话拒掉以后，这个又来了，对不起，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种情况很多，这个就是争。就是你有一个意识形态在，你的烦恼就一直起来了，关键在这里。

现在这个地方他讲水，用水来作例子。水，没有自己的意见。他说，上善若水，上是无上，最上的意思，最好的，你看看水，水真好，为什么？「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他利益一切万物，他没有他的意见，你们让我装这个形状就变这个形状，圆的，你装这个形状它就变这个形状，换一个什么形的装，它就变什么形，它可不可可以说，别吵了，我一定要这个形的（台语），不可能吧，你怎么弄他，他就怎么样子，他利万物而不争，你用什么容器就他就变什么形，他不会说，你刚才把我弄胖的，现在把我弄瘦的，他不会。所以说，上善若水，为什么？利万物而不争。

下面讲，「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也。」这个地方应该有两个字，是以圣人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也。一般人，尤其是圣人，处众人之间之所恶，他不会去选择好坏的，人是有分别善恶的，但是圣人你假如依据水的真理来看，众人之所恶，

他还是一样，安然于此，他处在那个境界，不会有变化，他不会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会随缘，你水一样的随缘，你是不是圣人？你看看，随圆就方，都无所谓，他没有不可以的，居上如此，居下也如此，处善如此，处恶也如此，所以在这个状况，几于道也，什么道？跟水的那个道就相近了，「几」就是相近的意思。

那么下面就举例讲，「居善地」，就是好的心地。「心善渊」，心像深渊一样，「静默。与善仁」，就是给人家好的，仁就是仁慈。「言善信」，讲就是这样。「政善治」，这个善是指随缘而给予，不要特别去做作，善治就是不做作。「事善能」，事情随缘去做。「动善时」，尽量不要做，不得已时你还是要做，都是随缘，自己不做作，不要刻意去加工，自己唯一刻意要加工的就是精进，就这一点，其他你不要管，精进你会觉得很枯燥，很麻烦。我一想精进就想睡觉，我要诵经，坐下来准备好了，「如是我闻」，嗯，水喝一口，常有这种情况，为什么？你一想精进，就有惰性，这个惰性是你还没有找到方法，你在这个法上面还没有产生兴趣，法跟你还是对立的，你没有把这个法融入你的生命，成为你的因素。从外面要转变成自己里面的因素，他的媒介，那个下手处就是你要对这个法产生兴趣。

兴趣从哪里来？你要培养兴趣，有很多基础功夫要去做，看你哪个法去找那个功夫。我们跟善知识也就在这里问问题，你说，我要怎么开智慧？跟你讲怎么开智慧你就能开吗？那不是剖西瓜（台语）我说，开，它就分两片了，不是这样子。你要在这里产生兴趣以后你才会深入，才会不疲不厌，可是你要怎么产生兴趣？好多法去动手都不一样，比如有的人诵经，有一个唯一的兴趣就是相应，相应以后他就有兴趣了，哎，这个念下去，财源滚滚，所以我就一直念，他是依嘛，依就是财源滚滚，或者诵了以后病就好了，为了病好，所以他就一直诵经，因为他怕再生病，这个都是外依，有外依的话就不能成就了。现在我们讲的培养兴趣就不是外依。

这个要把很具体的依据，变成很抽象的没有依据的这个部分，你要怎么去转变，你一定要从这边来。比如诵经本身，你会感觉到很好，但是你一直无法投入，这个时候一定有很多障碍，你自己要去观照。比如说，字句，我认识的少，所以一翻开都不知道怎么念，那你要怎么克服？我就用自己的方法克服，怎么克服？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所以你会看到我念经，常常发音不正确，因为我懒得再去查字典。我试过，查几次字典，查一整天才查几个字，有很多字根本字典里面找

不到，所以后来我干脆不查了，能念下去就好了，错了我反正念佛菩萨知道，我就常常这样子念。

这样子你才能产生兴趣，要不然你一直查字典，我连《康熙字典》《难字字典》统统买了，就是找不到，后来才发现是写的人写错了。最初那个「荅」，怎么是草字头的「荅」，根本连字典里面找不到那个字，我们是竹字头的答，问答的答，是竹字头的答，他就是一个草字头，不知道怎么念，查了老半天就是查不到，后来问人家，他瞪你一下，回答的答，怎么这样？你不知道呵？我写的好像不是这样，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太惭愧了（台语），怎么那么简单的字你会不懂？因为古代的木刻板，跟写字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不知道他们怎么运用的。反正有这种状况，你要破除那种阻碍你兴趣产生的部分，你自己要去跨越，这个时候你不要太过于求真，人家说难得糊涂一下，有些时候，这个东西不懂还无所谓。因为不懂你才带有一种朦胧的美，那个时候你就会一直深入，你要是什么都弄清楚，那没有办法，因为你本身会产生很大的障碍。

当你在这个地方产生兴趣以后，不管你怎么样，摆在你眼前有很多障碍，你一定要设法去克服，当你产生初步的兴趣以后，你再去回过头来克服前面那些应该要克服的。比如说，我要注意人家，那个 qián 闾婆，净空法师在讲经的时候，我就注意听，他说念 qián 闾婆，我就跟着念 qián 闾婆。有一次我看外国人写的，用英文翻过来 g ā n 闾婆，奇怪，是 g ā n 呐，不念 qián，可他老人家都念 qián，我想一想，他解脱常念 xiè 脱，国土常念国 dù，大概是乡音，中国字有多音字，有乡音，解脱就解脱，现在还有人解脱注音就写 xiè 脱，为什么一定要念 xiè 脱呢？解脱呵，xiè 脱不对吗？其实也未必，因为有人这样念，但是你不一定统统念 xiè 脱，可是你在原音翻译上面，这个字是 g ā n 闾婆不是 qián 闾婆。而当初我们要查，根本你也查不到，查到最原始的《华严经》后面有，第一卷后面有那个字，可是他的音切来切去看不懂（台语），到底念 g ā n 还是 qián，干脆不要管他。但是，那个部分等你产生兴趣以后，你就会去留意，那时候你慢慢的成长，那个不是重要的。所以求真的功夫在这个地方产生兴趣之前，你不要讲求真，等你产生兴趣以后，你再去求真，什么才是正确的，这样子你的挫折感才不会那么重，这样去深入就容易成就。

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这个部分，也有类似的情况。他说，圣人能够处在人之所恶的地方，大概近道了。这上面讲，「居善地，心善渊」，这个从名相上解释，大

概一个一个都可以解，我们主要是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心地不造作的地方，心地不造作、很自在。「心善渊」，很沉静，不要浮躁。「与善仁」，就是与人相处要仁慈，但不是故意做作的。「言善信」，讲话少讲，不浪费生命，适可而止，讲有用的话，叫言善信。「政善治」，后面这些都是妙用的部分，政治要善治，要会治理，不做作，随缘，就是无为而治，要不要治？要。在什么时候治？有状况出现的时候才做治理，不要自己去弄了很多无意义的行为。「事善能」，事情要做没错，但是不要太过于用心机，做事做作就是用心机。「动善时」，动要适时，不是不做，不是消极，但是当一切能过的时候，我还是随缘过去，不要特别刻意地去做一种安排，没有必要。

这些总说起来都是妙用，妙用当中你会发现，他都是依体起用，依体起用他有一个最大的特色，随缘顺势。我们现在企业化以后，你会发现，都很积极认事，没有事情要找事做，尤其是所谓斯巴达教育的，卡内基教育的，吃饱撑的（台语），一定要去创造一些东西。创造本身并不是不好，但是你会发现，那个创造造成很大的业力，因为有福报的你不必创造，没有福报的再怎么创造就是没有，你会昙花一现的出现，然后整体降下去了。

有一个直销的业务员，他做产品一个月赚六百万，六百万哦，不是六十万，一个医生一个月赚六十万算是非常高的收入了，他一个月可以赚到六百万，全台湾省的直销业绩统统算到他身上来。当然，直销员来讲他叫作推销员，在公司组织里面他是总经理，一个月，因为他是进口代理，站在销售的立场，他还是业务员。我就跟他讲，你最好发个心，在台湾成立一个推销员的圆桌会议，美国有百万美金圆桌会议，每年收入达到百万美金以上的，他们这个组织 club 会发一个百万美金业务员的荣誉奖状作鼓励，当然，这是美国推销员的一种荣誉，所以每一个有成就的人很愿意投入支持。

但是我说，台湾的业务员、推销员没有人敢说他是推销员，都叫业务员，而且尽量要挂主任、经理这些名字，都没人愿意说我是推销员，以前叫「皮条客」（台语），那名词、职业、身份、地位都不敢肯定，你应该发个心让这些人，在台湾走入商业化中，这种人更多，你坚定他们的信心，使他们生而有尊严，不要这样生的没尊严。他说，好了，好了。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我说你怎么搞的，他说你比较熟来帮我做，我说怎么回事（台语），你想想看，六百万收入的人，现在假如没有收入的话，他现在怎么过活？应该来讲，一个月赚六百万，假如是我的

话，赚两个月够了，这辈子够用了。而他将近赚了十年，当然最初三年没那么多，后来至少有五年的时间，每一年赚八九千万，将近一亿，那五年平均下来，总数在五亿以上的财产，竟然走路在街上。我说你怎么搞的？他说人不能有坏习惯，我说，完了，不用再讲了（台语），坏习惯，完了，什么坏习惯我就没再问他了。因为再讲下去一定会听不完的唠叨跟烦恼，所以我也不愿再听了。反正这些人大概就是这样，不是赌博，就是女人等等，就是那些坏东西，当然不是说女人是坏东西。他就养成那些坏习惯，所以你看财产再多，一夜之间就可以花掉了，可怕呵，这个就是他的生命没有一个重心在。

我们一般人来讲，你应该多少在这里有所警觉，要不然，那种好的会来，他同样会失掉，他来得多容易他失去就更容易。我跟他讲，我学佛了，我要你发个心护持一下，你一直说等一下等一下，当时你要是拨个两千万给我，现在你老有所终，对不对？头摇一摇。我说再去赚嘛，那六百万还是很简单，对你来讲你有赚钱的能力嘛。你看，有赚钱的技术跟能力，但是已经没有求生的欲望，以他在直销界的知名度来讲，随便再去弄一个来做，绝对没有问题，可是生的欲望已经消失了，可怕不可怕。

所以，那些东西都不用去争他，道体抓得住，运用要依体起用，你不依体起用的用，过去生，我大概也不是修得很好，我相信他也有护法，所以这辈子才有那么大的福报，但是他没有智慧，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存下去了，要是能够有的话，不同。这里面关键就在于他没有本体，没有本体时候你所呈现出来的都是意识形态。你看，有了钱以后，家庭破碎了，家庭破碎以后，绝对不甘呐，尤其台湾人直销常常是夫妻档共同活动的，怎么办？我在想，我是没有问他，想要找一个对象嘛，可能就被仙人跳跳走了，一跳五六亿统统跳走了，那很简单呐，他不知道。这个就是争，自己在争，假如他能依体起用，我看那五六亿，看看哪个道场要？法鼓山也可以，慈济也可以，玄奘大学也可以，你看看，他可以做一个多大的大善知识，那么那一个道场，终身不会亏待他的，就以世间法的立场来讲，可是他没有，他内心里头有个争，争什么？争到钱以后，争享受，争享受以后，要争名争利，自己本身是个推销员，为推销员谋个福利，他都不愿意你看看，都做不到，这是很可惜的事。

所以后面讲，「夫唯不争，故无尤」。内心里头没有矛盾冲突，就无尤了，不会产生那些不必要的挫折感，哀怨就可以不发生了。

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大家休息一下。

## 老子 第十集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这里告诉我们为人处世之间的几个要领，讲到用的部分。「持而盈之」，这个「持」用我们现在来讲叫适，适才，把你的能力尽量发展到极点，这个叫做持而盈之。

「不如」能够知足，知足，不要超越，知止，能够停止。我们一般人，有能力都要让他尽量发挥，用我们佛法的标准来讲，我们常跟各位提到，你要有五分福报，只用三分，那你还有两分游刃有余日子很好过了。你要一直把他发展到五分，那你就会觉得很忙，用到七分你就挫折感来了，用到八分你就会觉得人生真的没有意义。因为你那个理想是无止境的，那就不知足，所以他说「不如其已」，你自己知道应该停止了，你「拭而盈之」嘛，你有那个才华没有错，你一直用一直用。其实，这还有另外一个缺点，除了你这样子一直发展会造成五分福报要追求七分目标的痛苦以外，你就像那个轮子一直转，一直转了以后会产生惯性，惯性到最后你会发觉，赚了那么多钱又要做什么，钱赚多了最大的麻烦就只是这样一个数字而已，就只是一个数字，很多钱没有意义，钱在某一个范围里面你会很有用，我要买这个买那个，这个很管用，钱能发挥他的作用，可是当钱多到超过你使用范围的时候，你会说八位数字九位数字这个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九位、十一位、十二位数字跟你够用之间其实是相等的，相等的。

就像我们要喝水，你大概喝 500cc 够了，给你 5000cc 那只是个数字，你不可能 5000cc 都喝下去，5000cc 的水和 500cc 的水对你来讲其实效用是一样的，可是你要知道，5000cc 的水对你来讲可能会产生问题，对不对？因为那剩下的部分你要善于处理，不善处理会出问题。

所以当福报、才华你运用到某一个程度以后，你一定要知足，要保任。然后在那个范围里面你的生命才会提高品质，才会生长，要不然你会在那个才华的运用之下你变成你才华的奴隶，你会被你的能力把你俘虏了，把你俘虏了。

有些人说，要我有这个能力我也不为自己，我是不是为大众来服务，这样可不可以，可以，你为大众服务以后，你也会发觉，我自己被这个能力架空了，架空了，

因为我不是为谁，可是人家有求，我必须要有应，那时候就完全浮在人事上面了，到最后你会发觉人家要求我不应还不行，对不对，我不跟你收费不去也不行了，是不是这样，那这个时候名利的来临你不要都不行，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你的生命已经变成行尸走肉，也是行尸走肉，另外一种，当然这个福报是比较大一点没有错，但是那是真没意义的生命，真没意义的生命。

所以「持而盈之」，与其让你的才华尽量地过度地去使用，不如知其止而止，知其足而足，该停就要停下来，不要把他用过头了。

这个是在人生当中常遇到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能力应该发展到哪里才该止，那你要自己去衡量，因为没有人能够告诉你说到哪里可以，你自己，这个东西就是保留着你自己的觉悟的权力，你有没有办法说，那我来问师父，师父告诉你说这样，你就这样，很难，很难。

我们道场那个凤宜她说师父讲我绝对听，我会很乖的，我说那个哪本书你找找看找出来，她找了以后问师父会不会在你房间，我想给她一巴掌呢（台语），叫你去，你就找到说会不会在我房间，问题在这里，因为我自己没有，我说我站起来找就一定找得到，她说没有，我找了几次以后，她听我这么讲她就赶快再去找，我说不用找了，我都看到了你还找不到，我说在沙发那边就看到了，她在那边就找不到，很奇怪的事，明明就摆在她眼前她就没看到，我说你不要那么紧张嘛，我把你眼睛闭起来手伸出去抓出来就是那一本，她说我怎么没有看到。

你要叫我们一个普通人完全信赖一个人很难，很难，你不要说我们夫妻生活在一起，你说叫一个人对另外一个完全的信赖有没有可能，完全信赖是真幸福，真幸福，可是你那自我就是保留一点我，保留一点我，那就是伤害的地方。不管男的信任女的，女的信任男的都一样，你只要保留一点我，就没办法了。就像刚才那种情况，叫你找你就找，找不到，奇怪我找不到这样就好了嘛，为什么你又反过来说在你那里，那就是你的自我一直在起作用，你说没有找不到，那本书长什么样我没看过，就是找不到，因为我们会有那种情况，你在找那个东西就只有那个东西你看不到其他你都看到了，可是你就偏偏会反过来，会不会在你那里，我说奇怪了，就在这里才谈到这本书，那就在这里，知道在那里，我也看到了叫你去拿来，你就找不到然后反问我会不会在我那里，有可能会在我那里，我那里是第二本，那你这里是第一本，你就把这一本找出来就好，可她常常那里找不到，到我那里去翻箱倒柜就找得到了，那真奇怪了。

所以这自我的存在很难，很难。所以你想要完全依赖别人，看别人来告诉你说你应该到哪里为止，这是做不到的，告诉你说到这里为止，你也会说我再试一下（台语），再试一下。这不止我们，国家的负责人都一样，尤其我们中国那种泄天机的半仙特别多，常常会去告诉那执政者，你这个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有没有，跟宰相、跟黄帝他们讲国家如何如何，他就不理这一套，等到国家覆亡了以后再怎么样，哪个人对这个先知的预言能够完全赋予信任。就像当年虚云老和尚，那时候法号叫德清，是清朝最后的一个国师，他跟他讲说国家应该要注意什么什么，他都不理，没办法，虽然会尊崇他为国师，但不见得就会听纳他的意见。所以随即他就跑到长安以后，随即他又拜佛写经随即他就走了，改名换姓的叫虚云。他可以称得上是军师，毛泽东也去找他，周恩来也去找他，蒋中正也是找他，孙中山也是找他，那他对国家大事都讲了，就没有一个相信。唯一的就将经国去找广钦老和尚，问那一个现在农民不够用怎么办，……这一条有啦，很少。真正生死攸关的大事，大家都是相信自己，不听别人的，尽管他有说得有道理，你也不愿意相信他，所以自己要怎么去掌握、去控制到这个部分，那这一个要靠自己，自己的生命只有自己控制。

我们应该要如何的停止在某一点上，自己要去揣摩，你没有办法比较，我们现在讲的伙计跟老板，老板有老板的标准，他的生命品质跟我的生命品质，一个主管跟一个部属，主管的品质跟部属的品质不一样，一个自由业的标准跟一个上班族的标准当然也不一样，那么你自己要从这里去衡量，才能够掌握得到，但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个标准，不是没有标准，只是我们平常缺乏这种训练，你不知道而已。这个在历史上我们看了很多，「持而盈之」，李斯，秦国的李斯他发展到极点五马分尸，对不对，所以他名字取得不好，李斯，五马分尸，苏秦、张仪都可以说凭着他的才华都发展到极点，但是死了名声也消灭了，你看那个苏秦身佩六国相印，一个人担任六个国家的宰相，你说有够厉害吧，古今中外大概就只有这么一个，其他没有了。秦始皇转轮圣王，兼并六国统一天下，这不得了了，但是他能力发展到极点以后还是不行了，真正有几个，没有几个，唐玄宗也是一样，你看他这个生命形态，开元就开元了，还来一个天宝，天宝就覆亡了，有没有。真正能够得到了，倒是清朝这几个皇帝，顺治，他皇帝没有当到死，六十年退休，有没有，退休制度他是第一个，他的孙子乾隆皇帝也是六十年退休，有没有，他能够知足，所以他能够安享天年。有些人不行，他会骄纵他的富贵，骄纵他的才华，你看，

上至天子以至庶人，都一样的，都一样，我们在这地方，「不如其已」，自己看看。第二句他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揣」是揣摩的意思，「锐」就是很厉害，反应很快，就是学习发展自己的潜能能够发挥得很好，但是不可长保，就是说你太坚硬、太刚强对自己是不利的。揣而锐之，锐，猛利，对自己不好，我们看物质都是这个样子，钢铁很硬，对不对，很管用，但是很脆。我们常看到，那一天我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运动家，我们有一个运动员退休，听说在立法院还是在哪里，他宣布退休给体育官员很难看，他就「不如其已」，他不「持而盈之」，他也不「揣而锐之」，他才可以长保。我们只看到运动员的寿命都不长，都不长，感觉到他很刚强，他都很少生病，但是一死就很快就死了，对不对。结果他讲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偃苗助长，这个运动员的骨骼本身都是不均衡发展，所以那些少棒队、青春队你看看有几个好下场的，现在进入执棒的没几个，而现在进入执棒的都不是当时叱咤风云的人。当年少棒队那几个名星都不见了，那你说给他几百万就结束了，他长长的，一辈子那么长（台语）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他在叱咤风云的时候，他就已经超过饱和了，盈之，锐之，他对他自己的生命没有考虑到长保。

倒是在这个时候，智能发挥不出来的人有福了，对不对，他长保了，太早发挥出来的不可长保，所以说傻人有傻福嘛，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他太小发展出来的话，你看那些魔手、投手、变化形的那些手都完了，都完蛋了，然后他一辈子谁去负责，他为国家，为当时我们很枯燥的那种生活空间注入了一种清凉剂，让我们产生新希望，说实在我们从红业造办队基地开始发展起来的，大概他给我们带来的生命力，我们经济开始突飞猛进了，现在谁去管他？不可长保。就算说社会的这种制度，政府能够弄得很好，那你自己也变成不成人形了。那只是说给你一个比较好的照顾而已，不行。所以不要在这个地方太过于要求使自己成为某一号人物，没有必要，你能够很正常的把生命渲染出来就好了，能够透过某一种媒介渲染出来，这样就够了，那个时候你那个作品也能够长保，你的生命也会过得很自在、很安祥，而不是像一般故意做作的人，做作就是不行。所以我们多留一点福，有那个才华不妨留一点，留一点。

他讲，第三句「金玉满堂，莫之能守」。金玉满堂，就是富贵，不见得都能守得住，他在这个地方没讲到因果，没讲到福报，但是所讲的是无常。金玉满堂是眼前，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那位先生一个月六百万，算是金玉满堂了啦，不过

就我所知道，他那个人一块金子也不会买，他买了一副链子 300 就跟我炫耀了三次，那可见他这个人在钱上面是很节省的，那种叫做「傻人不傻出」，所以会脑溢血（台语），对不对？他自己傻乎乎的一直进来，他不会运用，所以金玉满堂不见得能够长久保持，这都是无常观。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富贵你要骄纵的话，自遗其咎。富贵要能够自己知分寸能够守，要能守得住。我们在大学时候，有两个同学，现在都是第二代，企业界第二代，那时候两个同学两个风格，可以称得上都是富贵的，一个就是你不知道他是谁，他很喜欢到你家里去玩，你说要到他家里去玩，他就支吾其词不讲，电话也不留给你，家里住址也不留给你，顶多就写台南市，其他不写，电话 06 下面没有了，你知道他台南人就是了，其他他不讲了；另外一个不是，他自我介绍就讲我爸爸是谁，你一看就知道了，大家就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一个是骄，一个是不骄，你根本不知道，现在在整个社会上表现，那个不骄的人他就很扎实地干起来，那个骄的人，人家就常常会问，你这有要紧吗（台语）？这一波要不要紧，他就带有那个风险在，同学在他身边就常常会感受到。为什么，他骄，扑入了，明枪就出现，暗剑就会来，那个躲躲不显现出来的，谁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一直到毕业以后人家才知道，原来他就是谁。到那个时候你想攀缘也攀不上了，为什么，已经分开了。

这个就是一个人会藏拙，虽然富贵是专长，他认为是拙，是缺点，他会藏起来。有才华的人，会藏，锋芒会内敛的人他会长久。锋芒不会内敛的人，一秀出去就没了。再怎么看还是这些，去年这套，今年还是这套（台语），那你内敛的话，这不得已，刚才讲，动善时，有没有？那个时候再动出来，这个没看过。到时你一逼他，他又来了一个，他反正不出第二个就对了，第一个你没见过，第二个你也没见过，但是他都在不同的时机出现。不像一般人，动不动就全盘托出，全部托出去就没了（台语），人家再请他第二次，还是那一盘，每次都那一盘，那就没东西可秀了。这叫富贵而骄，才华能力都一样。他讲的这四个，都是我们为人在世间应该要留意的。「持而盈之，揣而锐之，金玉满堂，富贵而骄」。这样都是我们要避免，这个都是讲积极面，都讲积极面。

他为什么没讲到消极面？譬如我们说贫贱而不移，富贵而不骄，威武不能屈，这些是儒家的思想，他三方面都讲，但是他只讲一方面，三方面只讲一方面，都是讲自然界的现象，我们现在人事你该如何去模仿，然后自己要能够持终、守平，

持终、守平，平是平等的平，怎么样守得住这一点，从模仿自然界来的，自然界永远都是积极亮丽的，尽管是淫雨霏霏，他还是一种美，还是一种美，所以他告诉我们，在这个积极面上，我们不要堕入盈之、锐之、富贵而骄的这种现象。因为积极面通常你会一再一再地成长，你看，四时运作，春夏他会一直成长，秋冬会让他收敛一点，我们人春夏秋冬都一直成长，那就出问题，你没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没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所以佛教的一个制度非常好，夏安居或冬安居。要大家不要太锋芒，回来充电。每年都要有的，为什么要这样子？让你富贵不骄，让你揣而不锐，让你持而不盈，你要能够锋芒内敛。

所以他后面结论说，功成、名遂、身退，功成名遂要能够身退，事业成功的，成功就好了，那就退了，这时候要退了。我们现在不是，讲事业成功了，企业化，投资扩大，多角化经营，多角化经营你就要考虑一下，我到底现在的事业是五分还是七分，我的福报在这种状况之下是五分还是七分，假如你这个事业的成功已经到五分了，你就不要扩大，告诉你再好赚你都不要去，别人会赚到你赚不到。假如说这个时候你有八分福报，你事业再扩大只能到达七分而已，那可以，你有八分福报做七分事业还可以，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成功。但是你要不是这样想，你看看，我原来三分福报，做到现在五分，已经够累了，一般人就在这里发生问题，对不对？这个五分规模不够大，再扩大一点，大规模经济就产生了，结果三分福报做七分事业。台湾话讲：「要死比较快」（台语），你必须要知道，因为到五分的时候已经超过你的福报极限，而你又扩大到七分，怎么办，除非一种状况可以，我把股份所有权和经营权给让出去，把五分扩大到七分，那我让四分出去，我保持三分，那可以不可以？可是你想想看，一个想要扩大的人会做这种决定吗？他绝对不会的嘛，绝对不会的。他假如说把五分扩大到七分，而自己保留两分半，他有三分福报，他绰绰有余，可是你用世间法来看他就不可能这样处理，绝对不可能这样处理，所以灾难就来了，挫折就来了，烦恼就来了，痛苦就来了，所以下半辈子的生活，他就在烦恼痛苦中过去了。但是他本来可以过得很好，功成不身退，不身退，而这个都是自己可以衡量得到的，自己可以衡量得到的。

你能够这样做，功成名遂而身退，这个叫做天之道。你看，到了秋收以后，春耕、夏种、秋收，冬就藏了，身退了嘛。这是天之道，我们就是这样运作的，就是这样运作，所以人生在世跟这个部分是一样的，一样的。

我们再看「载营魄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cī）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hé），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shì），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载营魄」，载，是承载的意思。「营」就是魂，其实「营」就是一种动的意思，「魄」是一种静的意思，你产生动，一个人之所以能动是魂的作用，一个人之所以能静，是魄的作用。这是中国人传统的一种观念，那么动静之间要能够合一，要能够合一，你动静之间要不能够合一，就造成分裂。所以一般人动起来，忘了我是谁，一静下来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起来。他在两极摆动，所以你看他，本身来讲人类天生的就会有这种二分法，动静之间不是趋向于动就是趋向于静。所以一趋向于动的人对趋向于静的很看不惯，而趋向于静的人又不喜欢趋向于动的人。

这个是，今天你趋向于是静只是静显动隐，今天你趋向于动只是动显了静隐。只是这样而已。动静都是你的生命因素，都是你的生命因素。可是人在这边，他不是这样表现的，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事了，就会很麻烦。所以古来的圣人，不管儒家、道家都是这样的，要你抱一守终。动静要合一、要适中，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静，这个就麻烦了，你都是这样讲，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动我就动，什么时候静我就静，这可以吗？你要知道，当能够告诉你这样的话，这就已经变成技术性问题了，当他变成技术性问题的时候，你就不是人了，就变成机器人了。我记得，初中的时候，因为我晚了两年再读书初中，比较紧张，老师说一就是一，那么第一个学期，有一次是观摩教学，他说督学要来，哪个学校哪个学校老师要到我们班上来观摩，抽到我们班上，怎么办，上课上一到一半我要做笔记，那做笔记怎么办，我笔忘记拿起来，在书包里面，这个时候就用摸的，身体都没有动，手就这样下去摸，摸上来，写是这样写，身体都没有动，因为老师规定、教务主任、训导主任规定，身体不能动，可是他没有规定手不能动，所以我手就这样下去摸上来，后来我们那个信誉组长和教学组长，因为两个主任陪校长出去，督学是由两个组长陪着，他们都坐在我后面，因为我晚两年读初一，所以我个子最高是坐在最后面，我那个动作，他说你是小偷是吗？我说你说身体不能动，我当然只有用手动。在那时候你只好这个样子。你又要动又不敢动，所以就有一种很怪的动作会出来了，那时候我没感觉，后来长大以后越想，那一幕假如照相起来，

来拍电影一定很好玩，心境就会产生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尤其被价值观念一框的时候，你的多样化不能起作用了，因为价值观念个人取的不一樣，我只是取他不能动，可是我又非动不可的话，要怎么办，他只好去想说他说身体不能动，那就身体不要动，那手大概可以动，就产生这种状况。

我们生命因素里面，本来就有动跟静的两个生命因素，现在我们的动没有标准，那就变成妄想、妄动、乱动的情况，那在身口意上就会同时发生，里面没有讲这个部分，用佛法的立场来讲，身口意会产生妄动，那就是不如法的部分，十恶业就来了。静也是一样，应该身口意三业要同时知道，适当的时机要静下来。那么这个动静假如以身口意来配的话，就变成「止持」两字，止就是不该做的，不可以做，做了犯戒。持就该做的，要做，不做犯戒。身口意上面，在该动的时候要动，在该静的时候要静，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静，你能不能抱一而能无离乎？能够让他交融在一起，而不会出轨，不愈局，你能不能够不愈局，这个就功夫啦。所以这个地方都讲原则，他就不讲细节啦，细节部分要自己去体验，自己去体验，因为他讲本体，所以主要都讲原则，这是第一个动静的问题。在我们当中，止持的问题，该做、不该做，要怎么办？不是说该做就一直做，该静就一点都不能动，不是这样子，初学在这个适应上面你要能够做到抱一能无离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专气致柔，能婴儿乎？」「专气」，「专」就是我们讲的专心的意思，你能够不能够像小孩子一样，专气致柔，小孩子在注意事情的时候，他是很专一的，我们是不太能专一的，长大以后就不太能专一了，你要注意看一件事情，很容易被意识形态把你引出去，容易被引出去，我们叫心散乱。有些人比较好，一专注就能够专注一段时间，有些人一专注，马上妄想就起来了，所以他有很多联想，他是叫联想，其实就是妄想，讲联想比较好听，其实那就是妄想。在你专一的时候你有妄想，婴儿不会，因为他没有那些资讯进来。他很单纯的看一个就是一个，所以小孩子当妈妈说就是妈妈说，爸爸说就是爸爸说，到读书老师说就老师说，等他长大到初中以后，谁说都不是，就是同学说，就变成同学说了，同学说就没有说了，那个标准就散乱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够「专气致柔」。

你看小孩子越小他越柔软，你看小孩子大概六岁之前叫他打坐，通常双盘都盘得起来，同样的那个人，到了十六岁你叫他双盘就变单盘了，到了二十六岁就不盘

了，很怪。不只身体是这样，心理也是一样，一个小孩子在六岁之前，我们在他面前出现，妈妈说师父来了给师父顶礼，他马上「咔嚓」拜下去。六岁以后，给师父顶礼，他一看，他不拜，为什么，他的自我开始产生了，心理就不柔了。在五六岁之前叫他做什么，他都会做，六岁以后他就开始有了自我，他为什么要顶礼，为什么要？他没有必要，而且他会发觉，在大众面前顶礼会有面子挂不住的感觉，等到大家都拜我就拜，大家都不拜要看我拜，我就不拜。那自尊心就起来了，自我起来，自尊心也起来了，那必须要再超过这一个阶段，他对佛法认识了，三宝的殊胜，这个时候他才会拜。但是你会知道，他已经变成了有目的的礼拜。在五六岁那个时候是没有目的，叫他拜他就拜，顶礼师父就顶礼师父，看到佛像他会合掌，到某一个程度以后他就不要了，为什么？他不能「专气致柔」。身体、心理都一样，都一样，婴儿因为没有意识形态，他没有先天的制约存在，所以做得到这一点，我们能不能像婴儿一样，这么纯洁，这么的率性，我们做不到，做不到，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

第三个，「涤除玄览，能无疵（cǐ）乎」？「涤除玄览」，用现在的话就是扫除、破除意识形态，比较玄的、抽象的这种意志，你能不能把它除掉，能不能破除你已经存在的这些价值观念？这个叫做涤除玄览。「能无疵乎」？没有瑕疵吗？我们现在要破除意识形态，很简单的一个方法，跳出一个坑，掉入另外一个坑，那么你会说我破除了意识形态，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破除，根本就没有破除。原来没学佛，执着的那个部分世间法，学佛以后执着的佛法，学净土的执着净土，然后哪一天想通了学经教，又执着经教，学了经教哪一天搞不对了又跑去学禅宗，又以为禅宗对，你这一个执着换一个执着，你在换执着，不是破执着，有没这种情况？

你从别的宗教走入这个宗教，你好像又成长了，其实你一点都没有成长。你把对那个宗教宗派的执着换成另外一个宗教另外一个宗派的执着，这个不叫成长，不叫做成就。所以这一点很难看得到，很难看得到。能无疵乎？没有瑕疵吗？破除就破除了，什么都没了。在没有的情况之下，能不能起妙用出来？所以我们在讲做的时候，讲习中，常常跟各位谈，讲一些非佛教非宗教的概念，主要就是要破除你不要执着，假如一直引用这些经典的文章，你的法执会加强，我们是希望你抓住本体，然后这个本体无所不在的，在自然界、在艺术界、在工程界，各方面他们所存在的现象是什么状况，你这些假如有所了解的话，你就比较不会死在那

文字下，死在那固定模式的意识形态中，关键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要「涤除玄览」，实在很难，涤除以后又要无瑕疵更难，更难，我们都在这边换来换去。以前吃饭贪着鸡鸭鱼肉，现在吃素不贪鸡鸭鱼肉，贪口腹之欲，还是哪一家好吃，还是出来了，你只是贪的对象换了而已，贪并没有除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面对他的。你能够知道有这样的一种状况，而能够勇于去承担，这不一样。我很清楚，应该不贪就是不贪图口腹之欲，口味，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我必须面对他、接受他，你有没有很清楚地？或者是只说「这个好吃」，因为好吃而好吃的，那就很麻烦。你知道很清楚，同样花这些钱，当然是要吃好吃的，有没有说同样的钱你弄不好吃的给我吃，当然没有。

我们佛教徒就有这种情况，有一个人很喜欢吃鱼，可是他又学佛，师父来了他弄素的给师父吃，他跟师父讲说我一定要吃鱼，师父说好吧，那你不要买活的来杀，他说可是我吃淡水鱼都是活的，他说吃活的不行，那犯杀业，他就到菜市场去说「有没有死鱼？」这种事情只有佛教徒做得出来，又贪吃又怕造杀业，你不要吃就好了嘛，那很简单，那要吃你就不要怕嘛，师父又跟他讲了一大堆，叫三净肉。你到鱼摊上面去问有没有死鱼我要买，那个老板是很高兴的。那死鱼本来是要丢掉喂猫的，结果你要吃，那当然好。我又不必挑回去，又有钱收入，怎么不高兴呢！后来他又跟我讲，那老板真可恶，为什么？他死鱼比较贵，因为难得有死鱼，「天下第一笨莫过于佛教徒」嘛，叫你不要吃，你又贪吃。

这个都是自己所弄的，自己所弄的，真理不是这个样子，执着在那名相下。你说那个意识形态要把他除掉很难，很难呐。告诉我说去买活鱼大家一起吃，还要你吃鱼我吃素，那什以师父嘛，要不然你就不要应供嘛，要应供大家都吃素，不然就大家都吃荤，哪有我来应供我修功德你就造业的，然后又出那个怪招，要人家去买死鱼，真怪事。所以玄览，真的叫玄。

「爱民治国，能无为乎？」爱民治国，能无为吗？又要爱老百姓，又要治理国家，是没有错，能不能无为？这里面牵涉到都是意识形态，所有出来要爱民治国的，都是表现我是谁？我是某一号人物，才要走出来的。你说叫他当选以后不要管事，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啦，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只要任何地方有机会，他一定要去秀一下，上个镜头，表示他在治国，他在爱民，对不对？所以要「能无为」真不简单？为什么，这里面就牵涉到基本的意识形态，而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更没有办法谈，现在这个时代，是整个结构上面的一种变相。

这个结构，现在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不像以前那种自然发展下来的情况，已经完全被人为因素把他扭曲了，塑造成说这个国家一定要按照我的意识形态来，我的意识形态是由前面某一个意识形态传承下来的，那个意识形态对不对？天晓得！现在西洋人发明了民主政治以后，他们说全人类最浪费的资源就是浪费在民主政治的选举上面。你看每一次选举投入、花费多少的资金下去，浪费多少的人力财力，真的发挥出来了么？全世界所有的民主政治，投资的这种不成比例的这种浪费情况，大概没有中国台湾这么厉害，对不对。他不只选举花费而已，选举之后全民都要付出，对不对？选举之前那些大人物付出，选举之后老百姓要付出。不然一个垃圾桶两万五（台语），一个垃圾桶两万五，黄金打造大概也不必，为什么这种情况浪费，但是他认为这个政治结构才对。他内心里头是不是这样想，我看也未必，假如能够有那么一天，有那个因缘让他掌握住，我想他大概也是拿破仑第二，对不对，拿破仑当年也是为了民主共和，可是他自己到最后有因缘就当皇帝去了，可见人都有私心存在，他没有办法无为的，所以他要争夺的不是真正的如何爱民如何治国，而是他的权力欲望。

你看看，各位有福报，你要治国的话、爱民的话，能无为乎？先看自己能不能无为，我们台湾还好，曾经有过无为的总统，有没有？想不起来哦，都没有办法无为，因为他被围住了，他真的是无为。

「天门开阖（hé），能为雌乎？」「无门」就讲天道运作的这种自然状态，「开阖」就是讲开关，天道运作之间他有一个自然的运行轨则。「开」，春就开了，到了秋就要「阖」了，冬天就完全盖起来了。开阖之间，天门这样开阖。「能为雌乎」？雌，是雌雄，要分辨的意思，你能不能任其自在的运作，而不加以人为分辨，不要加入人工的作用，这叫「天门开阖，能为雌乎？」自然的运作，能不能顺下去。这个地方，我们千万不要把他看成真的是消极的，绝对不要这样看。我们现在就是自己要叛逆，违背自然法则，他告诉我们要能够合乎自己法则。所以，你在要叛逆自然法则，一直想着我要挑战成功，我要征服他，我人定胜天，你一直想这些观念，你当然看这些东西很消极。但是告诉你，人绝对无法胜天的，你在某一个范围里面能够达到自己的一种突破，那是你自己的一种突破，绝对没有办法胜天，你只有破坏自然运行的法则而已，只有这种情况。那整个自然运行的部分被你破坏以后，他还能怎么样，你就以为你成就了，没有，伤害的还是人类自己，所以后代的子孙只要抓着前代的破坏的轨迹，继续自豪的话，那就是自己的因果

了，自己的因果了。

所以前面讲说这个天启说不对，一定要人权，那么这里讲到人定胜天的情况，讲到说我要征服太空，我要挑战大自然，当你这种状况一直下来，现在已经有了，太空被你征服了，破一个洞你赢了，对不对，有没有赢？赢了。征服自然，整个森林被你消灭了，你有福了，你当时毁灭了你没有受到灾难没有错，你享受那幸福的果实，所以你一直强调你的这个理念是对的，后面的子孙抱着你这个理念，已经受到你的伤害了，对不对？已经受到你的伤害了，而子孙不明就理，又死抱着你的理念下来，那只有两个状况嘛，第一个，想要利用这种舆论，专家权威的立论来做自我标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愚痴，就这两种状况。那你看看，这两种状况的人是不是都要背因果？所以西洋人到现在他已经开始改弦易辙了，但是改弦易辙很糟糕的事情就是，东方人跟着西方人走，现在功夫通通下在东方人身上，落后地区尚未开发的地区，所以他现在要求巴西的亚马逊河森林不要砍，不要砍吃饭怎么办，全世界拿他没办法，他一次开发森林那机器走过去是以六十米的长度算的，一部机器走过去，六十米之内所有的树同时锯断，每天按照这种速度这样往前推，你想想看，那个森林有多少？谁能够制止他，始作俑者是谁？发明那机器的是谁？主张开发那个森林资源来使用的是谁？问题来了，这还不是这些人的祖先吗？

现在，他有觉醒，想要制止，所以在制止的时候又发生人性的问题。你们帮我们弄得一塌糊涂，把财富集中到你家去，然后说叫我们不要破坏，那我们吃什么？然后你又要炫耀着你的高所得，你的高成就，那我们呢？你能不能把你那高所得、高成就分一批过来给我们，那我们可以不开发，僵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人类意识形态。所以你说人定胜天吗？不见得，你可以突破自己的那个局限的范围可以，但是想要达到真正战胜自然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当哪一天自然想说恢复本来面目时候，那你就知道（台语），那时候会有多凄惨，他要恢复本来面目，他要把上天的这个洞补起来，那这个时候，所有不正常的都要恢复正常的时候，人类适用得起来吗？恐怕不好适用，那个时候是灾难，还是恢复本来面目，到时候你就知道（台语）。

再下面讲：「明白四达，能无知乎？」这个「四达」主要是讲智慧，明白四达，就是我们的智慧，知而无知，叫做四达。不是一二三四的四，不是四个通达，跟我们三达德，那三明六通不一样，道家的用字当中，他的用法跟我们不太一样，

佛家的数字都有他表法的意思，这个地方未必如此。你能不能明白到这个智慧，知、而无知的这种状态，就你的智慧能够充分显现出来，而能够呈现出无知的状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叫大智若愚，你能不能这个样子，明白四达，而能无知乎？可以吗？智慧很高，然后糊涂一下嘛，不要什么都懂嘛，能不能装作不懂，这个很难呐，很难。一个人有了才华以后，很自然地就会流露出来，不只是谁，我都有这个毛病，一张嘴巴就是喜欢讲，叫你不讲就是不行（台语），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无知，没有办法无知。这个无知不是我们讲的那个无知的无知，大智若愚，能够清清楚楚，而不让他对我们产生干扰，这个叫做「明白四达」，大智而无知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不会被境界所转，随缘、顺事。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用我们人来讲的话，生，子女生了，养，而不占为己有。很遗憾，中国人养子防老，那就是生而为有，不是不有。你能不能够说，生、养是应该的，但是不占为己有，这是很豁达的。工作要做，钱要赚，但不一定要占为自己，有没有，不可能。要不是我的，我何必这么打拼（台语），所以有的员工就有这种情况，做得要死，赚一赚，都被老板拿去了，好了，问题就来了，在员工的立场你要生之、畜之，能够生而不有，这是真豁达。那么在老板，也要「生之，畜之，生而不有」，这是人生的练达。老板跟员工之间有这样的一种差别，练达的人他本身就是他的嘛，而懂得如何施舍，能够不据为己有，这是人生的练达。员工他本来就不是自己的，心境能够平和，这是他很豁达，这两个都是圣贤之辈，都是圣贤之辈。

我们一般人就没有办法啦，会对立起来，老板多赚一点，奇怪，这个月怎么没有加薪，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他有生而有，据为己为的这种情况。这个都是不够豁达，不够豁达。

现在的人为了对治这些，想出另外一套，直销经营法，不发薪水，你赚多少都是你的，大家签合约，有没有？直销就是这种情况，大家就拼了，因为都是为自己赚的，所以你看看，那种心态就会变成尖酸刻薄，在训练的时候讲的都是很好，当年我在南山人寿训练的时候，这个讲的真好，这个制度真好，可是实际上那些业务主任在作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豁达不起来，他会去斤斤计较，为了十二块弄不清楚，吵了三天还在吵，我这个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后来弄清楚，哦原来是这样，对，是所得税扣的，不是我拿的，为什么，不豁达，那个心性会走入那种很极端的地方。

下面一句，也是结论，「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为」，是作，能作能干。「而不恃」，不太过于炫耀自己的才华。「长而不宰」，自己能够拥有，而不独断，不独吞，这个是玄德。所谓玄德，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个天地宇宙之间就是这个样子，大地能够有这种能量，能够生长万物，但是他不会残害万物，他也不据为自己的，他能够作，能够生长，但是，他不骄恃，这个就是「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我们能不能够去体会这个部分，大地如此，我们自己也要能够做到这一点，道家老子的这种用意也就在这个地方，希望我们能够体量、体验宇宙运行的法则，然后我们从这个法则当中，来学习、来成就我们自己，这个就是《道德经》上面所讲的部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 老子 第十一集

我们先念一段，大家对对地方：

「三十辐，共一毂[gǔ]，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shān zhí]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个他是举自然界的事相来给我们看，第一句他有双层意义，「三十辐」，轮子的车辐，我们以前自行车就有三十个钢丝，构成一个轴心，那毂是一个轴心。他从这一点主要是讲三十天为一个月，毂是一个月的意思，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义，三十是一个善用的单位，小单位，三十个小单位合成一个大单位。比如7天为一周，12为一打，这样的一种状况。

现在他是举车子的例子来看，我们车辐30条钢丝构成一个轮子，通常我们只看到30个钢丝，你没有看到核心的轴的部分。三十天你看得到，一个月你看不到，一个月在哪里，对不对？七天为一周没错，七天你知道，一周是附加上去一个很抽象的，对不对？12支很清楚吧，一打是人附加上去的，意思就是这个有的跟那个无的之间的关系，是谈这一个部分。

后面谈的也是一样，所以「三十辐共一毂」的时候，「当其无」，重点在「无」上面，你要留意到「无」这个东西。有车之用，当其无，你才知道有车之用。假如没有，你只有车子在用，你只知道那个30个钢丝的话，那轮子动不起来的，摆一摆就一竖在那里，撑开来用的话，那个轴就很重要了。你要知道有那个轴的存在，车子才能用。那么他讲一年的运作，通通计365天，大概也不好运用，你分

成十二个月，那就好运用，好划分。所以我们说一年分四季，一季有三个月，那你就清楚了。那假如说一年分四个九十天，那我看就很难讲了，分四个九十天怎么讲你都不好讲，因为你分四季，四季来讲是分三个月为单位，构成一个季，季就是月的穀，月是有，季是无。同样，一年对四季来讲，四季是有，年是无。有车之用，用的重点在哪里，在无上面，也就是那个轴，重心上面。所以他的意思讲起来就变成是，用在那个抽象的部分，那么能够看得到的那个有形的是一个媒介，他整句话到这个地方，三句「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当其无，车才能发挥作用。

「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讲到器，我们做一个器皿，以前就讲陶器、瓷器，你要把他做起来，那个器本身必须是空的，「当其无」就是空的那个部分，用也是用在那个空的地方。譬如我们说花器，里面一定是空的，无的部分才能用，你不会用在他那个有的上面，器外形是有，可是真正的用你是用在他的空的部分，不可能说你从他玻璃上面去用，不可能，你是用在他空的部分。所以有器之用是当其无的部分，用在他空的部分。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你盖房子有门窗。「当其无，有室之用」，你盖了一个房子，你会不会塞得满满的，塞得满满的，你就不能用了。所以房子盖起来是壳子你看到了，你用还是用在他空的地方，而不是用在他有的地方。

「故有之以为利」，「有」，你看到那个形象的部分，他是做一种媒介。「以为利」是一种媒介。

「无之以为用」，空才能发挥作用。有形的部分是一个媒介而已，你真正用是用在他空的部分。

我们把他这一段拿来解释佛法中的空性那非常好、非常好用。你看所有的物是一个色相，色相是能看得到的。那么空性是什么？空性是他能起作用的部分，那是你看不到的，本体是他起作用的部分，你看不到的才叫本体。所以你整天在做的事情，你可以发现，我们是行在空中，不是行在有中。我们借着有，行在空中。但是你没有那个有的东西，你无法表达出来，你无法表达出来。

你说我们住在房子里面，你不可能用房子，你一定是住在房子里面，那房子一定是空的，房子是个有形的，你是借用这个有形在里面活动。所以事实上你可以发现，我们人类讲所有权，你看看，你是要所有权还是要使用权，你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有所有权，其实你所拥有的是空的，因为用的是用在空的里面，那你说我

没有外壳我就没有了，你是去买那个外壳，而真正用的是用在里面的部分，所以真正要拥有的是拥有使用权的部分，拥有使用权的这一部分。你自己稍微体会一下。我们成天在发挥作用的是不是都在空中，不可能在有中嘛。你反而用这一段来解释空、有之间的关系，那应该会比较具体了解。

那么我们现在再把它「用」，做另外一种表达看看，我们对物相是这样子，今天你心境要表达出来，心境、我们的心灵，这个就很麻烦了，这个是空的，我要怎么表达出来？你这个空的东西要借用媒介把他表达出来，那媒介有很多。譬如这么一个房子，我们这样布局就是一个表达方法，对不对。有些人就不这样布局，他一定要构成某一种气氛出来，那也是一种表达法。同样一个空间，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表达。譬如插花，也是一种表达，你是透过花的这种媒介，把你内心的情境表达出来，这是一种艺术。其实艺术展现出来的相当多，你穿衣服，也是你内心心灵的一种表达，有没有感觉？你不要我说留头发，你头发留什么样的，也是你内心的一种表达。我戴的配件，什么配件那也是你内心、心境的一种表达法，我们借着外面媒介，来使用他里面的东西。同样，我们内心境界是如何透过媒介把他表达出来，透过绘画、透过音乐、透过任何的东西都可以表达，甚至于你的举手投足、举眉送目，都是你内心境界的一种表达法。

不信各位留意看看，你看人家走路，尤其我们这种地板走路的声音，那个人走路是很轻盈还是很沉重，你就知道他内心怎么啦。有没有这种情况？你看人家关门的时候，你看看，有的人关门很轻盈，有的「砰」就下去了，看他「砰」的声音你就知道，他内心带有贪心、嗔心，有没有这种情况？你稍微留意看看。当然偶尔一两次是特殊的啦，我刚关的时候风冲进去你不知道，那个是例外的，那很少，不过绝大部分从你的动物、反应出来就可以看得到了。

那个有形的东西是一个媒介，透过那个媒介我们的运用，老子的这个文章通常是讲的透过自然界的这个状况，来叙述一个圣人的心他怎么样起作用的。同样的，我们假如说，圣人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也可以透过他所有的对象可以表达出去。那问题是我们通常不留意，因为你缺乏这种训练。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在运用媒介你也不知道，因为现有的媒介是你怎么运用他的空性你不懂，那么你内心心境如何透过媒介把他表达出来，这个你当然就不会了。你要是懂得如何透过物质的媒介来运用他的空性，那么你就有办法把你的心境透过物质的媒介把他表达出去，就有办法。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技术上的，不是技术

上的部分，技术的部分熟练以后当然他会很圆融，假如技术的部分没有，你纯粹是自性的流露，光是空性透过媒介把那种生命的潜能、生命的存在能够把他表达出来的话，那你技术再差，那像我们一般讲的树人画家就是这种状况，他会画他自己的，但是用你专家的标准来看，那就不一样，对不对。专家的标准他有受过完整科班训练的，他有他的标准。那音乐也是一样，我们受过正统训练的，你已经有一个意识形态的模式在了，你的表达方法当然会纯熟、精致，但是一个民歌，我看就不一样了，他配乐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他唯一的就只是高歌一首而已，那么在这里面他能够流露出他所有的生命的那种本质，本能他怎么流露出来，他不在于很华丽、很崇高、很珍贵的部分，但是他能够很真诚的表露出来，所以在技术上不一样。

我们东南地区，包括台湾，有这样的一种状况，前面跟各位讲过，我们中国是比较重视男人，重男轻女，所以有很多女孩子很有才华，但是她没有办法读书，那么在古代，不能读书就不能读书，可是她很聪明，这个聪明你可不能够叫她不能聪明，你只能叫她不能读书，不能叫她不能聪明，那怎么办，她也会很自然的她会有记录、写日记的习惯，可是她又不识字，不识字又要写日记的话，她要怎么办？她自己就发明自己的文字，那么这种闺房里头的文字，她又没有到外面去学，她自己创造的文字，别人当然不知道，一个女人在闺房里面发明一种只有她自己看得懂的文字。另外一个跟她同样聪明的女人，在另一个闺房里面也发明她的文字，现在有专家专门在研究这种文字，发现有 90%文字是一样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发明同样的字，你说厉害不厉害，这就是本能，她没有受过科班训练，这个跟树人画家差不多，叫树人仓颉，树仓颉，自己发明的，你看看。

有一个术语，中国女人是很了不起的、很了不起的。仓颉不一定是男的，女仓颉也不少，几千年来有这种情况，她自己发明就自己留着，因为她们不抛头露面，即使有跟人家来往也是讲话而已，古代不像现在会写情书，她会写情书也没有办法用那个字写出去，她只能记下来自己看，不小心她死了，那东西留着，也留了不少。

像这种情况就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有一定的价值跟标准存在，你无法磨灭的，你能够不准她读书，你没办法不准她聪明，她就是这样子，她就有这么聪明。那在整个的文化背景之下，大概她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都差不多。我在想说假如中国女人这样发明，那西洋女人发明差异会比较大，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差异可能

会比较大，可是人性有个共通的地方，我想 50%~60%一定会相同的，假如说「手」的话，他们所写的手那个字，虽然不是我们写的那个手，但是他们的相形文字应该会很像，应该可以通的，像这一类的，就是人性的发展，所以人性绝对是恒古今而不变的。那我们在这边你自己留意看看，如何透过有形的去运用他的空性。同样的，你要懂得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心灵境界透过有形的媒介把他表达出来，这个时候，你所表达的就会高人一等。否则一般的表达会变成很庸俗，那只是技术性的，他这个是一种人性的发展。这一章很有意思，我们再看下一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老子的标准、文章的格局，前面讲实例，后面讲「是以圣人」。先讲自然的事相，后面讲圣人的境界。中国人讲五形，所以他讲五色、五音、五味。讲色尘，假如你若是贪，就会使人失去对色尘正确的反应；五音，假如你若是贪，五音的声尘会令人耳聋，失去明辩；五味，味尘，假如你要贪，会令人产生失其真味爽，爽就是失真，使味失真。换句话说，这三个主要是指，用佛家来讲的话，眼耳鼻舌身五根、五识要是起作用，就会让我们对五尘境界的认知产生偏差。

第四个，「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在道家的这一句里面，规范起来应该属于佛家的意根，所以叫做心发狂。但是他在这里面，他包括得比较广，包括身业在里面。「驰骋畋猎」，在古代的人来讲，他是一种游戏，打猎。在旷野当中追逐打猎，这是一种肆意的行为，自己尽情地享乐，这种尽情享乐会令人心发狂。事实上，从文章的立场来看，这一句话不太像老子讲的，老子讲的话应该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狂；「发」在这个地方可能是后人加进去的，不管怎么样，你要是纵欲、放逸，那么色尘、身尘、味尘或者驰骋畋猎，这样游荡的话，会使人心丧失他本来应有的尺寸，有点类似玩物丧志的情况。

这里面他没有谈到鼻根的嗅觉，中国人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体味不重，中国人不像印度人或者西洋人，体味很重，所以他们会比较重视香水，所以香水通常是从东南半岛销往欧洲去的，中国人所用的很少，现在也用胡椒，这种香料都是令人口爽的，不是令人鼻爽的。中国人，即使女人用的香水也用得少，不像外国人用得更多，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到文化背景。

他这一段主要讲的就是不能放纵，放纵以后他会产生的这种副作用。事实上我们

今天可以看到，现在的工商业文化也就是犯的这种毛病，声色场合特别多，特别放纵，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不但钓鱼、钓虾，还要剝鱼、剝虾，这就是驰骋畋猎。你现在把海钓开放了，大家到海上去，那是不是驰骋畋猎，就是这种情况，这样下来的话我们的心就会狂乱。小孩子打电动玩具，是不是纯粹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KTV、MTV是不是都是这一类的？打电动玩具令人目盲、KTV令人耳聋，各式各样的餐厅令人口爽，通通都出来了，他老先生讲的，这个时代通通兑现了。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就是说我们追求很难得的东西、稀有的东西，会对我们产生妨碍。台湾就最明显，虎骨，猎狐的民族，犀牛角、象牙都是难得之货，我们背上这个罪名多难听，还有那娃娃鱼也要吃，你看这都难得之货，我不知道你吃这娃娃鱼寿命会增长一千岁吗？不会！可是为什么呢，都是难得之货。这样的话会让人的行径产生偏差，这个「妨」，是妨碍、偏差。

这一段是告诉我们会障碍我们的部分。前面这一章是告诉我们你要懂得如何善用。这里告诉我们大自然界当中、我们生活当中，会对我们产生妨碍的是什么。一个人要腐蚀自己的根本，从这个地方开始，你能不能约束，能不能检点。假如能够知道的话，开始从这边做调整。

所以「圣人抱朴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腹」是指实质的意思，圣人的行径是踏实的，「目」是表面的，你要看东西可以，踏实的就好，不一定要选择刺激的。这几天，上个月还没感觉，精品内衣，头一抬怎么这个样子，不看也不是，我不知道那个招牌是换什么，结果一看不知道眼睛是要移开还是不移开，想要赶快移开又怕撞到车子，想不移开，真是五色令人目盲。这个时代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要懂得不要重视表相的，要能够很扎实的，你该有的还是要有，但是要有这个东西应该是很扎实的。譬如我们讲吃饱就好，你是不是一定要很堂皇的这种吃法？像以前皇帝就没办法了，皇帝要过什么节俭的生活，那都是骗人的。他吃一餐饭就一定要一百道菜，不一百道菜不行，哪个皇帝说一百道我根本吃不完，减少，宫廷里面有个专门管厨房的，类似紧那罗王一样，他说可以减，最少也要九十九道。一百道改为九十九道不等于没改一样吗？为什么，皇帝就要给他这么多吃，因为等于他的宪法规定的，那皇帝就没有办法啦，满汉全席嘛。他实际吃的也不过眼前筷子伸过去夹得到的，那一百道菜那么远他会跑到那边去吃吗，不可能的，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是另当别论。那个福报也是多余的福报，他硬来了，你

不要也不行，我们绝对不可以这个样子。

所以有同修在一起吃饭，你绝对不要想说吃了多叫几道菜让他多剩一点，民间是这样，吃得剩，才能年年有余（台语），现在不要这样想，够吃，稍微不够一点都不要紧，那食腹就好了，肚子吃饱就好了，你不要追求表面上的。同样一碗面，在这里吃，跟在那里吃，同样一碗面，各种包装、设备不同，价值会不一样。但是，假如没有那种压迫感的话，我们还是以吃饱为足。一百块能解决的，你就不要去吃三百块的，这叫「为腹不为目」，所以圣人能够「去彼取此」。他会知道去什么，去前面那个部分，令人目盲、令人耳聋、令人口爽、令人心发狂的部分他会去掉。取此是指「为腹不为目」的部分。

那这个东西讲起来很容易，我们要做到还真不容易。每一个人，你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要能够留意，每一个人的环境在调整当中也不会完全一样。我们固然也不必说那么拘谨的要求每一个人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们一定要能够认知，没有必要的那个部分，不要跨越、不要跨越。这些东西是真多的，真多，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那么多的东西，现在有人发起国际旧衣中心，那倒是真的发大慈悲心，不过他好像也发生了另外一种副作用，你把的我家旧的清出去，我正好可以再买新的进来，那是你自己不知反省，我们有好多东西是确实发生这种状况，在生活中你先体会一下，这是实际上日常生活中的部分，那么讲到微细的部分，那就后面这一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则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乃可托天下。」

这里讲到用了，前面是举一个实例，日常生活中的东西，那一个人通常在这个方面是比较不会留意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衣食住行上面，你要懂得去拿捏好，假如拿捏不好，那后面的这个部分你就弄不好了、弄不好了。我们常常看到社会上的这些大人物，大概通常都犯了后面这一章，我们是社会上的小人物，所犯的是前面那一章，因为我们只有衣食住行上的烦恼，只有柴米油盐上的烦恼。但是社会上的这些人，现在把名字、照片贴在外面给人家看的那一群人，大概犯的都是这一章，我们来看一看是怎么样子。

「宠辱若惊」，这是先标出来，「贵大患若身」，主要是讲这两句。这两句我们先总说一遍。「宠」是得到外面的褒，褒叫宠；外面的贬叫辱。外面的褒扬是宠，

那假如是上面的褒扬，那更不用说是宠；「辱」是外面对我们的贬，上面的大官、长官，像吴伯雄，他气得要死了，他想出来竞选不能选，那就是「辱」，我们宋楚瑜就受宠了，硬是要他出来，就是这样子。这种东西现在是好还是坏，现在还不知道，你得宠你也若惊，你吓一跳，你辱，你也吓一跳，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贵大患若身」，「贵」富贵的贵，大患，「贵」是得失的意思，你自己有所成就得失了，叫做贵，这个是大患，若身，就像我们身体一样，详细的部分我们现在来看。

「何谓宠辱若惊？」为什么说宠辱若惊，宠也惊，辱也惊？

「宠为下」，为什么为下，我得到上面的赏识，为什么为下？你留意看看，我们以古代的情况来讲，皇帝说你很乖，这个给你，那你一定说谢主隆恩，拜三拜，那你是不是下啦，你受宠啦，你马上就下了。可是一个孤傲的人，他不接受这种宠的人，他要不要拜下去，不要。以前有很多人，皇帝下圣旨招他进宫来当官，他说我病了，不去，那我就不用拜，对不对？当然那个公公来那没有办法，在公公面前还得拜一拜，但是我不必天天到朝廷里面去拜，是不是这样。那他孤傲的这个情操他一直保持着，但是他面对的这个带圣旨来的、宦官来的时候，他不得在礼貌上跟他应对，你接圣旨一定得拜下去，你是拜圣旨，不是拜那个公公。这个时候只有这么一次，当他回去以后，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地闲云野鹤。可你要是进宫以后，当然你是受宠了，你既然不进宫，那就没有这回事了，那他知不知道受宠，知道，可是不接受，那么他很自在。他想要在泉池边来煮茶、喝茶，没有人管，要听个音乐，也很自在。不会说我要到国家音乐厅去，要带一百个保镖去，那多苦。你想想看，他假如要到士林夜市吃个锅边糊（台语），我看他都很难吃。一个人要是吃个一大碗锅边糊，你看多少人站在旁边看，他这次去要不要中毒。你不受宠，你都没有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受了宠，那就很有可能会受辱，这个是一个关键，你今天爬得起来，你保证永远平步青云吗？假如能够永远平步青云的话，那就不会祝你平步青云了，既然要祝你平步青云，那就告诉你给我小心，你有一天就不能平步了，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所以，人在世间，要能够看得出人生的坎坷，你今天能够掘起，没有错，总有下去的一天，就算你这一辈子当中都能掘起，一直到老，能够很辉煌地出殡，但是你知不知道三百年、五百年以后？你还是黄土一堆，你又能怎么样？

在我们历史上来看，有几个人愿意到你的墓前去跟你追悼一番，大概没有，我们

到明孝陵去，大概也是个人照相，照一照就走了，没有人说朱洪武以前怎么样。我们到中山陵去看一看也是一样，你看现在大溪的那个慈湖，我看谁去啊，要不是说当公务员被命令说今天是几号要去，我看平常就没人去。这是为什么，你能够得宠，但是你一定有受辱的时候，随着时空转移，这些状况都会来，更何况在你眼前的，今日得宠，明日可能会失宠，所以你得宠的时候是惊，宠对当下来讲，你只看到表相的部分，而事实上，就像前面讲，透过宠的媒介你可看到他的空性作用，就是下，宠本身是那个媒介，下是他的实体。

所以以前常有这种情况，将经国最喜欢用这一套，他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他有很多台湾的好朋友，花莲卖馄饨的那一个，他到那边去跟他交朋友，是不是他们每一个都受宠了，受宠的时候你会感觉，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一定会把将经国的相片一直挂起来，有没有，那意思就是我为下了，有没有，受宠只是个媒介，其实我为下了。

在二十几年前，我刚做贸易的时候，好多人跟我讲，这个人你认不认识，相片拿出来，这个人你认不认识，我说这是将纬国，那旁边这人，我说这个是你，我关系这么好。我说噢，原来是这样，我以为将纬国跟你攀缘，原来是你跟将纬国攀缘！这很明显，对他来讲，他是想让我们知道他是受将纬国的宠，其实我们在看你很无耻，那他不知道，所以这是不是宠为下。好多人喜欢把奖状挂起来，好像受宠了，奖状啦，那意思是告诉你，你总共只有那一张奖状了，没有奖状你就无法表现出来了，宠为下。所以你得之若惊，失之若惊，得也惊，失也惊。

听说这一次选举，人家说郝柏村跟谁助选，他马上说不是，为什么要说，他帮这个人助选，宠，他马上宣布说没有那回事，是不是吓了一跳，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要攀缘，所以宠辱都是攀缘所得的结果。而你认为是宠还是认为是辱，都是你一念之间的关系，你能不能不受，不受宠与辱，这是关键的地方。因为他有得失，你要不受，就没有得失，因为你有受，就一定有得失。

中国人，地大物博，人生的历练相当多，你能不能够真正的过你真正的生活，会有宠辱，就是你不是过你自己的生活，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是寄托在别人上面，寄托在别人对你的好恶批评，宠辱就来了，不一定是有什么大官来对你的宠辱，你假如是建立在别人对你的评判上面的话，那通通是宠辱。

有一次要去刻印章，那么跟我介绍的人说，你要给谁刻，我说都一样，他说不一样，我说为什么不一样，他说这个人一个字两千，这个人一个字一千，这个人一

个字一千五，这个人一个字八百，这个人一个字五百，我说怎么会差那么多（台语），从两千排到五百，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人参加三届比赛都得第一名，那么一个字两千，这个人刻得很好，可他都没有比赛，所以三百，我说那刻得很好，三百就好。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些人都是依附于人家对他的评判，评判的好坏他一定有宠辱，一定有宠辱。

我们也一样，你要是太在意于别人对你的眼光，那你就有宠辱了，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管他，我行我素就好了，我们的生活有我们的标准，我们以道为标准，别人对我们的好恶评判我们一概不受，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宠辱，否则一定有宠辱。宠辱最明显的就是选举期间的状况，这些人实在很无聊，一定要站出来给人家秤一秤，他是不是站出来给人家秤，运用种种的方法跟手段，希望你能给我秤个重点，那是不是把你一生的生活、生命完全交付给人家对你的宠辱。你得之也惊，失之也惊。你当选以后你看下一届要不要出来，你不当选呢，我看很多人要倾家荡产了，这个完全是建立在别人对我们的评分上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生活形态。其实这个不只是那些大人物，小人物也有，街邻、市邻、邻居对你的评判，评判好坏对你的影响会很大，这样的话所牵涉的是道德问题。因为一般生活通常是道德问题，我们当然在自己所应尽的、应做的这种范围里面做好，你根本就不需要管别人的怎么说了，那就没有意义，因此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受到别人的牵制，不会受到别人的牵制。这是第一个宠辱若惊的意义。

第二个讲「何谓贵大患若身？」什么叫做「何谓贵大患若身」呢？贵，富贵，得失的意思。得失你一定得失的时候，会有带失志的状况，那么这状况是指我们自己的身见，一个人不是说不能成就，老子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他说为什么说贵大患若身？他先讲，「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意思就是我们之所以有忧患，就是因为有我们的身见，你太执着于我身，太执着于我们这个色身，换句话说，你太自私了，一切以自己为核心在思考问题，这样子你就会有忧患。「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要是不以我自己本身为核心的话，我有什么忧患好说？换句话说，你之所以贵，是贵在自身的利益上面的话，那么你就会有一种种的忧患。换句话说，很简单讲，你有钱，这钱是为你自己，那么你就一定会重重保护他，你有权，权是为你自己，你就会重重保护他。你看每一个皇帝，历代的皇帝，汉武帝、秦始皇、朱元璋这几个人你看看，他们在位时间都很长，汉武帝在位好像五十几年，他除了第一年没有营造坟墓外，从第二年开始，一直做坟墓，做到他

死，有没有，这个就是为他自身而做的。秦始皇也是一样，从头到尾在位三十几年，你看到现在还挖不完，从发现到现在，你看看。那明太祖朱元璋更是这样，他连出殡那一天，兵分七路，从七个城门同时出去，那你不知道他棺材是哪一个，他结果葬在哪里，没人知道，只知道在明孝陵，那明孝陵怎么进去，为什么，他怕将来明朝灭亡，人家去把那个皇陵挖起来的话怎么办？还好，因为崇祯皇帝的福报还蛮大的，虽然上吊自杀，他前辈子修了金山寺，所以把明朝十三陵通通保护住了。为什么？因为明朝天下丧失得太突然了，所以清朝他以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要怎么样控制中原呢，多尔衮建议你绝对不要去挖这些皇陵，挖了以后汉人绝对不服，所以他没有挖，还厚葬崇祯皇帝，十三陵还通过去给他祭祖，表示我们是一家人，那前面朱元璋他想的是不是多余的。有啊，再过几百年，那里面很多宝挖出来。

这个都是指为自己贵，贵为自身，所以一定有患。「贵」，要能够不为自身。所以他说「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既然不为自己本身，在那边处心积虑地的汲汲营营的话，那我又要担心什么？后面这两句才是老子的真的精神：「故贵以身为天下」，是贵以身为天下，他不是贵大患若身。凡夫是贵大患若身，所以你看那些皇帝都是贵大患若身，对不对。那圣人呢他是贵以身为天下，圣人不是不能贵的，并不是说智者这些体验到天地之间运行轨则的圣人，就不能富贵，不是这样子。不是，他也可以贵，那意思在老子的文章里讲说，吾得已而贵，这些圣人有那些因缘促成的，他能够出来为大众服务的时候，那么应该以身为天下，他不是为自己是为天下人设想的，这样的贵，「则可寄天下」，把整个天下交给他。

「爱以身为天下」，他也可以爱身，但是不是爱己身，凡夫都爱己身，他能够爱天下之民，那这样的话，「乃可托天下」，把整个天下托付给他。一个寄、一个托，寄托于天地之间，就是从这里出来的。那怎么寄托于天地，那你要不以己身，你要是一切都以自己为核心来衡量的话，那没办法。那我告诉各位，所有的凡夫都是以己身为主，而所谓圣人就是能不以自己己身为主，能够以天下之人为主、为核心，他一切考虑以众生，不是以自身，差别在这个地方。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讲，这个部分他还有更进一步的法义可以跟各位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 老子 第十二集

刚才提到的「圣人贵以身为天下，则可寄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乃可托于天下。」第一个，圣人的意义我们重新再跟各位再讲一遍，大家不要把「圣人」这两个字变成高高在上的人，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个圣人是因为坏人相对而显出来的圣人，那个就不是真的圣人了。

所以我们说天下之所以有善人，是因为有恶人，所以这些善人应该要感激那些恶人，没有那些坏人，好人就显不出来了。但是圣人他不是相对于坏人而显出来的，所谓圣人是指他能够体验到天地间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理，这个我们就叫圣人。他能够体验到，能够感受到天地间的真理、人生的真理、人生宇宙的真理，那么这些我们就叫做圣人。他知道宇宙运行的轨则，他知道人生、生命运行的轨则，他体验得到、感受得到，那么依之而行的人就叫做圣人。他不是相对之下而产生的，一般社会上讲的贤达之士，他之所以贤达，是相对于坏人才贤达，所以他的贤达，实在是要感谢这些坏人，假如没有这些坏人，他也贤不起来，达不起来，圣贤不起来，他是相对于社会上的另一方面，黑暗的角落而显现出他的光明面，这个不是真正的光明，真正的光明是对于真理的体验，他能够实践这个部分，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要讲的是老子特别强调这个部分，是告诉我们说，他不是消极的。真的需要他出来的时候，那么他出来「以身为天下」，他不贵自己本身，他能够贵以身为天下，他所考虑的是天下苍生，所考虑的是宇宙运行的轨则、人生的真谛，他行是行在这个上面，所以他不会为了自己本身要怎么样而去做那些事情。那么凡夫之人、不能体验真理的人，他是为己身、为自己的，所以我们现在社会普遍现象都是为自己的，因为很多人赚钱，因为这些人都是为自己，所以保全系统就出来。保全系统不会说你们大家要就来拿，你们不来拿我就叫，不会吧，他一定是你们不能来拿，你们要来拿所以我就叫，所以他是为了保护他自己，所以他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这个就是凡夫的一种状况。体验的话他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体会到，要想出现在世间来利益众生的话，你要怎么利益呢？不是不行，老子没有说不行，一定要躲起来，没有这样讲。他说你要出来利益众生的话，以天下，所以他说你能够以天下做为核心来考虑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天下交给你，可寄于天下；假如你爱以身为天下，你爱天下如同己身的

话，那就可以把天下托给你。

谁都爱身，没有错，但是爱不是为自己的身而爱的，是为天下的身而爱的。我之所以爱身，不是为了我，而要为了利益众生。天下之人对真理的体验不见得人人都能体验得到，那么我为了把真理散播给人间，那我会爱自身，不要糟踏自己的色身，这有可能，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也对，这是两个部分。我要贵身，贵我本身，是因为要饶益世间，所以要贵我本身，可不可以？可以！那么这个就讲到用的这一面。讲到体的这一面，那就是我要以天下为贵，以众生为贵，这一个意义。以自身为贵，但是并不以自身为贵为目的，以自身为贵是为了饶益众生。这怎么讲呢，譬如说，我以众生为贵，这样的话，就是我用功直接用在众生身上。那么我为了要让众生起信，遵循天地间的真理，那么众生总是众生，要他怎么相信呢？这个时候我必须荣，荣我身，荣耀我身，那么自己呢要穿好一点，众生才会产生欣耀心，那么我穿好是为了让众生产生欣耀心，而不是我穿好是要炫耀给人家看的，这不一样，这两种状况是不一样的，我穿好，假设这么样一个例子，是为了要使众生对于我产生欣耀心，对我产生欣耀心，我是传递真理的，他对我所传递的真理是不是能够勇于接纳，对不对。

假如你是一个圣人，破破烂烂的，一见到你，我看第一个先同情你，然后再接纳你的真理，我看这个很难吧。我见到你，会对你产生一种向往，这样子我来接受你的真理，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假如说先同情你，先施舍给你，然后我再来接纳你的真理，这里面就有一种挫折感了。众生会有挫折感，所以呢，你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去了解。

「贵己身」，贵己身不是为我自己的目的，贵己身的目的是一个方便，是一个手段，是要让众生能够起信。这里面假如要讲下来，他还有两层意义，讲到这个地方你还没有感觉到。

第一个，是我们一般所知道的，大概你会发现，我们说粪扫衣，出家人应该是粪扫衣，可是你会发现很奇怪，今天台湾的出家人没有一个粪扫衣。不要说台湾，南传佛教也一个都没有，有没有见过，没有。西藏佛教更没有，因为他是法王，可以说他是政教合一的领袖，他哪有可能穿粪扫衣呢，对不对！那跟世尊的教法根本就不一样，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是讲真正的修行人，不是表相的，表相的当然没有，真正的也找不到了。

他为什么要穿得很好？假如说是为了自己色身的这种享受来穿得很好的话，那本

身要背因果，可是假如说这一身相穿得好是为了使众生对于三宝的教法容易接受的话，那我看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想要身着的时候服装，跟一般居家的服装就是不同，就是不同，为什么，身着就是要摄受众生，所以虽然规定黄色不能穿，红色不能穿，但是我们不但穿黄袍子，海青是黄色的，然后当红色主衣，然后还绣上金线条，为什么？是为了摄受众生用的，为了摄受众生。假如说你要身着，穿的是百衲衣，二十年都没洗澡，听说味道还蛮香的，那我看就不一样了，所以为了摄受众生，那你必须这样做，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各位，他所提出来的这个部分，让我们体会到一点，佛教里面所讲的，我们讲佛教，一般人讲的是佛陀的教法，对不对？我们在讲经的时候跟各位讲过了，佛教是佛陀的本身，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般人体会不到，因为佛陀的本身就是他的教法，他的教法就是他本身！为什么？因为他的教法是他所亲自证得的，既然他已经证得，他本身就是真理！

大家要有这种信心！世尊不是一个色身，假如他只是真理的代言人的话，代言人的话，他就不是真理，可是世尊他已经证得了那个真理，而且那伽恒在定中，世尊永远恒在定中，那就永远都在真理那种状况之下，那么他本身是不是真理呢，他不是真理的化身！他也不是真理的代言人！他就是真理！你能不能体验这一点？我想这一点大概很少人讲，我不知道会不会讲，一般人会不会讲我不知道，但是你要能够去体验。

世尊本身就是他所证得的真理，他的真理就是他，他就是那个真理，他跟真理没有分开的！像我讲了一大堆，我跟真理是分开的，因为我没有证得，对不对。我只是知道，按照圣言量来讲，经过沉思，经过沉淀，我知道有这样的一种状况没有错，但是我还没有进入，我要证入的话，我就成佛了，那我就是真理，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在哪里你可以感觉到，世尊他已经证得，证得他就已经是真理，不然怎么叫证得呢？我们是知道啦，知道的话你只能够说我是真理的代言人，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可是世尊他本身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对于佛我们不只信他的教，我们更信他的本人，更信他的本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真理，真理在他的身上可以完全焕发出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有提到这种情况，在他「贵以身为天下」的时候，他跟真理相交融在一起。这个地方，这个部分，老子用词就没有佛经用得这么好了。佛经在

这个地方的表达上面，他有所谓证得这个部分，老子没有所谓证不证得，他只是说体验到、认知到，对于这个用词上面来讲，就显得很微弱、很微弱。你能够体验到真理是什么，履行真理的那个部分叫圣人，他跟世尊不一样。世尊不但履行而且达到最高级的终极目标，他就是那个目标，这个地方出入很大。

但是他讲的这一句话里面，很显然已经带有那个意义在，已经带有那个意义在，只是我们要翻过好几层才翻出来。不像佛经，直截了当地就讲出来，你可以慢慢从这个地方去体验这个部分。

「贵以身为天下」，这里面是很繁复的，「爱以身为天下」，贵、爱都以身为天下。他在这个地方不讲宠辱，有没有，宠辱是由外来的，所以我们说外加的褒或外加的贬，那么你这个人的生活是生活在依赖在外面所给予的褒贬跟评分上面，那你一生是可悲的。那么这个地方讲贵以身为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你看看，他是以自己本身所呈现出来的那一个部分，那他自己本身就是贵，就是爱，关键就在这个地方。他的贵是以天下为贵，他的爱是以天下为爱，而不是以自己为核心的。出入跟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说，要真的自己去体验，真理的部分我们自己要体验，并没有那么容易，没有人家一再的开示、一再的开示，我们对真理的认知本身就很肤浅、本身就很肤浅。我们再看下一章。

「视之不见」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坐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相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可以看到，他又开始讲本体了，用的部分讲完了，又讲本体了。

「视之不见，名曰夷。」夷，无形，无形才会视之不见。

「听之不闻，名曰希。」很清楚就知道，希就是无声，听不到。

「搏之不得，名曰微。」搏是取，取而不得，是无相。名为微，微是无相。那么无形、无声、无相。「此三者不可致诘。」致诘是不可思议，这三个不可思议；

「故混而为一」。其实这三个是同一个，无形、无声、无相，这三个不可思议，他是一个，你从文字上来看。

「其上不皦」，上面日月不足以争其明；

「其下不昧」，下是浑昧，幽暗，就是说日月之明，任何的褒扬不足以争其光彩。其下不昧，任何的贬义不足以减其光，这些东西不可思议，不会因为你的褒贬而

有所增损。他不会因为你褒他就增，你贬他就减。就好像泰山之高，你一杯土不能增加他的高度，泰山那么高，你加一杯土上去他高多少？不过你在这地板上加一杯土那就差很多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很低。孔夫子那么高，你再怎么赞扬他，他还是那么高。你再批评他，他还是那么高。你把他挖掉一杯土，他也不差（台语），是不是这样。真理的本身就是这种状况，不可思议。我们先看这一段，后面那一段我们等一下再讲。

这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取而不得，这个东西是讲本体视而不见，你看不到的、无形的，你听不到的，他是无声的；你捉摸不到的，他是无相的。他这几句的意思是说这样。那么用这个无形、无声、无相来说明这个「道」的不可思议，而这个「道」是这三个合一起来的，不是个别的，所以「道」的本体是无形、无声、无相，是这样的不可思议，每一个都不可思议，三个当中每一个都不可思议，更何况道是三个，所以就有三个不可思议。

这样的不可思议综合在一起，你说「道」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殊胜，也没有办法增加他的光彩，你要是不相信怎么样的诽谤他、批评他，也不会丧失他的光彩，他还是一样，不足以增减他的一分一毫，这是道的本色，真理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以前有人这样讲，你们学佛讲因果，我们不学佛就没因果吗？是不是这样，因果的真理不是你信不信就有没有的问题，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他信他、他也这样，你不信他、他也这样子，就说这个花，他摆在这个地方，这是真理，你说我眼睛闭起来就没有花，那是你的事，他还是在这里。你没有是你的事，可是花还是花。你说我是瞎子，没有太阳有太阳都一样，我告诉你不一样。有太阳就有太阳的作用，没太阳就没太阳的作用。你说我没有看到就是没有，我告诉你你可以说他没有，但是他继续发挥他的作用，太阳出来，阳光普照，阳光普照以后，大地万物继续生长，有没有。因为大地万物的生长，草、树、木、蔬菜、果实你要吃吧，对不对，你有没有获得阳光普照的利益。你说我没有看到阳光，那就没有阳光，没有阳光你可以说，可是阳光的利益你照样获得，对不对！你有眼睛看得到的获得阳光的利益，没眼睛没看到的人也照样获得阳光的利益，真理的存在就像这种状况，他并不因为你知道或不知道，对不对，反而你会发现，不知道的人所造的业果会比较重。

当时弥兰陀王问那先比丘，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知法的人所犯的因果比较重，还是不知法的人犯的因果比较重，那先比丘说不知法犯因果的人比较重，这时弥

兰陀王说这下子你输了，我告诉你，我那些国人，不知法的判罪比较轻，那些大臣知法犯法犯罪都比较重。那先比丘没有跟他辩论，他只举了一个例子，因为你讲的是法律，我讲的是因果。他说这里有一块铁，烧得火红的热，知道他会烫人的人，你叫他去把那一块烧红的铁给拿掉的话，你想他会怎么拿？他知道他会烫到手，所以他会很小心地把了给弄走，即使烫到也是很微小，对不对，受伤也会很小。但是不知道这块铁会烫的人，你叫他把他拿走，他是不是一手就抓下去了，那这下子受伤可严重了。

你说知因果的人所造的业重还是不知因果的人所造的业重？他说善哉善哉，你更厉害（台语）。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因果不是你知不知道的问题，他的运作照样在运作，我们可以说我不知因果，我造了他以后不知道要背什么业果，我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有业果。你可能说我是无心，我无心造这个业，那么业果可能比较轻，你有心造这个业，业果可能比较重，这有可能，大概我们只能这样区分。譬如说，我吃肉，这样来讲，那么很多人心里很难过，那过去呢，我活鱼十二吃呢，过去不知道，活鱼三吃都不得了，你都十二吃了，那都已经吃了呢，你能怎么办呢？可是你现在再去吃，那就不一样了，你明知为我杀生要背因果的，你还在十二吃，那你吃吃看。这个时候你明知故犯，这个故犯当中一定带有一个因素，什么因素，贪！杀的业是一定有的，不管你知不知道，你杀了就有业，但是你现在知道而又做了，是不是又增加一个贪，贪的果报会现前，而不是说你知道的人果报会比较重，不知道的人果报比较轻，不是这样讲，杀的果报都一样，知不知道都一样，你不知道的人大概没有贪心，对不对，我只是这样吃嘛。那你说这个是贪吗，有，那这个是世间贪。那我现在学了佛以后，我明知这样子不该我又去贪，可以你的贪心已经超过你克制的心了，你的欲望心已经超过你能节制的心了，那可见你的贪心是很强烈的，这贪心的果报就特别重，杀是同样的，知不知道都一样，现在你知道以后再加一个贪心，贪心的业，关键是在这个地方。同样的，我们对于真理的存在，你要抱持着这种客观、中庸、中正的态度来面对他。这种真理是没有办法混淆的，不管你知不知道，道的真理就是这个样子。第二段，「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绳绳」是绵绵不断的意思，真理的存在是绵绵不断、永恒存在的，叫绵绵不断，用文字上来讲是绵绵不断。绳绳，绳子一条接一条的，绵绵不断，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一般讲就是永恒的存在，他不可说，不可名就是不可说。

「复归于无物」，是好像没有，你要去找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在《华严经》，佛经就不这样讲，复归于无物，他干脆就跟你讲，云云，供养云，宝云，自在云，就是用云来形容。云就是感觉上有，你要找那个具体的相找不到。云在天上有，你去拿来看看，你把云拿来看看，无法拿来。雪就不一样，雪在寒地里有，拿到这里来就没有了，台北市好像还没有下过雪，你可以在佛光山上看有雪，拿到这里来就没有，但是在佛光山他还确实是有。云这个东西不一样，你看他这个东西明明是有，你拿就拿不到。所以这个「复归于无物」的意思就是，你看「绳绳兮」好像有，「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这也是有。然后「其上白皤，其下不昧。」明明是有，明明是有，可是呢不可言说。「复归于无物」，明明是有，可是就没有，对不对。那这个是什么，就是本体，你可以感受得到，他可以起作用，他在起作用的时候，你感觉很清楚他有，可是你要找出那个东西来，没有。

这个东西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会感觉到。你可以从几个地方看，我们从个人看起，有些人说现在运到了，那种气势很强，你好像做什么都一直很顺，冥冥之中有一个你感觉得到，可是呢没有办法讲出来，有没有这种情况。男女之间你说有爱情，有吗？有，爱情拿出来看，爱情怎么拿出来看？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到两个人之间有那么一回事，所以没有办法说，只有说来电，当两个人不来电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什么结果了。

同样的，一个家里也是一样，家里不是几个人摆在一起就叫家里，他们之间有一个关系存在，四个人摆在那边，两个老的，两个小的，那叫家吗？那不叫做家，你可以看这里面有一个关系，那个关系很清楚，但是呢，你又讲不出来。你去注意看看，这一个东西，这种我们叫情执。这个情执会造成很多人很难过，当现在四个因缘都在的时候，大概相处得都不错，可这四个因缘有一天总要分开的，那你情执不跟着分开，那你就痛苦了。

南部有一对夫妻，一个同修的父母亲非常恩爱，妈妈走了以后不到三个月，爸爸就上吊跟着走了，为什么，他们实在太爱了，这就是情执。那个东西你可以感受到，他确实存在，你要说没有，她死了就死了，我为什么要跟她走呢？可见他明明是有，可是你又讲不出来。这是个人家庭有这种情况，一个国家也一样，一个社会也一样。一个国家要发生问题的时候，灾星之变会连续不断地出来，我们一般人讲的是邪魔鬼怪通通出来，就是这种状况。当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地区要趋向于太平的时候，他也有那种情况会出现，浊水溪清了（台语），听说浊

水溪要是不浊的话天下就要太平了，不过好像有四百年没有清过的样子，他有一种征兆，那种征兆很具体，你会发现祥和之气，很明显地他会出现。当这个社会开始要动乱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叫变天思想，你会发现，他也有一个很具体的现象会出现。

那么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一样，都一样，这些东西他很具体。那么你要是一国之首，你要能够契入这个地方，你要是一家之主，你要能够契入这个东西，你要是一人之主，各人都是一人之主，你对于自己也要能够掌握得到，这是普遍的定律。现在一般人不信这一套，他信的是什麼，力量。你看现在贴出来相片都是力量，还有一个拿斧头的，拳头还不够，拿斧头，为什么，他一再地要展现他的力量。这些力量对不对呢，他没有体会到真理，没有体会到真理，或许那些力量可以让某些人能够达到目标，但是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的人达不到目标。那么那一些达得到达不到目的的人，都是一种概率的组合，换句话说，他们只是福报隐跟显之间的关系而已，那不是真理，真理的话你要从道上面去感受他。

所以他讲得很清楚，「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一很具体有了，但是呢复归于无物，你看是有，可以呢你回过头来，没有。所以他说，「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恍惚之中，你说有没有呢。你别太认真，稍微装点傻，恍惚之中吗，稍微装点傻，你就能感受到，你要太认真就看不到了（台语）。你可以感受得到那种状况，无状之状，有状，那个形状是无状的，他那个相是无相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有些画家喜欢自画像，自画像可以画得出来，因为自己内心的情境自己把他表达出来、画出来，你要画别人的相比较难，因为你对他必须要很了解，捕捉到他的精神、他的生命、生命的品质和生命的存在捕捉到，才能够画得下来。但自己很清楚，自己所呈现出来的就是那个无状之状，你把他状出来了，无相之相、你把他相出来了，那个部分就不是长相的部分了，不是长相的部分。

那最有名的就是佛相，佛相就是无状之状、无相之相，道家的相都是有相有状，佛相讲的三十二相庄严，三十二相庄严就不是那个真实的人，用现在的话是一个理想的人，三十二相的意思就是说，用我们人间所认为最大的福报相，最大的福报相把他庄严起来，有没有人具足这些呢？譬如大耳朵就好，耳朵大的，像佛那么大的，耳朵垂到这里来的，耳坠子放在肩膀上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看耳坠子很长的人有，但是放在肩膀上的大概没有，但他为什么画这个呢，表示他的福

报，那这是一种理想，用现在的话讲是一种理想。这个人只能说法身有，化身没有。

所以那个是一种无状之状，无相之相，把那个理想用这样表达出来，所以佛像一定要达到他的庄严度，中国人的庄严度跟西藏人的庄严度就不一样，西藏人的庄严度跟印度人的庄严度也不一样，中国人的庄严度跟日本人的庄严度也不一样，现在到美国去，美国的佛像庄严度跟我们的又不一样。我相信到莫斯科去佛像的鼻子应该是这样出来，因为他们的鼻子是这样一种形状的；那你到欧洲去，他们的鼻子是这样出来的，他就不是这样凹下去出来的，他是这样出来的，那种鼻子形状你一定会因为种族的不同所画的不一样，有的民族眉毛很浓，他认为这样才好，那么他的造像一定也会眉毛很浓；有的民族眉毛很淡，那么他就会很淡；怎么样，那不管，都是因为民族性认为最好的那一相，所以这个叫做无相之相，有没有相，有。那你那个相只是形容他里面背后的那一个部分，而道本身的存在，是有这个的一种状况，有这样的一种状况。

「是谓惚恍」。我们这里讲恍惚，惚恍之间的这样一种状况，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很认真的地去说一定怎么样，用现在的话讲，你要是很正确的去分析的话，根本找不到，但是呢，你从宏观的立场来看又有那么一回事。

下面他讲，「迎之不见其首」，迎之，你从正面要去了解他，找不到头，来无影。

「随之不见其后」。去无踪，你要跟在他后面，也不知道他尾巴在哪里，就是说知道有那么一回事，但是呢你要找他的头绪找不到。这一句话解释什么最好，解释佛经里面「自无始以来」，无始，我们通常讲无始劫以来，那么好久好久以前，无始，从那个地方劫起，这个劫法不对，因为你，迎之不见其首，刚开始你不知道他在哪里，不知道在哪里不能够讲他一定在很远。你的迷惑颠倒产生在哪里，说实在，每一个人这个寿命结束的时候，你都会恢复到实相中阴的阶段，那么你到了实相中阴就从那个地方开始，你要是现在的生命品质能够提升到实相阶段，实相阶段，不一定到达实相的最高峰，到了实相阶段的那个范围，那么在命终的时候能够坚守正念，由临命终的时候进入实相中阴的时候你就会抓住了，那叫实相中阴身成佛，那就没有无始劫了。可是你要是这一点没有抓住，你的生命品质会降下来，降到你现在的生命品质，你才会停在那个地方，那么你投胎转世，那就是无始劫了，那就无始劫了。所以无始劫在哪里呢？「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在哪里，有没有，都是你这一辈子投胎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那你现在要突破的话，就只有从你现在的生命品质上面赶快去提升，提升到实相的阶段，提升到实相阶段的时候，假设你这一生没有达到实相境界，那么能够坚守正念，那么实相中阴你就进去了，照样可以了生死出三界。但是你要是没有的话，那没办法，生生世世你都是无始劫以来，生生世世你都是不见其首、不见其后，对不对，生死轮回你知道你后面要到哪里去，你不知道，所以什么时候开始你也不知道，永远找不到。

那么「道」他就有这种情况，真理的存在就是真理的存在，你没有办法去形容他真理是什么样子，他只能借着宇宙间存在的现象，跟人生存在的那一个真正的部分，他只是片段片段的挤出来，让我们去依循而已。你自己从这个圣言量，老子算圣言量，你从圣言量当中去体会，然后进入到那个境界里面去，那你整个才能掌握住。因为语言本身就有他的缺陷存在，所以语言把道的真面目他没有办法全部讲出来，他只能部分部分地讲出来，就像我们讲的掌中土一样，你透过这个掌中土要进入大地土的实相领域里面去，进入实相领域你自己可以体会到真理的真面目，全体的状况你可以了解。你要靠着说人家用语言文字来告诉你真理是一个全盘的状况是什么样，那是痴人说梦，绝对做不到。他只能够点点滴滴，片段片段地挤出来给你，让你去体验，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没有可能说全盘托出，全盘托出的部分只能你证入，没有办法通通搬出来给你，那不可能。

后面是结论了，他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执古，就是你能够了解到古人自古以来的这种真理，就是这个样子，有始有终，你能够感受到，这个真理自在的现象，你把真理的状况拿来运用在现代的这个时候，把真理运用到现实的世间来，叫「以御今之有，执古之道」，可以说是把真理拿来用到现实的生活状况里面去。

那么「能知古始」，能知古代真理的状况、起源，古始，真理的起源，「是谓道纪」，纪是纲要。你没有办法把他全部讲出来，但是你大概可以知道，自古以来宇宙之间运行的法则，轨则的运行是什么样子，自古以来的运行状况，你知道吗？你要是能够明白的话，把它拿出来运用，运用到我们现实的生活环境里面。那你要能够掌握住这一点，那么道，真理的端绪、纲要那么就可以说你已经掌握到了，你已经掌握到了。这是一个运用的方法，我们常讲说真理那么好，我要怎么办，那就是「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你能够掌握到自古以来天地间自然运行的法则，你能够掌握得到，那么真理的这种纲要、大纲就算你掌

握到了。

这个部分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使命感挺重，中国人比较讲究实际主义，那么对于社会风气的这种变化常常会有戚戚焉的这种感受，这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我告诉你，印度人没有这一套，印度人跟老子一样，讲了就算了，真理是这样子，你们行与不行在你们，我的责任就是把他讲出来，你们行不行就在你们了。你有福报、有善根，你会捡起来用，你有福报没善根你不会捡起来用，因为你既然不会捡起来用，我再怎么讲我只是自取其辱，是不是这样。

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比较重实用，也比较积极性，所以呢会在这个地方下功夫，但是弄到最后会身败名裂，为什么？你一再推销你什么意思？所以孙中山拼命跟李鸿章推荐以后，李鸿章说你要当什么官，分配一个给他，别吵（台语），年轻人爱国心切，给他一个工作做，就是这样子。他写给李鸿章的什么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李鸿章看了他的《建国方略》很感动，就派个工作给他做，给他当个官。他气死了，我不是要当官，所以他自己去革命了。为什么这种情况，这是中国人的这种使用感。

印度人没有，印度的圣人都是修行，他把真理讲出来，就是这样，那你要不要呢就随你了，印度的圣人也不会像西方的圣人，住在很远的山洞里面，要人家来找我叫智者，不会，他在闭关的时机他会闭关，通常印度人的闭关是夏安居三个月，然后他会下来，处众，宣扬他的真理。像佛教的部分，其他外教的部分也一样，佛教就跟老子一样，讲道体跟道用，他会讲体相用的部分。

其他的未必，强身的啦，修神通的啦，这些都会有，那么这些东西碰在一起，常常会乱成一团，个人教化个人的，我这样教化，有这样的国王来信、来听，那么他会去教化他，那这国王不信也不听，他也不管他，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世尊时代的背景就很清了，很多国王跟着他、信仰他，很多国王跟着别人、跟着外道修学，那这个在印度来讲是完全自由的。在中国就不一定了，第一个中国的宗教，修行宗派没有那么多，除了佛教本身划分很多以外，基本上只有佛教、道教再加儒家，总共三家，显学三家，主要是这三家，其它都不起作用了，其他只是一般的学术了。所以对于真理的阐述方面大家都带有使命感。佛教到中国来，也带上中国的习性，也带有使命感。

那么道教呢？他是不带有使命感的，可是呢，在儒家的这种气候跟形态之下，他偶尔也会表现出一些使命感出来，那么一有使命感你就会发现，争就起了，真正

使命感为了众生、为了社会国家，那应该是把真理讲出去就好了，我不要管其他的，可是往往因为我执而造成互相排挤。

我们在这地方，今天我们都是小人物，不是大人物，虽然我们也忧心社会的种种百态，这百态当中我们也不能够说他全错，因为我们在表达跟陈述真理的时候，我们有些缺点，我们表达得不是很好，因为智慧不足，你表达不够圆融。所以我相信各位都会碰到这种状况，在跟别人表达的时候常常会踢到铁板，为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智慧跟语言不足。所以，虽然说社会有些病态，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归罪于社会，你要是真的使命感，那只能说我现在还没成熟，只要我长大，哥哥、爸爸真伟大，我就不知道，只要我长大那就可以了。那你要怎么样把你对真理的体验跟语言的运用，那个智慧能够表达到极限，但是这要注意，不要强迫人家接受。这是真理所在的地方，我要把真理表达出来，接受不接受在你，任何人想要要求别人，强迫别人接受我的理念的，这个本身就错了，这个本身就错了。你的理念或许很好，就像那一天，有个朋友从美国回来，要到农禅寺去拜佛，一上计程车跟别人讲说到农禅寺，计程车司机问他说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到农禅寺拜佛，他说不要拜佛，这个奥修的书你拿去看，看了就开悟，不要拜。他说我要去拜佛。他说我跟你讲你听不懂，你拿去看了就开悟了，不要拜。奇怪，奥修有这种讲吗？他说我跟你讲就对了，到底你是奥修还是奥修是奥修？这个就是强迫人家接受。

真理是很好，但是你必须尊重对方的选择权，你要怎么样使对方能够接受你的意见，那你的后得智要去发展，你不能像这样子，你看了就会开悟、看了就会开悟。奥修大概没讲过这句话吧。他的车上什么都没摆，就只摆奥修的书全套，我看这个也是宗教狂热者。那个诚心是很可嘉许的，但是这种愚痴实在是可怜悯者，我们不要走上这个阶段，使命感要有，像他是标准的护法，但是他又护错法了。在宗教界里面，这种情况相当的多。我们在这最后的时间里面，跟各位提一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下一次呢我们就讲「古之善为士者」，这一章也是蛮长的。

## 老子 第十三集

「士者章」「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惟不可识，故强为之容。

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将释，孰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澄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重点是讲，「善为士者」。古时候，一个真正的士人，一个真正的有道之人，这个士人不能用儒家来解释了，是一个有道者，这个有道者的标准是个什么样的模样？在这个地方，那么他说：「微妙玄通，深不可识」。

微妙玄通是什么？我们现在来看微妙玄通就是不可说的状况。但是他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个有道的人对于真理他能够穷通、能够了达，这是一个总关键。那么真理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所要了解的。他说「微妙玄通」，大概我们可以讲，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外面对物，你怎么样去体察；一个是对内的心境，你怎么样去感受。那么一个人，我们越是往后，现在以佛法来讲叫末法，人越往后来这个部分的感受能力就越低，能够感受到的人也越少，能够感受到的程度也越浅薄。所以我们在谈的时候就应该要能够去认知这三个部分：第一个能不能感受？第二个在我们周遭有多少人能够感受到？我们不讲真理的部分，就讲我们实际上、工作上跟生活上的部分。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你真正对生活的体验有多少？有好多人都大概都知道，他有才华，通常就会比较恃才，恃才的人就会傲物，他能干，他有能力，因为他能干有能力，所以他对事情就很容易进入状况，因为他越能干他越有能力，对事情就越容易进入状况，因为越容易进入状况，那么对于事情他就越容易掌握，因为他容易掌握，所以他容易成功，因为他容易成功，对事实的真相，背面的那种状况越不能够彻底地正确地弄清楚。

我们现在所看的就是这样子，你把他做好，其他我不管。好了，你就去把他做好，其他你也不管，那就变成不择手段把事情做好。但是一个真正的状况不是这样子，中国人有一句话，待命，要知命，知命以后要适命，适命就是待命，你知道命那么你要等待，等待时机到了，你再去造命，才能够创造，所以叫知命、适命、造命。那关键就在于等待那个地方。我们通常很多人都以为我知道，我能掌握，所以呢，看看星相，看看掌纹，看看出生年月日，看看 ABC 型，然后就以为我是某一号人物了，以为你弄清楚了，事实上你哪一号人物呢？你是零号人物，哪一号都不是。你自以为了不起，但是实际的状况你并不知道，所以这里面有错综复杂的情况，你常常会一言以蔽之带过去，那么为了达到目的你可能达到目的，但是你所以心血可能是不正。为什么不正呢？一方面你无动于事实的存在，因为你

对客观的因素没有关怀，对于人与人之间已经疏于那种爱的存在，那你就只是把成绩弄出来。

而说实在，在人的一生当中，只为达到目的，那实在是很可悲的、很可悲。我们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参考看看。有一次，我住在松山，我们租房子是租在四楼，三楼也是租人家，那栋房子我们每一楼一共有四户，是普通的房子，不是大楼，大家都能沟通，那么三楼的人很理直气壮地他认为对就是对，坚持到底，那么对于前后左右上下邻居他都不管，反正他坚持这样就这样，硬是要把门改过来就是要把门改过来。大家都说，我们是租房子的，那个门没必要改就不要改了。他说这个不好看一定要改，那么跟大家吵，吵了以后改了，钱大家也出了，结果那个合约满了以后，那一年满了他就搬家了。

他跟大家结了恶缘，他走了，他可以不用手段，因为他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跟每一户讲的话都不一样，是很聪明的人，很聪明的人，他也不是说哪一户不好，但是他会抓住人家的心，知道这一户的人他就怎么样子，一定要他把钱出出来，他也出钱，大家都平均没有错，他没有占人家便宜，但是呢，弄好了，他走了，他当然是问心无愧。可是你知道，这样的情况对他有什么意义呢？对别人来讲，他走了，我们在那边住了将近两年，天天都在念他，只要有人来问租那个房子，大家就想到他，没有人愿意帮房东促成把那个房子租出去。那我们这样做也是不用手段达到目的，事实上你并没有把人情留下来，像这种人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他都自以为是，而事实上他所做的是不是。

年轻人这一方面很多，为什么呢？我们社会的历练不够。不是说社会的染缸不够，你对于真理的体验不足。真正的我们要做的是做什么？你不知道。

他在这个地方跟我们讲，外面的境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要弄清楚，那我们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也要弄清楚。你的起心动念你有没有弄清楚，外面的境界他是怎么来的，用佛法来讲，外面的境界是因缘和合的，我们内心境界起心动念在这两者之间，你有没有去注意观察跟感受？

那么「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是指这一方面他有进一步有比较深沉的认知，他有了这一层深沉的认知以后，他对于这个境界的反应他就不会像一般人那么鲁莽，他不会这么鲁莽，他会很深沉的反应，而在这反应当中一般人是感觉不出来，这叫做「深不可识」。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这样讲很笼统，老子他也知道，那么他下面就举例：「夫唯不

可识」，因为你感受不到，你观察不出来。

「故强为之容」，所以他勉强地来形容这种状况，不可识的状况，唯妙玄通的状况。他来讲这样善为士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怎样，我们看：「豫若冬涉川，犹若畏四邻」。犹、豫这两字是知足不前的意思，做事情很犹豫，我们觉得犹豫是很不好的，你看他怎么犹豫呢？若冬涉川，冬天你要越过河川，这个我们台湾感受不到，大陆到冬天河川会结冰、湖泊会结冰，结冰你要走过去，冰层假如厚的话就安全，冰层假如薄的话那你会掉下去，掉到冰层里面去那很危险，你不知道从哪边爬出来。河川或者湖泊整个结冰的时候，那你掉下去不知道从哪边浮起来，下面的水在流，上面的冰不动，所以要走过去那要很谨慎，我们没有那个经验，我们只能够说如履薄冰，以前是讲过，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在冰上走过。冰上走有个经验，一踩上去先摔几跤再讲，那你如履薄冰就不一定了，一踩上去就掉下去了，所以冬天要过河川，踩在冰上你要很谨慎。这告诉我们在行动上面、行为上面是很谨慎的。

「犹若畏四邻」，那么自己在家里的時候，就好像你很畏惧邻居，畏惧邻居的时候你会怎样，很谨慎，垃圾不会乱丢。以前不像现在我们家里都有厕所，都有马桶，以前要尿尿要大便随便在墙角就可以了（台语），那你可能占用到别人的地方去，所以为了不要跟四邻的人有争执，那么君子在行为上都很谨慎，都很谨慎，语言上要避免是非，所以谈吐上他也很谨慎。那么这告诉我们，在行动、在语言上面就好像要跟冬天过河川跟邻居相处一样很谨慎，行动上面很谨慎。

那么「俨若客」，俨是威仪，威仪就好像客人，我们到人家家里去是不是要很小心，你不要到人家家里去，这个一转身人家挂的东西把人家的给弄坏了，一转身把人家的瓷器给弄破了，那个行动就太粗鲁了，你必须很细心，若客，很细心。

「涣若冰将释」；一个是讲行动、语言，一个是讲威仪，「涣」是一种气质，「冰将释」，冰，到了春天以后冰开始融化了，融化，这个是讲春天的气温比较温暖，你的气质要很暖和，也就是说你的气质要能够很吸引人家，在威严上面人家一看很炳然没有错，但是呢望之俨然，应该即之也温。「涣若冰将释」是即之也温的意思，春天的暖气一样，你的气质上要给人有那种感觉。远远的看你很威武，人家不敢接近你，但是接触之后，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慈祥、很和蔼，那么这叫涣若冰将释。

「敦兮其若朴」，敦，是指外貌，很朴实。

「旷兮其若谷」，旷，是空旷的地方，也就是指他的心像山谷一样的虚，他的容貌很朴实，他的心很谦虚。

「混兮其若浊」，混，是机，出入的这种状况，不像一般的人，有些人是混兮其若清，住在高山，住在林间，不食人间烟火，那就是清了。他这个「浊」是在人间烟火里面，在六尘、红尘里面打滚，叫做浊。机，四机，是指行动的范围里面，还是处红尘，在六尘滚滚当中，他在这里面。这简单的讲，到这个地方，这样一个有道之士，没有办法来说明他，但是你可以观察他，可以感受到，但是讲不出来。这个人我们勉强来形容他的话，他的行动、举动、行为，像冬天过河川，跟四周的人相处他很谨慎，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威严就好像客人到主人家来，他有来，不是完全冷漠不来的，他也会到，客人，到我这里来的才叫客人，但是他很细心，不是不尽人情的那种，所以他讲俨若客。既然是做客，可见他跟人相处，不是不跟人相处的，但是是很谨慎、很谨慎。

「涣若冰将释」，是指他的气质也温，很温暖的样子，不会太冷漠。那么他的那种外貌很朴实，他的心地很谦虚，他出入还是跟一般人一样，在我们的生活群中打滚，他并不是在远离人间的地方生活，他还是在人间里面，这就是「古之善为士者」，古代的君子是这个样子。

那么他后面，老子把这些事相的部分讲完，做了个总结，他说：「孰能浊以静之徐清」。谁能够在污浊的这种人世间里面，能够静之，能够静下来处红尘，红尘涛涛，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止静，但是你能不能够在这种状况之下，心里能够静静地处在这种环境之中，让他渐渐地能够平静，渐渐地能够使心清静，清凉，而不受到红尘的影响，有没有这样的人。

「孰能安以久之徐生」，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假如只有上面一句话，那你会不会觉得，那就没出息，只要静静等下来就好。他说你能够静下来，让心地清静，清凉以后，那有没有人能够这样安以久之？第一句话的人有些人能够做到，反正争也争不过人家，我就工作蛮做（台语），时间到我就领薪水，那当然就是「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可以这样自勉，可是他后面又讲这样一句话，「孰能安以久之徐生」，这个「生」是相对于「清」押韵的，押韵的，这个生就是动，发动。没有才能的人，你能够这样子徐清，静之徐清，有才能的人你能不能够安以久之徐动，有能力的人就急着要表现一点，越早越好，人家四十岁可以竞选总统，我们的总统都七八十岁，我看四十一岁就换我好了，因为你有能力你就一直想要冒出头，

有没有这种情况。那么，不但要成功，而且要趁早成功，不但要能够得名得利，而且还要趁早得名得利，这是一般人的心境使然，一般人的心境。

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冒然就会容易使自己受伤，你能不能够安以久之，静下来，等，你能不能够等，等，等到机缘到，那你再动，这个是道家最关键的地方。所以姜太公在渭河钓鱼，离水三寸，有没有，他安以久之徐生。他有才华，那天下大乱，有才华的人出去，赴死的人很多（台语），出去赶死的人很多，因为大家都以为现在是危机也是转机，所以他就拼命出去，那一个一个出去当炮灰，死掉的人很多。并不是死的都笨蛋，死的都是聪明的，这种人很多，你能不能够安以久之，等待机缘，这个才是真正聪明、真正有才华的人。

我们一般人耐不住，机缘一到就要窜起来了，机缘到窜起来的，能够窜得起来的不多，那是福报使然，但是一般人来讲你要能够把这福报留一点，你要是真的有，以后还会轮到你，还会轮到你，你就等下去，你要是没有，你不用争，争到的你会很惨，你会很惨。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等待确实是一门艺术，是一门艺术。那么我们能不能够遇到有人这样来教我们呢，再等，再等，有没有？大概你会说这个老的不行，一直叫我等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你要能够真的这样等，那么机缘到，有机缘的相，我们现在很多人那个相看不出来，所以就常常有人说因缘成熟了，你就投入了，那个因缘是成熟了是没错，是善因缘成熟还是恶因缘成熟？那你不知道了，反正你是说因缘成熟就对了，但是你没有说是善因缘是恶因缘。所以你看看每个人结婚的时候庆祝的贺客临门，离婚的时候没有半个贺客，对不对，那就恶因缘成熟你也结了（台语）。善因缘那就不一定，所以结婚那么多人，你就看到恶因缘的也有，善因缘的也有，但是一定都说天作之合，因缘成熟。你要能够等待，不用急，有才华、有能力自然能让因缘到，会到，那么一个君子，古之善为士者，他在倦的时候，他能够静之徐清，这个境界、这个世界不行，那我们就静下来，让自己的心境静下来，那古代有很多居士，我们现在很多居士不算居士，我们反正出家人叫出家人，在家人通通叫居士，以前叫居士是什么，有才华的人叫士，居住在家里的，他不出来，出来叫士大夫，不出来的叫居士。那么居士是住在山里，住在民间不出来任官的，这种居士就是静之徐清，他认为这个时代不能出来，不管他认为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长，或者种种因素，不管，反正他认为不可以出来。静了，把自己保持着，那么要等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你看，诸葛孔明，有没有，诸葛亮，不是现在那一个啦，以前那一个啦。刘备去找

他，三顾茅芦，你看，安以久之徐生，机缘到了，可是他还是没有完全看清楚，机缘到是机缘到，他那个机缘还是不太好。到五代时国的时候陈抟，睡仙，那个真的厉害，皇帝来找他，他就一直睡，皇帝等他十二天，他就睡十二天，叫他出来做官，他不要，你看，五代十国，总共经过五十三年，五代时国，五十三年，一共经过几个皇帝？听说五十几个皇帝，每年换一个皇帝，那我要出去干吗（台语），你可以想想看，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他坚持不出来，坚持不出来。可是在社会上的这些认为应该要出来发展的英雄好汉，各路人马都有，是不是这样，各路人马都有，你看那些人出来以后，都受伤的多，死亡的更不少。你看宋太祖，明太祖，得了天下以后，他怎么善待他那些功臣？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境界里面你要做为一个善为士者，那你要懂得这些道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情况也都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现在的人，尤其台湾，谋生、营利的机会相当多，所以大家都很想投入投入，投入就有机会了，不投入怎么会有机会，可是我们发现投入的人很多，成功的人也不少，大概失败的人比成功的人多，失败的人一定比成功的人多，我们现在只能说成功的概率比以前大，但是呢，并不表示说成功的概率大于失败的概率。以前 1%，现在大概 5%，那你就以为大家都成功了，失败那些你都没有看到，失败的那些你都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关键所在。买股票的最多啦，多少人套牢以后干脆不讲了，有没有，他进去的时候一定是看准的，可以了，不知道哪一个刁师爷劝他进去，可以了，然后他套牢以后，刁师爷也都失踪了，为什么呢，他就是这个因缘带进去了。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情况很多，除了事业上，生活中也是一样，生活中也是一样，人与人相处之间，恐怕他所存在的问题都在意见表达上面，意见表达上面，我们在处理事情，不管你在工作场合上，或者居家生活上面，你可以看到，只要这个里面你带有我执存在，这些都存在，而他讲的「古之善为士者」，他讲的这种情况已经把这个我执给破除了，他完全以外在的环境做标准，有没有，没有我执，没有意识形态，他完全是以外在的条件做标准，而我们一般人是喜欢以自己的价值判断做标准，我认为这样就是这样。

我们应该有一种警觉性，尤其是年轻的人，更应该有一种感觉，我有我主张的权利，我有表达意见的权利，我想这是每一个人……，他也有表达主张的权利，对不对？那换句话说，我在表达我主张的时候，我是不是要有尊重人家主张的义务？是不是这样，现在人就是这样，我要讲，你跟我不同，你就错了，不是你

跟我不一样你错了，我应该尊重你跟我不一样的意见，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尊重别人的意见跟别人的主张，就是我执，因为你已经产生对立，产生对立了，不管父子，母女，老板，伙计，或者夫妻之间都犯有同样的问题。我们跟朋友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谈不来就拉倒，我以后不再来嘛，谈得来呢，所谓谈得来就是他讲错了我也知道，我会包容他，会替他解释。有没有这种情况，他讲错了，你替他解释，这是错误的，他讲错了，你应该知道他讲错了，然后我要包容他讲错了，因为我尊重他的主张，我尊重他的主张并不表示我认同他的主张，是不是这样，因为我有表达我主张的权利，他也有表达他主张的权利，那我是不是要尊重他，我尊重他并不表示我同意，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缺乏这一点，那我，我，我都对，那就是我执嘛，你能够放下而承认他的存在，你的我执是不是没了。

讲起来很简单，回去算算看，今天我跟人家讲多少话，气了多少件事情，你就知道你的我执在哪里，很清楚，跟谁拗气，跟谁斗嘴，跟谁过不去，都是我执所存在的，都在这里。所以我们有付出的权利，表达就是付出嘛，可是我们也有接纳的权利，也必须接纳，因为人家也有付出的权利嘛，那你就必须包容，跟我们意见不同的，尊重别人的主张，要不然就没办法，你在人生中会很痛苦的，会很痛苦的。

下面做结论说：「保此道者不欲盈」，就是有这种认识的人，知道这个道理的人，他不想让自己太过于满了，太满了，所以通常有意见的时候我们都表达一半，所谓表达一半的意思并不是话讲一半而已，把他表达出来以后保留一点，你可以有反驳的地方，你可以有不接受的权利，我们最好是自己主张跟自己意见能够从别人表达的地方去做认同或不认同这样就好了，他讲得很好，就说对，这样很好，我赞同他的讲法，那就等于你的意见已经表达。不要说他讲得很好，我再补充一点，我完全同意，没有必要这样子，因为语言表达上面难免会有一些缺陷。知道他表达的没有错，我们能够接受，这样就好了，所以不欲盈，自己不要太满了，不要太满了，还保留一点，我们讲的大概七分满就好了，你还有一点弹性。

「夫惟不盈」，不盈，不满，「故能敝不新成」，只有不使自己太过于骄纵，不使自己太过于猛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保持长久。「故能敝不新成」的意思，能敝，敝是旧的，不新成，不要做新的，那么古代讲这个意思就是一件新衣服穿几次就变旧了，什么东西用最久，旧衣服用最久，新衣服用

不久，一两次就变旧了，你用的就是用旧的，我们的心能不能够这样子，把自己维持在不骄满的状态之下，这个叫做敝，因为你一满就变成新了，他会突出，不使自己太过于突出。那么这一点我们要跟各位谈的，老子在讲这个部分，主要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人，在天地之间的时候，自己也要按照天地之间运行的轨则，按照运行的轨则。

他最后讲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就好像湖水不要让他满溢出来，一满溢出来就会伤害人家，那你要是保持一些他的空缺存在，那么他永远会饶益众生。一个人，尤其是有才华的人，他在这个地方讲这一章，主要是为下面讲的，因为有才华的人，假如不能够收敛，而一直要舒张的话，那会造成对人类整个的伤害，而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伤害正是不善惟士这些士大夫所造成的，所以他讲善为士者。所以他现在这一章只是讲那一个根本的标准、本体。他先讲出来，一个善为士者，一个要做这个社会的领导者，你应该要注意这些。

当然这一点我可以告诉各位，社会的领导者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我们说的那一些真正的修行者他才做得到，但是真正的修行者又往往不愿意在这里展出来，因为修行成道以后，只有一个悲愿，下辈子来为王，为宰官再来展现，可是到那个时候，他的因缘可能不在这个世间，在另外的世间。因为在这种状况之下，在这个世间这种做法他很难展现，所以我们只能说，从老子的这个教化当中我们知道整个历史的趋势，大道的运行，他的整个走向。这是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人应该如此。

现在我们再看下一章，他讲说这个标准跟真理合的地方在哪里，他说：「致、虚极」，这个标点很多人标的不一样，你说「致虚极，守静笃」，也可以。你说「致虚、极，守静、笃」，也可以。这个文章的念法应该要是「致虚要极，守静要笃」。意思是这样。致虚的话要极，守静的话要笃。

「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

这是讲得很长，致虚，虚是指外面物相的本来面目，那你致虚，想要追求物理现象，你就要追求到极致，要求就要求极致，不要一半。守静，静，是指心性的部分，心理的作用，起心动念这一部分，那你在起心动念这一部分，你想要保持着原来的状况，你就应该要笃静，要彻底地去做到，心体，我们的心性本来是如

如不动的，那你既然是要做如如不动的，那你就要做到底，「笃」，就是做到底。那么想要了解物的现象，那你就要穷根究底，所以叫「极」，一个是外面的物相，你要么就要弄清楚，守静那你要守到底，不要到一半就动了，一半就动了，那跟没有守静一样。

他先把这个理、根本的部分提出来，他说「万物并作」，用佛家的话来讲，万物并作是一切万法陈列在这边，陈列出来，通通陈列出来，那么这是尘境，六尘境界。

「吾以观其复」，观其复是指内心不妄动叫做复，这个「复」是《易经》的卦名，我们现在通常说夬泰，夬乾卦，夬泰卦，没有人要观复卦，复卦是一个非常好的卦，这个卦是叫我们恢复、还原的意思，还原。所以这一章因为后面他讲，「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这一章来讲应该是归根复命章。复命，是还原，归根的意思。能够归根才能够生生不息，才能生生不息，他假如不能归根的话，他不能生生不息。

我们现在有这种感觉，一个人劳动一天以后，他一定要晚上休息，那就是复卦，复卦的作用，白天尽管怎么劳累都可以，晚上一定要休息，这个就是复，恢复。那你假如能够在运作的时候，现在一方面能量散发的时候，一方面能够又守住，能源马上又补充进来的话，那你可以一整年都不用休息，因为我们在用的时候，你不会补充进来，所以只好晚上来补充。所以道家修道的人，有没有看过他周公斗桃花女，他们打了七七四十九天，一点都不累，两个在那边斗，斗了四十九天为什么都不累，就是因为他们有修行，他们在对外发泄生命能量的时候，我自己能够再从天地之间把那个能量再补充回来，所以我一方面在放电，一方面在充电，电永远也用不完。

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放电一段时间，要充电一段时间，所以白天放电晚上要充电，晚上要好好休息，那个「复」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所讲的「复」是指不动妄心，换句话说，「吾以观其复」的意思，就是虽然一切万法、六尘境界现前，那我守住我的根性，我观察得清清楚楚，我的心不为外境所牵动，这个叫做吾以观其复。

「夫物芸芸」，这个是讲万物陈列就像森罗万象，虽然万物森罗万象，但是呢「各归其根」。「各归其根」的意思是指他们都是因缘合和而生的，他们有其本源，当因缘散了他就结束了，还原了，所以叫做归根。

「归根曰静」，静，恢复他的本来面目，外物的情况本来没有的，本来不生，物相本来本自不生，是因缘合和而有，那你能够很清楚了解的话，那么因缘散去他就恢复原状。在这种状况，外境你有能够完全了解，那么内心就不为所动，内心不动叫做静。

「静曰复命」，内心不动那你就能够恢复你的本来面目，你的能量就能够再回充回来。我们现在眼见色、耳闻声，都是向外投射出去，你不会再反观回来。所以我们看佛经，佛放光，佛放光的时候，你注意看经文，佛放光，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无量诸佛国度，或是某某菩萨、某某大菩萨、无量众生，到最后呢，回过头来，还是再入佛的身体里面，有没有，为什么呢？复命，归根复命。我们只会放出去不会收回来，所以我们生命能量一直消耗、一直消耗、一直消耗，消耗到最后，我们好像也活着，活得很没有元气，有没有？活得很没有元气，你是活着是没有错，因为你一直耗竭掉了，结果消耗掉的是，我们现在的话是 500 安培，结果补进来 200 安培，到最后呢，你的灯光本来是 500 烛光的变成只有 200 烛光在亮而已，说你不亮没电，可是又会亮（台语），没有坏掉，说你没有坏掉，但是你的亮度就是不够，应该要更亮一点，为什么，因为你补充进来的不够。

现在他讲的是这个理，前面是讲人应该怎么做，现在讲理的状况。你能复命的话，复命就是常，就是永恒，所以修仙道的人寿命很长，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知常曰明」，你既然知道大道运作的真理，那你就有智慧了。

「不知常，妄作凶」。你不懂得大道运行的这种常轨，那起心动念你就错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就错了，就错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延伸出来道家有很多修法，守住本元，守住根元，就守这个地方。其实道家不是叫你守，他要你能放能充，在这个地方，他能够用出去，能够补充进来。在这个地方要知道，所以你不晓得的话，不知道大道运行的常轨，那么你任何的起心动念就像《地藏经》上讲的，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因为你一直消耗你的生命能量。

「知常容」，知道大道运行的这种状况，是包容无边，容，是包容广大，能容。

「容乃公」，知道大道运行是穷尽的，无有一法，不在其中。你要知道这种状况，那你的心就无私了，公，就是无私，平等。

平等的话，他讲「公乃王」，一个人的心于一切境界能够平等，那么在他内心的境界我们叫内圣，那么他显示出来叫外王。你能够这样子心地平等，这个时

候你就能够上下、内外都能够自在，王，按佛教来讲本身就是自在的意思，这里的「公」是平等，包容广大，让你知道一切境界都是这个样子，当然你就平等了，平等以后你就自在了，那么能够自在，「乃天」，天道运行就是这个样子。

天道运行是这样子，你个「天乃道」，天就合乎道了，大道运行是永恒的，所以「道乃久」，你能够照这样子来做，能够归根，能够复命，能够知常，这样子，「殁身不殆」，即使你死了，他也没有白费。

那这个部分在哪里呢，我们以今天讲《华严经》所讲的来看，殁身是指色身，肉身身命坏了，那你第二生命所呈现出来的部分，透过肉体生命所展现的种种，永远不会散失，法身慧命永远不死，是不是变成这样子，这样子转过来讲就很方便了。「殁身不殆」，并不是指人死了，精神永远不死。他死了，他精神与你同在，当然这样讲是可以，但他不是指他精神与你同在，因为你走在大道上面，那色身他知道是无常，色身会坏，可是你归根结底的生命所显现出来的部分，他跟大道是永恒的，并行的，同时存在的。所以色身虽然毁坏了，你那生命的本质他已经合乎大道而与道长存，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那么前面是讲人，这里是讲理，人跟理要能够合，要能够合，所以他后面再提到。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跟各位谈，人法是怎么合并起来，来讨论这个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再谈。

## 老子 第十四集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这个标点也是一样，这很麻烦。「太上，下知有之」这是一种标法。有人标是「太上上下，知有之」，我不知道哪个对（台语），我是觉得「太上上下，知有之」念起来比较顺口。不过意义上来讲应该讲，「太上，下知有之」这样的意思，比较能够成立。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

「太上」是指，老子在讲的这个「太上」不见得指人。他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在最原始的时候，用我们俗话来讲，盘古开天那个时候，那时候的人，原始初民，他浑然不知。这个叫太上。「下」，就是以后的人。知道「有之」。这个很麻烦。也不讲知道，知道，知道了什么？知道了有理有人，它把这个人 and 理分开来了。

人应该怎么样，理应该怎么样。人法开始产生对立了，叫二元化，这种对立性产生了。也就是在心里知道有你有我了。那么在原来的时代浑然无知的时候，虽然没有什么理也没有什么人，不是没有人啦，没有这种区别的时候。但是呢，老百姓的心，一般人的心他还很自在，活得好端端的。那个时候的众生，就那个时候的人类，不会互相的战争，不会互相的劫杀，不会互相的抢夺，不会互相的陷害，不像现在。现在是不会讲了，不会讲他了。古时候的那个人，他讲「太上」那时代的人抓到现在来，我看他一定疯狂。可是逐渐的呢，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开始有变化，他开始知道有这个有那个、有这个有那个，这个叫「知有之」，「下，知有之」，后来的人逐渐就知道很多了。

知道了以后呢，它再「其次」。这个「其次」是针对「下」来讲的，再后来的人，它不像我们讲过几千年几百年几万年这个情况，再过来的人呢，就知道，「亲而誉之」，亲就跟怨相对立了。知道可亲的人，可恨的人。「誉」，就是好的，那有好的就有坏的。就开始对立起来，二元化就开始对立了。这是「其次」的这个时代的人。但这个时代人怎么样？它会趋向好的这边，放弃不好的那边。在它的前面那个时候是知道，但不会去选择。「太上」的时候是不知道，所以它没有选择。后来呢，知道有好坏之别，它不选择。现在呢，知道有好有坏，它会选择好的，不要坏的。开始有区别了。

「其次畏之」，再后来的人呢，就开始啦，因为一般人都会选好的，可是也有人做坏的啦。这个时候法令就出来了。规定呢，可以，不可以。这个时候的人，就开始会畏惧。他之所以要做好，是因为怕不好的处罚，所谓他会畏。他为什么要好的？他不是本来就会趋向好的。在它的前阶段那个时候，它是本来就会趋向好的，放弃不好的。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呢，它之所以要选择好的，因为是怕不好的。因为我要是变成不好的，或者亲近不好的，我就要被处罚，或者有不好的因果。这个时候开始就有人间的一些规范出来。包括说你要是不善待它，它就会处罚你的这种状况。不善待它，它会处罚你是怎么讲的呢，譬如说敬鬼神，你不好好的尊敬它，它就会处罚你。你好好的拜它，它就保护你。你为了怕它处罚你，你就会怎么样，好好拜它。法律也是一样，告诉人要有仁义道德，因为你假如不仁义道德，这个人就是无耻。因为你怕无耻，所以你就会讲求仁义道德。这个分别心就出来了。

然后，「其次侮之」，对于你所规定的这些呢，它会轻慢。那这个时候，真正的我

们人类史早期的我们不知道，到了东汉末年这个情况就很清楚了。就像曹操讲的，我要征召人才，哪种人才，天下无耻之人。你们不要给我讲礼义廉耻。因为讲礼义廉耻都是讲假的。你不讲礼义廉耻的人，我要用。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讲道德讲礼义廉耻，讲这些东西，它根本就轻侮，侮辱这些状况。可是虽然是侮辱，它本身还是相信。我虽然我会运用它，虽然你是说，要有这种表现，我还是表现给你看。可是事实上它是做不好的事。

到东汉末年那郑玄，郑玄大家知道吧，这个儒家，儒学的大将。黄巢之乱的时候，黄巢特别规定，郑玄所住的地方不能去抢。土匪还这样规定说，那个好人的家乡不能去抢他。这就可见说，它虽然是对于仁义道德很轻视，但是对于有仁义道德的人，他还是很尊重，他还是相信这回事。这个是指这样的一个时代。虽然很多人在利用仁义道德，轻视仁义道德，但是呢，仁义道德还是要存在的。

我们这个时代好像也有那种情况。大家不能贪污，天天在讲肃贪，天天都有人在贪污。为什么？你虽然是说，不照这样做，对于这样的法令几乎是轻慢它。但是你法令还是要定，哪个倒霉鬼被抓到算你倒霉。那个谁，以前有个议员，台北市议员，偷工减料被抓到了，现在好像处罚完毕了出来了。干脆换一党去了，原来在一党。那我这样做不行，被抓去关，你党没有保护我，还把我关起来，我干脆现在变成别一党，别的那一党，恬不知耻（台语）。但是这里面已经至少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它虽然藐视法令，它还是怕法令。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人谋不臧，人谋不臧，你再怎么弄，怎么讲，都是人的问题，人心的问题。

前面我们讲过，一个人，一个法，法就是理嘛。人法的部分它分开讲了以后，现在他谈谈历史的演变流程。

再下面呢，它说「故信不足焉，有不信」。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信不足是什么？上面的人，对于百姓，信不过，那么信不过就订了法令很多，法令订很多以后，那老百姓就不信你了。不信你的话就怎样？开始钻法律漏洞。所以你看现在，政府官员一有事情，它马上说，于法有据。好像没有违法就没事了，你就知道它已经早有预谋。在法律上，它已经把法律漏洞统统钻出来了。你要抓他的时候，于法无据。产生这种状况了。因为什么？它根本不信啦。你去研究法律，法律再怎么订，像我们现在这个法律是专门订来给小人用的，君子不会去用它，你说我们好了，我们哪一个人在翻六法全书？所以你看，翻六法全书都是坏人。你我都不要六法全书，八法全书也一样。我们这无法全书的，因为我们根本不必去翻嘛。

因为你法律有没有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犯法。当然啦，有时候开车太快被罚三千块，那也就认了嘛，因为你不必去钻这条法律漏洞嘛。你要是怕被罚三千块，那你就不要超过一百公里的时速就好了嘛，那你既然要赶时间，那你就准备三千给他嘛。你知道得很清楚，那你不会不信。可是那些大案子你看看，你要犯之前，它都先准备好。所以你看那个马特拉抓了一个谁，他们的工友来这边当总经理，你去抓去关好啦。对不对？他就已经准备好要犯罪的。不是犯罪，要犯法的。所以来这边你再怎么弄，万一他弄输了，我们工友被你抓去关嘛。可是他挂名是挂总经理，你拿他有办法么？他六法全书已经弄得比你通了，你说你都通了，可这一条你就不通了，他们总经理不会被你关的，那个工友他甘心，为什么？我至少也当个总经理。做着玩的嘛（台语），要抓去关就抓去关，那公司那边有相当的保障，在这边被你关也无所谓，在那边回去他好汉一条，而且他很光荣。好啦，这是信不足，有不信焉。

所以不要想说，去耍那些聪明才智，因为你弄的是跟真理相违背的，所以真理是一种潮流趋势嘛。一个大地运行的轨则，你个人在这边钻那些漏洞，那是你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以，这些圣人，管理人家的人，管理众人之事叫政治嘛，那管理人家的这些人叫政治家，那些人你越是聪明的话，天下一一定越乱。关键就在这里。那你弄吧，他很聪明。老百姓呢，你看看，法律订的就是给坏人用的，真的是给坏人用的。好人根本不会去用。不会去用。

「悠兮，其贵言」。当这种现象发生的时候，上下不和，相交煎的时候，那么他会强调，这个「贵言」就是重言，重视语言文字这一方面，你重视语言文字，你就离开实相了。真理的运作，像我们法令也好，都是离不开我们的生活才对。所以法令的规范应该是所有全体人员，全体的人民，他们生活的一个目标的指向，当你开始逐渐规划，越来越精，那个时候，你会一直强调法律的重要法律的重要。所以到现在叫做法制时代。法制时代，那很简单的，另外一个名词，就是小人时代，它就是小人在用法律。

我们这些人你算算看，我们什么时候翻过六法全书，因为我们根本用不到，你说缴税我就去缴税，明年就所得税缴的还寄一张通知来说我哪里又有一张，没有算进去，那一张三千块没有算进去，那补税补一千五百块。那换句话说，我收入三千块要缴一千五百块就对了。你也得缴，为什么，因为你懒得去查啦。那一张到底真的假的也不知道，反正一千五补了就算了。但是你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真

正在缴大税的人，六法全书都带在身边，他还有专家给他做顾问。然后告诉你怎么走，告诉你怎么讲。你都不知道，你到那边一开口就上当了。为什么，因为你不需要这些法令，他们是需要。所以当你在这个时候，法令和实际的生活就脱节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整个的生活已经脱离正轨了，在脱离正轨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强调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一再强调，体育，德育，体情、美并重的时代。我们到最后还是，智育，我们叫德智嘛，德应该最先嘛。可是道德都没有了。智有没有智？我们其实也没有智，我们只有成绩而已。为什么？你一再的强调它嘛，强调到最后就贵言了。一贵言以后，它就浮在表面上来了。最明显的，十二月二十五号，有没有放假一天？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纪念日。你看中华文化在哪里？以前中华文化复兴节，不知道搞了几年，中华文化在哪里？我们复兴了什么？这叫贵言，一点效果都没有。而真正老百姓所要的那个部分，那个趋势会出现的部分，它不要你讲，不要你讲，哎，这就是问题啦。好像昨天的报纸，写了一篇说，叫做编一些小孩子要看的书，那个很多专家编了很多小孩子要看的书，小孩子都不看。你想贵言嘛，小孩子要看的书呢都不是那些专家编的。现在最畅销的，大概是那些秘籍，是不是秘籍，电动玩具的秘籍，怎么去破解那电动玩具，可以进阶的，那个是最畅销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东西不是你强调它，是时势的趋势。

我们在学术理论里面，理论界也发现这种状况。当时发明电脑的时候，1944年人类发明第一部电脑，最大的，大概有十层楼那么大，第一代电脑，是真空管的。你看它好大，它发明那个电脑的目的，就是要调查气象，气象太诡异了，对人类伤害太大了，所以当时电脑发展的促成者是气象学家。当电脑诞生的时候，它发表，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发表一个宣言。电脑的诞生，将给人类对于气候的这种控制，进入新的纪元。到了现在，气象学家宣布，人类对于气候，还是一筹莫展。

电脑跑到哪里去了，电动玩具的里面去了。有没有？你一再的强调，要往那边很专业的地方发展，发展不出来，它结果呢是往游戏的地方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的发展有那个需要。所以电脑，会跟电视相结合，一跟电视结合，电视是家庭化的东西，电脑当然就家庭化了。人类用你的脑筋，想要主宰这个世间，还早得很，有一半以上，我们可以说大概三分之二，是人类在非常脸红的状况之下，它在操纵人类历史的，尤其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发展以后。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它

多少发明的东西，不是它当初所要的。当时发明电视也是一样，发明电视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做教育用的。现在我们也知道，电视在教育上起着很大的功能，但是把整个人类统统带往另外一个方向，不是当时教育学家所设定电视应该要朝哪个方向发展的，它当时的电视是一种教学的工具。现在电视完全不是教学的工具，变成人类竞争的手段，商业竞争的媒介。有没有？就在这个地方了。那么当初它发明的人是用作什么用的？没有人知道。

飞机好了，大家知道哦，飞机当时发明是用来做什么？是探险用的。所以林伯飞越大西洋的时候，谁知道把它拿来打仗？没人知道。当时飞机最早用来打仗的时候是做什么？英国人。它的飞机，拿望远镜去看，侦查用的。德国人，飞机也飞起来，带两块砖块，飞到它上面把它丢下去，它一昏呢，放下来了，德国人发明了，对，可以打仗，就带很多砖块上去，结果砖块太重了，飞不上去。好了那怎么办？带手枪，带手枪上去了，手枪要飞近才能打，英国人就发现带步枪上去，步枪带上去以后，德国人带自动步枪上去，英国人就带机关枪上去，都要打旁边的，德国人说这样不行，它就去发明。从螺旋桨上面打出去，它转四圈打一颗子弹。英国人就改为转两圈，打一颗子弹。德国人改为转一圈打两颗子弹。好了拼了，假如林伯看到这个时候，他不气昏了你才怪。为什么？贵言。你强调飞机往哪边走，飞机就偏偏往那边走。你没有感觉？没感觉。

人类普遍所发生的现象，都在不知不觉当中，自己走出岔路来的。现在科学发明了好多东西，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几百年下来，你看看工业革命十八世纪到现在，二十世纪不过两百多年而已，我们整个地球完全改变了，天空破一个洞，整个海洋被污染了，你看河流、空气，地球开始在暖化了，你看当初所强调的在这里呢，都不是那个样子。都不是当初。他当初发明蒸汽机的时候，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所想象得到的。当时我们发明望远镜做什么用？看天文用的。现在望远镜拿来做什么用，侦探，在这侦讯调查有没有外遇用的。你看差别有多少？这怎么跟当初发明的人会有相关呢？不一样。

伽利略要是知道说，望远镜把我拿去，站在十楼顶看八楼底，他当时早就不发明望远镜了。为什么会有情况，就是你太重视那个宣言了，太重视了。而事实上潮流在运转，不是这个样子。老子他特别强调的就是，整个大道运行的真理，那个轨则，我们要去体验它。然后从体验当中，把它拿出来运用。

所以他下面结论说，「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你那功成事遂就是顺着

真理而走，顺着真理就好，那个事情就完成了，顺着真理下来事情就完成了，所以百姓他都说「自然」，这样就对了。

这个，道家喜欢说「然也」，然也然也所以叫自然。佛家是讲善哉善哉，意义是一样。下面一段那他做出总结，他讲这种趋势，人法之间你必须能守得住它的根本，假如不守住它的根本，那么历史的发展趋势是这个样子，这个历史发展趋势，确确实实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把后面这一章讲完，再并这两个一起来谈。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这讲的很清楚，这是对立。「大道废」了，那就只好讲仁义了。「智慧出」了，那就有虚伪了。「六亲不和」，所以就「有孝慈」啦，要讲父慈子孝，要和的话何必讲这些呢？对不对？「国家昏乱」，一定奸臣很多，这时候你就发现一定有忠臣了。而整个宇宙运行的状况，它告诉我们，本来如此，你不要这样去区分。为什么呢？我们把人家的大道给废了。当然我们以为说，大道自然废了再讲仁义，不是。大道被人废的，被谁？被圣人废的。因为人越来越多，那么有许多人在自我的这种爱好表现的前提之下，他就开始，认为我是某一号人物，我必须出来引导众生，我可以如何如何进行，去做他的改革，发展他的抱负。因此他就订出仁义。仁义是对那种不仁不义的惩罚，而在最初的时候，混沌初开，那个时代不讲仁义，也不必讲仁义。因为大家本来就好好相处就好了。那好好相处讲仁义干嘛？像人家都不犯罪，我们来订约法三章，有没有必要嘛？没有必要啦。当需要约法三章的时候，就一定有三种状况出现，你才会订下来。所以，大道废，有仁义。

「智慧出，有大伪」。智慧出来了，像我们法令一直订，法令越订绝对会越多，那么这些伪君子，钻法律漏洞的，就越来越厉害。所以智慧越高明，大伪就越大，虚伪就越厉害。关键在这地方。所以有时候说，憨憨的是福，你不要太聪明了，你太聪明的话，就太虚伪了。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社会趋势也有这个状况。

「六亲不和」，六亲，我们中国人讲的，父子、兄弟、君臣、夫妇、朋友，还有其他的亲戚眷属，这些合并起来叫六亲。有不和，开始这里面发生种种状况，意见是其中之一，财富，地位，尊卑一出现以后就开始要用孝、悌、仁、慈来做规范。

在中国这个东西最多了，那个世袭表，亲族之间的关系，那个名分辈分相当的多，

就是因为六亲不和所订的，而在早期根本不必谈这些。

同样的，「国家昏乱」，就有忠臣。国家乱了，国家乱了就一定为臣为人民他一定不忠嘛，这里面有问题了，那就所谓忠臣出来了。换句话说，有忠臣国家必混乱，你放心。有孝慈，六亲一定不和。这样念起来的话，你会觉得这么可怕。有大伪一定有智慧，有仁义大道一定废。你看看一定是这个样子。

最初的人心，我们当然现在说，初民，原始时代的人民，他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呢，他当然不会造恶，知识水平不高。这是西方人讲的。所以他们在分析，分析这个时代民族的进步与否，它就看你的治国条文。治国条文越精细，那就表示越进步。那么最近五十年来，他们不再这样主张了。他发觉，治国条文越精细，国家坏人越多。他从哪里看呢？英国的宪法，英国的宪法只有君子在用，小人用不上。美国的宪法是小人在用，君子不会用。所以一个美国人讲，美国的宪法，连尼克松这种人，都会运用自如。你看他把尼克松比喻成什么。他说英国这种宪法在美国行不通，而美国这种宪法拿去英国，也行不通。所以，英国宪法没有规定首相任期几年，你不必规定，因为你做到不行的时候，你自然就要下台了。美国不管你做的行不行，时间到你就非得下台不可。那么这样反过来讲就是，我做不行也无所谓，反正我第一任乖一点，顺从民意，第二任，民意就必须顺从我。因为他只有四年。到两年以后你才发现他不行的时候，他剩下两年就要走了。当你酝酿要把他罢免的时候，差不多要重新选举，没人罢免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小人的。

君子的不是。你不能做坏，做坏随时会被请下台。因为是无限的，像撒切尔夫人就可以当很久了，是不是这样。而有的很快，丘吉尔虽然是那么大功劳，选后马上下台，对不对，战后马上下台。因为治国人才不是你这种人才，你是打仗的人才，那你不是太平治国的人才，马上请他下台。他就是君子之风，不一样的，不一样。

那这个情况，它告诉我们说，一个历史的趋势，它这个地方讲的，一个大致上人类发展的趋势，尤其是中国，他在看古代那个时候，他是以中国人的立场不是英国人的立场看。原始初民，他心性，是纯和的。纯和，所以大家相安无事，相处的很好。它在这个时候没有你我之分。所以人畜养动物，跟畜养自己的子女，是一样的。那么，我养自己生的子女跟养别人生的子女是一样的，他没有分别，他所看的是一个生命。他不是看我的子女或他的子孙，不是这样看。一个生命在，

那就应该好好把它培养下来，把他养育起来，尽我们的能力。这才真正是人性的表达，对人性的一种尊重跟关怀，那么原初居民具有这种特色。而中国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佛家也好，它所讲的是这个部分，不是一般识性的知识那一部分。当然那个时候，你可能还是喝着动物的血，吃的是动物的生肉，那么采些水果这样过日子。但是古代的圣人非常赞叹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人类没有机伪巧诈，没有这些东西。没有机伪巧诈，它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大自然，它没有恶劣不恶劣的区别，它生活很安定。而且很有安全感。虽然来自宇宙自然间的很多迫害，他也会有恐惧，但是他人人与人之间，没有恐惧。

我们现在最大的伤害是人与人之间的恐惧。有没有？是不是这一个？我们现在台风来，大家都高兴的很，反正放假嘛。你不会担心什么台风怎么样，即使有的话，比率也非常的小。但是人与人之间几乎天天你都要预防，而且随时随地都要预防，人跟人之间彼此的那个伤害你看多严重，他讲的在这里。

所以在混沌初开那个时候，人心是纯和是善良的。等到后来开始知道，它有区分了，有你我了，二元化开始产生了，二元化产生还不见得对立，所以说，「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这个时候对立，二元化就很明显了。「其次畏之」，人心之间的对立就很明显了。「其次侮之」，因为对立而造成彼此的伤害就来了。人类社会发展，这整个趋势一直每下愈况，就一直下来了。人性，人心就这样一直浑浊，浑浊浑浊一直下来，一直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已经看不到原始的那种状况。你说人，一个正常的情况应该怎么样？人的本来面目应该怎么样？你已经看不出来了。跟你讲说人应该如何如何，没有办法，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他这方面根本没有那种体验。告诉你，像前面讲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你不会说什么即之也温，现在要讲的是个性时代，对不对，要酷，你不知道什么酷，反正一甩出来就要甩个性出来，他不知道那个个性甩出来就伤害到别人了，不但伤害到别人他也伤害到你自己。

那天那个学校，学生，被流氓跑进去，打打杀杀，警察问为什么，他们学校学生太酷了。太酷了是不是伤害你自己？你秀给人家看，结果人家进去了，只要你们学校学生，就打就杀，砍了几个以后，就跑，那被砍得人，莫名其妙，在旁边冷看的人也莫名其妙，怎么会这样（台语）？等你冷静下来，人家已经跑走了。为什么？你会逞一时之气，但是你不知道，已经伤了元气。

所以这个时候历史整个趋势一直下来了，他讲的现象，先讲人心的整个走向，社

会的背景的总体的状况，然后他举例子来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所有这个在儒家的领域里面，它很不能接受，因为儒家一直强调仁义，孝慈，忠臣，那你这么一讲，好像是儒家是罪魁祸首。而事实上儒家所主张的是有这一种干乱视听的情况。它怎么干乱？因为它一直强调要这样做，所以儒家很容易被变成儒术。董仲舒独尊儒术，他不是独尊儒家，儒术就是技巧，为人处世的你不知道。所以他讲了一句话很有名：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事名。没有错，每个人都要计利跟计名，你问他说不行，他说我是计天下利。我求名是求万世名，你完了。他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众生呢？你看不出来了。

因为你有这样的口号存在，大家就可以依循。那么依循，他真的是为天下，为万世求太平么？那不见得。而会讲这些话的人，在社会上都属于一个精英，干部级的人物，既然是干部级的人物你就知道，在政治界里面都是有头有脸的，既然有头有脸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标，到底是他的政治目标还是天下万世的幸福呢？大概谁也看不出来了。为了解决他眼前政治上的困境，那么到底是以谁做赌注？这就是儒术。儒家不是这样讲的，但是这个部分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智慧出，有大伪，儒家的智慧出来了，机伪巧诈也出来了，一定跟着到。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站在真理的立场来看，真理演变的情况来看，那你可以说，讲仁义就是指大道废了，你才知道说下面讲的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才有孝慈，换句话说，讲孝慈就是六亲不和。对不对？家里大家都很和，父子两个人，来，我们晚上吃什么？猜拳。猜到你讲，跟着你走。我猜到，跟着我走。这样很和善的话，会吗？古代大概不行哦。老爸要吃什么儿子只有说是，你不能再讲别的话，因为老爸讲的。因为他必须这样的规范下来。你叫爸爸就要叫爸爸，叫父亲就要叫父亲，叫爹就要叫爹，像美国人叫戴维，你说你叫谁，你两个烧饼就贴上去。它在和谐的情况之下，不必去强调孝慈，就是在不和谐的时候才会讲孝慈怎么样。

同样，国家在太平的时候，你看英雄无用武之地，太平的时候还要什么忠臣奸臣？因为已经没有坏人了。到了忠臣一直要出来的时候，尤其忠臣很冤枉的时候，那一定国家昏乱了。所以强调有忠臣的时候，一定是国家昏乱的时代，这就是关键了。它谈到的是整个现象和整个趋势。

后面，它做一个结论，我们看看：「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绝巧弃智，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前面都讲现象，后面讲原则，和前面那个地方一样。「绝圣弃智」，这个地方讲圣智。「绝仁弃义」，讲仁义。「绝巧弃智」，讲巧智，巧智有人讲绝巧弃利，这个字应该是利，绝巧弃利。

圣智、仁义、巧利这三者是文饰用的，所以你假如没有这三个，那文章就没什么好做啦，圣人也无用武之地啦，圣人怎么治人？他已经要漱口了，嘴巴要贴起来了，没他讲话的地方了。但是呢，对老百姓有很大很大的利益，怎么讲，他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你不要再讲圣讲智了，要把圣跟智丢掉，老百姓自然的天下无为而治。你不要罗嗦了。

「绝仁弃义」，你不要再讲仁义的问题了，老百姓很自然的就会恢复孝慈，你不要再特别讲仁义，自然就会有有了。

「绝巧弃利」，你们是讲智还是利？利。我这个本子是智。巧，是机械心，机心。我们一般人在这里看，不太能够感受得到，机心，一个是这个谋利心，一个是用心机，一个是求取名利的心。这个名利心和机心，都是盗贼所产生的地方。这个部分尤其是法律，法律订的越多，盗贼就越多。

那个以前英国，大概在十几年前，英国警察不带枪的，英国警察不带枪，英国小偷也不带枪，不带刀，因为什么？因为他碰到警察他们安全了，至多被你抓走（台语）。警察一带枪，小偷也带枪，因为你可能会打我，我就要打你。有没有？到底带枪对不对？当然你现在养成那个习惯，警察不带枪，那警察倒霉了。你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这个是问题，这个就是巧利，就是圣智嘛。你一直强调这样，你以为这样很聪明，圣人呢，他以为这样做是对的，所以当这个警察装备越来越进步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坏人作案，就越来越精细。本来坏人作案很单纯的，抓去他只要说不是我，你拿他没办法。后来你开始研究，他说不是我的话，那你就应该怎么骗他怎么骗他，最后坏人就开始研究，你抓我去会问我什么，那我就先准备好。万一被你抓去了，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那你找不到我的证据，后来又变成科学办案。你不讲不要紧，我去找证据，铁证如山。你铁证如山，我就湮灭证据，我看你铁证在哪里，把整个证据都毁了。好了，到底谁厉害？关键就出来了。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发现，老子对世间的事不是都不知，对不对，他观察得很清楚，他的因果关系，弄得很清楚，他不是很消极的逃避，

无为，无为就好了，我想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会一直觉得道家很消极，那我看来我们把它弄错了，你没有了解老子这个人，对于社会制度、人心整个运作跟演变流程，我想没有人像他这么清楚的，他观察得这么详细。看看我们长这么大了，你讲得出来讲不出来。不过他九十几岁当然大概，我们就是九十几岁问问看你讲得出来讲不出来，他是很彻底的在观察。当然，他在那个时代，我觉得他那个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很像，因为他在周朝要崩溃的时候，他本来是史官嘛，他就朝廷里面，他走出来了，像现在台北市市长要换人，里面的高级主管统统下放了一样，到民间有的出来抽签卜卦（台语），有的跟人家算命，他是当时的大概是教育部長，还是中央图书馆馆长这一类的。因为台北市市长换人，他就下放了，下放以后呢，他在那个时代大转变的洪流之下，那么他很深的感受。我们这个年龄这个时代，我们刚好是个大转变，从集权很和平的转变成民主。当时看你敢乱骂吗（台语）？要讲经之前先谈三民主义万岁三民主义万岁，讲完以后再喊中华民国万岁，现在都没有人管它几岁了。我们也是在这个时候有历史的大转变嘛，可是我们现在遗憾的是，我们对这转变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有没有？在老子、孔子那样的时代，为什么会百花齐放？对不对？为什么会万家争鸣呢？因为大家对于世间真的很关心很投入。不管他提出来的的是哪一种思想，他很关心很投入很观察。

我们现在不是了，没有人投入，哀怨很多，无病呻吟很多。那大家都是在这个地方圣智、仁义、巧利上面用功，你没有办法。所以当时有这些伟人，他能够提出利国利民的百年大计，不止百年了，到现在好几千年了，他能够提得出来。我们现在呢？没有，都是为了眼前的竞争。那天有人问我说，你看我们台湾要选谁做总统，我说选一种人，第一个要具有宏观，台湾的宏观你有没有，台湾的历史转变这样的，那个掌舵者，宏观的那种智慧有没有？第二个要具有前瞻性，你没有前瞻性，你要把台湾这条船带到哪里去？你要慈悲心，你要领导众生，你要有点慈悲心，不要什么都没有，只为了你的权力，为了夺权而来，那没有意思。你要问的是总统，不是问市长。你假如说台湾的市长要选哪一种人，那就比较好说了，像黄大洲这种笨蛋就很好啦，他很踏实，到最后被出卖了他都不知道。他人很好，你看他憨憨的，很憨厚的（台语），他是末代皇帝一样，所有的罪过统统归于黄大洲。我就不知道当时捷运在企划规划当中跟人家签合同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签字。对不对？他就出了事情以后才出来当台北市市长，你看所有的狗血统统骂到他头上去。你要找台北市市长要找这种人，憨憨的任劳任怨的，但是呢，有没有，

不可能，这个时代绝对不可能。因为这个时代要的不是这种人，要能够秀出来，让人家有一种清新的影像，那以后事能做怎么样那以后再讲。所以这一任接市长的人，绝对都是承续上一代的福报。为什么？你说两年之内，台北市交通一定改善。为什么，忠孝东路一定铺平了，这个不用你保证了，顺理成章的嘛，这讲下去太好玩了，所以福报就在这里啦。阿扁当市长当然他有福报啦，他可以讲上来，你没有那个福报你上不去的，你没有那个福报你还真上不去。

所以他在这运用上面，你就会发现，现代人的所要求的是要圣智、仁义、巧利，要这三个东西。当然，现在这个时候叫你说把它放弃掉，那你是天下大乱。但我们可以，依循刚才前面所讲的路，一步一步走回去。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不信，上下交煎，交征伐，上面下面这样着交煎，问题就是上面不信下面，下面不信上面。这个时候要如何取得公信力，这个教育制度如何建立，应该从这里一步一步走回去。然后由侮之而畏之，从畏之而亲之誉之，然后再进入知有之，然后再恢复太上，这样逐渐带回去才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说一下子统统把现代的制度统统毁掉了，你说要这样我们六法全书不要了，现在改为无法全书。不要六法了，可以不可以？不可能。

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明天再把后面的部分跟各位谈一下。

## 老子 第十五集

我们今天接着昨天讲的部分，昨天我们讲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这个经文好多地方有很多人对它有很大的误解，认为说老子他「绝圣弃智」嘛，那么他怎么讲「民利百倍」呢。这个「绝仁弃义」又为什么讲「孝慈」啊？「绝巧弃利」盗贼怎么会没有啊？那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是一般人所谈的：第一个老子很消极，所以他拒绝这些东西；第二个那么就是说，他既然是主张放弃这三者：圣智、仁义、巧利。后面他又要讲「民利百倍」、「民复孝慈」、「盗贼无有」，那可见在经文上面一定有不全，有不全。这是向来从儒家的立场来看的，这个经文是有残缺。

那么假如我们读道家的书，要以儒家的立场来看，那一定冤枉的，一定冤枉。你

必须要站在老子的立场、道家的立场来看这样才有可能。一方面他的文笔很简练，一方面那思想模式跟孔子完全不一样。那你不能用孔子的思维模式来论断老子的思维模式，你一定要站在老子的思维模式上面来看，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老子的精华提出来使用，要不然我们会产生我执、我见，用我执、我见来批判他。昨天我们已经大致把前半段的意义跟各位谈了，我们现在大概了解一下背景就好了。那么，后面他这一句话讲「此三者以为文不足」，就是说这三个，他谈这三件事是这种状况。一般来讲是说，我们中国在文字上是说一个文一个质，「为文不足」，那么是在实质上够本质，那么在文跟质之间老子已经告诉我们，他在采，文采上面，就是语言文字表面的叙事功夫他是不够，可是在实质利益众生方面，他是能够掌握到要领的。从立言上面来讲，他不够，但是从立德上面来讲他是足够。假如要用我们的话来说，一般儒家的话来讲，他立德必须这样，但立言这样子是很不够的。而且一般人的思维模式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要「绝圣弃智」，他告诉我们你不要太过于经营这些东西。圣智的东西是自作的，人自己认为这样做好，可是人往往有很多地方都弄错了，弄错了。你所走的路子不是他本来要走的路子，而大地、宇宙、天地之间他的运行有他自己运行轨则。你不要自作主张，自作主张的部分未必一定会完全按照你所想象的。因为我们想的是想当然耳，按照现在的话来讲是一厢情愿，那是你的想法，天地间的运作轨则那有天地的轨则。老子的意思他比较忠于淳朴的状态，所以说文是不足，立言是不够，但立德够，所以他讲「民利百倍」，他讲能够「民复孝慈」，他这孝慈是恢复原始的那种纯洁。「盗贼无有」，因为不用机心，不用心机，也不计较，弃利的「利」是计较心，机巧心没有，计较心也没有，盗贼当然也没有了，他是很自然的。老子他意思是恢复他本来的状况，只是这样而已。

「故令有所属」，这句话也很难解释。他这文字太过简练，故令世人心念上，或者心智上能够有所属，心智有所属，安住在某一个地方，用佛家的话叫安住。让世人的心安住在哪里呢，「见素抱朴」。「见素抱朴」就是朴素的意思了，我们现在讲的话就是朴素朴素，朴素就是单纯，单一。「少私寡欲」，欲望不要太多，让世人的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道上。他是没有这样讲，但意思就是安住在道上。那么能够朴素一点，少私寡欲，这个是指对于社会上，因为一般人都是认为要多知、多见、多闻、多学，那就学得很多。但你学得很多，那巧诈就会出来，计较就会出来，因为你什么都懂。

不信你注意看看。两个人在一起，一个能干的，一个不能干的，那你就知道事情很多，那能干的会一直数落那个不能干的，那不能干的假如比较无我的话那也无所谓。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不能干的要是受不了，耳边老是嗡嗡嗡一直响的话，那两个人就无法生活了，无法相处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那个能干的就是多闻，多见，多学。但是你都不懂，日子还是一样过。现在世间人，尤其是西方人的教育他告诉我们要拥有很多，可是我们发现当他拥有很多以后，他觉得他失落的更多，失落的更多。所以西方人的这种教育之后我们发现一种状况，我们会去把所有最美好的东西搬回家里来，然后一有时间呢你又要到乡下原野去，有没有。都市里面那个家里面你会装潢得很好，所有的都是精品，都买回家了。可是放假呢，你要去山上的小木屋过原野的生活，去享受日光浴，还是水浴，还是森林浴去了。

为什么？为什么呢？你为什么收集那么多，然后又出去要别的呢？那你原来收集可以不要，你家里可以把他弄成森林浴的样子就好了，这样就不用出去了。是不是这样，因为你平时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享受，那你干脆弄好家里，礼拜天你在家里享受，家里的森林浴可以啊，为什么不要呢，因为你空虚。所以，当你家里的东西弄得越多的时候你越会往外跑。就是你所拥有的虽然很多，越来越多，可是你内心里头越来越空虚，因为你没有「见素抱朴」，你不朴素。所以，你拥有的东西变成一种满足感，当你满足的越多的时候就表明你的欲望就越大，那个空洞就越来越大，所以现代人比以前越来越空虚。我们也知道这个经济越繁荣以后，自杀率越来越增加，神经病越来越多，失眠的越来越多，紧张的胃溃疡的越来越多，为什么？都是因为你追求的越来越多所造成的，这个就附带的了，空虚越来越扩大。

虽然我们越来越进步，可是你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上的距离越来越远，为什么呢？那都是因为你多闻、多见、多知所造成的，而内心的空虚也就一再的扩大。那么当你都没有这些越来越少，回到「为学日增、为道日损」，你损之又损，一再的减少减少，再减少，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内心里面会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充实。

以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小时候要上学，你们现在看看有没有这个经验，要上学，到同学家去等，本来是六点就出发了，等到八点他才出发，两个一直走到学校被罚站，两个都站在校门口，迟到了。那迟到了两个就在那边讲

话，讲到老师说，还在讲话，下一节课再站，再站我们就再讲。所以老师上课完毕，下课了，我们也下课了，回家了。但是人家是在教室里面，我们在教室外面。那时候的人是这样子，你要出发之前会去碰到同学会去碰到朋友，然后在他家门口一站呐聊好久，现在看有几个。除非男朋友交女朋友，那个例外。有没有那真情的，现在都匆匆忙忙，你一出门就朝着你的目标冲了，即使有的话，打个招呼已经不错了，打个招呼已经不错了。你要上班的时候有没有这一栋大楼，这个社区，你看有几个人打招呼。那个一撮、那一群，一个小族群的人要离开要共同的都要上班，经过一个小关卡，一个巷口，大家要出去的时候顶多也是嗯嗯，你好你好，就走了，那种真正的温情没有。那在以前不是啊，你看看那些在家里的主妇也好，阿嬷也好，年轻的朋友也好，小朋友抱着，然后就站在那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要煮饭了（台语），然后进去把米装在桶子里，一面洗米一面出来讲，你现在都没有那样兴致了，都没有了。

你看我们进步了，应该时间多很多吧，可是你那个真情的部分也跟着消失了，时间没有多出来，用在培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用来培养自己对自己生命的感受，都哪里去了。你说我们真的有进步吗？真的有进步吗？现在想想看，我们的制度，不要说物质上面的设备，以前我要搭个车差不多要走半个多钟头，从家里走到站台的地方，半个多钟头以上，才走到那边，那一等大概要等一个钟头，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时间观念，车子什么时间来也不知道，然后我们要去哪里，就在那边一直等，然后呢那个站台里面不管是西药房还是杂货店老板就会拿他的椅子，板凳拿出来给大家坐，大家都在那边聊天，都在那边聊天。所以哪里有大事小事，张家李家讨媳妇嫁女儿都在那个地方聊起的，没有什么电视，没有什么资讯，但是大家都很清楚，那个族群生活得很好。

现在呢，我们都要求说我家门口就要有站台，但是我家门口不要堵车，对不对，我家门口有放垃圾的地方，但是我家门口不要有垃圾。都是这样想的，那我们也几乎达到这样的标准了，可是我们省下来的时间哪里去了？我们的人情关系呢，淡薄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生命的感受也消失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追求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东西。有没有这种感觉？

他这个地方真正告诉我们的在这里，把心安住在道上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常跟各位讲说，你今生这辈子能够学佛，把心安住在佛道上是最大的福报，当然我们今天讲道家老子，你今天会学道，你的福报也蛮大的了，也蛮大的。因为一般

人心不知道在哪里，他到处乱飘，没有目标，像游魂，像野鬼一样，因为他没有目标，他只是说看到世人的状态他会去累积很多的财富，但是内心非常的空虚。有没有？所以能够越早把心安住，「令有所属」，令我们的心有所安住，安住在某一个地方。也就是你的心能够「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这是最重要的，这样的话那你就能够体会前面那三件事，为什么「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为什么「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为什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我们从这个地方来了解一下，现在我们来看下一章。

「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 dūn ]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颺[ liù ]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求食于母」。

这一章很长，奇奇怪怪的字很多。这一章解得也是很难解，「绝学无忧」，这是学而无学，学以致于无学，这一般我们这里谈这个所谓「无学之学」，前面那一章是「无用之用」。这「绝圣弃智」是「无用之用」，用在不用的地方，它不用之用。这一章是无学之学，它「绝学无忧」，因为每个人的学都是多闻巧智的那种学。那么佛家所讲的学跟道家在这个地方的学是一样的。学什么？「为道日损」，要把我们的知见一再的损掉、折掉，这是什么，破我执、破法执，是指这个部分，所以说「绝学无忧」。他绝学无忧到什么程度呢，到「唯之与阿，相去几何？」这个很少人能把这个解释得好，「唯」跟「阿」是一种应诺语，唯，你说什么「好」，你说什么「哦」。有没有，是那个音，不是谐音，是那个应音。你在叫我，你说阿狗，哦，阿猫，哦。就是那个叫唯，阿两个字，就是应诺的意思。唯跟阿相去有多少呢，一个是肯定，另一个是否定，唯是肯定，阿是否定的意思。人家这样叫，那你就这样应，你应肯定跟应否定，其实在心里面到底相差有多少。人家叫你阿纽，你说谁是阿纽，好好，我是阿纽，你肯定的答复跟否定的答复，其实对你自己来讲有什么差别，他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一般人他会执着在「谁叫你说我是阿纽」，「谁说我是王八」？对不对，你叫我王八我就不应。以前我们有一个同学，人家掉了东西都是怪他偷的，但是他没有偷。后来同学就戏弄他，就叫他小偷，台湾话叫贼仔。贼仔，贼仔（台语），他就不应，但是他不应大家还是叫他贼仔，因为什么他还是照着人家讲的话去做，

然后贼仔，老师叫你（台语），他不应可是他还是跑去找老师。但是他不应，他不应没有办法。有一次在公车上他东西掉了，有个人叫他，他不知道，贼仔，人家叫你。他哦哦，好了贼仔叫中了。现在他叫什么名字都忘了，只知道他叫贼仔。你叫他小偷，他当然不高兴，可是你高兴与不高兴，到底相差有多少呢，还是都叫你啊，对不对。但是因为你有分别，所以不愿意承认，后来毕业同学会都叫贼仔去办理就好了（台语），因为贼仔笑话最多，一讲起贼仔大家都记得在学校那一幕已经有过轰动。所以什么事情都找贼仔，他就像班联会的董事长一样，什么都找他了。

不管你承不承认，跟你自己本身来讲没有差别的，你叫我王八、叫我王九都是一样。但是一个人心境要很平和的接受这个事实，那可不是普通人。对不对。普通人他有法执要分别，有我执要分别。因为他有这种自尊心，有自尊心，可是「绝学」的人没有这些，没有什么自尊心，自卑感，没有，所以叫无忧。那这个时候你叫我，你叫我王八我也一样，你叫我皇帝也一样。有一次在当兵的时候，我们三个预官在一起，大家说，诶，我看你像教授，我看你像酋长。有一个是学阿拉伯文的所以叫酋长，有一个是长得很高，很像棒球棒，所以我们就叫他球瓶（台语），那个棒球棒下面那一截头很小，那个臀部很大。然后我们就叫他球瓶（台语），那大家这样子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当然当初在取名字时有些人不同意，可是呢，同意不同意又怎么样。当大家都讲笑话哈哈的时候你还是接受了，还是接受了。

这个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要能够接受那个事实，而真的无分别的话，并不是普通的，并不是普通的，好多人，尤其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一直要在历史的记录上留下他的丰功伟业，那个时候就差别很大了。他一定要以他自己的方法记载下来，那么他自己所做的他有的要隐瞒，有的要特别表扬，这个时候他就追求「唯」，他不追求「阿」。而其实这个唯跟阿，就事实的本身来讲是没有影响的。他是谈这一个部分。一个人不要在这个我执、法执上面产生太大的这种执着。那么他这个地方谈这个部分是一般人所不太能接受的，因为一看到「绝学」就说老子你看他不让我们学，他不是不让我们学，他们不知道老子要我们学而无学，无学之学。他不是要我们去学社会上那些五花八门的，学那些东西对你人生来讲真正是没有利益，只有伤害。我们要在社会上生存的话呢，我告诉各位，老子的意思是让我们活得单纯、单纯。不要去跟人家争奇斗艳，争奇斗艳只有伤害自己。因为你学

多了以后你各方面负担很大，但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那一天，在哪个地方，在电视上看到一个镜头，就是一个大概五六十岁的西洋妇女，大家知道西洋妇女他们的身材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但是呢，你看他们的生活就是很自在，很自在。那时候就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她假如要维持她的身材的话那怎么办，那么刚好那一天有人讨论到美国每年为了减肥付出多少钱，有没有，好了，那这就是一个问题了。生命的存在跟胖瘦无关，对不对。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维持那个身材的存在呢，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你知道这个叫美那个叫不美，当你不知道美不美的时候，那生命还是一样自在啊。你美叫唯，不美叫阿。对不对。那「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对于生命的本质来讲没有影响。是不是，可多少人是荒废在那个地方，没有意义的地方。所以我们学的很多都糟蹋了，都糟蹋了，想想我们小时候父母亲生我们一大堆，母鸭带小鸭，是大鸭带小鸭了。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下面反正一堆嘛。那时候有谁补习，都没有。要读书，爸爸妈妈根本就没有办法，那么孩子的教育问题完全是哥哥姐姐带弟弟，这样教的。那么大家就是一个村落里面的人一起玩一起长大的。

现在呢，两个恰恰好，好了，钱也多了，也做各种补习了。不管是才艺的也好，或者功课的也好，你看看两个都像变成填充机一样，填充玩具一样，一直填进去，那他们自己本身对他们生命品质来讲不见得好，不见得好。因为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没了，都没了。像这个就是说我们从社会上讲、修学来讲你学的都学到一些糟粕。没有学到人生真正那个重点，真正的重点没有学到。

我们在讲学的时候是学这个部分，老子不是叫我们不学，叫我们要在道上如何去确定，这是第一句话的重点。

第二句话他讲，反过来讲，「善之与恶，相去若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善之与恶，相距何止百千里啊。这句话你不能跟前面一句话看成一堆啊。上面是相去多少，相去几何，没有差别的，可是下面善之与恶相去是何若，不是几何，何若的意思就是相去好远，相去何止百千里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善跟恶差很多。

所以说「人之所畏，不可不畏」。那么老子在讲这个地方，这个背景我们要把他弄清楚，这个背景没有弄清楚你会觉得前面这样讲，后面怎么这样讲。前面讲好像都不管人，人家怎么反应我都不管，那么这个地方他却「人之所畏」，那我们也「不可不畏」。他这个地方所讲的「人之所畏」的意思是一种趋势。那大家都说不好的，也就是说天地之间自然法则的所谓不好，那我们就应该提高警觉，要

避免。那么对政治家从政者，或者社会上的领导者来讲那么这一点就很重要，你不要违背民意，这个就必须要注意。所以他讲善恶之间讲的是真理部分，真理所谈的善，真理所谈的恶，那我们要留意。他们之间的相差很大，那么人家所谓的善那你就应该要能够珍惜，人家所谓的恶那你就应该避免。他谈的是这个。

「荒兮，其未央哉」，「荒」我们讲的是荒淫无度，放逸的意思，「荒」就是放逸，「未央」的「央」就是未尽，尽的意思，就是你放逸，有尽没尽，我们的心放荡出去以后那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呢。也就是说你的心已经离道了，离开道了，那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什么时候才会回归到本源里面来。现在我们在社会上根本不谈道，不谈那个根本的标准，所以大家慳吝巧诈都出来了，慳吝巧诈都出来了。你要有个根本的道，一个人，每个人都有，不管年轻人或怎么样，通常是到了三十几四十以上对于这部分比较会去反省，去体验。我好像还没看过几个人，到五十岁以后不会去反省这件事情，道的问题。我只见到一个不反省的，一直到死他都不反省。一直到他死了，连他老婆他女儿都不去送他，在监狱里面死了，那典狱长一直找他家里没有人管他，他死了就死了，丢掉就算了。只有那么一个，他那个人就是纯粹完全靠技巧在生活的，连他的太太、连他的女儿他都要动技巧来利用她，利用他太太他女儿。这种人是从不反省道的，所以他的死，是直接搭电梯到地狱了，直接下去了。

一般人都会反省一下，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什么叫做真理，尤其当我们犯过的时候，被制裁了，被呵斥了，这个时候应该会慌张，会反省才对。假如在这个时候你都不知道反省，那这个人那个业很重，业很重。所谓业很重的意思就是你自己不知道怎么反省自己，把自己端正一下。而是自己一直想说这个有问题都要找别人，把责任通通推给别人，那你一辈子台湾人讲，一辈子完蛋了（台语），一世人「卷角」了，没用了，你的「角」已经「卷」起来了。你要能够反省一下，因为我们在这个时候反省你不见得一定找到正确的答案。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究竟真理的地方。那么在反省的时候就必须要找人来研究商量，当然这个时候要是碰到损友那就害你了，碰到良师益友他就会提升你的生命品质。但是，我们反省的基本条件一定要有，假如你不知反省的话那没办法。

这个地方先告诉我们你放逸、放荡的心、离道的心要怎么样子找回来。在孟子来讲，「求其放心而已」，放逸丢掉的心怎么找回来，这个叫「荒兮，其未央哉」。下面讲「众人熙熙」，这个是康熙的熙了，不是汲汲焉的汲。这个熙熙的意思就

是指我们沉溺于物欲的享受，一直泡在物欲的享受里面，乐此不疲这种状况。那么这种情形相当的多，那天报纸统计，说我们台湾人到酒廊去喝酒一定要有粉味，这个就是了。酒味就已经不得了了，一定要有女人陪他，这个都是放荡、放逸，然后他沉迷于那个地方，不知节制，这个叫做熙熙。

「如享太牢」，就是说你不知道无常的存在，一直以为这个享乐是永恒的，就像那个「商女不知亡国恨」一样，其实不止商女，商男也一样。他一直在享乐，但他不知道这享乐的背后是要死亡的。如享太牢，太牢就是以前皇帝祭天祭祖要杀的那个牛的叫太牢，要杀羊的话叫少牢。三牲当中杀牛是太牢最大的，那么在杀牛之前，那牛要给它吃得很好，那个牛不知道，就一直吃，吃得很好，好像吃得很高兴。

现在我们人也一样，你马上要接受无常的考验，不知道，自己却一直在酒肉当中做享受，这个叫做「众人熙熙，如享太牢」。

「如登春台」，「春台」在古代大概是中原文明，灯节，元宵节点灯。那么大家在台子上看热闹都很高兴。其实你应该要知道，这个美丽的景色很快就会结束了，对不对。灯是晚上点的，白天有没有，白天点灯干嘛，所以那个夜景是很美，但是呢时间不长，可是呢人会沉溺于那个夜景的美，而在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在描述夜景是很美，也就是人间造业最多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也就是眼前是享乐，歌舞享乐，这个背后呢，那就是惨绝人寰的那一种报应，就跟在后面了。所以我们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大家都在做眼前的享乐，不知无常的到来。

「我独泊兮，其未兆」。「我独」就是只有我，淡泊不做这些享乐。其未兆，未兆是还没开始，还没开始之前，享乐之前的那一段，我能够掌握得住。我们讲念起之前，念头啊能掌握得住，「其未兆兮」，兆是始，征兆，兆是开始的时候。我所注意的是那刚开始那一刻，我心是安住在道上，所以我会注意刚开始那一刻。大家都是沉溺于享受那个阶段，而我呢，只有我单独我自己一个淡泊享乐，不享乐，把心安住在最初那个地方。

这里面「我独泊兮，其未兆」，其实这是一个修行，是个修行。我们讲咖啡理论的时候，跟各位谈过，你再把他想一下。一个圣人、一个行者跟一个凡夫都喝上等咖啡，喝了以后大家都说很好，这咖啡很好。对不对？凡夫也说好，修行人也说好，到底他们差别在哪里，对不对，不可能一个说好，一个说不好，那有问题。

他这个凡夫说好，是「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你被尘境转了，被尘境转了。对不对 那个行者呢就是根尘相接触的时候他停在那个地方，就是这里「我独泊兮，其未兆」，刚开始的地方我停在那里，在那个时候我把尘境转过来，那咖啡的香、醇，停留在我享受生命这股欢乐的周围，我没有离开，我透过咖啡在享受生命，安在那个道上。那么咖啡的美、香醇，让它在我的周围环绕着，而不会进入到我的生命的核心里面。就是你有福报的话，假如你没有福报，只是模仿咖啡自动贩卖机那个部分的话，一杯 20 块，那你就好好享受 20 块，那你要喝一杯 500 块，我想那品味不一样。20 块喝的只是过瘾而已，那我想喝那 500 块的话那就不同了。但是呢你假如为 500 块的尘境把你转走的话，说：「啊，这咖啡真棒」，那你是凡夫，跟「如享太牢，如登春台」完全一样。但是你要是会透过它，你有这个福报，透过它 500 块的咖啡来喝，能够把这尘境转过来，而进入生命的核心，这个时候咖啡是个媒介，它会在你周围环绕着。对不对？

就像我们结婚，咖啡只是个媒人而已，我根尘相接以后，要进入生命的核心里面，透过尘境的媒介，那我的根性进入生命的核心里面，那么媒人的这个咖啡应该在我的周围来庆祝我才对，是不是这样？不会结婚的人就抓着媒人不放了，那就麻烦了。

所以他这个地方讲的，我们体会一下，这个是个功夫。你把心安住在跟境界相处的时候，你就在境界之前，而不在境界以后。老子不是没修行的人，对不对，他很有修行，不然这种话讲不出来。虽然他的文字跟佛经不一样，但是所讲的内容完全一样。他会把心安住在那个地方。

如「婴儿之未孩」，这是古字，那个孩是骨骸的意思，骨骼，你不要把他当孩子，婴儿之未孩，他很小嘛。还没周岁（台语）叫婴儿，两三岁的孩子不是未孩的孩子的孩，是骨骸的骸。这个指那个地方应该是骨头的骨，旁边是亥，是那个字。古字他们是相通的，如婴儿之未孩，婴儿是不是很柔软，又没心机，就是说他的骨骼还没长起来，还没有我执、我见的时候他是最柔软的。

我们的心能不能这样，很柔软的，你一有我执，一有意识形态，那你就很难沟通。我们当中有很多年轻朋友你注意看看，你要是你有你的见解，爸爸妈妈跟你讲，你会怎么样你说，眼睛瞪一下，我知道了。你不要买黄的，我要买红的，是不是这种情况，因为你有我执，你有意识形态存在，我要怎么样，有我的想法。那有你的想法你就难过了，你到哪里都难过。你有你的想法那你就很容易接受外面的

意见，你注意看看，你很难接受家里的意见。因为外面的意见会迎合你，家里的意见会制裁你，制止你，那当然你要人家迎合，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看，买衣服最多了，你不管到哪个专柜去，他的衣服都适合你穿，没有一件不适合你穿的，但是你要带爸爸妈妈去就遭殃了，没有一件你适合的。那这个是最明显的。那么你假如有你自己的想法你要选哪一件的时候，那就问题来了。

但是婴儿不是，他没有意见，没有心机，没有智巧。有没有？我们在家里你看小孩子，四、五岁以下的叫他拜佛都没有问题，大概七、八岁以后要他拜佛那就注意了，他的我执就起来了，他要不拜，要拜不拜有他自己的主张。那么小孩子到十三、四岁又有一个抗性，要出社会时候又有一个抗性。这个抗性他会一直带着，那必须要到他成熟以后他才没有抗性。什么时候叫做成熟，把心安在道上才会成熟。心不安在道上，你在外面物质界里面你会一再的去尝试，你要尝试什么你不知道。因为新境界很多，那么新境界对你都有诱惑。可是你心一安在道上之后你会用道去衡量，去衡量外面的标准，那这个时候道可以取代你父母。但是你假如没有这种认知的话，那你会一直冲突，会一直冲突，甚至于到最后父母亲的遗嘱你也会想说，这老人家的东西把他留着就好了，以后我自己做了，对不对？你还是有你自己的想法，连最后父母亲的遗志你都不愿意照着把他做好。就是因为有我执存在。但是你要是能够安于道上，那就不会了，因为「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对不对？是不是？

我们再往下看：「乘乘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这个「乘乘兮」是泛泛的意思，我们就是渺渺茫茫的那种状况。乘乘兮，若无所归。我好像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没有特别的目标。「众人皆有余」，众人都有很坚定的意志，他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所以叫做若有余。我们现在大概都有那种情况，每天要睡觉，都有一堆东西要准备到工作包里面去，那是还没做完的事，明天要办的嘛，永远有一堆明天要办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所以「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而我没有啊。想想看我们每天都有一堆压力留着明天要做，我告诉你你有一天你会有那些东西没办法去做他的。有没有，你想想看，那个一天可能三十年后发生，可能三天以后会发生。你有没有想过？你假如想到，哦三天以后我那个事情没办法做的话我看你还是「乘乘兮，若无所归」。今天的事最好把他做完就好了，不要带着那么的多责任感，要不然的话你这日子，那个包袱，每天都有一堆包袱留着，要一直留下去，留到什么时候你不知道，要留到什么时候你不知道，那就是你的

负担，而这个负担会很重，会很重。

老子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古代的人就有这种状况。那我们看王莽当皇帝的时候，王莽篡位，篡西汉的位，跟着王莽也是很好的皇帝。能干，大权一把抓，每天上班批公文，他公文都自己批的，哪个人要判死刑都一定要他自己批的，他不会交给司法部长去处理就好，他自己批公事。批到三更半夜，常常伏案就睡了，有这种皇帝我们把他叫做篡位的国王，新莽嘛，后来东汉起来就把他推翻了，他就是这种人，「众人皆有余」的这种人。做不完趴在那边睡，他还不想留到明天去，弄到三更半夜。但是他这样子呢，也是落得一个篡位的罪名而已，他很能干没错，也很有责任感。但是不对，我们不是讲他篡位不对，那我们不管他。事情不必这样做，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这种毛病。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你要有五分的福报，做三分事，你就可以说「乘乘兮，若无所归」，要有五分福报要做五分以上的事，那我看你到最后还是「众人熙熙，如享太牢」。你看看，因为你没有办法回光返照。你始终会有好多事做不完在等着你，何苦呢。站在人生的立场来看，不要看事业了，不要想说人生什么才有意义了，要在历史上留什么名，你不要以为你是某一号历史人物了。你是哪一号都一样，反正到最后你就知道。这就告诉我们要能够掌握得住，要能掌握得住，自己应该要留意的。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讲。

## 老子 第十六集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他说，「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大家都会这样子，我就不一样，我好像有什么欠缺，「我愚人之心也哉」？我是笨的人吗？我是智商不足的人吗？我不是那种人，意思就是说我是很清楚的。大家都这样做，负担、承担很重，我不愿意去承担，我不是智商不足，我不是能力不足的人，大家要看清楚，这是指我有能力而不这样做。我们都有能力，你能不能像老子这样做？我们通常都要把能力发展到极限，所以大家都做牛做马，有这种负担，他特别在这里给我们点出来。我不是那种能力不足的人，我有能力，但是我能独独若遗。我们自己看看，他不是做不到，是不做。

「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混沌混沌的样子，什么事情好像理不清楚，

沌沌兮的意思，大概类似于我们讲的大而化之，他不会去斤斤计较的。

「俗人昭昭」，俗人把什么都弄的很清楚。「我独若昏」，我昏昏灭灭，我就是搞不清楚的样子，前面已经讲了，我不是不懂，我是不愿意把他弄得太清楚，但是我内心很清楚，我外面不清楚。我表达出来就是不清楚，你讲什么都好，会不会把裤子当衣服穿，那就知道了，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弄得很清楚，我就不愿意，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不知道，我很清楚。

「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俗人把是非、分明，弄得很清楚，我们一般人瞋心重的，他特别讲瞋心重的，是非分明，正义感很强烈的人，我不是没是非，我不是没正义感，但是呢，我就装得傻里傻气的，这样也好那样也好，他特别谈这个部分。

从前面讲到这里，他告诉我们，贪心的人、痴心的人、瞋心的人，他统统讲了。

「绝学无尤」是对治愚痴的。讲到「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讲贪心的。讲这个地方，「沌沌兮，俗人昭昭，俗人察察，我独若昏，我独闷闷」，他是讲瞋心的人。我不是没有正义感，我不是是非分不清的人，不是，我善恶是非都很清楚，但是，要不要讲出来？不必了。

以老子在当时对于社会的观察，对于人性的体验，他相当清楚。但是，我相信他更发觉了一个问题，把他表明得太清楚，那就很麻烦，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但这个人常常跟你分析是非善恶的状况怎么样，常常分析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刚开始你听他在分析别人，你可能很高兴，你学到了很多。当有一天，人家说，那你呢？我相信你马上跑到九霄云外去，为什么？因为你会怕被他分析。他分析你，他昭昭，他察察，有没有这种情况？那时候对你的伤害性有多大？

同样的，我们昭昭，我们察察，周遭的人对我们会怎么样？你只是爱现而已，表示你的能力，你的能干。但是人家对我们的看法你不知道了，所以我们要站在人家的立场反观回来，老子在这边对两方面的立场看得很清楚。所以，你能够弄得很清楚，我不是弄不清楚，但是，你爱讲爱现，我不爱讲我也不现，所以你看出来，他就会若昏，他会闷闷。好像什么都不懂，人家讲，他就「嗯嗯...对对，就是这样」。你说国民学万岁，他也万岁，民进党万岁他也万岁，反正大家都万岁。有个老菩萨说，人家问他，你选哪一个？他说当选的那一个就是我投票的那一个。我独若昏，我独闷闷，跟你讲太清楚干嘛，当选的那一个就是我投票的那

一个，你拿他没办法。你要是说哪一个好，哪一个好，人家就把你记得了，好，原来你是支持谁不支持谁，这就出来了。这是在社会上为人处事，修身养性，对自己的生命最重要的部分，你稍微留意一下。

「澹兮其若海，颺兮似无所止」。澹兮，很淡泊，跟前面那个泊一样。「其若海」，像大海一样，无边际。「颺兮似无所止」，像长风吹过去，不知道吹到哪里去，这个字应该是「扬」，你们那边是怎么印的，一个风一个颺，那个扬字，我这个是印一个颺，应该是扬的意思，飞扬的意思，长风飞扬的意思。像在大海里面，空旷、无边无际，像长风这样吹拂，不知道到哪里去，自己好像没有目标，不知怎么样。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圣人他生活的形态，他不特定的选定什么。你看看这两句话讲的是什么？随遇而安，无住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所以心像大海、长风一样，不知道到哪里去，你没有办法预设目标说他在哪里。用的字词虽然不同，但是那个心境、境界是一样的。要是对他的思维模式不了解的话，你就不能体会了。你还说这个人，人生渺茫，没有目标，你要这样解释，文字上确实是这样显现。但是你要知道他的思维模式是怎么样，你就会发现，他这个地方讲的是随心所欲、不愈距，儒家的话，佛家的话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用华严的话来讲就是恒顺一切众缘和合而生其心，都一样啦。

「众人皆有以」，像这种话，我看起来实在是很累。这个「以」，是有所恃的意思，众人都有依靠，都有依赖。

「我独顽且鄙」，我没有那种自恃。每一个人要表现，爱现，都有所依赖，自恃他自己的才华、能力。恃就是依靠的意思，都有所依凭，所以他会去表现他自己的能力，他会爱现。「而我独顽且鄙」，我没有，我很昏庸，大家都有才华可以表现，我没有，我是很顽劣的，我也是很丑陋的，鄙陋的。

「我独异于人」，这个是结论，我特别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

「而贵求食于母」，这个是道家里面很术语的话。人在母胎里面是靠母亲的肚子生活的，出生以后还是吃母乳，所以叫「食于母」。他用这一个「食于母」来作表达的就是他勿违本，不背本的意思，一般人是背本而逐末，一般人是食于子，食于子是指末的意思，母是指本的意思，你不要说食母把自己的母亲吃掉了。食本就是依靠母，根本的部分，依靠根本的部分。一般人是依靠枝末的部分，依靠枝末的话，他就会广学多闻。他依靠根本，所以他会「绝圣弃智」。你要把他的

思维模式弄清楚，不然你在这里搞不懂。一方面他的文字很简练，一方面他的用词、术语很专业化，我们搞不清楚他到底在讲什么。

他的结论就是，一般人是舍本逐末，而我是依本在生活，我的心就安住在道上，安住在根本的那个地方，依于本，我不逐末，枝末的部分太复杂。因为一般人只逐末，道家跟佛家不一样，佛家是依本起末，起末是起作用，道家是依本不起末的，他告诉我们舍本逐末是不对的。他前面说，「我独异于人」，人是舍本逐末的，「而贵求食于母」，我是依于本的，他不起末的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道家本身不太弘法，他不弘法，弘法是一个作用，老子就算把这一篇留下来也是非常不得已。当时他西出祁山的时候，要出关隐遁，要到昆仑山去，他的学生们把他留下来，说老师你要走了，你就留几句话给我们吧，一再地哀求，不然不让你走，因为他要去成仙，所以他不得不留下来。他的教学方法就是这样，你安住于本就好了，不要管末的部分，末自然会圆满，这是道家的理念，末自然圆满，你不要去管枝末的部分。所以他一再要求，希望人能够安住在根本的地方。

相比之下，佛家就很积极，他要依本起末，道家就没有，所以道家本身不弘法，他的根本精神跟印度教很像。印度人是安于本，不怎么弘法，你可以想象得到，道家假如移民出去的话，一定是整个部落移民出去，他不会到一个新地方去教化那边的众生，他会整个移出去，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生活模式，包括他的道场怎么样移过去，所有的行者会跟过去。

我们从印度教可以看到，早期佛教还没到东南亚这些地方来，印度教先出来，就是这样来的，我们在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看到有很多印度教的寺院。塔院相当大，那都是整群移民过来盖的，不是当地人盖的，马来西亚那个奇迹是人类的宝藏之一，那都是印度人到那边兴建的。他不是像佛教，走到那里，运用当地的资源来成立的，不是。只有佛教走出去，教化当地的人，用当地的人来形成当地的佛教。印度教不是，是整个搬过去，道教要出去也一定是整个搬出去，要不然他讲那些话别人听不懂。

你要学道教，只有学中文才有办法学到，你要学英语要学到，我不知道这些文字要怎么翻？「唯之与阿」你怎么翻？Yes and No（笑），这里面的法义没有弄清楚你没有办法。「而贵求食于母」哪有食于子，你怎么样去带呢？他强调的是归本，只要归本就好了，归真返璞，他不讲「起末」的作用。佛教比较谈「起末」的作

用，当然这里面各有利弊，佛教一起末有作用，各种变态变形的都出来了，道教没有这种状况。这一章就到这里，再往下看。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这种文法，什么叫「以此」？这一章主要讲的是无名之名，前面讲的是无用之用，无学之学，这一章讲的是无名之名，不可名当中，强为之名。

孔德之容，孔是盛德，盛德之容就是一个有道有德的人，他是什么样子？他讲的不是具体形象，不是容貌、形状，一个很有德行的人，他是什么样子呢？他讲「惟道是从」，就是恒顺众生，恒顺众缘和合而生为道，依于道。恒顺众缘和合而生，实在是无名之名，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无名之名，他没办法讲。

「道之为物」，道是什么东西呢？「惟恍惟惚」，「唯恍」是若有，「唯惚」是若无，道之为物，若有若无。惚兮恍兮，说他没有又好像有，「惚兮」就是没有，无中，又好像有，所以叫惚兮恍兮。

「其中有象」，这当中有个东西在，有个象，有个影像在，你说没有又好像有。

「恍兮惚兮」，你说有，又好像没有。

「其中有物」，这就是道之为物，到底有没有？老子也会吊胃口，你说没有，无形嘛，无形要形，无名要名，你说说看，道是什么？这个就是《楞严经》上面讲的，心在哪里？心有没有？道家在注解这个地方都画圆圈，那个「道」他画个圆圈，一个圆圈，这个东西是什么？他就画个圆圈。我刚开始看，实在是伤脑筋，圈圈那么多干嘛？他是指那个「道」。你说他没，他又有相，有物，你说他有，又摸不到，一个空心一个白心一个圈圈在那边，他用这个来形容，所以这个还是有道理的。

他说，盛德的样子是「唯道是从」，道是什么呢？道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若有若无，说他有，又好像没有，这当中有个影子在，说他没有他又有，有个影子在，说他有他又像没有，这当中有东西在，「道」就是这样东西。

「窈兮冥兮」，这是渺茫的意思，月朦胧鸟朦胧，朦朦胧胧的样子。

「其中有精」，这里面有精华在。

「其精甚真」，这个精华还是真的，那个精你注意看他还是真的。

「其中有信」，信就是信心。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这个真的东西，从古到今都永远存在的，他的名字怎么样无所谓，从古至今确实存在，名字换过几百次都无所谓。

「以阅众甫」，阅是了解，众就是众德皆备的意思。

孔德之容，内充实德，外现威仪，外现威仪的时候，众德皆备前面讲过，行持、威仪、性向各方面都讲过了。我为什么能够了解呢？了解内德、外相，怎么知道呢？「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我怎么会知道一个人的盛德内聚、威仪外显呢？

「以此」，就是依孔德之容，惟道是从来知道的。

其实，「以此」是指前面这几章，不只这一章，因为我们分段了。「以此」就是以前面的无用之用、无学之学、无名之名这几章来讲，「以此」是个总结。

从昨天讲的地方开始，「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从这个地方开始讲，「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因为他知道，所以能强之为容。「豫若冬涉川，犹若畏四邻」，这就是众德皆备，外显的德相的部分。乃至他在做「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一直到整个历史的变化，「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到「绝学无忧」，到「孔德之容」。我是以这样的标准来知道的，这些情况怎么知道？我就是这样来的。

老子对大道他怎么了解的？就这样了解来的，大道的运作，天地之间的运行，他以这个标准来看的。他把自己的思想在这几章当中，很具体地归纳出来，归纳以后，他还有一个结论，这是先说理论的部分，我们将来在运用的时候，就是他后面的结论，一个人的思想形成，我们要能够知道这种方法。看后面这一段，讲完以后再作一个总结。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曲」是委曲的意思，委曲则求全，你不要这样解释，那是儒家的讲法，他不是叫你委曲求全的。他的委曲是把自己心智的部分压缩下来，求全是为大众服务，你自己能够曲，德就能全，他是指这个部分。你想学东学西的意志能够消减他，你的德就能够全。假如你的物欲太强，伸张出去了，这个时候你的德、道就不全了，取择权要注意这一点。他不是说你要委曲求全，要从这个地方把意思扭转过

来。他的委曲的意思是委曲我们的物欲，求全是求全我们的德行和道，是这个意思，不是一般人讲的委曲求全。

「枉则直」，枉是屈已从人的意思，刚才的委曲是把物欲除掉，要求道，现在的「枉」是把自己的部分委曲下来，依从别人，这样就好教化众生。假如自己坚持自己的理念，而不愿意屈从别人的意见，你没有办法教化众生，你要懂得他的运用。

「洼则盈」，洼是洼地，凹下去的地方，洼的越深，凹下去越多，里面装的就越多。像大海、大湖、大河，他的水就容纳得多，容下百川，山岗、山丘里面没有了，水都外溢、外流了。所以我们的内心要能虚，虚就能容大道，心不虚不行，怎么虚呢？没有物欲才能虚，一有物欲就不能虚，你看我们现在物欲发达的时代，道都不纯。老子老先生二千五百多年前就讲了，洼则盈，现在物欲太丰盛了，道就完全消失了。所以我们在家里教育子女的时候，要稍微让他损一损，让他没钱用，去试试看。物欲少一点，他比较会反省，物欲太满足的话，他是无底深坑，他会一再想说要再一点再一点。你现在给他一天十块钱，他还想一天二十块，你给他一天两百块，他还要一天五百块。现在的年轻人一个月赚三万不够，有的人三万块够一家人用了，现在一个人用三万块还不够，买衣服还要分期付款，你看这怎么办？这个就是他不洼嘛，不能虚心，不能虚心的话那就物欲会永无止境。尤其银行设计的那一套分期付款真是害死人，买不起不要紧，先买来先享受后付款。整个物欲发展起来以后，心就不能安在道上，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因为你一直追求嘛，追求是永远止境的，可是你要知道福报是有限的。当你物质的福报即使够你去追求，你还是会有有一种空虚的感觉，一直无止境的追求，他就是有空虚。自古以来如此，百战沙场的人内心最空虚，他战无不胜，最后拜倒于石榴裙下，千军万马他不怕，回家一个女人就够他完了。那是内心有空虚，内心不空虚的人，他不要外在的东西，就是因为内心有空虚，外在的东西才会填补进去。假如他能够把心安住于道的话，根本不必有这些东西。他内充实德，外现英华，这是当然的事，他内心没有实德，空虚呵，问题就出来了，那是假象的，外面再怎么样都不行。

所以我们说，一个修道人能够发心，立志修道的人，即使是百战沙场的将军也不能及，为什么？因为百战沙场的将军，他内心有空虚。发心修道的人内心不空虚，他不依赖别人，他自己能够顶天立地。内心无私的人事业上可能飞黄腾达，可是

他像空心的、花心的萝卜，看起来胖胖的，里面空空的，就是这种状况，我们讲的是实心的这个部分。

「敝则新」，敝是指衣服脏了，旧了，破了。脏了你会洗，洗了以后就变干净的，所以敝则新。你要是能够一直守住，心安在道上，你会一直的更新。你的心安在物欲上面，他一定会变旧的。现在物质文明这么发达，你可以发现，有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古董店相当的多。照讲大家都追求新的，古董应该不必要了，反而会把古董挖出来，为什么？新则敝。敝则新，我们自己要留意，把心安在道上，不要安在物欲上面。

「少则得」，我们的心专一，你就可以获得。你在物欲上获得很多，你就会产生迷惑。你去留意看看，物欲上也好，知识上也好，你弄得越多，你就越复杂。人脑跟电脑一样，你装的太多就会秀逗。那天看报纸上叫秀逗，原来他是骂那个谁，学太多了，太多了以后，你在讲你知道，听的人不知道，因为你懂得很多，听得人不见得跟你懂得一样多，久而久之你自己都迷惑了，知识上有这种情况，物欲上也是一样。我们说知足常乐，不多就会常乐，一多，口福之欲，山珍海味吃多了，你不知道吃什么，真的你不知道吃什么，但是切仔面、切仔面从小切到大还在切仔面，切仔面（台语）最好吃，你就不会厌腻。但是有哪些好东西，山珍海味你吃过了，你会不会想说再怎么再吃，只吃一次会想吃第二次，但是精致食品吃不了那么多，为什么？惑了，口感已经迷惑了。你接触大自然的香味，那会提神，非常好，你用香水用多了，照样鼻根迷惑了，同样的，意根学的知识太多，意识也迷惑了，所以叫多则惑，少则得。少就是一门深入。

所以他讲，「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跟我们讲的完全一样嘛。一门深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只要你在那个地方把他钻，一再地钻。你要画你就画，你要唱你就唱，你要写你就写，你就钻一个，你不要五术俱全，五术俱全不出名（台语），鼯鼠五技而穷，结果鼯鼠绝种了。老鼠只会钻地，到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是鼠害为患，他只有一个会钻地洞，他只有一技之长，人类拿他没办法。但是鼯鼠五种技能都有，会跳会飞，会跑也会钻，他钻洞就是钻一尺深，一尺长，现在这种老鼠一钻下去你找不到，为什么？他一技之长就够了，你懂太多没有用，修学也是一样，一技之长。

像我们讲经，我们弘法，就是以华严为主，再过十年，讲华严的他是谁，就知道了，华严座主。你要讲弥陀经，你讲二十年三十年，人家说，这是阿弥陀佛，都

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你讲二十年三十年，这是观世音菩萨，你讲《地藏经》二十年三十年，这是地藏菩萨，一定是这样，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一门深入，抱一为天下式。你一年讲五部经，十年讲五十部，人家说你学什么？我学五十部，叫你也叫不出来。你要是二十年三十年都讲《楞严经》，你看，首楞严王，马上就出来了，一法深入。

天下事的事就是法的意思，为天下的法事，为天下的模范、标杆。讲来讲去都是行法，他不是没有修行。他能够对天下了解到这种程度，我们可以看到，老子在中国跟中国文化是一体的。前面我们讲过，他虽然不讲用，但你会发现，他的思想本身就在用，在体用之间，他讲体、讲本，用的他很自然就渲染出来了。中国思想本身是实用的，儒家是全部实用不讲体，他是讲的都是体，用的很自然也在用，跟佛家不一样。佛家讲心性，那个根本的核心部分，所以他会讲唯心，他会讲体相用。道家这边讲道、德跟礼，不讲体相用，假如按照佛家的标准，道德跟礼其实都是体的部分。他在讲体的时候，用已经反复在其中了，一再地讲了，他是从观察天地大道的情况，告诉我们如何去做，一个人的人生应该如何去做，这本身就是用。他语言文字上讲是体，他的教化功能还在用上面，但是语言文字讲功能，讲用的部分，没有直接表明，不像佛经表明的那么清楚，叫你依这个体起这个用，所以，佛经的用法会比较广，这个大概是印度文化跟中国文化的差别，民族性差异的地方。

印度人修行是苦行、沉思，沉思的时候比较重视内心心境的那个部分，而道家比较重视与人相处的这种情况，如何使自己平凡化。从前面一直讲到现在，他并没有突显自己，他不要你去广学多闻，而是如何把心安在道上，熏心体道，一直讲这个部分。修行要怎么样？抱一为天下式，他抱一的一，佛家讲一门深入，他讲抱一的一就是道，依道就可以了，其他你不要了，所以他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很单纯。下面他讲「抱一」以后有什么现象呢？下面看。

「不自见，故明。」见是炫耀的意思，你要炫耀你就不明，你不炫耀你就能够昌明，人家就能够认识你，这叫不自见，故明。

「不自是，故彰」。自是就是执着，不自是就是不自己执着，故彰，你自以为是这样执着的话，你就不彰。圣德不能彰显于外，你不自以为是、不执着的话，你的德行就能够彰显出来。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伐是夸功，就是自己有什么功劳就一再地

讲给人家听，自伐就是自己表彰自己，这样就无功，不自伐才能讲有功。其实，这在历史上很多，姜太公辅佐周朝，那个周姬，到辅佐成王继位了。他从小坚持，当时人家一直说他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嫌疑，他可能会篡位，但是他没有。二十年的辅政，让这个小皇帝、小国王长大，然后还正。封神榜说，后来在封神的时候，封到最后，忘了周公要封，周公不知道做什么好，大家都有神位，周公没有神位，为什么？他不自伐、不自矜，不炫耀他的才能，不夸赞自己的功劳。所以，后来，没有神位也不行，弄个位子给你，大位人家都封走了，小位怎么办？小位也不行，那就给他封个土地公，土地公就是周公，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大地归你管，谁的实权大？所以，这个叫做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不自伐，故有功。

汉朝也有一位，就是韩信。韩信就是自伐、自矜，所以他腰斩内宫，被皇后在内宫里面拦腰砍作两段，因为他气焰太嚣张了。他一直讲他是建国大功臣，他有才能怎么样怎么样，要是老皇帝死了，小皇帝将来就危险了，老皇帝能够信得过你，老皇后不见得能够信得过你，所以，乘着老皇帝不注意，先把这个家伙给宰了。自伐、自矜，自己矜持，炫耀他的才能，夸赞他的功劳，自惹其祸。韩信假如不这样的话，你要知道，我们中国第二个周公，韩公出来了。他就是无道，周公有道，因为周公有道，周朝能够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历史上朝代这么长的不多，古今中外不多，因为他有道，他辅佐周朝打下了根基。韩信要是能够有道就不一样，但是他无道，不修道。所以人有能力不是不好，你要有道，你要无道，你看白白的好汉一条分成两截（台语），韩信被腰斩了，为什么呢？无道，他不懂得。老子在他前面已经讲了，但是他不读老子没有办法，要不然他也应该来听一听嘛，他不来听，也不读，他当然被砍成两段了。

这四个，「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就是不争的根本。「夫唯不争」，只有这四个你能做得到，才能够不跟人家争，因为你不跟人家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全天下的人没办法跟你争。天下人什么都能争，不能争道，什么物欲、知识、才华都能争，道不可争，他这里是讲道，没有详细讲。

在佛家来讲，你要能够布施生死的话，生死对你已经不可怕了，你把生死布施掉，你还争什么？谁砍你呵，要砍就砍嘛，色身我早就已经布施掉了，你怎么现在才要砍呐。所以，那些大德常常说，尤似斩春风，僧肇说：「四大原无主，五蕴本来空，将头临白刃，尤似斩春风」。日本的道元禅师到中国来留学的时候，刚好

是宋朝末期元兵作乱，他被逮住了，庙里大大小小都跑掉了，只有他在那面打坐，人家把他摇起来问，你怎么不逃？为什么要逃？你不怕死？那有什么好死？我砍下去呵，他说砍呵，雷光影里斩春风，你在雷光影子里面砍春风，砍吧。那些人问这个人怎么不怕死（台语），然后想一想，这家伙有道，不要杀他，走吧。所以道元禅师很有名，日本很有名的禅师，高僧，人家有成就，早就把生死布施掉了，所以，天下莫能与之争，没有办法跟他争。

他举这个例子在作这个说明，「古之所谓曲则全者」，自古以来所说曲则全，他作一个代表，前面讲曲则全。曲是委曲，就是把自己的物欲跟知识舍掉，成全你的道业。这样子，「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唯诚才能成就，不诚不行。光是口头上说的没用，诚心诚意内心来，这样子全而归之，诚呵！「全」是全部，全部什么呢？众德皆备。你的心能曲，能够体道，这样子一切圣德都具备在你这边，只有诚才做得到。曲则全，你必须诚，前面讲的守静要笃，不穷尽的话没有用，诚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一切都能成就。

这一段是对前面的一个总结，前面讲，古之善为士者，到这个地方作一个总结，善为士要诚。按照他所讲的这个情况，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告诉各位，你可以把他框起来、写出来，当格言挂在墙壁，不然压在桌子上，作座右铭，常常读诵，不要说功德有多大，对你来讲受益很大，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一段古之善为士者，到最后讲一个诚，善为士者，照他里面所讲，要诚，那么，一切他所讲的，众德皆归之，一切德行全部在这里成就，要不然不得成就。

我们今天就跟各位讲到这个地方，这个月我想我们到这里也可以告一个段落，下面的部分我们就只好明年再讲了。

## 老子 第十七集

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大家对对地方：「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故从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乐得之；同於德者德亦乐得之；同於失者，失於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这个经文，老子就是有这个特色——简练。但是他的文章，前面先举例，后面他归纳。事摆在前面，理摆在后面。

他这里讲「希言」就是很少的。因为最前面有我们讲的「好辩之言」，这里是讲「希言」，不是「好辩」。好辩的话有什么情况，现在呢讲「希言」的情形，他说自然的状况，所谓希言是一种很少的话，我们可以说寡言，就少说话的意思。那自然的现象的表达是不需要用语言文字的。

换句话说，对于整个自然界的现象，你应该要培养观察力，去观察它，而不是用讲的。用讲的这个东西没办法很具体、很完整的把自然现象说明清楚。只要一运用到语言就一定有意识形态，那么一个人能不能够在语言上面回避意识形态，你假如要回避的话最好方法是不用说。

语言的范围包括很广，文字，语言，你的动作、你的神情、你的态度。你说我没有讲，没有讲用眼睛瞪人家也算，也是骂人啊，你不能说我只是看着他，那瞪人和看着他就是不一样。你说那是你自己的意识分别可以不可以？当然你可以这样讲，可是你传达出来的讯息已经告诉我们了，而在这里面的感受比用语言来的感受范围广，而且也完整。

你用语言来形容的时候常常有一种错觉，譬如我们到大陆去，大陆人有一句话听得很不习惯。「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搞下去」。什么叫「搞下去」啊？听了就毛骨悚然，你们在搞什么嘛，可是他一定要搞下去。这是他们用习惯了没什么，我们用不习惯。

有一些我们可以体会到，比如说我们是讲教育水准，他们就讲文化水平。讲几次就发现他们讲文化就是我们讲教育的意思。这个人很没有文化，我们就体会到这个人很没有受教育。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比较，这个只是名相上的不同，这个没什么。但是有一些部分确实造成很大的障碍，这些东西对我们彼此之间的沟通，造成很不愉快的现象。比方说有些人很喜欢说笑话，他说笑话没有心，你听笑话的就有意了。他怎么这样挖苦我，他只是很轻松，举个例子讲这样而已，那没想到那个例子刚好你曾经表演过，那就麻烦了。像这种情况都属于我们意识形态上面的，用语言要来表达，对于真实的状况，他无法真正的表达出来，那你要把真实状况充分表达出来，你少用言语。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自然就是真实状况，我们讲真实的境界。道家用语跟佛家用语不太一样，不过他所指的那些情况大概都相同，大致上相同。

他说「自然」，真实的状态当中，他举自然界的这种情况来做说明。这个自然就变成双重，就一语双关了：一方面是讲真实的状况，一方面就讲我们大自然，大

自然的情况。

就大自然中，他讲「飘风不终朝」，就飘风，强风，刮风不可能一整天都刮，他一定刮一阵子而已。在大陆他们的感受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台湾就很有这种情况。气候变化，寒流一到，我们这边就一阵狂风，对不对。那么大概一个钟头，半个钟头就过了，他就过了。那另外呢，像台风好了，台风一刮刮很久吧。他也不是说从一分刮到六十分都在刮。这当中也会有中断的时候，而且更不可能一整天刮下去。这个就是「飘风不终朝」。

「骤雨不终日」，大雨也不可能整天的下。台湾不管任何地方，只要连续下两个钟头，就水灾了。所以这个大雨也不可能，那其他地方呢我想也一样。他用风雨来形容大自然界在这一方面都不可能维持长久。

「孰为此者，天地」，他讲天地，天地之间都不能久，「天地尚不能久」，天地表演的飘风或者骤雨都不终朝，不终日。「而况于人乎」，何况一个人呢，一个人假如要强出头，像飘风、像骤雨这样，那有可能终其一辈子这样吗？不可能的。那么话讲回来，我们俗话讲的，花无百日好，对不对。天无百日晴嘛。是不是这样情况？那么自然界一样，人也一样，你能够尽情的去发展，但那也不过是短暂的，真的是无常，真的是无常。

你看世事也一样，在竞选的时候拼得要死，拼上去了，那很风光。为了\*\*，我看不知道哪一个要倒霉了，这就无常啊。大选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日本国会议员，他总共呆了两个月，他把所有财产投入下去，当选了，两个月以后，到底是要内阁改组呢还是把国会解散呢？当时决定把国会解散，你当两个月的国会议员，被解散了你已经没有财产再竞选了。所以一个人他有可能他风光的时间维持长一点，也可能很短暂，不管长一点还是短暂，他不可能一辈子。同样倒霉的人也一样，你不可能一辈子倒霉的。这个就是无常，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就是无常的意思。

他用的是天地之间的狂风、暴雨来说明一个人假如要强出头的话，你一直要把自己的才华表现出来，显现的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很能干的人。那么你也跟这个狂风暴雨一样。一阵，过去就没了。但是你那股气会一直带着，很想再来，但是不可能再来，因为他会中断。所以他说「而况于人乎」，天地之间都这样子，何况人呢。

那么这个世相他举例出来，讲天地，讲人以后，「故从事于道者」，从修行人的立

场来看，对真理的认知的立场来看，这个解释可以因为你的诠释那字眼可以不一样。从事于修行，你说修行我没兴趣。那你对真理的认知总可以吧，你可以不修行，对真理你必须要有认知。那么我们对真理的认知是怎么认知的呢？这上面举了三个给我们做参考。第一个他说：「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他举这三个例子，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对真理的认知你要能够随缘。人家说你了不起，这个叫做道。说你有大成就，说你是个圣人，从积极面来肯定你的话那你就随他吧。「德者，同于德」，「德」是少，少的意思，这个「德」不是道德的德，是得到的得，在古代的意思里面来讲，因为这两个字没有区分，这个德是得到的得，不是道德的德。得到的得的意思是说，你既然有所得，那就有所失嘛，是少，是部分的意思，这个得是部分的意思。道是指全部的意思。「失」呢，失就是零啊，无了，丢掉没有了，所以人家称赞你很完美，很优秀，那么你就随他。人家说你并没有把你称赞到最高的境界，说你还是马马虎虎了，可以了，台湾话讲「马马虎虎，不很大」（台语），那你也同意他，不必要有自己的特别解释，说不是这样，应该是怎么样，没有必要。「失者」呢，人家否认你，不承认你的存在，所以叫失，也就是说连部分都没有了，否认你的存在了，那这样的话，你也随他。因为真理本身并不因为外面的人、外面的环境对我们的评价，我们而产生变化。你对真理的认知要有这一层认知哦，我认为是这样，真理就是这样。那么我认识真理是这种状况的时候，外面对我们的评价就并不重要了，并不重要了。但是这种观念跟俗语讲的好官自我为之又不一样，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状况，我们对真理的肯定，你对真理的肯定，能够到达舍身弃命的地步，这才叫做得道者，才叫做得道者。可是一般人不行，他没有办法，为什么呢？他对「道」是有某种坚持没错，可是对「道」没有办法全部的付出。这一点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人，他对于道能够坚持，甚至于宁可为道来殉道，像耶稣、像苏格拉底，像我们讲的僧肇法师，他都能够殉道。他之所以殉道因为他对真理的执着跟认知，他知道真理的维护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你对真理的认知，一般人对真理不认知，那么你要把对真理的认知弘扬开来，让世人能够了解，那很自然的你会对于某些管理人员、政治人物或者利益既得者来讲，会造成一种冲击或伤害。当他们禁止你从事这种所谓布道，传福音工作的时候那你就产生障碍了。你要不要继续讲呢？通常，一般人会妥协，好了，我不讲了，那怎么样。那你要是坚持不妥协，一定要把真理弘扬出去的话，这个跟政治性的弘扬方式不一样，他只是秉持着真理的

理念，不容许真理被轻视、被糟蹋，是这个状况。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被伤害的人说实话在历史上也不多，也不多。虽然我们看的人是很多，但是比起因为护道、护法而不愿意把他弘扬出来，这样子自己坚守真理立场的人来讲，这种人牺牲的比例上非常的少。

通常当社会开始对真理产生摧毁的时候，这些人会内守真理而隐遁。那么使你没办法隐遁的那通常都是弘法者。他对真理有相当的认识，他要站出来，他不受外面的是非、毁誉影响的时候，那么这时候他可能会把生命都给丧失掉。但是他能够坚持，他要护持法身慧命。他不理会色身的存在，这是一个对真理执着的一种现象。

那么这种状况，老子他拿这三个告诉我们，是要我们去体验，你对真理的认知能不能秉持这个态度。你不要因为别人说，那你就产生动摇。人家褒扬你，你会不会产生晕头转向的现象。人家排斥你，「失者，同于失」嘛，那你要是会产生护卫的情况，那就失者不同于失了。老子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这种状况。你说他怎么样，说真理怎么样，不对，那就随你吧。因为真理还是真理，真理不会因为你说他对他就特别光彩，真理也不会因为你说他不对他就消失了，不会，真理依然是真理继续存在。

那么弘法者的立场他有一个另外的认知，就是说我只是把他弘扬出来让世间人能够知道真理，可是我们知道，这种弘扬方式事实上在人世间传不过第三代，传不过第三代，因为从第一代传到第二代就已经造成了意识形态，当第二代再传到第三代以后，因为第一代已经变成圣人遥不可及了，他会把第一代的那个人逐渐的什么——神化，神格化。那么很具体的真理的这个部分呢，就变成了附和在那神格上面的那个真理的真面目就消失了。那第五、六代以后很有可能任何人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批评、更改，不要说批评，乃至至于更改而已，他都受不了，他都受不了。这一点是很可怕的现象。

所以这个真理经过一个人讲出来以后，下一个人要继承的时候，就已经发生真理传递的障碍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追求真理者，只要是声闻乘的，追求真理者往往会成为真理的叛徒，往往就成为真理的叛徒。而且我们可以告诉各位，往往的百分比大概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为什么成为叛徒呢，因为你执着于意识形态，真理不是意识形态，真理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他没有定型的，不能定型的，他要定型，要你把他定位说真理就是什么的话，他是一个死的文字，一个修行人假如

被你认为他像什么的话，那个修行人就已经死了，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假如说他像谁的话，那他也已经死了。他不再具有生命的朝气，那种生命力跟生命感已经没有了，丧失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对真理的追求者是这样，一个对美，对艺术的追求者也一样，他不能划定在某一个框框里面。当被划入某一个框框以后他就失去了生命力，他就成为贱弃了，生命力就消失了。这是他这一部分他所谈的。我们要能够在这个地方。

那么下面这三句是补充的，「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不管你说他是圆满的，或者你是否否认他的，或者只是部分肯定而已，那么一个对真理的肯定者、追求者来讲，他都乐得之。你批评他，他也乐于接受，你赞叹他他也乐于接受，那这个才是真理的确定者，你能够肯定真理是什么。假如你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不能够说我们是真理的追求者，那不是，那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既然是意识形态的话，是不容许人家批评的，你可以去注意看看。一个真理呈现的人，他只呈现真理，你是非毁誉都无所谓，当你不准人家批评的时候那就变成政治了，变成意识形态了，不是真理了，不是真理啊。对真理的诠释那是随人而各有不同，各有不同。换句话说，为什么不能接受人家批评呢，信之不足，你的信呐有所不足，你对于真理的信，信心不够。故有不信，因为你对真理的信心不足，所以你就不能彻彻底底的接受真理的存在。

那么这一章，这个部分很简练，他行文不长，而且文章的这种洗练非常的精致。事相他讲了，自然跟人，这是中国文法的一个特色。自然界的外相跟人的例子对比以后把这个事跟理他并起来讲。佛法通常不这样讲，他把自然界或者人他就随便举一个例子，他不会在这里把天人先并举。所以中国人比较重视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然后导归于道，导归于道。那这样的话就显得很具体了。

佛法，现在我们一般人不太能接受的原因，因为他举的例子没有像老子那么明确，他举自然界的现象，他不会举天地之间，他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举，那会感受到好像比较琐碎，其实，佛法在这边所指的，任何大小事件通通包括在天地之间的事情。通通包括在这里面，老子在举例的时候，老子是一个很伟大的天文学家，在古代，他是观察天文。所以你去留意看看，他这种文章的写法，跟例子，举例的表达法，跟《易经》很像，都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情况，但是他在这里面会把人带进去。所以在天、地、人当中，是不是道家跟《易经》关系比较密切。我

们中国传统文化是把他《易经》归为儒家思想范围，其实他应该是在道家范围里面。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真理就这么简单，几句话把他表达出来，世间人对于这个部分却很难去体会。虽然这些现象都很明显。不管讲天地的现象，讲我们人的现象都很清楚。可是人呢，刚好相反。他后面这一章的补充让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们再接着看这个部分。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故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这一章是跟前面讲的一样。老子讲好辩都是指争功，好争的意思。这个「跂者」，我不知道你们是读企[qì]还是[jì]，企业的企是吧，他应该是足字旁，一个支，蹬脚的意思。踮脚尖起来的那种站法。台湾话说踮脚尖，踮脚尖（台语）不是不能立，是站不久了。有没有？我们站的时候是脚掌平的，他现在踮起来的，像玩皮豹走路那样的情况，那你站不久嘛。所以说「跂者不立」。

「跨」是阔步，走大步。一个人正常走路假如是 75 公分的话，你一步要跨一百公分以上，我看你走路走不了几步的。表演一下一两步可以，所以正式走路的话是不应该特别跨那么大的步。在正常的步伐里面，所以他说「跨者不行」。关键就在这个地方。你特别把那步伐加大，那表示你想要争出人头嘛，对不对，那你把这脚跟踮高也是要出人头啊对不对，强出头，都是强出头的情况。一直想要比别人殊胜、比别人优越、比别人强的这种心态。当这种心境产生的时候，那就很痛苦了，很痛苦了。你只能够跟刚才讲的，这也是「飘风不终朝」嘛。对不对，「骤雨不终日」。你在很正常的情况，很正常的情况那你就可以维持很久，你不正常，自己想要争，想要夸大的时候那就不久了，不能持久。他这两句话是从人的立场来看的，从你的立，你的行上面来看这个部分。

各位，有没有看到，他现在直接讲人，前面从天地的现象来举例让我们知道，老子啊确实是老子，很老，不厌其烦的这个东西一再的跟我们讲，他怕说举天地的关系你看不清楚，我现在再举人的例子给你看，站着好好的，可以站很久，那你把脚跟踮起来的话你就站不久。你想要走路你必须正常的迈开步，但是你假如超越正常的情况那个跨步走，阔步，那种情况那你走不久。这意思就是说你正常的生活你可以维持很久，你要不正常的生活你维持不久，为什么呢，因为你透支，透支啊。

他从这个地方来讲，所以他下面讲「故」，这个应该有一个「故」，「自见者不明」，就自己执着成见的人，他对于真理的现象你会看不清楚。

「自是者不彰」，自以为是的人你对于真理没有办法完全显然出来，你只是自以为是，那是你自己认为的，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这样讲，释迦摩尼佛来也一定这样说。那是你说的，那叫自是啊，自己以为是，那佛不是这样讲。佛要你损之又损，那你就是不损，你只是争之又争啊。这个就很麻烦了。

「自伐者无功」，「自伐」就是表功，自己夸耀。

那个「自矜」就是自恃其能，「自矜者不长」就是自恃才能，自视甚高的人他就不会进步，自己太过于夸大其功的话，那么他大概就停止在那个地方。自己太过于恃才傲物的人，那么他自己本身也不会增长他的才华跟能力。他谈这个部分，现在统统是讲人了，那么我们人呢这个地方来讲，也无非都是傲慢。法执，我执，都是指这个部分。他举的例子就很详细，这是中国人的语言方式。「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告诉各位，你在待人处物的时候你去注意看看，你把他当做观人的一个标准，看人的一个标准。当这个人自以为是，那么成见很多的人，你就可以看这个人第一个不好相处，第二个也没什么才华。真正有才华的人他会念念，他会念念。

你可以注意看看，好出头的人，他会出头，但是才华绝对不够，他必须要有参谋，那你知道是参谋厉害还是台面上那个人厉害，你自己想想看，对不对。是参谋厉害啊，不是台面上那个，台面上那个叫傻瓜，你知道吗，因为人家骂就是骂他，人家褒也是褒他没错，贬也是贬他，可是你要知道，褒你说不定就是贬你的开始。但是参谋在表达他的能力的时候，他不会强出名，他一定透过你，所以当这个政策发生问题的时候倒霉的是表面上那个人。下面这个人出问题，那下面这个人你看不到。对不对？所以真正厉害的人他是不强出头的，他会静静的。所以一个能干的人、真正能干的人，他在基本的心境上面他有一种特色，我只是想帮你把事情做好而已，这个就是优秀的人，那么一个人要是来到你这个地方跟你说我什么都会，什么都会，我告诉你，那个人在这里还会呆很久（台语），因为他既然什么都会，他只是因缘没到，有人出资给他就当老板去了。你这种人怎么好用呢，你再注意看看，一个人的情况就是这种状况，所以当一个人的先天性他有一种说，我只是想帮助你把事情办好的话，那个人你可以放心，他不会轻易离开的。那么这种人我们也看到很多，他在这个地方工作，他根本不会想说要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有个同修，他很认真工作，毕业以后，总共找了一个工作，到现在三十年了，他只有一个工作，但是他换了另外一个工作，他去找的那个工作做的时候，那么有一次，就是一个客户在经营上发生问题，那么他去帮他把事情弄好，弄好以后他就回来了。他就回公司去继续在做，那个时候也跟老板讲清楚，那个客户怎么样，我过去帮他的忙，那么老板跟他约法三章，那你去是做他的事不是做我的事，那么薪水应该由他付。他说我薪水你付他付都一样。那么那几个月是对方付薪水，但是他名字还是在老板这边，他每天还会回来打卡，然后再到那边去做。那几个月，半年的时间是有，把那个地方生产线弄上轨道以后，他又回来了，那么在这个老板这边工作到了企业转型期的时候，股东发生问题，他还是继续做，他没有考虑说他要离开，但是那个客户他知道这个公司在转型了，刚好那时候有个因缘，他的儿子发生不幸，住院开刀，花了好像三百多万。那个老板在医院看他的时候，结账的账单三百多万，他就开了支票给他说你拿去付。他说这么麻烦不行，这个钱我来筹可以筹得到。他说不必，你拿去不必还了，就是这么一个，他也不要，把支票退回去，然后自己把医院的钱付了。但是这个钱虽然没拿，这个人情在啊，等到公司结束营业的时候，老板说你那个钱我已经给你开了户头，放在银行里面，那你随时可以去用，他是这样子。他说反正你要找工作嘛，那你就到我那里来工作好了，他说，我想等老板明年可以恢复营业还要再回去。他说那等恢复营业你再回去，在他还没有恢复营业之前你到我这里来。他想这样也可以，就这样到客户那边去上班，一直到现在。因为老板从来不恢复，没办法，我问他你一个月薪水多少，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拨到户头里面去。有没有？他的一个观念就是我帮你把事情做好就好，其他我不管，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啊？

这种人绝对「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他不会特别的去夸耀他自己，而事业做的好不好，工作能力够不够，绝对够。那就有人会去注意你，而且这个时候找你的老板绝对是优秀的、十全十美的老板。那一个好大喜功，爱表示自己能干的人，你看看他所碰到的老板一定都是投机取巧的。所以投机取巧的人会跟投机取巧的员工在一起，对不对，憨厚的老板员工一定是来的是憨厚的人。是不是这样？因为他也不用心机嘛，所以员工也不用心机嘛。老板不用心机，员工用心机是没用的，他处处会踢到铁板。

我们在用人的时候你就可以注意看看，你在处事待人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看。人的品性是个根本，品性是根本，工作能力不足我们可以因材施教，或者再

培养他的能力，品性没有办法改变。你要一个人真的改过向善，我告诉你，当你当孔子的时候再讲。那么在世间上用人要有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我们社会人这么多，我看到几个人真的改过向善的，只有越来越堕落啊，你光是监狱里面就好，进去以后出来有几个改过向善。虽然我们一再的讲给他们一个再生的机会，有个第二春，那进去以后，小偷就变强盗了。本来用抢的，现在用勒索的，为什么？他到里面去这种不良招式越学越多。本来十八般武艺，现在三百六十般都学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他堕落容易，品性要改并不容易。

所以在一般的生活中你可以由这个地方来看，当然我们不必刻意的去挑那个毛病，或者去研究那些观人术那些，不必。自然在你面前呈现的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只要是走在正道上面的，那表现出来的气质跟不走在正道上的人表现的气质就是不同，就是不同。

所以这几个，他第一个是举例，「跛者不立，跨者不行」，后面讲的人所展现的现象，「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这四种现象，说实在的在商业社会里面这四种人占绝大多数。而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看不到，很少，非常少。

后面他也是结论，他说：「其在道也」，在道上，对于这些人来讲，这些人在道上里面来讲叫什么「余食赘形」，余食是多余的食物，吃饱了再吃，那个是不是多余的。「赘形」是没有必要的动作，没有必要的行为。走路就走路，屁股摇两下也好，多余的行为，吃饱了就好一定要再吃一个什么，那多余的食物，多出来的，赘形也是多出来的。行为是多出来的，饮食也是多出来的，那些东西呢，在「物」或物资，吃东西的话，我们都不要了。对不对？多余的食物就变泔了（台语），泔不是泔水嘛。「赘形」那不是那就很难看了。所以在东西上面来看是这个样子。

「有道者不处」，有道的人不做这些事。那你从这里看过来，社会上有道的人还真多。我刚刚讲那同修就是有道者，虽然理论他不会讲，可是他会力行。理论他不会讲，但他会力行，我们很多人会讲理论，但是他做不到。他品性、品德就是那么的优秀，你可以看到那种是生命品质之高，看到这样的人有时候憨憨的，我看他打领带常常打反了（台语），但是这个人就是那么可爱，领带打到反了都不知道，他说怎么弄也弄不过来，我说你昨天是不是也这样，他说昨天不是，可是今天就是这样了，我说这样就好了，这是最新流行的，天字第一号，可爱的人就是可爱。并不因为领带打反了老板就讨厌他，也并不因为不会打领带客户就不跟

他买东西，没有这一回事吧。一个踏踏实实的心存正道的人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他不必去表达他多余的意见，不必去做多余的事情。这个就是谈这个部分，这个就是前面所讲的「希言」和「好辩」之间的差别。

我们一般人来讲，好辩是正常的，尤其在西方教育的情况之下。西方教育他有这个特色，他有这个特色，为什么他们会好辩、爱争？他们叫做真理越辩越明。在某一个范围里面是这个样子，但事实上他们发展出这种文化性格是有他的特性的。我们人的生命要从根本上来看，我想老子他今天要再来，他也会从这样讲起。人的生命是有多多样性，而且极具创造性的。这是一种生命力，它具有创造力，但是这个创造力人有两种性格，一种是力量的力的性格，一种是美的性格，当这种创造力跟力的性格相结合的时候，跟力量的力，那个性格相结合的时候，他所发展出来的就是竞争，就是竞争，就是表现。这个竞争和表现所演变下来的，对于世事的看法就变成局部的，没有办法发展成全部的。那么既然是局部的，他就造成强调自我的存在。

因为自我的存在他的语言表达就是这样讲的，我有一个头，好像别人是两个头的样子，对不对，他会特别强调我有一个头。那么在中国人这边，东方人中国、印度人这边说我有一个头，好像放在手提箱里面了，对不对。东方人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哦，因为头是人人都有一个头，为什么要强调我有一个头。你说我有两只手，好像两只义肢，是吧，就变成这种现象了，但是在西方因为跟这一方面相结合，他强调我是有一个头的，是没有错，我本来就有一个头嘛，哪一个人不是有一个头的。那么他是强调这个语言模式，在东方人来讲人人都有一个头那不用讲了，哪个人两个头，没有啊。张忠仁和张忠义，那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就产生这样一种状况了，所以在东方人讲这一句话的是每人都有一个头，他不会去强调我有一个头，所以在东方人这边他发展出来的生命的创造力是跟美相结合，跟美结合的时候，他要求的是完整的，他的看法是宏观的。所以他不竞争，他造成一种圆融性，他比较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在讲人的种种状况的时候，先看看天地间是不是也是这样。既然大家都这样，那就不用强调自己了。

所以他这一种创造性会去跟这个美相结合，他所发展出来的文化，那种性相，就趋向于整体性。这个整体性当然也有缺点、也有优点。西方人趋向于局部性跟竞争性，那么也有缺点、也有优点。所以在西方他发展出来他很快。因为他竞争，强调数据，强调部分。所以他物质文明的运用就非常的快，他会役物，兵役的役，

去操纵物质，那发展的很快。他只要遇到人的时候就强烈的冲突，强烈的冲突，所以发现南美洲五百多年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质疑，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是哥伦布屠杀土著民族呢？在五百年前，南美洲巴西那个地方有个湖，他们研究了以后，那个地方有原始住民，几万个人集体自杀，他要引号自杀。那五百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是不是集体把土著民族统统埋葬到湖底里面去？因为他只要跟人相处，他就是排挤。那与物相处他排挤会运用物，因为物不会反抗，造成这种现象，所以当创造力与力量相结合的时候，他把一切事情包括人，统统物性化，把人统统物性化，当做物品一样排列，当做物品一样。所以生产线一出现，你看看人也变成机器了，那完全机器一样。

那么当这种创造力跟美相结合的时候，那很奇怪，所有的东西都被人性化，所以东方人看到石头，「大石公」他就拜了。看到大树呢他也「大树公」（台语），他也拜了，他统统把他人性化了。他说这棵树能够活得这么久，他有灵性他就拜了，他不管为什么，你说他迷信也好不迷信也好，反正他就是这种生命观。他甚至于说，这个石头存在世间已经好几千万年了，值得拜。其实每一个石头都这样子，只是那块石头命运比较好，就给人家拜，其他石头你给坐在屁股下面你没想到他的神圣性。可是这就告诉我们说东方人，他能够连物、物质他都把他人性化。西方人即使人，都把他物性化，是这样的一种差距。

我们一般人在看的时候，你没有留意到，这是一个生命力最基础的那个部分，他的创造性发展出来的性相。当你是跟力相结合的时候，你很自然的要表达你自己——我的存在。当然这不只西方人，西方人也有东方的头脑，东方人也有西方的头脑，东方人没有西方的头脑老子就不会讲这些话了。他就看到东方人有西方头脑他才会讲这些话，因为你物性化了，你具有竞争性了，你开始表达你自己了，强烈的我执在这里，你就会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你开始让你自己强出头，超越别人。没有几个像孔子的公公一样，孔子的公公，阿公，孔子阿公，听说当县长的时候走路就低头了，当省长的时候走路就弯腰了，当院长的时候走路就快要在地上爬了。为什么呢，他就不自见、不自是、不自矜、不自伐，他能够反观回来。可一般人不是，他会因为他升官而显得意气焕发的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情况产生了，就产生了。而这种情况在政治界里面最明显了，工商界里面最明显了，你看报纸一打开都是这种情况，自我表彰，就是这个地方。而一个人要这样子你不能够持久的，不能持久的，必须懂得内敛，

因为那些行为都是多余的。他把这些行为这些状况就叫做「余食赘形」，多余的食物，多余的行为，画一条蛇，想一想，怎么会没有脚（台语），再把它画两只脚，一样。

那个「有道者不为也」，不做这些事。那什么叫有道，让你的生命跟美相结合，去跟美相结合，不要去跟力相结合。这是从生命力这里来看，才会知道那种根本，那种基本上的状况。

这个是这两段、两章是指同一个，同一个主题。简单的讲，用脑筋不要太过分，就是这些都是聪明者，聪明的人他才会自见、自是、自伐、自矜。那一个傻瓜要这样会给人家笑死了。会给人家笑死了。他就是因为能干，所以他会用广告的手段来包装自己，这是人类的不幸，人类的不幸。我们希望在这纷纷扰扰的社会里面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能够看清楚，不要混进去了，这样的话那就太冤枉了我们的灵性。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讲下一章。

## 老子 第十八集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我们先看这个部分。老子说，有一个东西懵懵懂懂，没有办法讲清楚，所以叫「混成」，这么一个东西不知道怎么讲，「先天地生」，天地还没有之前他就已经有了，盘古还没开天他就已经存在了，宇宙还没诞生他就存在了，这么样的一个东西。

「寂兮寥兮」，他很静，没有办法说他，你说怎么穷尽呐，怎么去求证，他很微妙，所以叫作寂兮寥兮。我们从这个「寂」字可以看到，佛家讲的「寂灭」就是从他这个地方引出来的，寂，就是本来面目。他本来就是那个样子，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就只有这么一个。而那个东西是有，可是不知道怎么讲他，因为除了他一个以外呢，世间没有别的、第二个了，而那个东西你又看不到，所以叫寂兮寥兮，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说，用我们比较具体的话来讲，一切万

物之主，一切万物的根本，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讲是，超越一切万物之上的东西，那个东西是叫什么，他主要是讲这个部分。

他「独立而不改」，这个东西是存在，他不变，他就是那个样子，他不会因为时间、空间产生变化，这个就是寂灭的意思。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他能够超乎一切，出生一切，而这个东西跟别的任何东西不相像，所以叫独立不改。自古至今都是这个样子。

「周行而不殆」，周行就是适时运行，他不停止，没有停止过，自古至今都是这样，不管在任何地方都一样。他一直运作，也没停止过，也是《易经》里面讲的生生不息，君子之道，君子之道指的就是这个东西，生生不息。

「可以为天下母」，就是说他能够出生一切万物，一切万物都是从这里出生的，他是个核心、根本，是个究竟处，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这个地方引申出来，所以叫作母，「母」是指这个意思，跟我们现在说的无极老母不一样。中国人用的话，这个母就是一切都从此出，从他产生出来，我们都是母亲生出来的，所以就叫作母。中国字这个「母」是很殊胜的，是根本的意思，现在那个「母」已经不写直的，写横的了。无极老母的母是不是横过来写？这个就是后人的罪行，愚痴罪行，多余的，老母就老母，就写这个母就好，为什么要改为那个母呢？画蛇添足。

在道家里面，这个东西讲得就很清楚了，可以为天下母。你说释迦牟尼佛也是无极老母生的，耶稣也是无极老母生的，你怎么讲都可以。因为这些都是有形的色身，无极老母应该是指法身，可是他不懂得，也不读书，也懒得看，连老子都不看，更不用讲什么法身慧命，所以他的那个解释一弄就错。他在事相上跟理上没有办法无碍，我们从这个字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这种思考方式。

这样一个东西，自古至今，亘古不变，一再的应用也不停止，有那么一个东西是什么呢？讲也讲不清楚，摸也摸不到，明明又有一个东西在，那叫什么呢？我不知道他叫名字，我没有办法叫他什么名字，所以，我把他取一个名字，这是老子取的，「字之曰道」，叫作道。「道」也没办法形容，所以「强为之，名曰大」，这个道叫大道。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为了大，他又特别作了解释，大跟道是同一义，他取名为道，道又附带一个解释叫「大」，大就是道，他用「大」是用来解释「道」的。我们说有大道有小道，忠孝东路是大道，两百一十六巷是小道，大道不是大小的意思。

「大曰逝」，他用逝来解释大，「逝」是什么？逝是指往而穷之，一直往后穷尽一切，这个叫大，穷尽一切、无有尽处叫作逝。就「大」本身来解释的话，「大」是无有边际。用「逝」来解释「大」，要把「逝」弄清楚，「逝」是无有穷尽、无有边际，来形容和解释「大」，不是一般相对的大小的大，不是。

「逝曰远」，远是看不到，听不到，远处的地方是这样子，远也是无有穷尽的意思，就是没有极限的意思。

「远曰反」，麻烦呵，这三个都往外解释，无有边际，无有穷尽，没有极限，这样讲下去叫什么？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这三个统统叫反，「反」是什么？反一绝迹，反就是反过来，没有痕迹，没有迹辙，没有轨迹可寻，不是一直向外而已，向内也一样。换句话说，以向外来讲，无有穷尽，无限大，向内来看的话，也无有穷尽，无限小。用现在数学的话来讲，道、大，大到无限，小也小到无限，你要找他的中心点找不到，找他的边际也找不到，这是他解释「道」这个东西，让我们去了解。所以叫道大。「故道大，道是大，天也大，地也大，王也大。」他为什么要讲「域中有四大」？文章里面看，他突然间冒出来，这叫孤起，在三藏十二部当中，孤就是孤儿的孤，突然间冒起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他讲大、道，突然间变成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要讲这域中四大呢？这就是孤起以后再来论理。

应该来讲，他也可以分开另外一章，但是分开一章这只是解释道而已，他并在一起来讲，就是说，大、道是没有错，道是这样一种状况，这种状况他举例并进来说明。道是这样的大法，天也一样，没有穷尽，没有边际，没有极限。天也一样，大无尽，小也无尽。

我们通常看天空都是抬头看天的，你不知道天在哪里，我们也活在天上，你知道吗？空间里面都是天，有没有想到？空间里面都是天，不要说我们现在在六楼，你站在一楼你头是不是头顶着青天？虽然在屋里，这个也是天，所有的空间都是天，所以，大、小都是无限的。

地也一样，地就比较具体了，比天具体，天比地抽象，地是我们踩的地方，其实，地除了我们脚踩的地方以外，告诉各位，心所依赖的都叫地，你的心所依赖的，有依嘛，那个依赖的统统叫作地。有些夫妻生活，两个很恩爱，两个就互相依赖，互为地，互相依赖的。有些动物，像鸳鸯，听说白鹤也是一样，一只死了，另外一只就会悲伤到死，这就是他们依赖得很深。我们对地的依赖跟这种情

况一样，心有所依，那个依赖、依靠就叫作地，这依赖就很广了，太广了。

「王亦大」，王也大，他从道大讲到天大，从天大讲到地大，从地大再讲王也大，所以说，「域中有四大」。这个域，用佛法来讲就是法界，法界中有四大。在中国的文字中不叫法界，因为他是佛家的东西，道家讲的域中，就是我们的天下，中国人讲天下，天下中有四大，那就是道大、天大、地大，王也大，在佛家来讲就是法界中有四大，就是这种情况。

「而王处一焉」，王是四大当中的一个。这个地方是用中国的思维模式来讲，假如用佛家来讲，这四大个个穷尽，个个无有边际，个个无有极限，个个无有穷尽。在这样的情况，这个大是不是重叠了？换句话说，道大也好，天大也好，地大也好，王大也好，是同一个大，在佛家来讲是这样。道家不这样讲，道家没有这种思考方式，他就以层次感来讲，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现在王是当中的一个。

换句话说，这四大，你在理念上注意看看，好像把整个天下划分成四个部分，佛家来讲，四个个个穷尽，大概能讲，只是讲主伴圆明。当你讲道的时候，道为主，天、地、王为伴，讲天大的时候，道、地、王为伴，讲地大的时候，道、天、王为伴，讲王大的时候，道、天、地为伴，只是主伴圆明而已。但是在道家来讲，他没有这种思考方式，在这个部分是层次的情况，所以说「王处一焉」，王是其中一个。

王不但是其中一个，还是最下面的一个，所以说他有层次。他说，人是四大当中最小的一个，层次最低的一个，所以说「人法地」，人要跟地学，地是什么？地能接纳一切，能出生一切。在古代人讲，地能接纳一切，王就要接纳四方朝供。站在周朝的立场来看，他是周朝，周朝是中央，在咸阳附近，四方分九州，是不是向他进供？所以，他接纳一切。可是，他要出生一切，所以他分封诸侯，他学地的这个情况，王就依照他这样去做。地为什么这样呢？「地法天」，天比地抽象，天的运作为地所接纳，所以叫地法天。「天法道」，天地未生道就存在，所以天地都是依循于道的规则。

道叫法，佛家叫法，就是法则，真理的规则，真理的规则在天地不存在时，他就存在了，天地还没诞生他就存在了。所以，天地诞生以后很自然的也是遵循这个法则在运作，所以叫作天法道。

道是什么？道是怎么产生的？道是依于自然，道法自然。换句话说，道依于

自然来的，自然是什么？道是强名嘛，从自然界的那种现象当中，归纳出自然界运行的法则，那个叫作道。自然运行的法则是本来就存在的，并不是你一讲他才这样子，他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只是人把他归纳出来，所以叫作「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是这样的情况。人是从自然的本来现象里面归纳出一个结论，那个结论我们叫作道，只是这样而已。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种状况，不管是道大、天大、地大、王大，我们看到的一种现象是，王是人，人应该要法天地，不但要法天地，而且要依循于自然运作的规则。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在社会学上来讲，这样会不会太消极？所以你看学道、学佛的人好像都很消极，问题就产生了。学道、学佛的人绝对不消极，假如要消极的话，太阳会天天睡觉，他不出来了，太阳是不是天天出来？地球要很消极的话他就不要转了，他不要转就好了嘛，他为什么要出生一切呢？春天到了百花开始争妍了，树、草、花都开始吐新芽了，下个月你看看，春花朵朵到处开，春到枝头已十分，怎么搞的？这叫消极吗？不对，那就发生一个问题，人对于积极所下的定义是你自己定的，你不依循于自然来的。

也就是说，你现在说的消极是指，生命的创造力跟美相结合你不满意，你一定主张生命的创造力要跟利相结合，你认为跟利相结合，来竞争打倒对方，打倒别人，这个叫积极。但是，站在宇宙真理的立场来看，任何人是平等的，没有谁该被打倒，没有谁要打倒谁，大家都一样平等。站在这个立场来看，你说他不够消极，意思正好说明，你是一个暴徒，因为你有强迫性，你要把人类统统给予物性化，你要把人类带向冲突、带向一种竞争跟威胁的情境当中，而不是要把人类带向一个美好、完美的生活领域。

我们的创造力要往这边走才对，你结果往那边走，因为你往那边走，所以说人家往这边走不对，那是你的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一个把生命的创造性跟美相结合的人，他从来不会说生命的创造性跟力量相结合的人的不对，你去留意看看。反而是生命的力量、创造性跟力的性能相结合的人，会来批评生命的创造性跟美相结合的人，说他是消极的。所以你在哪里也看到一个问题，当我们生命与美相结合的时候，他是多赞叹的，他赞叹，他不批评。那么，当生命的创造性跟利相结合的时候，他就具有批判性，威胁性就产生了，现在我们在这里稍微体会一下。

「人法地」，你从这一点开始去观察，能不能接纳一切，能不能够出生一切。

那前面讲的，德义同之，失义同之一样，你不必在那边去给他解释、去说明，

或者反弹，完全不必。所以从真理的立场来看，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是完美的，但是一个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他一定站在非真理的立场对于追求真理的人有百般的挑剔。站在真理立场、追求真理的人，他不会去挑剔不追求真理的人的不对，他反而是抱着度化众生、接引众生、导引众生的立场，来慈悲他。所以学佛人为什么要广度众生，关键就在这地方。你假如不度众生，很显然，你也带有批判性。因为你要发展你度众生的这种性德，很自然你的批判性就会下降，你的对立性就会下降，你的生命的创造性要去跟利结合的那种倾向、吸引力、魅力就会减弱。所以，发愿度众生本身就是一种修行，你从根源上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殊胜、不可思议的地方。

所以真理要能够探讨，我们是讲真正的真理，不是假的真理，刚才讲的，追求真理的人往往成为真理的叛徒。就像佛教徒，佛教教我们破我执、我见，结果佛教徒的我执、我见特别重，那个就不能叫佛教徒了，那根本就学错了。

有个师姐说，到新西兰去，他看中国人在那边已经够少了，少的可怜，每一个中国人都戴着念珠，每个中国人都在念佛，可是每个中国人都在说所有中国人的不对。他就想说，我才刚学佛，我看佛教徒怎么都这个样子？是不是学了佛以后就是学了来批评人家。那我告诉各位，这些人都不能叫佛教徒，他是披着佛教徒的外衣，实际上不是佛教徒。

所以我们刚才跟各位谈的那种状况，你实际上能不能做到，我们是做不到，透过法义的熏修，你应该要使自己趋向于那个目标，不见得我们要做到一百分，至少你那个行的部分要一再地提升，成绩要一再地提高才对，要求我们大家都做得很完美，那我们都成佛、成菩萨了。那也未必，难免还有很多缺点，很多习性，虽然我知道不要骂人，不过骂人总是很舒服呵。我们都知道不骂人是最好的，可是窝在心里就很难过，骂一骂的很舒服，那你就骂了，你说习气嘛，你说不对嘛，骂完了回去再忏悔嘛。这是习气，你改不了，可是你至少要倾向那个方向。昨天批评人家，说人家是非十个，今天剩下八个，明天剩下六个，总有一天会没有嘛。你总不能够都不进步呵，昨天批评十个今天也是十个，后天看有没有独家报导，那就完了，那就不叫学佛了。在学佛过程当中朝这个方向来，所以我们要懂得，然后要去力行，这是很重要的。

懂是粗浅的引导，各位有没有用过指南针跟罗盘，我以前从过军，我到现在这个东西还不会用。拿起来看老半天，南北方向对好以后，我要走哪个方向？不会弄，

你把地图拿来怎么弄就是弄不好，甚至于说，这个东西要摆什么方向，这个放下去，明明是这个方向，结果东西还是摆这个方向，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你对于罗盘本身的那个方位看清楚，可是拿到实际上的方位你就糊涂了。同样的，我们懂得，只是好像看罗盘看的很清楚，指南针看的很清楚，可是对于实际的状况我们还是不清楚。学佛，除了我们要拥有这个罗盘、指南针以外，我们对于实际的状况要更了解。你对实际状况不能了解，不能叫学佛，不能叫修行，不能叫作真理的追求者，很有可能你就是那个叛徒，真理的叛徒。因为，你刚好弄相反了，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是选你要喜欢的那个部分跟那个方向，你不是照着罗盘所指的方向在调整你，因为实际的状况你弄不清楚。

所以你看看，在佛门中，所有批评人家的人，十个人在批评，这十个人用十种不同的标准。那天有人问我，有一个大官问他，说你学佛了，好，我问你，你家里有没有蟑螂？他说，有，杀不杀？他说，杀，所有佛教徒就是你所说的这句话我认同，他说，为什么？那些佛教徒都说不可以杀，这是错误的，那个人是基督教徒。他告诉我们一个同修，你说，你说要杀是对的，我们从这个立场来看，你坚持不杀，那么你看那个学佛者，说蟑螂应该要杀，你会说他怎么样？不慈悲，犯戒，你就是以杀戒加上不慈悲来批评他。另外一个佛教徒说，这个叫作适应时代生活的需要，这是没有答案的，蟑螂该不该杀，是没有答案的，因为所有对这个批评的人来讲，他没有共同的标准。所以十个佛教徒之间互相在批评、诽谤的时候，某甲批评某乙，某乙批评某甲，就同一件事情来讲，他们所引用的标准不同，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就是你把佛教的教义给予意识形态了，惯性化，也就是物性化了。那个时候，佛教就已经失去他的生命感了，不能用了，这样的话，一个教徒就成为这个宗教的叛徒，所以叫作教徒，听得懂吗？什么叫教徒，宗教的叛徒叫教徒。因为你没有忠于宗教的基本精神跟定义嘛，

宗教的基本精神跟定义是要你追求真理，依循于真理而不是依循于那个意识型态，结果你依循于意识型态了，那么社会环境一改变的时候你一直不能适应。昨天晚上我跟同修讲，我当初刚学佛的时候，也很热心，到处放生，几个经验下来以后，放生是根本错误的。不是说我不主张放生，我确实放生过，生日的时候买小鸟来放，放下去把笼子打开叫他飞出去，他也不飞，用走的，走到那边被猫吃掉了，我是把你放生，我不是把你送入猫口，结果他被吃掉了，你怎么办？好一点的，丢一丢他会飞，飞到枝头上一停，猫头鹰又把他抓走了，这怎么叫放生呵，

所以再也不放小鸟了。

不放小鸟就买泥鳅，泥鳅（台语）到那蒙蒙谷一放，你看他很高兴，一放下去好感恩呵，那头都伸上来。那时候，听说有的法师在讲，哇，好不可思议，那个泥鳅好有人性，你把他放生他都头伸上来，我们蒙蒙谷放了生，到碧潭去划船的时候，哎呦，泥鳅怎么都腹部朝天（台语）。你在那边水那么热的，到蒙蒙谷那边水那么冷的，都抽筋了，所以泥鳅也不能放生，可是执着要放生怎么办？买河蚬（台语），当时一个法师说，那个河蚬一次五十斤，要放生放三十八次。我就第一次买了，买到内湖国家公园那边去，丢过去，撞到电线杆弹回来，哇，怎么全碎了（台语），就开始裤管卷起来，拉到湖边去，统统倒下去。

一个老先生过来说，你在做什么？我说放生呵？他说你这样放生？我说不然怎么样，他说这样会全部死掉，我说都在水里怎么会死掉（台语），他说你五十斤一大包，倒在一堆，死不死？我说那怎么办？都死了，从此以后我说，你们去放生，怎么放？意识型态嘛，放生有放生的技巧，要弄清楚。

后来我去找了一个水族专家，问他泥鳅怎么放生？他教我一个方法，拿个瓶子，装上水，泥鳅放进去，我说一次放几条，一条，我说一次买一堆，这一条一条要放到民国几年？他说，你还要瓶子这样放着，口向上，让他浮在水面上，很自然的很自然的，瓶子漂漂漂，水就会慢慢进去、慢慢进去，然后他就慢慢慢慢，我说别再慢了（台语），我不放了，我不可能买一条二条去放生，一买就买一堆，我哪有那么多瓶子，这根本不可能的事嘛，这个就是意识型态，佛教徒放生的意识型态。

有一次，我跟某个大德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不管他们讲，他胡说八道，放生功德最大。我说怎么放？我就跟着他去了，他还是一样，泥鳅倒下去，你看，这个多有灵性。我就说，好了，放了。我就照着上一次走的路径、时间、经验，我们到碧潭去，他说，划船是犯戒的，我说，不是叫你划，我来犯戒，我划给你看。我就划到那边，大概等了半个钟头，那天的水特别慢，半个钟头流到了，我说，感恩你的都到了，他说怎么会这样，我说怎么会这样应该问你（台语），你杀生的，不是我，他说，这是水污染，跟放生无关。

真的是不可理喻啊，动机是很好，你的手段完全不对，你的做法根本就不对，这就是执着你的意识型态，在目前的环境之下，这些都没办法。所以，我们才主张，放生这种仪式要改，改为保护野生动物，改变一点观念。从人类的立场来看，在

这个地球村里面，所有的动物都是我们的同伴，都是我们的伙伴，我们跟他要和平相处，大家要保持良好的友谊，你要是建立这种观念，那你不用再特别放生了。对于那些想学佛又想吃肉的人，你告诉他新的三净肉规则。以前的三净肉怎么规定的？不为我杀，见杀不吃，闻杀不吃。我听到人家在杀的我不吃，看到他在杀也不吃，为我杀的也不吃，这个叫三净肉。

现在这个很麻烦，统一鸡，肯德炸鸡，你吃不吃？我们现在要讲的三净肉是什么？野生动物的肉不吃，你要吃的那些现在都是养的。在台湾的社会，在所谓文明的社会里面，都是畜养的，畜养的部分你吃，这是对于吃荤的人来说的，不是说你吃素的人。他的嘴巴放不下来嘛，麦当劳、汉堡已经炸好了，你说我主张素食，那个不必，他们都是现成的，而且都是饲养的，他不会绝种的，那就不要紧，就不要在这个地方特别的禁止他。你要吃鱼呢？手掌以上，比手掌小的鱼你就不要吃，他们还没长大，给他们拥有长大的权利，你不要丁香鱼一直吃（台语），有些品种长不大那没有话说，我也不知道了，不过他要是能长大，让人家长大再吃嘛。你看娃娃鱼，从一百多斤吃到现在剩下七八斤，还吃下去吗？野生动物都不要吃。

你要是能掌握住这几个原则，我相信生活就会很自在、很愉快，这样的佛法就很有弹性，他很能够摄受所有的众生。当初，释迦牟尼佛定这个三净肉的标准，就是适应那个时代嘛，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标准，像我们早上讲的，十字架古代有古代的十字架，现代有现代的十字架，三净肉有古代三净肉跟现代三净肉，同样的，你这样去进行的话，你就会发现，人能够适应大自然的情况而活得很自在，你就不会被意识形态给框住了，我吃素吃的那么痛苦，我要学佛一定要怎么样，不是。他有一个很完整的方法，尤其对初学的人，他有变通、开缘，那种情况你能建立，我相信一切大地众生就都有福报了，我们要推动的是这一个部分。

从真理的立场来讲，走在真理的途上，而不要变成意识形态的傀儡，这样的话，你才不会变成宗教的叛徒。这是一个我们在追求真理的时候，应该要拥有的基本态度。这是「域中四大」的基本情况，让我们有一个了解。这一段是跟后面合并的，我们看下面这一段，上面是讲一般的状况。现在讲「为人君者」怎么办？刚才是讲，世间人对于道体认知的那种情况，他不能掌握住「域中四大」的宏观，而只在人的立场上面都做不好的情况。现在我们看看，一个所谓君子、国君他该

如何做人，也就是现在讲的一个主管，一家之主也好，或者是一国之君也好的情形。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辘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这个文章不好好解释，还真难了解。重为轻之根，你很容易就这样解下去了，静为躁之君，那就完全错了。他的重，是指生，生命。轻是指外物，五欲六尘，这个叫轻。「重为轻根」的意思是指，生命是外界尘境的根本，假如没有生命，外面尘境是不是都不存在？这句的意思不要望文生义。身体生命为重，五欲六尘为轻，轻就是其次，重是根本的意思，因为下面用根，这里就不这样解释了。所以说，身体生命是五欲六尘的根本，五欲六尘假如没有身体，没有生命，他是不能存在的。换句话说，你要重身体生命的话，五欲六尘你可以放弃，因为他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身体生命。

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是重五欲六尘，不管身体生命的，吸食安非他命，打电动玩具，24小时打下去的，那统统是以五欲六尘为重，而不以身体生命为重，反而是以身体生命为轻。他首先告诉我们，身体生命为重，五欲六尘为轻，五欲六尘是依据身体生命来享受的，假如没有身体生命，五欲六尘怎么享受呢？所以，五欲六尘要应该能够放下。

「静为躁君」，也是一样，静是指我们的根性，就是性命、心性。躁是物欲，也就是我们的性命、心性、心灵是物欲的君主，也是根本的意思，君就是根本，为就主人就对了。心灵、性命、心性为主人，物欲的部分是客尘，是外境，这两句其实是重复的语言。他说这一部分，哪个是主，哪个是客，哪个是根本，哪个是枝末，你先要弄清楚。

「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辘重」。终日行就像部队一样，部队行军，辘重就是粮，军粮、军火要紧跟着部队，不能让他脱离的。换句话说，我们人终日在五欲六尘的红尘中打滚，身体生命是辘重，你要随身携带着。你不要部队一直打出去，米粮跟军火都在后面，那部队出去干什么？我们现在就是有这种情况，五欲六尘这些红尘境界在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转出去了，结果「辘重」我们的生命没有培养起来，没有紧跟着。

换句话说，你把他转回来讲的话，我们虽然终日在红尘中打滚，你自己的心性要如如不动，能不能保持这一点？这个就是修行。五欲六尘转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

自己本身能不能掌握住，内心要如如不动，不去攀缘，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僧肇法师他讲《般若无知论》就讲这个部分，他讲，我们的生命要转入第二生命领域里面，从法身慧命出来，尘境会扣你的根性，你就静静地等待，尘境一扣，根性相应就好了，你不要用识性去追逐尘境。他这个地方语言文字不一样，意义完全是一样的。你看「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辘重」，我虽然在肉体生命这边成天在红尘打滚，但是我内心是如如不动的。

这句话我们会讲，内心要如如不动，我对外境怎么去相应呢？很简单，尘境来扣你，你再反应就好了，你不要去追逐他，所以追逐我们叫识尘相荡，我们等他来扣，这个叫根尘相接，有没有？在这里产生了，佛家、道家不谋而合，虽然文字不同，意义完全一样。他先举这个例子，这种现象，事相先显现出来，然后用「圣人终日行不离辘重」来作结论，后面他再举一个例子。

「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这八个字。虽有荣观就是指国王，国王他是集富贵于一身，所以叫荣观，但是燕处超然，他独处很超然，这个叫王一大。假如虽有荣观不能燕处超然，那个王是昏君、暴君，他就不是国王了，不能叫国王了。他很感慨呵。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这是一种慨叹。人，应该要虽有荣观，而要燕处超然，可是遗憾的是万乘之主，这些国王你看看「以身轻天下」，他身要重，他为什么身轻？因为他有富贵，终日淫逸、放荡，追逐五欲的享乐，这个叫「身轻天下」。

以前宋仁宗确实是个明君，很贤明的君主，人家送小鸟来烤给他吃，他吃了以后，哎，不知道哪一个傻瓜宰相就问，皇帝好不好吃，他要说好，马上缩回去，不好吃，不喜欢吃，哦，皇帝不喜欢吃，退下，统统退下。可是，确实很好吃，皇帝走走走，在逍遥园里面想想，刚才实在很好吃，宰相说，真的好吃？要不要再吃。不许再讲，假如我说好吃，你把这句话传出去，天下小鸟就遭殃了，统统烤小鸟了。他能够顾虑到小鸟的生存问题，他一定会顾虑百姓的生存问题，他要吃再多都可以吃，但是他「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这个「万乘之主，以身重天下」。

我们现在要能够这样想呵！现在那些二十几岁三十岁的小朋友，你看看，公司要招待，身轻天下，或者是有机会要交际应酬，你看看那种状况，反正花的是公司的钱（台语），花天酒地一直去，然后也以为说，他尽量地花销聚会为一种能干的代表，这是很麻烦的。你自己能不能想一想，这个叫身轻天下。以前我当业务

员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没有意思，一个晚上出去交际三场四场，拖到天亮（台语），第二天怎么上班，老板就是要你上班，把昨天的交际费报出来，结果说上来，后来我想一想，这一招受不了（台语），我燃烧我的生命替你赚钱，我就改变方式。怎么改变呢？我要请你吃饭可以，你把你老婆带出来，我也带我老婆出来，你带小孩出来，我也带小孩出来，然后我们到日本料理店去，吃完了喝个咖啡，送你回家。那时候，我就一个原则，你要我加互助会，我不加入（台语），先讲清楚。这样的话，这种交际应酬就很踏实了，不会说一个晚上几场，拖到天亮去了，没有啦。为什么呢？你不要被五欲六尘带下去，他很容易把你带下去。因为，花这个钱你不痛，这个时候你就身有荣观，燕处不超然呐，要懂得自己去回想，去反省，这样的话你才能超越，要不然要以身轻天下，这个时代的人太多了。二三十岁现在公司挂个名义给你，什么经理，什么主管，都可以，让你事情好办，但是你在好办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给牺牲了，你看看这种情况。自己要懂得去反省他，不能反省的人一陷下去，就不知道怎么起来了，而且整个社会都以此为荣，遭殃的是自己，下面讲。

「轻则失根」，你自己太重视五欲六尘的话，你的根本、身体生命就被你断送了。

「躁则失君」，你太着重物欲的话，就失君，把你的灵性给丢掉了，有没有？主客之间弄清楚。现在物欲横流，物质文明这么发达，你有福报享受好一点并不为过，但是你不要失君跟失根。家里布置的好一点，享受的好一点，这个不为过，但是，你不要天天迷恋着这些东西，不迷恋着这些东西，迷恋这些东西你自己就失根、失君。越早能够反省回来的人，越有善根；越早能够反省回来的人，生命品质绝对越高，越是不能反省的越没有善根，生命品质越低。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老子这老人家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他的见识就把我们今天人的心态讲得清清楚楚，你看他老人家真的是个书呆子吗？他不是书呆子，他是史官，就是现在的国立编译馆馆长，中央图书馆馆长，他不是那种书呆子。

我不是骂他们两个人，那两个人我也不认识。但是他确实是个活活泼泼的人，他是接触着广大的群众，他能够仰观天文，俯查地理，整个人性弄得这么通达，文章写得好那是另外一会事。你现在用白话文也可以写得很好，能不能写到这种境界来，能够对人性的洞彻，能不能看得这么清楚？天地之间、宇宙自然的法则能不能看得这么清楚？这就是灵性的展现。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地方去感受老子那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这种清

明的、殊胜的生命品味。我们不能够完全做到这个标准，至少我们也可以分一杯羹嘛，分享一下他的那种生命的轻盈、灵逸那种喜悦。这个部分只能分享，没办法言说，你自己去感受看看，那种美感，那种殊胜。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明天再继续，再给各位作说明。

### 老子 第十九集

先念一遍经文，大家对对地方：「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我们前面两章讲道体，我们这里讲道用。

「善行无辙迹」，行，行为，你走过的路，没有痕迹。不会走路的，痕迹不在外面，都粘在裤子上，下雨天最明显了。那么「善行」为什么「无彻迹」呢？因为一般人会黏着，对于我们的行为，你有一种我执存在的时候，对于外面的一切事物，自己的选择就很强调。一件事情我们的行为要能够顺应自然的话，他本身就像飘风一样，过了就没，那你要是有自己的痕迹记录的话，那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你做过了一定要留下痕迹，这里面有些东西要自己去分析看看，你要是在写日记那你就发觉到了。写日记的人，绝对是善行有彻迹，你会把它记录下来。你要把它想通，你根本不会记录它，因为每天一个善行、慧行的人，每天都是那么的新奇，每天都是那么的新鲜。你是要活在当下的这个新奇和新鲜之中，还是要活在过去的那个情况之下呢？这个不一样。

假如你认为说养成一种有恒的习惯那倒无所谓，那倒无所谓。你说我只是每天把那个事情记录下来作为自己的一个依据，不要让他中断，那可以。在世间法来讲要养成这个好习惯，在世间法来讲。可是站在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余的事，多余的事。你只要每天时时刻刻能够抓住当下，那是真正的永恒。因为在这个当中你还在成长，我们既不留恋于过去，也不追索于从过去到现在的足迹。你为什么要留下他呢？那我们不讲行恶的部分，可能有些缺失，那么必须要改善，这个都无所谓。有时候我们不如法、不如理，现在让他如法、如理，这样子也就好了，在过程当中不必去追索，否则你无法忘物，没有办法把它忘掉。那你没有

办法把它忘掉的时候，脑袋里头东西就会很多，有种种的记录，那些记录一记上去你不容易把它除掉。所以意识形态会越来越形成越多。

意识形态累积是很可怕的，我们记一个是一个意识形态，记两个是两个意识形态。大概你会觉得是一加一加一加一一直加上去。其实意识形态是用乘的，乘到后来是用加零的，一直这样大幅上去，那你没办法，你没办法。你记一个意识形态是一个，两个是两个，三个的话就变六个了，四个的话就变八个了，它是这样子累积上去的。所以到时候你会发现你很聪明，有没有？很聪明的人他不见得都是每一个都学来的，不见得。他自己也会酝酿，会腐化，然后呢一直增生，到那时候你要挡都挡不住。

我们在追求真理的人来讲，他是要我们与天地合其德。在这个立场来说，你最好不要在脑筋里面去增生，不要去增加，不要自己去成长。那么为此看能不能脑袋空空的那种状况。你只有在没有意识形态填充在你脑袋里面的时候，你才能维持真正的清明，脑筋真正的清明，否则某些事件发生你就混成一团。

当你一直在增加增加，增加到某一个程度，那个「里根症候群」就会降临到你头上来。所以很多人你看，在某个年龄以前那么他很能干、很聪明。到了某一个年龄以后，他开始迟钝了，反应不过来了。那个年龄你假如再往后延，就产生了所谓的失智症，把那个智慧失掉了，他们说这样比较好听。其实就是老人痴呆症，老人痴呆症不一定要到老人才有，听说从记录上看三十几岁就有人发生了。那这个就是过去用脑压力太大，尤其是为了竞争而造成的那种现象，那你会绞尽脑汁，那个时候你的脑力、脑细胞在无形之中的这种消耗跟丧失，那种伤害，你自己并不知道，并不知道，所以这是过度使用所造成的现象。

那么一个脑袋空空而能够很清明的人，他对于事情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尘境有叩，我有应，就这样而已。他没有用脑筋，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才有可能做到所谓的不计得失，得失、是非、毁誉，成败，这都是人所赋予的相对性概念，一种相对性概念。

以前小时候大概初中、高中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就是美国的军事片，二次大战的战争片。怎么打，德国人都输。嘿，奇怪，德国人再厉害，怎么打都输。这真是怪事，我说这样看我们有时候晚五分钟去就先弄清楚哪边是美国人哪边是德国人。然后我们就站在美国人一直很高兴，哦，又赢了，又赢了。稍微长大看个几年下来，假如我是德国人看到这种片子不知道会怎么样哦。对不对？你就站在这个角

度、美国的角度，哦美国人又赢了，美国人好厉害。美国人真的很厉害吗？拍电影当然很厉害了，可你站在另一个角度德国人很不行吗？那是角度的问题，所以成败之间是人所赋予的，是人所赋予的，站在失败那边的人的立场来看，他是不是一定失败呢？不一定哦。

我们人生在奋斗过程当中，有很多事相上看起来是失败了，但是你确实实是成功了，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虽然事情没有完成，但你觉得对了，这样就对了，你已经得到什么东西了。那一个成功不是外面的情况所能看的，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你内心实质的那种受用。

解数学题最有这种情况，奇怪答案又不对，这个答案不应该这种答案，解出来又怪怪的答案。那标准答案数学的，尤其方程式解出来不是零就是一，要不然就大于一，小于一，或者在什么和什么之间的答案，那很简单的答案，可是呢你解出来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你发觉又不对了，当你一再的找找找，哦，我原来在这个地方出错了，那个一改，根本你就不必详细的计算了。那时候你就成功了，对不对？你不一定要找到答案，而是在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正确的方法，当你能够掌握到正确的方法，其实你就已经成功了，可是在你要掌握到正确方法之前，你会有很多失败的经验，所以那些失败不能叫做绝对的失败，它是成长过程当中必然会有情况。

假如这个人，一生当中都是顺利，没有过失败的话，告诉你，那个人还真可悲，还真可悲。所以有一些失败的挫折跟经验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生命才会踏实，那么在这种立场来看的话，成败已经不是重要的了，得失也不是重要的了。但是人为了要得，所以对于失就看得很重，很重。他输不起，他一定要赢，所以我们只能看到赢的策略，没有人写一本叫输的策略。对不对，你要赢什么，你要赢什么？你能不能赢得了自己，我看这个才是重要，你赢得了别人没有用，你赚得了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你还不能算是强者，你能够出离三界啊，那才是圣者。那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去感受到。

在这个相对意识情况之下，我们要能够抛弃，要能够抛弃，你才能够心不沾制，不黏着，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当然这个时候是一种人生的历练，人生的历练。在相对意识的这种教育之中，那么每个人一定会有所取，会有所取。

我们告诉各位，最幸福的人是不做这种分别的。你说父母亲在社会上奋斗很成功，子女会引以为荣，对不对。可是当父母亲很失败的时候，子女会不会说都是你们

失败了，害我没面子。不会吧，子女一定站在你这边，他在这个时候，这个赤子之心，他不分别的，不分别的，那你要在朋友之间你能不能做这一点，成败无关，我们还是好朋友，做到这种情况。同样的反过来，成败无关，我还是顶天立地。能不能有这样的心境？我们从这样子的情况来看，那你就能够知道，善行，慧行的人他是真正不执着的。

第二句他讲「善言无瑕谪」，「瑕」，是瑕疵，去分辨。「谪」是指责。「善言」，善说的人他不会批评。我们在这一方面很迷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情况，好坏看得很清楚，其实，好坏、是非、对错，这些都是对立的，都是对立的。

他，老子啊，虽然没有我们讲的化对立为圆融，但是他所讲的这个里面跟我们讲的一样，不在对立里面，要圆融。因为一对立你就没有办法保持那种清静的状况。必须要圆融，在圆融当中你看看还有没有是非、对错。有没有？没有了。那么你可能会讲，这明明是错，有没有，这明明是错。明明是错，那就明明是你错。你说「他这样做就明明是错」，是啊，他是明明是错，可是当你指出来的时候你就明明是错，你自己就分别心很明显了。对不对？你不但是明错，还明明是错，那特别强调你是坚固我执。他错，我们一个原则，你能不能够包容他，所谓包容不是含糊笼统的统统错了，你很清楚的知道他错了，然后你能够去了解他，他为什么错了，原来他就是教育程度不够，他原来是见解还没成熟，年纪还轻，或者呢他的见识不够，所以他会犯这个错。

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常常跟我爸爸吵架，然后我爸爸跟我舅舅就用日语对话，什么我都听不懂，\*\*（日语），那意思就是我是小孩子讲话不要计较。我别的都听不懂，我知道你们在说我。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常常吵在一堆。他就跟我舅舅讲，这小孩讲的别管他，别生气（台语），你不要气。不能够用这种方法说反正他怎么样，就把他带过去，这个不行。你要了解到他就是见识不够，他能力不够，他怎么样，所以他犯错了。他这样的情况你就不必要再去指责他了，可是你在处世的时候不一样，世事你要指导他。可是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问题，假如没有牵涉到利害得失的话，现在我们一般讲的公司很好，在盈利方面那是没有办法的，那是将本求利的，否则在家里的这种情况最好是不要指责，也不要教他，让他去翻跟斗。他栽了几次他就学会了，他就学会了，学会他自己会来，自己会来。我们怕的是他不知道这个是错了。他要是能够知道这个是错了，他就能改进，这个是基本的情况。

就像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很喜欢创业，那每个月几乎有十万家公司成立，每个月差不多有十万家公司倒闭，但是还有人这种英勇的武士勇往直前，一直投进去然后一直阵亡，这当中有几个检讨出「我为什么失败呢」？那假如能够检讨，这个人将来一定会成功，那假如不会检讨，他再下去他还是错，他还是错，他福报不能累积起来，不能聚集。除了这一部分以外呢我们一般来讲通常知道，有时候轻轻一点就好了，那个一点才发现，他都由侧面来的，都由侧面来的，他不直接的讲，那是基于教育的立场才要点他。

否则在一般人的话，比如开会或者相聚，当大家都在讲是非的时候，那你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你就要知道，人家说好，那你就只有一个好，人家说不好，那你也说不好。人家说然也，那你也说然也。人家说不然，你也不然。人家说可以，你也说可以。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在这个地方不用刻意表达你的意见，但是你知道，你说可以，我知道会有弊端。而那个弊端你能不能提出来呢，你现在不是域中有四大的王大，对不对，你又不是参谋，假如你是参谋你就可以站在主人的立场，你暗指给他参考。要不是的话，在一般绝大部分的生活形态和环境当中，那么他在语言上的表达不要是非太明，不要太坚持对错的问题。你认为对，那也不过跟你臭气相投，你认为不对，也不过是不合你口味而已。关键只是这个样子，那何必为了我们的口味在那里争得面红耳赤呢，是不是？这是他老人家所看到的。那这两个通常表现在外面，我们也经常在引用，「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

「善数不用筹策」，我们很多本子是用心，数字的数，或者是计划的计都是一个意思。中国人用心就是计划，数学的数跟计数的数差不多了，也就是计数的意思。一般人对于事情跟生活环境的历练与处置，他通常是来自于规划，我们现在叫规划。也就是用心去规划，去运筹帷幄。然后我们告诉各位，这种运筹帷幄以现在人来讲叫你完全不运筹帷幄那还是很麻烦的事。你说家里都不要管理，那你回到家里就知道，垃圾山好几堆，鞋子跟衣服放在一起，袜子呢一次买就是买一百打，洗了以后统统塞在窗户下，是不是这样，反正嘛我不要计划嘛。买了洗衣机从来也不用，因为你到底洗不洗你也不知道。他不是指这个意思，那基本的规范都要有，都要有。

我们讲的这种筹策是你在做一种运作的时候勾心斗角的那一部分，勾心斗角的那一部分。一个好的参谋，一个好的计划者，他应该不采用勾心斗角的方法，不用勾心斗角的方式。他是想办法要把事情做好，做得完美，但是呢，他不计较得失。

这里面你会觉得，我要是不用心策划的话，我怎么肯定说会做好，因为你不用心去策划，所以失败是当然，所以你不计较得失啊，那你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

我们一般人因为你的脑筋一直在用，所以你会发现，我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集中来考虑这件事情。当我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把思维的能量全部集中到在边来，因此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命像一股很强劲的水流，一会冲这边，一会冲那边，变成这种状况。假如这个水流按照水文学家来讲，这个河川的人来讲，那个水就像一支剑一样，他会把整个山坡给刮掉。那么当你是用这种方式来生活的人，我告诉你会很累。你每一件事情你都必须冷静下来认真考虑。

有好多人是这样讲的。那天有个同修来，我跟他讲说你现在生活过得很好，你应该要保护你先生的身体，让他多休息，他这样子工作过量。他说我先生就是这样，他吃饭就认真吃饭，教书就认真教书，连睡觉都很认真睡觉。睡觉怎么认真睡觉呢？她说他睡觉就是那么认真睡觉，这样的人是很危险的，他那个身体要垮下来马上就垮下来，你没有办法救他的。你叫吕洞宾来，你看吕洞宾那个剑还没有抽出来他就死掉了。你要想办法叫他把瘤给割掉那来不及。那个人到死就像搭电梯直接下去，你要拦都拦不住。

生活不是这个状况，那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很可敬，但这个人很可怜也很可悲，生活不能够这个样子。因为当你全部集中在这里的时候，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考虑。当你全部集中的时候你就只能考虑这一点，别的都不能考虑，那我告诉你当这个世界是平静的时候，不是动态的时候，你这样的考虑是不会发生意外状况。可是这个世界是动态的，当你完全做这种考虑的时候，你要知道新的因素你没有办法考虑到。尤其现在工商社会，对不对。那当你全部集中的时候，你新因素没有办法加进来，他就很容易发生错误的判断。而且你要知道，这种人不但考虑是全部集中在考虑，他连行动也全部集中在这个地方。不信你去注意看看这种人，走路的步伐特别重，特别重。他不是有病，也不是情绪不好，但是你可以发现，这种人的生命完全没有生命力，因为他的行动是在他计划以后行动的，所以他的行动完全是受脑筋控制。他那个生命体其实是一具活的尸体，他就是个尸体，他行尸走肉啊，因为他已经被计划把他设定好了嘛，要怎么做已经确定了，已经确定了，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很危险，很危险。生命能量已经耗竭了，在他计划的时候已经耗竭了，所以他出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应变，没有办法去应变。所以你看那些人，你去注意看看，他已经跟人家约好了去吃饭了，到了半路有人

说我们去吃饭，他楞在那里，我跟人家约好了在哪里吃饭，我现在不能跟你去。结果到那里一坐下来，唉，刚才好像碰到你，那个人说奇怪，我刚才就是约你来这里吃饭，你说你跟谁约在这里。原来那个人就是路上已经碰到他，他想不起来了。他只是想到是我要去餐厅跟人家去吃饭，他不知道这个人在路上碰到的这个人就是要去餐厅吃饭的那个人。演戏是很好玩的，人在实际的生活里会看到这种人有那么的可悲啊。他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嘛，他像傀儡一样，操纵他的是他自己的脑筋嘛。那你说他吃那一餐饭在吃什么，吃什么？没有意义啊。

像这一种啊，筹策的人，对自己是很大的伤害，很大的伤害，那么在运作事情的时候也一样。当你要筹策的时候你一定设定目标，因此得失心一定非常的重。善计，就是善数，善于专长于这一种计划跟谋略的人，他不用这个方法。

我跟各位举个例子，我当时在学演讲的时候，把所有演讲稿统统写完，就把它背起来，上台，把它背背背背一个半钟头，下来以后几个老师说我很有人前三名的这种相，就拼命把我照相。照完以后下来我们导师来了，诸位背得很好，那我就很高兴，背得很好。后来公布以后我是第四名，讲评老师说为什么第四名，因为他都用背的。我说对啊，老师说我背得很好。好了，这是一个背的，那时候想不出来，为什么我都是背的而且背得很好，又没有入前三名呢？这个过了，后来我想一想，想一想，啊，演讲嘛，怎么背的，那我就背讲稿了。转不过来。

后来参加辩论比赛，那辩论有正辩和反辩，我不知道哪一辩我忘了。我就把对方的情况统统设下来，那么这下子你们完了，你只要一出招我就能够对治了，对不对。结果一上台以后，奇怪，他讲的（台语）怎么里面都没有，他讲的我都没有准备到，我就不会讲了。好了，第一次输了，第二次呢，好像抓到一点兵可是又不能肯定，我这个出招会赢啊，好了，又过了，第三次被我逮到了，哦，这个就是被我等了很久了。还有辩论是这样辩论的，当然你会输了，然后我就很不高兴，去找别的老师，找那比较活泼的，教体育，教音乐，那个脑筋比较活一点。我们这教国文，教数学，教英文都死脑筋，都是水泥的脑袋，我去找那豆腐花的脑袋（台语）。那体育课的时候我就抓住体育老师说：「辩论，那一天你当裁判。」他说：「你要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内心不要预设。」

「哦，这一个对我就很大的启示了。」我做每一件事情我都先准备好，人家披毛戴角，我是戴钢盔穿战甲，上战场一样，结果，我根本动弹不得嘛。你自己已经把自己束缚住了。他就跟我举例：「真正作战，最能够发挥效果的是策后兵。」我

说：「为什么？」

他说：「那些哨兵，不能戴钢盔的，他也不能打绑腿的，他要很轻盈，很活泼，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给你打绑腿、戴钢盔只能从这棵树掉下来而已，你不可能跳过去的。」我说：「那这样怎么办呢？」

他说：「你要放轻松，内心里面不要准备那么多详细的东西。那你要充实你自己的话，平时就要充实，多看书，多看杂志，多看报纸。」我说：「喂，老大，我们要考大学了。」

他说：「没有办法，谁叫你要参加，要参加你就要多看杂志，多看报纸。」我说：「看报纸，这两者必有一失嘛，对不对。你要辩论，下次你要想辩论赢，那你就大学要放弃，那你要想大学考上去，很显然那你辩论就要输了，那怎么办呢。」他说：「那就看你了，我是老师只是负责打分数，你是学生负责去辩论，你问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我就再问音乐老师，我说让他们唱歌，我们两个到外面去唱。我就问他还是同一个问题，他说假如我跟你一样的话，你现在邀我出来我绝对走不出来，因为我要上课。但是我的心很活泼，所以你邀我出来我可以出来。假如我设定说上课期间我不能离开教学岗位，那我根本不可能跟你出来。这一点倒是有点通。

然后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你不要太过于执着你自己的计划，你这个预设目标会使自己僵化，我们没有去留意到，会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投注在那个计划上面。这个计划说实在很好玩呐，我那些计划，演讲稿，后来这事情的种种计划，我一直保留着，一直不喜欢把它丢掉，因为那都是心血结晶。到了学佛以后，有一次我又翻到了那个 7-ELEVEN 的计划书，那是我们当时做的，那想一想啊，假如我晚三年再来学佛的话，那我现在全国连锁店，或者是那大卖场当中有我一份。但是我因为提前三年离开那个圈圈，所以这个就没用了，所以就把那个计划书统统给烧掉了。本来想留着做纪念，后来想想，那时过境迁已经不能用了。那唯一的是你自己在那边留念而已，没有意义了。这个就是我们很执着于计划的时候，对你只有伤害，只有伤害。

所以我们说人生要有一个大格局，一个全方位的这种取向，你不要在那小格局上面去斤斤计较。那么「善计」，是告诉我们这种大格局，这种全方位。你要是能够掌握住这个部分，你面对任何境界来，你都能够很自在的相应去处理。你假如不能掌握这种全方位，那么任何境界的产生你都会手忙脚乱，都会手忙脚乱。在

那个时候我们对这个部分很难去体会，很难去体会，尤其是学了企业以后，那企管，企，企划，管理，更需要去计划。而这种计划在执行业务的人需要做，在操盘的人你没有办法做，你只有从大格局上面去拟定全方位的取向。

人生本来每一个人都是操盘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老板，你对于你人生的取向你要从大格局上面去看，你要从全方位的立场为自己来定位，为自己来定位。这一点你可以去体会，可以去体会。所以在人生上面你不要规划得太多，我明年要做什么，后年要做什么，我奋斗几年买什么，买什么。当时在计划的我过五年要买一栋房子，过了五年买一片窗户都不够，买一根柱子都不够，你还买什么，对不对。那你那个计划根本不能适用啊，我们只要有一个格局一个方位就可以了。那这样子你生活会很自在的，而且你能够认命，能够随缘。否则你这么一定你就整个完毕了。一生你就定死了，而且你会发现，当事不顺意的时候，第一个抱怨产生了，第二个你没有转换的余地，你不能应变。台湾话讲的「塞死九龟」（台语）对不对？第一个你当死了，第二个你又不会应变，那你不是死定了吗。这个就没有办法了，这是我们讲在人生当中运作的一个取向。

第四句「善闭无关楗」，这个「楗」就是我们现在是写键，关键的键。「而不可开」，是善关门，关楗就是关门的那个锁。我们以前的锁是这边竖的有一个孔，这边有一个闩插进去的，这样子锁住，那个叫关楗。那么会关门的不要那个关楗，很自然谁也不能开。他是借着这个事相来讲这个不可开的意义。因为你会关就有开，你有那个机关，你设一个方，那就有一个解，所以我们古代讲说，毒药一定有解药。毒药是人发明的，那一定有解药。即使是毒蛇也有解药，对不对。所以你有一个法要立的话，那么他就一定有一个法可以破。因此你设计关闭的那个法，不管你设计得有多好，他也一定可以开。

你看我们现在的锁，什么锁什么锁那么多，照样人家能破。你说汽车什么锁，我告诉你，他卡车开来把你吊走看你怎么锁。有没有用，你发明得再好吧，对不对，假如你锁得好好他拖不走的话，那拖吊大队要干什么。所以你怎么锁没有用，你怎么关也没有用，人家想破的话还是有办法破。那么他从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个治国的人，老子很关心治国的国王，所以他四大当中，域中有四大，王大算其一。治国的人你要怎么样统理百姓，你用种种的限制没有用，老百姓要跑还是要跑。你在这一方面你要有德，让老百姓的生活很自在，那么他不会跑。你假如限制老百姓使他生活不自在，那我告诉你他一定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

键。另外一个他说我们人，一个人在社会上活动，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影响众，当这个影响众产生的时候，假如你心存要求某种目标的时候，也就是说众生回馈的时候，那就没有用了。这个人就完了，所以说圣人，在引导众生，他不求回报。所以他讲「大仁不仁」，仁爱的仁，为什么，我仁爱众生，不求众生的回报。因此你看圣人，菩萨他们愍怜众生，救度众生把你救活他就走了。我们会觉得说哎，你那么无情，应该回过头来看一看。他要有情，他不叫圣人，他不叫菩萨。他做完就走了，心里不策机。那么像这样一种情况他有没有破的部分呢？他就没有破了，所以说古代有这么一句话说，贼，最大的贼是什么？德有心，道德，假如我有心要求回报的话，这个是最大的贼，没有比这个更大。那么，中国人叫贼，佛法就叫魔，就叫魔。那换句话说，魔，最大的魔是什么？就是修行人还在挂碍着众生的回报，这是最大的魔。其他的魔都是小魔，你行善，你布施，你修行，你持戒，不是持给众生看的。布施也不是布施给众生看的，我摄受众生也不是摄受众生看的，都不是，我只是付出而已，回不回报都无所谓。这个叫做「善闭而不可开」。他不要关键，不必去计划，不必有任何的这种机关，权巧来运作，根本不必要。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没有人能诽谤你。我们看看那个谁，陈院长，有没有？你说他爸爸的坟墓太大，好吧，还给你，我挖走了，搬到佛光山上去可以吧。那佛光山要不要跟我要钱，那是我跟佛光山的事。人家定价多少我就付多少给他。你说我这房子怎么样，房子还给你吧，对不对？那你对他还有什么攻击呢？你没什么好攻击。那么防护自己的话，这是不是最好的防护啊？你没有办法去开他。我们那个邱院长呢，我一时大意啊，你看，人家一讲，他马上就说我一时大意。那还可以，搞了那么久才一时大意，那已经好久都大意了。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一个善闭，一个不善闭。你说我用个公家宿舍怎么样，啊，对不起，我一时大意，当场讲，当场就还。人家还能对你怎么样呢，这不是最佳的保护嘛。你去研究看看，我有没有违反法律怎么讲，给你研究到好，到最后下不了台了。我一时大意，那你完了你。当然要吃五条烧饼，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都是有用心机的状况，有机关的状况，你要是没有机关的话那根本没有必要嘛。你说要还就还嘛，那该给我的你就会给我，不该给我的我去争，那就难看啊。尤其现在这个时代，这么透明，你什么也掩不住啊。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处事上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不会的人，他会执着于有形的关键。会的人，他在无形上面发挥作用，在无形上面。那真正的关键在哪里你就可以看到了，他掌握住真

理，他不被整个环境，那个技巧，技巧是有形。他不被技巧，有形的技巧束缚。他顺着真理走下去，那一切都得成就了，都得成就。他这个老人家在这个地方，在前面、后面都一再的开示这个部分。

第五个他讲「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这个「绳约」就是绳结，「善结」善打结的人没有绳解，没有系缚的那个绳结，但是人家解不开，你绳结不管怎么结还是打得开，因为那是绳结。因为那是有形的，他讲有形的这部分，你再怎么处理，人家都有对治，破解的方法。但是一个会打结的人，他不用这种有形的，他用无形的，那人家就解不开了。

他举例子来说明，这个是我们讲了，这五个是同一个事情，反复的讲，我们该怎么样运用人心，怎么样依循于真理，自然的大道，你怎么样行在大道上面，而不要用心机。很简单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太过于用心机，对自己不好，对群众也不好。他先谈这个部分。你能够放下，这是最重要的，你放不下就有目标，一有目标人家就会破你的目标，那你假如没有目标人家怎么破呢？人家不能破了。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去体会。

那么下面他就结论了，「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运用前面的五个原则，你反复的去揣摩，那你就可以看到。「圣人常救人」他在救人的时候会因众生的根器、习性来教化，所以他没有一个放弃的人。换句话说，菩萨度众生，不舍任何一个众生。怎么样不舍任何一个众生呢？你看看，我们去跟人家讲佛法，人家碰你一鼻子灰，你回来就说这个业障很深，因缘还没成熟。那就气人了，你是生气的气，你不但把他放弃了，你也气死了。

真正的要教化众生，要看众生的根器，导引的目标也不一样，所以，佛陀说法你看看他有人天乘，那么升天就好了，不要堕三恶道。那么他也有小乘，证阿罗汉就好了。因为他乐小嘛，执着啊。那也有中乘，那个人爱处山林，不愿意跟人家混杂。那么他也教化，有的人喜欢办大众事业，像圣严法师是大乘，忙忙碌碌的这个他也是这样教化。有的超越这个部分，大小三乘都没有，他专修一佛乘，那这样的根器要怎么样教化，我们不能够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一切众生，不行。那么以我们现在的情形来讲，你讲佛法也不能完全用一个方法，你跟天文学家就讲天文学的佛法，你艺术家要讲艺术家的佛法，用的名词，举得事项可能不一样，但是终极的目标是一样的。

那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什么叫极乐世界，什么叫出三界，那天堂不也一样吗？

那你不要去分析这些什么叫究竟，什么叫不究竟。我们只要看他，真正能够行在真理的道上。他有没有学佛，有没有皈依，有没有受戒并不重要。他只要真正的是合乎真理的存在。比如我们刚刚讲的这五个：「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那这个已经是大菩萨了，比我们这些天天在拜佛，一天拜三千五千拜的那来得大。不信你看看，你一天拜三千拜，拜完下来要喝水，人家没有杯子给你，你火就起来了，对不对。那你叫菩萨吗？你说我拜三千拜怎么要喝水一个杯子也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不是这样的行，你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形，那叫做形式的教徒，那不是真理的行者，真理的行者是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所框框的。真理的行者他就走在真理的道上，那个真理用什么语言，什么形式都无所谓。那一个愚笨的教徒，他就会坚守那个形式，他自己内心他没有办法去转换，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只能叫做宗教的教徒，不能叫做真理的行者。所以我们常讲说什么叫教徒，背叛宗教的教徒，他是背叛，他自己根本不知道，那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承。所以这个常善救人是运用各种方法去度人，能使他们走在真理的道上就可以了。

因此像这种这个圣人、这种菩萨他没有一个人不能教化。或许我们说有教无类，因材施教，那你必须做到这一点才有办法达到这种标准。那你假如始终要用 one size，那就很麻烦。对不对，one size，只有一个 size，那两百五十磅的人也穿那一件，五十磅的人也穿那一件，那怎么穿呢？这不可能的，要因材施教。

「圣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中国字「物」跟「事」是相通的，「物」是指东西，「事」是指南北（笑），物是东西。有一次人家说你是人还是东西，我当然是人，你不是东西。伤脑筋，这叫两难法。物是某一种东西，事情是一种状态，事情是比较抽象的，物是具体的。但是这个字里面是包含这两个部分。

「常善救物」，他会利用东西，而没有不可利用的。我们是常常发现好多东西不能用。那这里面，假如是真的有心人，有那种机缘的话，确实我们看到很多，废物利用就是了。你叫废物，人家叫资源，对不对？所以废物利用其实就是资源回收。是不是一样？那就对了，再看我们是怎么去用了，有时候我们是没办法用的。在我们这种小范围内没办法用，但是汇集起来那有可能用。譬如说空气污染，我们现在不会用，但是垃圾我们可以再造，那要怎么造，那是科技的问题，看你愿不愿意去做。以前我们那个甘蔗蔗渣，有个美国什么农业顾问专家到台湾来，要考察考察到花莲去，花莲有一个制糖厂，那个甘蔗榨汁以后的蔗渣，不知道怎么

办，他就统统倒掉，倒到木瓜溪去。他一看，哎，这个我们那边找都找不到，非常好啊，蔗版就出来了，有没有。你看他本来倒掉的，那个乡下的人是很喜欢，为什么，他拿回去可以烧。可是古代要烧的东西太多了，树枝、稻草、树叶到处都有，不一定要捡这个。但是他这么一弄，蔗版就变成甘蔗的副产品了。就是一种运用。后来又有一个，我们台风，凤梨罐头，罐头只用凤梨，凤梨皮呢，又乱倒了，凤梨皮乱倒真的很讨厌的，那金苍蝇那么大，到处飞嗡嗡叫。也是外国的，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农业专家，到台中去，考察到了。我想那个人回去一定记大功，他把它再加工，又可以运用。那个东西不知道做什么我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我们要懂得运用，垃圾分类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踏实的去履行，至于说政府有没有办法做我们不管，我们不是政府的官员，政府的官员他自己去用心。我们应该去配合把它给弄好，不要说无所谓，统统丢进去就好了。能够尽一点力我们就在这里尽一点力。能够做到这里「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袭明」，袭是承袭的意思，承袭就是因，循，循环的循，循明，明是智慧，用我们的智慧，我们本具的那个德能，本来就具有的那种能力，你就承袭着我们的那个能力就好了，不是另外再去创造的。你就承袭着我们本来所具有的能力，从那个能力上把它自然的发挥，不要扭曲，不要覆藏，不要隐瞒，这样就可以了。看看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部分。能够这样子「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换句话说，袭明就是我们本具的能力，本具的德能让它发扬出来，让它发扬出来就好了。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跟各位说明。

## 老子 第二十集

好，我们再往下看：「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能够袭明，就是承袭，袭明的意思就借着、循着本来的智能，来破除后天我们所得到的这些意识形态的覆障。因为后天所带给我们的错误讯息，是一种黑暗，只要我们承袭着原来自己本具的光明智慧，你就能够破除这些后来的污染跟无明。所以他就接着讲：善人者是不善人的老师，他不用善人恶人，他用善人跟不善人，意思就是一个有能力的，作为一个没有能力的人的老师。这里面他不用善恶对立，

你注意文字上的使用法，他不用对立的方法。他说人有善有不善，这只是说能力的大小、前后而已。我们可以这样说，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只是先后，或者专攻不专攻而已，不是好坏的问题，不是好人坏人。我们认为他是好人，是站在某一角度看他是好人，我们认为他是坏人，那是从某一个角度看他是坏人，只是这样而已。你说老虎很坏，老虎不过吃几只羊，有多坏？你是站在羊的立场，看老虎很坏。在大地的立场来看的话，这本来就是如此，他吃一餐饭呵，那你吃鸡你怎么不说你多坏，你说我吃素没有吃鸡，但是站在树与草的立场，你也很坏，你把人家吃掉，你怎么还给人家吃？人家想到你说，死了以后把你送给虫吃，你又说，哎呀，这样不好，你又怕人家吃了，宁可用火烧掉，也不给人家吃，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都是相对立场的一种状况。

「不善人者，善人之资」，「资」就是资粮的意思。一般来讲，都是老师教学生，你要知道，学生教老师，教学相长。从教学相长的立场来看，老师只是个符号，老师、学生是相对立的。其实两个是互为师生，要会当老师要会这样当，不会当老师者，老师会以为高高在上，那就不同了。你要是高高在上的话，你就造成单行道的现象，你讲的他一定要接受，他那边的状况你不能接受，这个就是权威、偶像，这样的塑造就会产生偏差。很自然，你的意识形态就形成了。这里的师，是一种范，模范的范，老师是一种模范，为「不善人者」的模范而已。不善人是善人的一种成长的资粮，他还要继续成长，所以我们相互之间本来就应该应该是这种状况。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学无止境，你要向谁学呢？难道我们当学生的都要学，老师都不要学吗？那不见得了。你要怎么学？你要从学生那边学过来，这个时候「不善者」就是善人的一种资粮。

「不贵其师，不爱其资」。你不要特别地去遵从，或特别地去偶像化，或者神格化，没有必要。为人师教化万千，你也不要以为有多了不起。我们得到一个好的人才来教，你也不必高兴。孔子讲，集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孔老夫子这么说，老孔夫子他可不高兴，他不贵其师，不爱其资。在这种情况下，他教到不好的学生，他也很高兴，为什么？他因材施教。现在的圣人叫教育部，不叫某某人，以前的孔子、老子就等于教育部部长，其实不能用部长，部长是拟人化，教育部这样一个机构，他能够因材施教，要升学的升学，不升学的就业，就业的你专长是工的、农的，这就是分科，因材施教。随着年龄层次，有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大学，有分科，这个都是属于因材施教的部分。假如这里面能够把

升学的压力与目标除掉的话，教育应该是很健全。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身为老师，教化这些学生、不善人，这个不善人分类以后，有天下之英才者，我怎么教他，当然这是一乐。有天下之笨才者，我也教他，这也是一乐。有音乐的人，我教他音乐，喜欢绘画的人，我教他绘画。我会因为这种不同来指导他，程度高的我有高的指导方法，程度低的有程度低的指导方法。教程度高的人，我可能比较绞尽脑汁，因为他吸收力强。程度低的人，我更喜欢教，因为什么？我教程度低的人，我主要在欣赏他们的成长。虽然教他三个，记不到一个，但是那种憨、那种纯、那种美，你要会去懂得欣赏。你要说我真倒霉，教了这些（台语），那就没有办法，那是你的业力。你要是说，这一群人也有可爱的地方，我们佛教徒就有这种情况，你到老菩萨的道场里面去，他们都很乖，那师父一凶起来，像老虎要吃绵羊一样，那些老菩萨乖的要死，快点快点，全部都紧张起来，然后他坐在那边，一副君临天下的样子。然后回过头说，我们这一群笨蛋都不识字，教都教不会，我说这好美呀，我说我们那一群聪明的，都是捣蛋鬼，你的是笨蛋，我的是捣蛋，你去教他你就知道，你以为那些知识分子好教，调皮捣蛋的问题才多哩。你被整了你都不知道，他整了以后在后面偷偷笑，你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你还要回过头来跟他一起笑，笑完以后又在那边跟你指指点点，我看你去教。

这是为什么？教那一群人，你要懂得去享受、欣赏，教这一群你要懂得去享受、欣赏，而不能说，我要教哪一种人，这不行。所以我们说，一个道场里面它的殊胜在哪里？是各种层次、各种人都有，有圆的、方的、三角形的，有很尖锐，也有很圆滑的，都会在一起，这个道场才叫殊胜。假如那个道场是清一色的，那我告诉你那个道场没什么，那是学校，我们学校就是这样，高中程度都是高中，大学程度都是大学，当然程度很齐。可是道场不是，道场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这个社会本来是各种情况、各种人才都有，他们这样交融在一起，训练我们你才能圆融一体，各种人你都能欣赏，有的勾心斗角的你要会欣赏，有的从来不参与是非的你也要能欣赏，有的很精进的你要能欣赏，有的根本就很懈怠的你也要会欣赏，有些懈怠的人懈怠到什么程度？他扫地哦，这个扫把给你，这个簸箕给你，发完以后他睡觉去了，说你做什么？有呵，我就分配工作给他们做，那边在做的人气得要死，然后他分配工作。他有没有做，有呵，他分配工作嘛，他是总司令。你要懂得，要去欣赏，你要认为他这样分配工作不行，那他的工作你就用指定的

方法，从指定当中你看他的反应，你就从这个地方去培养你欣赏的情操，不要只是看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到最后只有你不行，别人都行。

所以我们说「不爱其资」，之前的不贵其师，那个「师」要能够展现，我们在教化的整个历史跟整个过程当中，这些情况非常清楚，一个圣人真理的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里面有一种状况，教人的人可以不计较，可以忘却我教了多少学生，这个容易，我教很多人，我可以忘掉，我教谁我不知道。也就是说，执行者本身，知恩的人，他可以忘记我施恩给众生，他可以不执着这个部分。但是被施恩的人你不能忘记，而且我们事实上也看到，被施恩的人也不会忘记，即使他是故意要忘记，我告诉你他会很难过。中坜有个老菩萨，他常常讲，以前在逃难的时候，他救了一个小孩，后来供给他读书，到大学，到博士学位，到美国去留学回来，考上律师了，讨老婆了，他一手把他培养起来。他想说，在逃难当中救回来的小孩，是孤儿嘛，也没有亲戚朋友，也不知道他是何方姓氏，就姓了他的姓，就这样把他培养长大了。在他结婚的时候，跟他太太讲，这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无论如何，肝脑涂地都要报答他再生之恩，他听了当然很高兴，你知恩嘛，感恩嘛，将来还要报恩呐，就这样。

那么结婚以后，他们就搬出外面去住了。十年以后，他想一想，十年怎么都没有回来看呢？他就去找他，就跟他讲：「这十几年来你们怎么生活，他就像小孩一样告诉他，你们要怎么生活怎么生活。」结果两夫妻说：「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一愣：「什么关系？父母跟子女的关系。」「谁跟你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他说：「怎么这样讲？」他就把历史讲一遍。他说：「这个是你编的，与我们无关，我们不是这样的。」

老菩萨说：「我会不会走错地方了，我不是来跟你计较的，只是因为这样的情在，抚养你几十年。」他说：「你把证据拿出来，抚养的证据拿出来。」

他说：「你读大学讨老婆花了多少钱？」他说：「你把证据拿出来，拿出来我就还你。」

他说：「你是律师，我抚养你，从小从大陆那个没人要的地方把你捡回来，到哪里去拿证据？」他说：「你抚养、领养人要有派出所开的领养证明书。」

他气得中风回来了。他说不是计较，也不是我要去讨这个恩，只是想念这个孩子，从此以后他就不去了。他可以不去计较他，因为那已经付出了，一般人这一点应该都可以做得到。但是那边他可以抹黑，说没有这回事，可他的内心很不安，一

定很不安。他假如没有不安，他不会说你拿证据来，他是因为读法律有恃无恐。钱还不还无所谓，这老菩萨讲，我也有很多钱，你那些钱，其实我每年送给人家免费的，不必还的，已经比抚养你所花的钱还多，他每年所花的还多了，我不是要你还，但是他就计较在这个地方。

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他会计较？他一定是所得收入不多，他才会计较。一个律师，一个博士所得不多，你就知道他心术不正所遭的果报已经现前了，已经现前了。所以他会很怕恩人来要。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在思恩的时候，他可以忘记很多。他说他养的孤儿最多养到 13 个，长大就走了，长大就走了，都无所谓，他是天主教徒。我们佛教徒好像还没有看到，我们有很多菩萨，都是不领养孤儿的，即使领养也要看看，残废的不要，然后祈求菩萨说，这是个好儿子，不是坏儿子。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他们领养孤儿不是这样，他是把他看作一个生命，好好把他照顾好，让他成长，能飞了就走，不会计较他的回报。这一种站在圣人的立场做得到，但是站在凡人的立场，就是不善人的立场，他要忘记是忘不了的。我们在台北遇到一个周居士，他也是孤儿，他逃到这边也是人家捡来的，但他就一直感恩，所以，不管你感恩或者不感恩，那个影子一定一直存在着。对施恩的人可以忘记，他很容易放下，但是被施恩的人他放不下，这个就是老子讲的「虽智大迷」。

「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做老师的可以不计较，也不必把自己推崇的很高，他也不会这样做。他对于所教的、所度的千千万万的人，他没有特别的分别心，你们要走就走，你们参谁就参谁，不参谁可以出去参访，长大了各立门户去了，跟参访去了一样，他不会执着这些。但是众生的心里始终会有这个影子在，这个叫大迷。智者是不迷的，但是这些不善者他会迷，你要懂得这种情况，「是谓要妙」。

我们常讲，吃亏的人就是福，就是这里来的，你为什么能够吃亏？就表示你是善人，你有多余的，可以让人家骗你。要骗你的人他一定是缺的不得了，他要不缺而骗你的话，因果他自作自受，所以我们能够被人家骗的，能够吃亏的人，本来就是有福的人，所以，你不必去计较，把他放开。骗你的人，他没有办法，让他占便宜无所谓，不会因为我们吃亏了，我们就损失什么，当然是有损失，那个损失是你的能力所及。你假如被精光党骗了，怪你贪心，那是你心贪被骗了，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布施、给予那种吃亏都无所谓，你随他去，因为我们要付

出的时候一定是我们有能力，多余的给他，虽然我们能力不是很宽裕，至少我们还能够精打细算（台语），还能够度得过去这一关，这样就好了，所以不必在意这些。那么在人生、在社会、在整个自然的运作当中，这些情况你可看到，我们本具的德能他很清楚，整个运作的状况。外面反应的部分，那是属于外面的，外面一定有反应，我们不必在意。就像我们教学生，我们度人，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付出，心里不留痕迹，外面的情况对我们的反应如何，这些我们一概不管。我们想要帮他，人家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不要管他是不是狗，你只要是好人心就好了嘛，他要变成狗不当人，那是他的事，所以我们不管他对我们的反应如何，我们尽管如此做，这个就是如如不动，大智是智在这个地方。外面的情况产生的变化，那是迷的现象，我们不管，你自己能不能够洞彻清明，掌握住那个本体，不要迷了，这是最重要的，外面的情况他怎么反应，我们不管，这个叫作「是谓要妙」。我们看下一章。

这一章是承接前一章的，他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从文章上来念，应该是：「知其雄，守其雌，则为天下溪。既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应该是加几个转折字就比较清楚了。「知其白，守其黑，则为天下式。既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则为天下谷。既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这是文章写法的一种状况。他这里举这三个例子，三个理来说。

「知其雄」，「知」的部分都是正面的，「守」的部分都是负面的，他的文章方式。

「知其雄」，「雄」是超越，他的能力殊胜的部分，你自己要清清楚楚知道，我有这个能力。

「守其雌」，守住我能力不足的部分，常常去检讨他。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为天下溪」，「溪」是洼地，洼地是水所聚集的地方，天下溪就是天下最低的地方。大概是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他是天下最低的地方，天下之水都会汇聚到这个地方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常德不离」，「德」就不会消失，不会离开了，德不离以后，「复归于婴儿」。老子常举这几个问题，为天下母，天下一切万物皆从此中出，这就叫母。他讲「婴儿」，「婴儿」是纯，指纯的意思，纯纯的爱的那

个纯，纯洁的纯，婴儿是表示纯洁，他没有什么，肚子饿了就哭，就这样，没有为什么，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他高兴了就笑，手上的玩具被抢走了，他就哭，就这么简单，他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就那么的纯洁，不用心机，完全做自然的反应。你能够「知其雄，守其雌」，你就能够像婴儿一样的天真、纯洁、活泼，那么的自在。婴儿在哭，会不会想到这样哭很难过，他不会，而且是尽情的哭，他不会哭一半，留一半，他是尽情的，所以他很天真、很纯洁。

我们不是，我们要哭的时候，一定眼泪一直掉，然后一直抽泣（台语），你不敢再哭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意识形态压抑着。婴儿没有，他很纯真、很纯洁，这就是美。我们越长大越污染，为什么？你一哭，爸爸妈妈就说，不要哭，这多难看地，怎么样怎么样，哭不像小姐，不像姑娘，哪像先生，哪像君子。你为了要变成淑女，为了要变成绅士，所以要哭的时候，就眼泪往肚子吞，开始就扭曲了，一直改变。然后有种种的社会意识形态一直加给你，你自己的本来面目不见了，你变成另外一个模式出来了。那个模式是社会要的，你自己消失了，这个就是不自然，所以他用婴儿来比喻。他用的字有他的喻意，有他的法义存在。「知其雄，守其雌」，这一类是他的文法，他的语言模式。「知其雄」，就是知其强弱，我的优点，「守其雌」，就是守住我的缺点，雌是弱的部分，我要守得住，我常常检讨，常常改进。我知道我有优点，那个部分不去在意，在意的是我的缺点这一部分。

「知其白，守其黑」，也是一样，这都是同一个语言模式，我知道自己本身的智慧所在，「守其黑」就是守住我缺乏智慧的那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学经济的人，经济上面是专长，知道就好，但我对于科技、工程的可能就不知道，这一部分我就守住不谈，注意人家讲的。大学时候有个同学，高生，在我们中心大学他在经济系，住在台大电机系的宿舍里，人家一讲电机，他讲不过，就跟人家讲经济，人家只好听他讲。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只会经济，他就给我们讲电机，电机我们根本不懂。宿舍的电灯坏了，他说不要紧，我告诉你怎么弄怎么弄，我说你来弄，你不要讲，电是我被电死了，不是你，你来弄。他说我不懂我怕，我给讲没有问题，你动不会被电到。我说不会被电到，你来让他电电看。这个就是知其雄不守其雌，那个东西他懂不懂？他懂一点，他不懂也不会吹，他会吹就表示他懂一点，但是他不透彻，后来他就去做专门卖电机的，现在电子音响音影公司。

我们要懂得我们的专长、智慧在哪边，然后把我们的缺点，能力所不足的部分要

守住，经常地去充实。假如你在行为上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为天下式，式是模范的意思，可以为天下的模范。

既然为天下的模范，「常德不忒」，你这个模范，「常德」就不会有差错了，因为你经常守住黑的部分，你就经常在改进，那个白的部分会一直地增长，那就「复归于无极」，你就可以达到无极的境界，就是无限的境界，可以一直往前成长。第三个讲，「知其荣，守其辱」。有得意时候，有失意的时候，当我们得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失意也会来临。就像当选很高兴，你要知道也有落选的那一面，为什么会造成你当选，那个你可以不用担心，假如是怎么样你就会落选，你要注意这一点。所以当我们在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侮辱的这一部分可能会来临，我们要检讨，把可能招致侮辱的这一部分，要怎么样把他除掉。也就是说，荣辱之间，荣的条件我们已经具足了，那你就不要理他，他自然的会去增长。那么会招致你辱的条件是什么，你要一再去改进，你要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能「为天下谷」。「谷」也是洼地，山是高出来的地方，谷是低下去的地方，你就是天下最低的地方了。这个地方你能够守住，你能为天下谷的话，一切德行都会汇集到这个地方来。这个时候「常德乃足」，常德，这三个都叫常德，常就是自然的，永恒存在的叫常。德，就是性德，永恒存在的性德，能够不离、不差错、能够具足。常德既能具足，「复归于朴」，「朴」就是本来面目，也就是归于本体。

他用这三件事情反复地说明，我们应该心境处在什么状况之下，处事为人要怎么做，他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个我们都可以作个座右铭，不要说老子不究竟，不能这样讲。修行人也是这样修的，你看老子哪个地方不对？这个地方就很对。这是我们行法的根本，在行门修行上面你怎么修呢？你把优点不退的情况下守住以外，你还要经常检讨你缺点的部分，这不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嘛！完全常德不离，常德不忒，常德乃足，那不是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讲得很清楚了，「朴」就是本体的部分。

下面是讲：「朴散则为器」，「朴」就是真理，「散」不是没有了，「散」是指本体发挥作用，「散」现在的意思就是作用。「朴散」是本体依体起用的意思，当他依体起用的时候，则为「器」，具体的现象就产生了，你要怎么用，那个东西就出来了。所以不能说道家是很消极的，他是很积极的，因为他有根本嘛，跟华严一样，强调根本的存在，有了根本以后你才能发挥作用。

现在我们糟糕的就是没有根本，一直想要做，很多年轻的朋友，七凑八拼地就要

做事业了，你没有做事业的根本。你可能说，他家里可以登记成公司，我们到他家里去，房租就不用担心了，现在大家都有电话，你家的电话就公司付，然后我们来做什么做什么，就凑在一起了，吵起架来的时候都不理你了。为什么呢？第一个，共识没有，你只有事业的那个部分，那个不叫共识，那个叫形式。你经营事业的共识是共同的目标，这个才重要，但是这一点很难去具足，大家要知道，要建立共识没那么容易。

夫妻两个人来自不同的两个世界，天天在一起，要建立一个共识，一个家的共识，就有人吵了几十年也没建立。你现在虎龙豹彪，来自四面八方，你看看，还是为了利益来的。要建立一个家的共识是建立一个和谐的窝，你一个公司是为了利益来的，每人对那个利益的定义是不同的。你说我们赚钱了，大家照比例分，这个很简单，你赚一百万一千万照比例分没有问题。今年结束下来总共赚一千块，怎么照比例分？一千块怎么分？赚十万块五个人怎么分？薪水不要发了？年终奖金都不要了？结束的时候，今年统计出来说，赚了一百万，那五个人分二十万，大概没有问题，但是只有十万块的话，我看不行，你会说我付出最多，那时候问题就出来了。所以，这种共识没有的话不行，没有办法，我们一定要懂得那个本体是什么？一个家都那么难建立共识，更何况一个公司，这个都是你没有根本。所以本体一定要建立，建立本体以后，你处事才有办法。所以你注意看看，五个人一起做公司，五年以后，大概只有一个不肯死的，还继续坚持开公司，其他四个都不知道溜到哪里去了，关键就在这里，你没有本体，我们处事也是一样。这是真正的积极，绝对不消极，所以一般人不要輕易地尝试说，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先知道，我有没有那个根本，有那个根本以后再讲。

事实上，这个社会自己能够负责独当一面的人真的不多，什么人可以独当一面呢？告诉各位，有本体的人才能独当一面。没有本体的人不能独当一面，你的本体是什么，你自己慢慢去思考。一个社会里面，能够独当一面的人，不会越过万分之一，你可以放心，不会越过万分之一，你不要以为开一个店面就叫独当一面。开一个店面做生意，我告诉你，比去当人家伙计痛苦，你知道吗？你以为卖牛肉面很好赚，你去试试看，要等着一个人来，你只好坐在那里今天报纸看三遍，你还得再看下去，你不能走呵，他不会跟你预约什么时候来吃牛肉面，很少的啦。他要来就来了，你也不能走，只好耗下去，连要上个厕所都麻烦，怎么办呢？不要以为那个容易，都不容易。

我们现在看，一个大原则的方向。本体起作用以后，就有具体的情况出现了，这些现象包括事、物、人群的运作等等，都是。这个运作一产生以后，「圣人用之」，圣人要用呵，要加以运用，这个「用」就是运用，「则为官长」，「官长」的意思就是因事来制官，就是安设官位，有这些事情，有这些物，有这些人群，所以要设官分治，是加以运用的。从这个立场来看，你就可以看到，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是为众人服务的事，政治就是这样来的。因为依体起用，他这个讲的都是国王的意思，老子把国王列为域中有四大，王一大，所以他举例子都讲到王的这个部分。

王的运用是因为他有本体才能起作用，一个国家之所以存在，那就是本体，他有国土，他有人民，主权是人加上去的，国王就是主权的代表。他怎么运用这些领土，运用这些人民，去管制他，去服务他，他是因为从这个地方出来的时候，你才去运用的，这个运用是基于前面的那些原则。前面五个，「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也包括这个地方，他要能够：「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他依于前面的这些前提来运用的，所以这个运用不是权谋技巧的问题。前面我们讲过，不用这些权谋技巧，而且是完全依循于自然大道。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得失心，因为是服务嘛，哪有得失心？你假如是为了自己的利害，系念权位，或者想要贪污享受，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前面他一再慨叹，为人君者应该要能够「燕处超然」，「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一个国王应该身重天下，要重、要静，而不应该轻，不应该躁，他讲这个部分，以这样的情况来当王，天下才是真正的太平。

所以你相对之下来看，孔子所讲那一种「礼运大同篇」里面是小康，他说他不敢寄望于太平，所以他讲小康，「外户而不闭」，「货恶其弃于地也」，这个是小康。真正要太平，就像老子所讲的这个部分才有办法。所以他说，「则为官长」，圣人用之，他就按照功能起作用，按照功能制定官位，来执行，来服务。

他后面讲这一句话，「故大制不割」，「大制」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大格局，全方位，这样的官位分工就不会把整个本体割裂，他不会有界限，不会有疆域的那种情况。「不割」就是界限，不划分界限，他在这里面也不必划分人我，也不必有对立的

情况产生，因为他真正的问题是在服务，服务于群众，服务于大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设那些界限干什么呢？所以，一个国王上来，国王要不要超越谁，他都不讲这些，因为一定要传给谁就割了，对立了，他只要把这个法一定传给有德的人嘛，传给「常德不离」的人，「常德乃足」的人，那就对了。像我们现在君权时代，君权政治，暴力政治，黑道政治，通通介入了，德呢？你应该是常德政治才对，是道德的，这个道德不是我们社会道德的道德，是大道之德，自然大道之德。你具有那种情况来运作的话，我们就很自然了，很自在了，那时候你就可以很高兴地赞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利于我有何哉，我们生活就是自在的，而地利本来对我们就是服务的嘛，不要干扰我们。现在我们看到没有，地利对我们干扰太大了，缴税叫作义务，当兵也叫作义务，受教育也叫作义务，叫我们去接受污染也叫作义务，受教育是不是污染？什么都义务，弄到最后，每天看那个捷运在高架上跑来跑就是不能上车，这个也叫义务。这个地利对我们的干扰就很大了，人走个路，这里能进去不能进去，通通受到限制了。当然现在的环境是这样，不这样话就整个瘫痪了，为什么要这要瘫痪？就是我们一再地用心机！算一算，中国人比欧洲人是来的幸福，你知道吗？你从宏观的立场来看，当年马可波罗到中国的时候是元朝，到元朝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已经有四千年了，那个时候中国的都市已经形成了。他写的一本书叫百万，后来我们叫《马可波罗东游记》，其实那本书的意思就是百万。回到意大利以后，他跟人家讲，东方遍地是黄金，不知道是看到稻子成熟还是麦成熟，我不知道，他说遍地是黄金。一个城市里面有百万人，他在中国走了一下，他把当时北京、长安，尤其是杭州、扬州、苏州、南京这些城市都是百万的人口，他回去一讲，教宗就说，你这个人神经病，就把他抓起来关了。

那时候在欧洲，一个城市才不过是几千人、上万人而已，即使是梵蒂冈，周围的大城市罗马，也不过五万人而已，你跟他说百万人，他说你是神经病，就把他关起来了。在关的时候，他就讲了，把他的所见所闻讲给隔壁也是被关的人听，那个人就记录了下来，就叫《百万》，原来可能叫《东游记》，后来那本书就叫百万，流传了出来，现在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你就可以知道，在元朝的时代，欧洲最多才不过是五万人的都市而已，一般都是一万人以下的都市，他都是城邦，他是黑暗社会、黑暗时期，那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发展到百万了。好了，现在才几百年，还不到一千年，现在西方、欧洲、美国，上千万的、上几百万的都市很多了，他

在这很短的时间内压缩下来的情况，跟我们能比吗？我们本来就是人口这么多，这样钻的。我们那时候没有抽水马桶，你不知道，当时一百万人口的都市里面，他们上厕所的那一堆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而中国人长期下来能适应。假如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住的那几十层楼，假如没有抽水马桶的话，你可想象得到，会变成什么样子？可见，在整个大自然的发展环境之中，中国人从这一方面来讲，比外国人来得幸福多，这是从宏观的立场来看。

当然，近代以来，中国人口极速膨胀的这种情况那是把我们拖垮了，乾隆皇帝的时候是四万万五千万，经过几个战争，到民国初年，还是四万万五千万。我们孙中山先生没有慧眼，他不知道八十年后的中国人竟然会是十二亿，所以那时候他鼓励拼命地生生。现在大陆把十二亿人口纪念日定在哪一天？（1995年2月15日）听说那一天人口最少有十二亿。几十年人口增加几倍，这种压力是相当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所定出来的制度，要领导众生的话，那就不是他所讲的了。但是，这里面已经造成一种共业，这种共业不是这几十年发展出来的，是这几千年发展出来的，两千年来，中国人自己发展出来的。人口这么多，这几次战争当中，带有多少意识型态在里面运作，完全没有照老子的这种观念在执行的。有一次，我在贵州跟一个学者，这个人标准的中国的士大夫，学养非常好，我们谈到这一个问题说，是不是假如中国不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而真正以道家思想为主流的话，中国文化跟中国民族性的发展跟演变会变成什么样了？他在这个地方发表的真好，我们每一家每一家带进去。假如以墨家的思想为主流，不以儒家的思想为主流，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缺点？我想这个时候，掌握太空趋势的，中国人大概两千年前就掌握住了。当时鲁班发明小飞机，能够在天空中飞行七日，他在天空就一直飞，飞七天还不降下来。儒家的评语说，与其发明那种飞机，不如发明水车，你会完蛋（台语），墨子批评，你发明那个，不如发明水车，发明水车还可以给众生用，你发明那个东西，不过雕虫小技。他那个飞机是个大蜻蜓，上面还有一个虫坐在上面，他已经有构想了，那时候假如以他为中国文化主流的话，我想不要两百年中国人就可以坐上飞机了。我们宋朝的时候已经发明火箭了，发明家就坐在火箭上面，一点燃冲出去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大概到外太空去了，被外太空的人叫进去了，冲出去就没有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他有没有没穿太空衣。

中国人的科技假如是从鲁班这一脉下来的话，发展是怎么样？从杂家、从小说家，

从这一方面来发展，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意识型态受到他的主流思想影响。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照老子讲的，所以我们是小字大哥，叫大哥大，意思是大字不割，我们小字，又是大哥，分裂的一塌糊涂。所以这个时代你看看，一再地分裂，然后一再地斗争，因为你分裂了嘛，界限划得很清楚。一个为了扛大佛，三大党三大派，和成一团，我们看不出实际的状况。

这个就是说，在一个执行者来讲的话，我们不谈国王的部分，谈我们自己的部分。你身为一个国王，你自己管理你自己，你能做主吗？身、心、性命，这是为君为重，你能不能掌握住？能够掌握住，能够按照这个来。我们不期望于国家怎么做，那是共业的问题，但是你自己的别业，我们自己修行可以做到。按照这个标准，老子讲的话，我告诉各位，非常平易好行，比释迦牟尼佛的标准更好做，这是中国人的想法，中国人的做法。释迦牟尼佛的那一部分也可以做，但他有一个苦行带在那边，你大概也就很难，而且他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他可不可以做，可以做，但是你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他有出家制度，老子没有出家制度，道教里面是有出家制度，老子是没有出家制度。听说他老的时候，在那个什么山，跟一个姑娘在跳舞。我查了很多典籍，好像没有这个记录，西洋人不知从哪里翻出来的。他说老子很可爱，他会跟姑娘跳舞。假如释迦牟尼佛看到，不知会怎么想。大概有那个典籍，被我们的那个谁把他删掉也说不定，不然西洋人怎么会有，我们自己怎么没有。大概还没有查到，中国的书太多了，四库全书，还有四库外的书还多，像太天广记，还有阅微草堂笔记里面，慢慢去找，看能不能找得到这些东西。

今天就讲到这里，这个理跟行法配合得很好，我们自己能不能掌握得住，要看各位了。

## 老子 第二十一集

我们先念一段，大家对对地方：「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觑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这一章可以说是老子很典型的语言模式，这里主要是讲行为，行为的两种模式，应该要怎么取舍，前面是总说，后面是举例。

他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这个气势上来讲，是相当的大，我们要能够感受到。

「取天下而为之」，是指我们怎么样相应于天地之道。但是，人在天地间，有时候有其不得已，这个时候怎么办？这是文章的主要地方，后面连续反复地来解释这个部分。

他说，天下当中，这个道理，前面我们讲过了，他承袭前面所讲的道跟理来说明。我们可以跟天地合一，可以得被天地，但是你要知道，如何去相合？假如不能相合的话，那一定有发生不得已的情况。他这里讲，发生不得已的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任其无为，而不要有为。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会发现，我要无为根本就不可能，那时候要怎么办？你必须要有有所作为，而这个有所作为的分寸要到什么地方？他先讲这个部分。

他说，「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天下神器，「神」是一个无形无状的，我们应该可以常常用。人都有神性，我们也可以见到神，神是无形无状。所谓见到神是感受到本体的作用，这叫见到神，他既然无形无状，你怎么见？所以说，见到神是感受到的意思。「天下神器」，神是无形状的，器是有形有状的，由无形无状转变成有形有状，这个中国人讲的很清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这个地方都是讲由形到器的状况。由无形而转变成有形的时候，这个部分我们不必强为划分说，一定如何，一定如何，知道他是一种转变的过程就好。

假如我们要在这边去求证，如何从「神」转变成「器」的话，你一定会变成推理。变成推理的话，你对实相，对真理的本来面目，你就没有办法很明确的了知了，所以这个时候也牵扯到我们佛家所讲的般若智慧。由神转变到器，这是一种依体起用的意思。依体起用，器你看得到，神你看不到，你看得到的相，你要怎么样返元？要再返元回去，这时候只有用般若智慧，用直接的观照，你才有办法进入本体里面。假如我们还是用推理的话，相就会弄得支离破碎。因为我们用直接观照的方法，所以透过相的全然存在，这个事相，这个尘境，这个器，可以让我们去感受到天地彼此合一，我全生命也跟这个器相合一的那种境界，这个时候才能够说，你透过「器」感受到「神」的存在，你就可以见到「神」了。

「天下神器不可为」，他说不可为，就是要无为。可是，我们都会为，你一做就违背了，违背的话，就败之，最终会失败。执着，你会消失，你会失去他，或许我们会得到，因为你执着，你会丧失他。

这里面的关键主要是告诉我们，虽然他不用佛家的术语讲，他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天下之达道，就是无常。无常的东西你硬是要把他弄出来，可以，但是等弄到的时候，你可能其他的部分会失败。即使有福报能够现前，你还要执着变成恒久的，那你就消失，因为他必然会消失的，他无常嘛。所以我们有很多地方，没有经验的东西，你更可以无常观来带他。可是在失败的时候，我们会很懊恼，很伤心，这个时候你马上起无常观，失败的这个相也是无常的，你不必执着他嘛，执着他干嘛，他既然是无常，他就会消失。你在顺境的时候你会得到，得到没有错，你再注意看，他也是无常。你要执着他，他也会消失呵，你有所作为，你所追求的好像能够得到，但是，是非常短暂的。可是你要知道，你付出去的是你的生命，你得到的是外面假相的部分，所以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这个地方主要是告诉我们，「天下神器」是讲长官，天下就是国家，国家是一个很抽象的。我们现在这样定义，国家有三要素，就是领土、人民、主权，哪一天哪个思想家说，国家的三要素不是这三个，可以不可以？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就是意志，或者意识形态，现在有人就在主张意识形态了。国家就是外汇存底，可以吧，国家的要素呵，他可以这样去讲，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列进去。所以现在甚至有人说，望澎湖就干脆独立好了，就是澎湖国嘛，台湾既然要独立，澎湖也独立。你就可以知道，那种意识形态所执着的都已经变成有形了，国家本来是无形的，把他变成有形的就是所谓「天下神器」，就是指这些官员、宰官、王侯，这个叫天下神器。

那么这些官员应该要「无为」才对，他要有所作为的话，一定会失败，你要执着的话，国家一定会覆亡，这是他讲的意思。

为什么说国家不能够有所作为？他在这个地方是讲行为的部分，因为人的意识会执着于顺境，你有所作为，你一定会成功，因为东西就是摆在那个地方。我们从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确实看到这种情况。在古代，天气没有现在这样四季那么分明的时候，热的永远是热的，我们看看南方的国家，中南亚那些地方，他们的人是很懒散的，因为他要吃什么，随时都有，植物、动物，他不敢去抓老虎吃，可是抓河里的鱼很多。这里面就发生一个问题，当你要拿来吃就没事了，你就不会想要生产，也不会想要储蓄。可是人越来越多以后，两个人要去抢一条鱼的时候，问题就来了，然后变成说，不然你先抢，然后再轮到。可是人更多的时候，他先抢，他抢走了我去就没了，这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偷吗？还是要储蓄？很

自然的，当我能够拿到的时候，我就储蓄起来，要怎么储蓄？那就有为了。这个时候，你会发觉，我用手抓，或者用钩的，用网的，或者用什么方法，你有所作为就会一直发展，因为你储蓄的越多就表示你的能力越大，这个时候人性就开始改变了。不但是人类的经济史，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得到，佛经里面也这样记载。当年光音天的人，福报享尽，要开始轮回的时候，他们从光音天那遥远的地方，来到了地球这个地方。看到地球很美丽，地球上面有一个东西叫地味，他吸食地味以后就很高兴，就留下来。光音天是色界天，没有欲望的，没有男女之别，当他一吸食地味以后，身体变得很笨重，就再也飞不起来了。因为地味到了某一个时间就消失了，后来就长出地皮，地皮消失了，产生地肤，地肤消失以后，产生类似稻、五谷的东西，但这个东西白天生了，晚上就消失，人就开始紧张了，晚上没有怎么办？所以他就开始储蓄了。因为储蓄就会累积，因为累积就会有多少的区别出来，分别心就从这里产生。

虽然他讲的是一种外在的事相，其实是讲我们内心的境界变化，这个变化产生以后，你就会寻着这个思维模式一直下去，那就没完没了了。所以，一个国家的官员，设官分制以后，当他有所作为、有所成就以后，很自然的，用俗话讲，他会饶益很多众生，造福很多众生，会得到人家的拥戴。因为得到人家拥戴，他的权力跟地位就会越来越巩固。在古代，官位没有大小，中国人一直到周朝的时候，我们看《封神榜》你可以发现，周公分封诸神，他到最后没有，他当土地公，他是权位功绩最大的人，他当土地公都可以，现在我们觉得土地公是最卑微的一个神位，但是在当时他们没有位子大小的情况。但是因为你有了这一种贡献以后，那种权位就开始集中，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竞争就开始了，为了想要拥有这种名利跟成功的经验，竞争就产生了。所以，虽然有为，好像有德，但是心性已经崩溃了。所以「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告诉我们，一个人主、一个人臣应该要懂得如何领导天下。

我们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在古代讲的是人王，人中之王，或者是国家的大臣，以现在来讲，除了这些官员以外，恐怕思想界的知识分子，也应该要算进去。现在我们整个思想界，他的思维引导我们、操纵我们最大，因为他们在领导流行，包括社会各行各业的翹楚，他们在领导流行的时候，常常会把群众带上那种恶性循环的局面里面去。这样的话，整个社会就走向另外一个目标了，而不是走上大道之路。这是一个从理上跟事上并举的情况。现在我们再看下面，下面是讲行为

的部分，他讲两个行为模式。总说讲完了，现在举例。

「故物」，物，中国人讲物是很广的，包括东西、事件、人，都一样。

「或行或随」，他是都用或。「或颯或吹」，这个颯，是响，还是歔，我这个本子是响。响类似吹的意思，就是取暖，吹是冷，歔是暖的意思。

「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是以圣人」以下，是讲对治的方法，前面是讲行为的模式，一个错误的行为模式是什么样子？他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行为假如过分、过度的话，那么行是走在前面，随是走在后面。因为我们的思维模式都是直线式的，你认为我尽快往前走就对了，但是你稍微想一下，我们不是走在马路上，我们是走在操场上时候，你把直线式思维模式改为圆形的思维模式，你是走在前面还是走在后面？你说我比他跑得快，快 50 公尺，大概是在他前面没错，但是，你比他跑得快 350 公尺的时候，恐怕你是落后他 50 公尺，有没有？他讲的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快到某种程度，也就是你的行为过度了，过甚了，最后他讲去甚，过度以后，你就会变到后面去了。你要取暖，太热以后就变冷了，就是物极必反的意思。

「或强或羸」，身体很好这没有错，因为战士的身体好，那就操劳过度，这个时候就必伤。身体很壮，因为靠着壮你就过度使用，那就一定伤害。

「或载或隳」，也是一样，正面的会变成负面的，过度以后都不好。恰到好处很难讲，你说的恰到好处，他说的可能就过度了，他说的恰到好处，你可能说他太消极了，那都是因人而异，个人去处理，但是，只要你开始产生负作用就不对了。他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行为不能过度，行为为什么会过度？是受到你思维的影响，因为你的思维认为这样没错，你就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去做，那就一定出问题。我们看很多人，运动家、运动选手，他们都死的很快，很奇怪，身体好健康好壮，从来不生病，一个感冒他就可以买棺材了，为什么会这种状况呢？他是一直觉得他很壮，他一再地训练，他身体很壮。所以，你看那些运动家，他两个东西逃不掉，一个酒一个色，那就过度使用了，这个就「或强或羸」了，你太过度了。所以，身体健康是需要没有错，「吾见其不得已」嘛，那是需要运动。但是，你不要运动到把身体弄的精力充沛没地方发泄，那就麻烦了，一定要调整到一个适当的程度，这个部分就很难讲了，很难讲什么叫适当，当然标准是说要有一个适当，但是这个适当要个人去拿捏。

老子讲大原则，他不讲这种技术性的。他后面讲的是对治的方法，我们要培养起

来没有错，不得已要做，但是做一定要注意，他的适度是怎么样，「是以圣人去甚」，不过度。「去奢」，不要奢侈，这个也是过度的意思。「去泰」，泰是满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告诉各位，我们要刚刚好，什么叫刚刚好？真的刚刚好，不是15号，15号是泰，你应该要13号，或者14号，13、14是明天会更好，你会保持明天会更好。假如今天15号，明天就16号，有缺了，月亮不是有缺吗？你保持在月亮13、14号的那种程度，那个才叫适度。不是到达15、16号，15、16号就不适度了，那已经是甚、奢、泰了。到了15、16号以后，再来一定月缺嘛。你要12、13、14大概就可以了，那时候已经够亮了。去甚、去奢、去泰是指这种情况，我们不要太过满，骄、满、溢会满出来，骄满对一个人的行为来讲，那是严重的伤害。

我们常跟各位提到这个问题，一个能干的人，他就容易趋向于甚、奢、泰。因为他能干，他能做，他一定要想让他生命、他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你看现在社会上的那种训练，是不是这样？让你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充分发挥出来那就是甚、奢、泰，社会的那种错误的行为模式就是走那条路。不信你看看，现在有很多企管公司，在训练那些企业家，当你给他讲这样不对，老子不是这样说，他会怎么说？你还是去修行好了（台语），你没有办法当经理，他是走上那一条路。当现在我们整个社会都走上那条路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国家的社会的乱象就隐隐欲动了，因为那种败势就要现前了，因为都骄、满、溢了嘛，都满溢出来了。现在这个时候共业如此，我们只有修别业了，不跟他们一样了，你要能够守得住，所以老子讲都要能守，能够守。

你在实际工作上，假如是官员也是一样，你总不能够说我不做。我们现在外汇存底已经超过1000亿了，听说是952，我们还有黄金准备有五十几，加起来就1000多了，那世界第一了，世界第一就很高兴了。我记得六十二、三年的时候，我们刚大学毕业那几年，开始有入钞转为出钞嘛。那时候，台湾人的心态就是不一样，我们就要进入开发国家之林，大家很高兴。接着，人家又建议、强迫我们要把关税障碍除掉，种种压力就到了。那时候就有人提出来，新加坡比我们进步，他们从来不谈要进入已开发国家之林，他们始终说，我们是正在开发中的国家。这里面就是两个不同地区的族群，他们的心态不同，是没有错。好像我们这边比较积极，进步得很快，这二十几年来，我们已经改头换面了，但是后面所带来的这个部分，那个「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的现象逐渐露出来。因为这种东西的出现不

是一天二天马上就可以看得到，他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国家、社会如此，我们个人的生活也一样，在我们的基本的心性上面要维持在大概 12 到 14，不要超过 14，12、13 是最好的。前面还有一段路，因为还有别人的光芒会盖过你，这样就好，你不要你的光芒硬是在盖过人家，你还有你的生命能量，那时候你才能依循于大道。这个时候你才不会因「行」而变成「随」，因「颯」而变成「吹」，因「强」而变成「羸」，因「载」而变成「隳」，稍微去体会一下，行为上面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一章主要谈的是这个部分，行为上面我们应该如何注意。

第三十章主要是讲理，上一章是讲行为模式，这里是讲思维模式，思维模式他提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这里是讲「以道佐人主」，「佐人主」就是从主次来讲，就是人臣，就是宰官大臣，要以道来辅佐来你的君王，你要注意，不要「以兵强天下」，不要用兵强天下。孟子也是这样讲，威天下不以兵戈，威震天下不要以兵戈，应以道德，要以仁义，他是指这个部分。

「其事好还」，以兵强以后，兵强以后很必然就要打仗，不打仗怎么知道兵强不强？所以养兵很麻烦，养了一群兵不打仗，兵要做什么？我们没带过兵不知道，军人没有办法一直待在营区里面，他会出去外面到处跑（台语），一再地演习，他才有事，他才会关在那个营区里面。韩信就很聪明，知道以前没有什么训练，看你们这一群人这样没有事，他就发明了四色牌，将士帅那一种，让他们去赌博，十几个人围一堆，他去阅兵的时候，就看见十几人围一堆在那里打牌。你假如不让他 inside 赌博，他会跑出去，跑出去就会伤害老百姓，因为他有武器，你不让他出去就要把他关在军营里面，关在军营里面没事做不行呵。这是第一个，养兵伤脑筋的地方。第二个，养了兵以后不是只有兵，兵上面有将帅。这将帅就很麻烦，将帅是不是都很乖，一定听国王的话？好像不全部如此。他有了兵以后他有权，他有了力量，当他不听你的话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变成内乱。所以，拥兵自重是历来国王、皇帝最头痛的事。他不得不把军权散发出去，不散发出去没有办法戍守在外面，当他戍守在外面，他治军有道以后，他会一直强盛起来。他会在边疆的地方跟外民族相结合，结果他的领地比皇帝的领地还大，这个时候就

很伤脑筋。

所以，养兵以后，不管是内忧，或者是内乱都是严重的事，所以他说，「不以兵强天下」，你养了兵，杀别人是杀，不杀别人，自己里面会忧患。所以我们常常勉励，若是家有子女，鼓励他不做两件事情：一个不要去学习政治法律，一个不要去从军。你当兵，没有权不行，你不依附在别人的门下也不行，为了讨口饭吃，何必如此呢？这是很麻烦的事。政治法律都在斗争，更伤脑筋，这个部分是需要自己去考虑的。假如你是爱权，爱那个权力，那就没有办法。

他说你兵强以后，他不管到哪里，把事情办好了，不管是内乱平复了，外患消除了，他把这些事情弄完以后回来，回来就麻烦了。当然这是讲优秀的部队，打败仗你更糟糕了，现在是讲打胜仗的时候。完成任务回来，这些将官也好，这些士兵也好，他会很骄傲，他所过之处，一定会蹂躏老百姓。

所以「师之所处」，就是军队所处的地方，「荆棘生焉」，「师之所处」就是营区范围附近，军事区那边都受到限制，无法发展的，没有办法说在营区，营区在地上，旁边都是高楼大厦发展起来，这不可能，所以营区附近一定无法发展。台北杭州南路，当时是陆军总部、联勤总部，还有宪兵总司令部，都在那个地方，现在空军总部设在那里，这个也很麻烦，那个地方就发展不起来，就那一块地发展不起来，你把他移开嘛。军事区的地方，「荆棘生焉」，「师之所处」，军队所在的地方就是没有办法发展，因为自己的安全要紧，他怎么会管到老百姓。

下面讲「大军之后」，就是用兵之后，「必有凶年」。用兵一定有杀伤，杀人多，部队出去不杀人要做什么？这麻烦了，一有杀就有人死难，一有死难，天地不祯祥，不但天地不祯祥，我们看到一个战争下来，多少家庭破碎，不只人死就算了，整个社会的伦理架构整个都改变。我们现在可以亲身感觉到的，从大陆撤退来到这边的这一群老兵，你看看那是不是一种悲剧？现在好了，开放了，第一个考虑，他那边有老婆，这边也有老婆，要怎么办？这叫作法外案，虽然一夫一妻，不过这种一夫两妻的准许，不算违法。那几十年有多少人独守空闺，有多少人望断天涯，不能过他正常的生活。所以，「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凶年的时候，大家会祈福，那个时候过了以后，已经改朝换代了，才会有太平。要不然在正常一个国度，一个天下用兵之后，国家一定有凶年，至少他的经济运作没有办法恢复正常，天地不祯祥，人民不和乐。

下面又讲「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善者」就是事情过后，我们讲，过了就

算了，「果而已」的意思就是过了就算了。会用兵的，不得已要用兵的人，会用兵的人，就是过了就算了。可是一般人不是，像这一次美国，中东战争胜利以后，那万人空巷的欢呼，马上就已经出现了，指挥官要不要出来竞选总统呢？那就是对于他的胜利，他不是过了就算，还有表扬，还有邀功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一定会出问题。你是鼓励杀人，就变成这种情况。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假如说你要辅导国君治国，不得已而要有兵的话，用兵你要会用，达到目的就算了，这个时候不要特别强调，部队赶快要收一收，最好打完仗以后部队就解散，养兵不要作为一种长期的设备，临时动员用完就算了。这样的话，会用兵的人就叫作善者，也就是说，一个已到「佐人主」的人，应该在用兵的时候是用这种方法，而不是养有很多的军队，那都是不祥之兆。

他「不敢以取强」，不用兵来炫耀他的实力，不用兵来表达他的能力，要注意这一点。我们为什么说这是一种思维模式呢？因为在部队来讲，第一个，用国王来讲，域中有四大，这是老子常举例的地方，在思维模式上来讲，这是最明显的标的。当你用国王或者宰官大臣，或者用兵的这种形态来讲，他是指我们的一种思维模式。一般人用这种推理的方法，去表达他的能力跟成就，这是一般的思维方式，很具体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对立很明显。

老子真正的用意是要我们把那个对立给泯除掉。所以他讲，「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就是要泯除那种对立，那一种能力的表现，那种思维推理的对立性。他要表达的是这个部分，因为世间法中，很容易掉入错误的漩涡，你会一再错误地去推理，你会觉得目的达到了，所以再来一次，然后又达到目的了，再来一次。当你一再地这样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慳吝、巧诈、竞争、讹诈这种情况就一再的发生了。当这种情况出来，而又被认为是正常的时候，人人都无法安宁生活。

现在就发现种情况，人与人之间非常的冷漠，非常淡薄，不太愿意很开诚布公地跟别人来交谈。都很容易用交际应酬式的，表面上谈一谈就好了，所以，平常没有事情，朋友之间很少来往，也不愿意来往，因为来往也没意思。大家都知道，讲的都不是重要的事，都是可以不要讲的应酬话，你自然就不来往了。像古人这样子，三年前约会，三年后清明见面，真的三年后老远的地方，走了好几个月才走到你家来，你看看，会不会很珍惜？那一住不会说讲了两个钟头他又走好几个月回去了，那一住最少住个半年，讲个够嘛，甚至于说不定就移民过来也不一定，

为什么呢？他们重视那个真情。现在不是了，现在都是表面的寒嘘问暖，那就结束了，内心里头的那个天地，对方不知道，你也没有办法去探索，你也没有办法去表达，问题就产生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这个地方主要是泯除我们的那种对立性，他当然没有我们讲的这种字眼，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下面是讲思维模式的例子，他先举相来讲。

「果而勿矜」，事情结束就好了，事情完毕就算了，事了就算了，所以也不必矜持，不必表达你很厉害。

「果而勿伐」，你不要自己夸大。

「果而勿骄」，你也不要骄傲，事情做完了就好了。

「果而不得已」，「已」是止的意思，停止的止，事情做好了就停了，就算了。

「果而勿强」，你不要特别地去强化他。

结论说，「物壮则老」，你一直拖到顶点，你到了高峰一定会下来，不要到高峰，还是我们讲的十二三四号最好，不要到十五六号去，过来的话月就有缺了，物壮则老嘛。

这个地方虽然是这样讲，他告诉我们，不要再去产生恶性循环。有那个现象出来，我们从现象界马上融入就好了，不要从现象界再去扩张。你假如「果而自矜，果而自伐，果而自骄，果而得已，果而自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种现象，你变成你所取的相，你会一再去推理跟分析，然后达到另外一个阶层，另外一个层次的成就。这样子就是我们讲的识性的运作，当这个识性运作的时候，在社会事情上面来讲，他会有成就的，成就的概率也是相当高。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成就对一个人的生命品质来讲，只有伤害。或许你会感觉到那种高处不胜寒的那种情况，你一直爬爬爬，爬到那个地方，你有很多话没有办法跟人家讲，为什么？因为那个境界你到了，你要自己负责，谁替你负责呢？即使人家给你建议的时候，结果还是你负责，不是给你建议的人负责。

所以说，这是一种推理的模式，推理的这种思维模式是错误的。我们要求的是一种直接的观照，对于这种现象就停在这个地方，不要再过去了，事相现前了，处理了，就好了。比如说我们看花，花，是不是就这样，没有了。你看到花你有种种的联想，种种的联想就在这里，不善者果而不得已，善者果而已，看到花就到花结束了，不再作其他的推理。我们就是因为常作推理，所以见到一个境界会衍伸出无边的境界来，那就是烦恼所在。

最后这一句是总说，也可以说是结论，他是说理的部分。所以说，「不道」，假如说你照着这样一直做下去，就不合乎道理，不合乎天理，不合乎真理。不合乎真理的话，「早已」，这真的是中国古文字。这个「已」，在这里是要叫「早绝」，绝对的绝。要是越不合乎道的话，那你就越早灭亡，越早断绝了，你的生命就容易枯竭。不道，早绝。如何去配合，从真理上我们来运用。老子把真理跟我们提出来，让我们能够去适应、去力行，然后他举了很多例子，事相上的处理方法。基本上我们很不好适应，因为我们用的是一种思维模式跟行为模式，那么他告诉我们的是另外一种思维模式跟行为模式，很麻烦，我们举个例子做个总结。

有人常常这样问：「你是怎么出家的？」我就说：「我是怎么怎么出家的。」

他说：「可是...。」他总有他的「可是」的地方。我就反过来问：「你也应该可以出家了。」

他说：「那不行，我还有一点点牵挂。」我说：「一点点牵挂剪断就好了，就没有牵挂了。」

他说：「不是。」我说：「那就是两点点，不是一点点。」

他为什么那一点点牵挂使他放不下呢？他就是站在他的思维模式，站在他的立场。我们说，你要换个立场来想，站在我的立场来想，你也会出家。现在你就坚持站在你的立场，你不会出家，再怎么讲都不会，你再怎么问，佛法多殊胜，想一想，我还是没有时间做功课。你一定是这个结果，因为你用的是你那个立场，你那种思维模式，你那种行为模式。所以要改过来，你始终会像那个风吹书一样，吹了一半，好像要翻过去了，咚，又躺下去了，然后又吹吹吹，又吹一半，好像要翻过去了，咚，又躺下去了，始终翻不过去。你也知道翻过去很好，可是你翻不过去。但是，你要站在另外一个立场就不一样了，很快就会翻过去了。这个不是说骗你的，而是你对于实相，你的认知不够，你还执着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学佛，想要成道、悟道也在这里，你一直用旧有的、识性的、三界轮回的那个立场来作思维的话，你怎么出离三界呢？你要能够转过来，用出离三界的那个立场来作思考，你要出离三界就很快了。

一个当伙计的人，我们讲说，始终站在伙计的立场来看，你永远是伙计，你永远没有办法当老板，因为你从来没想过老板怎么当？所以，那种始终站在伙计的立场想事情的人，当他反过来当老板的时候，他会不会站在伙计的立场去想？应该来讲，他很会想伙计的事，可是不会。他当老板的时候，他还是用他自己想的老

板去当，因为什么，他的执着。他不是伙计那个立场问题，他只是站在他的立场，他不是站在伙计的立场，这就是一个问题。

一个小孩子，他对父母亲的抗性很强，当他长大以后，当了父母以后，他会不会体谅他的子女呢？告诉你，不会的。他还是认为，这个子女应该照我的意见去做，他不是说小时候执着他当子女的立场，那么他当人家父母，就会站在子女的立场，他不会这样想的。关键就在于他的执着性，他是站在他的立场，他不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他假如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站在父母的立场来想，他现在当人家的父母，就会站在小孩子的立场去想，你去留意这一点。

这不是教材的问题，是方法的问题，我们学一个东西之所以学不成，你要懂得很简单的道理嘛，你始终站在你的立场，你没有站在教者的立场，你站在我学者立场，你要站在教者的立场怎么教，你就会去钻，会去用心，善用其心。你站在学的立场来讲，你一定会说，你应该怎么教我。一个老师面对一群学生，他没有办法，因为每一个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那问题太多了。所以，学要我们自己善用其心，换句话说，很简单的一个关键，你不要老是在「关」的地方，你换个立场，移到「开」的地方，那就很快亮了。你要是一直开关把他关着，你怎么用功都是关的，你要把开关开到开的地方，自然他就会开了，该亮的就会亮，该通电的就会通电，因为你的立场不变，坚持是那种状况，那就永远没有成就，关键在这里。有个同修，从中坜出来，叫他到桃园去买个东西，结果呢，开到壶口去了，然后从桃园回来，他又开到松江路来了。回去我说，你怎么这样开呢？他说你又没有教我。我要怎么教你？向南向北跟你讲就好了，桃园在中坜的北方，中坜在桃园的南方，应该就已经教了。那你应该从中坜上高速公路要向北走，你怎么向南走了？你说我没有教我，我怎么教？你自己要善用其心说，北方要怎么走？是不是这样？你从桃园下来要下南方，交流道要怎么上，你自己就要在那边谨慎。你跑错地方，还不知道检讨，还说谁没有教你，你怎么办？教的人怎么知道你会在这一点产生笨的现象？你要去突破他的话，你回来就应该要检讨说：哎，这一点我有缺点，我对方向感不好，应该以后要留意什么？这样子我们相信他进步很快，以这种情况来问，你才问得出东西！你说要人家教你，人家不知道从哪边教。这个就是你想人家怎么教，人家在教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真的去接受，这是一个立场的问题。我们要在立场上先变化一下，变化那个立场，你才能够进入这样的状况。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讲。

## 老子 第二十二集

我们现在看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居上势，则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老子大概被人家打死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思想模式跟行为模式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那你看我们的病有多深，打胜仗了「以丧礼处之」。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这里得出来，「佳兵者不祥之器物」，佳兵不祥嘛。他举的是事相的例子，换个我们常用的话，你看看有没有道理。聪明能干的业力大，是不是？「佳兵」是不是聪明能干呐，是不是你的业力呢？不祥之物呵。因为他这里讲的是你的那个思想模式跟行为模式。「佳兵」就是你很会运用，会用兵，会带兵，会打仗，他不是聪明能干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聪明能干正是所要炫耀的，我们炫耀自己聪明能干，不是我们不炫耀笨，因为笨的人他不会炫耀。哪个人会去炫耀他笨？会炫耀他笨的人一定是做作，因为笨的人他怎么会知道去炫耀笨呢？会炫耀笨的人就是已经不笨了，才会炫耀。

因为炫耀这件事情是属于聪明人的专利，笨的人不会炫耀，所以会炫耀笨的人他一定是假笨，不是真笨。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推理是错误的推理，是错误的思维模式，带动我们错误的行为模式。所以我们说，能干聪明的人要常常戒之、慎之，聪明能干是我们的业力，能不能大智若愚呢？至少你要学一个好呆好呆，学好呆要学得会，难得糊涂，你不要一直糊涂，装作一直糊涂也不行，是难得糊涂，到处都让人家难得糊涂一下，说这个人很难得糊涂，那就难得糊涂嘛。你既然是有智慧的人，你就干脆让智慧达到顶点，突破了，你不要在聪明才智这边来作炫耀，这是一个前提性。

他说，既然是不祥之物，「或恶之」，就是应该要厌弃他才对，可是事实上，聪明能干的人不会厌弃他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聪明能干的人要是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只是适当的时机，遇到挫折，那是福报，有的人他会反省。有好多人聪明

能干，始终不当主官，就是上将军，「上将军」就是主官，「偏将军」就是副官，他不当主官，要当副官，就是始终要当参谋，我们中国比较没有这种情况，在战场上都是将军。在印度，在战场上不是将军，一个战车，主官在上面没有错，下面他的军师也一定在上面，这个军师也就是偏将军，就是我们讲的参谋。参谋长一定要跟上去，参谋长在对峙的时候，开始要打仗之前，这个参谋长通常就是婆罗门，印度是修行者，在下令之前，要先给这个将军讲，我们现在讲叫诵一部经，他不是诵一部经，是要给他开示。开示怎么打仗，一定要把现场的军情作一个通盘的报告，所以以前婆罗门不是那么好当的，我们现在这个是麻烦。所以，戒律里面有一条，不能入军阵之中，我们「梵网戒」里面不能入军阵之中，是指这个部分。因为，你一上去你就要打仗。

那么一个好的军师爷就会告诉他，怎么样不打仗，劝他怎么样可以避免战乱，避免伤亡。因为对方伤亡也不好，自己伤亡也不好，所以他常常会在这里告诉他，对方有你的亲人，有你的同学，我们这边有什么有什么。这个战争打下来的时候，大概会怎么样会怎么样，要把这个分析清楚，你还要再打，我没办法，他会劝你不要打。

对方当然也有婆罗门，婆罗门的工作就是劝你不要打，这边不打了，那边要打的话，怎么办呢？会出来讲和，讲和的时候，这边坚持，这个王，这个将军，通常那个将军就是王，亲自领军的，他在这个时候，那就布施了，国家给你了。我们在本生故事里面看到，那都是当时印度的现象，他接受了这些修行人的建议，我不打了，就给了，国家给了，我自己就退了，走了。那个时候可能我有百分之六十的机率有战胜的把握，有百分之四十的机率会打败，但是一个仁慈的国王，他会布施出去不打。

不打要怎么办呢？他就逃到森林里面去修行了，对方也有可能说，不让你去修行，来当我的奴隶，也有这种情况。这个仁慈的国王就要去接受他的这种所谓邀请，去当他的奴隶。他的国家比他强，但是他愿意舍掉，在印度这种情况相当多。中国好像没有，没有看过，只有宋襄公，富人之仁，有这么一则故事很美，大概最美也到这里。部队在河中间，你不能打，这样不仁，让他上来，我们往后退，他上了岸，那就该打了。不行，部队正在扎营，你不要打，这样打不仁。等到他们扎好了以后，现在该打了吧。让他们休息一下，他们不休息你打，这样不仁。等到人家休息完了，你就被打了，这叫富人之仁呐。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现在在告诉我们这个东西，这种聪明能干的部分，需要有人能够来压制你，没有人能压制你，自己就变成定业了。所以聪明能干这个部分，要懂得厌弃他，不懂得厌弃他，是你的灾难。所以他说，「故有道者不处」，有道的人，他不以这种所谓聪明能干来自居。

那么，「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这个左右是不是一边青龙，一边白虎的那个左右，我们就知道了，老子有没有研究这些，我们不知道。《易经》里面也有谈到这一类，我们不从这边作解释，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解释法。我们在这里跟各位谈，「居左」在这里讲是居弱，「居右」是指居强，因为我们以正常的情况来讲，右边右手力量比较大，左边左手力量比较小。所以，「君子居则贵左」意思是稍微挫一下我们的锐气，就像刚才讲的 12 号 13 号的时候，月亮没有全满，有点缺。右边因为力量比较大，那就是满了，属旺日，15 号是旺日，在旺日的时候你就满了。所以，用兵一定要用到满，「君子居」就要能容人处就要容人，能饶人就要饶人，不要得理不饶人，能绕人就绕人，这是君子自处、为人处事的一个方法、一个原则。所以说，君子居则贵左，要柔，要弱，但弱并不是像病苦的那种弱，是让自己有点缺，不要太满。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把自己的家叫作「求缺斋」，求缺就是找缺点。缺点不要找了，自己不要太满就好了，不要太得志，有些地方到了某一个点，快要到顶点的时候，就要开始让人家了。其实说实在，你有福报的时候，福报来临，你跑都跑不掉。那个陶朱公，他三聚三散，他原来叫范蠡，跟文种辅佐越王勾践。越王复兴以后，他看这个人不好相处，他走了，改名换姓，姓陶，叫陶朱公，他不从事政治，不从事军事，而从商，他卖盐、卖铁而赚了一大堆钱，他想一想我这个名气太大，名大，不行。因为当时越王能直扣中原，可以称霸，他想这样不好，他就尽散家财搞救济。散了以后，做生意还是赚了，他有福报呵。财产聚集起来，他又散掉了，不要了，他知道这个名、钱财对他不好。第三次又来了，他还是「君子居则贵左」，财富来的很快，他又散掉了。年纪很大了，他帮越王勾践复国的时候，年纪就已经够大了，详细我们不知道，我想大概那个时候五六十岁都有了。然后三聚三散，每一次算十年，以五十的话，三个十年也八十了，到那个时候，越王打倒夫差后，称霸中原去了。

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处之道，自己居家之道，这个人是一个很标准的菩萨，心让他虚掉、空掉。这个叫君子居贵左，不是一定坐左边，左边右边没什么关系，就是

保持柔顺的那种心态。用兵就不能柔顺，用兵的人有个习气，打仗就要打赢，哪有打败的，打败就不要打了，所以他就贵右。所以说「兵者不祥之器」，从道的立场来看，兵是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这个「器」就是相，兵是不祥之相，不是君子之相，君子要柔顺，用兵不能柔顺，就在这个地方。

现在谈到这个东西，用兵，得已而用兵的话，「不得已而用，恬淡为上」，事过就算，用兵是用这样子。以现在的话来讲，不得已要用兵就用兵，用完兵部队就解散了，能不能呢？不但要恬淡，「胜而不美」，打胜仗不要特别去表扬他，这个很麻烦。那天施明德说，金马不要自兵，不要把部队放在那里，假如从这个立场去想，假如金门、马祖能够成立一个非军事区，是个和平的乐土，作一个前哨，再来，澎湖也作一个和平的净土，不自军，再来，台湾也是一个不自军，不摆军队的地方，就是一个和平的岛屿，由福尔摩沙美丽的岛屿变成一个和平的岛屿，我想这种心胸就很伟大了。当然，详细的内容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不过这个构想我是觉得很好。我们何必养兵嘛，养兵就要养好兵，不是红豆兵，养了好兵不打仗也不行呵，这很麻烦，你干脆就不要养兵，我们是个和平的地区，甚至于警察都能够减到最低的程度。当然，这里面有各种条件要配合，要有一种条件，先决的条件，慢慢地，逐渐地，我想这个时候台湾就可以变成净土了。我们养兵花费的钱很多，当然，以现在来看，跟对方要有打仗的准备，你就没办法了。但是从长期的目标来看，我们可以相约，把养兵的部分给除掉，我想这是上上之策，不得已要养兵的话，那也应该「恬淡为上，胜而不美」。

假如说国家的基本命题是不用兵的话，是不养兵的话，你要「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就可以了，宪法一定，部队、将军要注意，这是不得已的，临时派你当将军，打完仗你还是回去当农夫，你就有依据了。

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好像很难，因为你在宪法中已经规定了，养兵的支出要多少，军队要多少，要怎么，现在已经养成这种情况，你要说他打胜仗，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大概就很难了。我们要是能够成为一个没有部队、没有武器的国家，这一点就可以做得到了，基本前提我们要先定起来。

他讲，「而美之者」，「而美」，你会赞叹他，会表扬他，胜而美之嘛，你会赞叹他战胜，会称赞他战胜，这个就是「乐杀人」了，也就是鼓励他杀人，是不是这样？现在的战争能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很难讲呵，当然这是上上之策，但是有没有办法呢？那不管他。不管怎么样，你现在用兵而打胜仗，这个时候，你再称

赞他，来歌颂他，来表扬他。英国上次就给那个将军，就是总指挥官，立了一条街，街的名称就以那个中东战争总指挥官的名字立下去，这是不是表扬他呢？表扬他的意思就是鼓励他杀人，乐杀人者是鼓励他，称赞他杀人，那就来了。

「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一个好杀人的，或者喜欢杀人的，或者鼓励杀人的，这样的话，这个人已经造了杀业很重了，你怎么样让他得志于天下呢？假如杀人的人能够得志于天下的话，那些杀人者就都对了，十恶不赦的人，对不对？都在杀人，只是一个是国家富裕的，或者国家没富裕的，就差这样而已，你就会发现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既然不得已，国家要抓我，我干脆就把国家推翻了，将来换我当王就好了嘛，就变成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杀法就很糟糕了，所以「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因为这样一来，天地不祯祥，人民不和乐，那种妖惑之气弥漫于天下，不可以。所以他说，「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这个是凶事。

他下面讲，「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尚左柔顺才吉，尚右就是满，是强悍，所以，强悍就是凶事，柔顺就是吉事，这个地方讲的是思考的标准，他从这个地方区分出来。

他说，「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这是强调用兵的部分有这种情况，他强调的是力量。我们说，力量不美，力量造成对立，造成分裂，力量会把人都给物性化。我们要的是美、是爱，美跟爱可以使人趋向于止于至善，同时，会把物都人性化，这是美的一种思维模式，力的思维模式是把人物性化。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尚左就表示美，表示爱，尚右就表示力，从力，从仰，赞叹，力量。

力量是鼓励对立，当我们的生命与力量相结合的时候，你会趋向于偏激的那一部分，一直走极端，你会一直对立，一直物性化。这样我们人的生活，那种层面会趋向于不健全的，对立的，竞争的，分裂的，混乱的，会朝那个部分去。一个趋向于美的，刚好相反，他会趋向于圆融的，包容的，统一的这一部分，这样的话，他会替对立对方想，趋向于对立的话，他只会为自己想，为自己想有什么现象呢？我们举一个例子，你可以看看，这种例子相当普遍。

有一次，中东早期的一个教士、传道者，碰到一只狮子，他听说，你注意看狮子的眼睛，狮子就会被你催眠，这个教士他碰到狮子很紧张，他突然间急中生智，想到这一点，他就跪下来，看着狮子的眼睛。狮子也跟着他跪下来，他想，这下真有效，他就开始祈祷，希望狮子顺服，狮子看他祈祷，也跟着祈祷。祈祷了老

半天，这个教士想，要怎么离开？他想我要跑，他跟上来也麻烦，是继续祈祷呢，还是继续看着它的眼睛呢？突然教士就问狮子，你在祈祷什么？狮子说，你们教徒饭前不是都要祈祷嘛？他昏倒了，他说，我在做饭前祈祷。

因为你用你的想法，你不知道狮子在想什么。这是一则寓言，狮子不会说我在做饭前祈祷。但是告诉你，你做你的立场的那种思维模式，你只会一直对立，用你的想法去想。

有一次，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到菜市场买了一只鸭子，就提在手上往回走，一个醉汉走过来，看着她就骂了，你怎么跟猪在一起？那个小姐就冷冷地看着他，你喝醉了，他不是猪，他是鸭子。我怎么不知道，我在跟鸭子讲呵。我在跟鸭子讲，你怎么跟猪在一起。人都会以为你要跟我讲，你弄错了，他是鸭子，不是猪。你就知道，他明明是醉汉，他在跟鸭子讲，你怎么跟猪在一起？好了，有没有？我们是以我们的立场。我不知道这种笑话代表什么意义，但是他确实给我们一个警惕，我们始终是以我们的立场在想的。

力量就表示这种情况，自我为中心，力量的发展，能干的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不能干的人，他很会替别人想，他说，你看我这样子怎么样？我在经济部上班的时候，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聪明能干的人，都是以他所认为的写签呈，能力比较不足的人，他就会想，我们老板会怎么想，他会站在老板的立场去写公文。能干的人他就按他所知道的写下去了，所以，按他知道的写下去以后，到老板那里就一鼻子灰回来，然后公文用摔的，嘴巴用骂的「我这样签没有错呵」，是你没有错，可是站在老板的立场不是这个立场，你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想，你只是站在你的立场想。这里面已经不是牵涉到真理不真理的问题，不是你所讲的那个事相对不对，真正是人性的真理这个部分出来了，真的，我们在这边发生了很大很大的障碍。

这个地方告诉你，尚右的人脑筋偏向于对立，力量的那一部分，脑筋尚左的人柔顺，他对事情的处理跟观点，他可以具有宏观。他不只能替对方想，他当然有他的立场，他整个能够宏观，就实相来作认知。但脑筋尚右的人，就是右边头脑的人，我讲的这个跟脑神经科不一样，我不知道脑神经科是左右怎么分的，我不知道，大脑皮质跟大脑灰质哪个在左边哪个在右边，他的作用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从这个地方来讲，我们刚才的定义，脑筋尚左的人比较柔顺，他比较能够就实相来作直观的观照，直接的观照；脑筋尚右的人，他只会对现象去作分析，

当一再一再地推理跟分析以后，那个事相已经变成死东西才能给你分析，你会去解剖他，你看看，所以推理、分析是针对死的现象在讲的，他没有办法对活的真相去作分析，对活的真理的实相，你不能够作分析，你只有用直接、直觉的观照，那才有办法。用推理的分析是死的现象，对活的实相，你只有用直觉的观照，才有可能，这个地方左右，我想我们在作般若跟识性的区分上就很好用了。下面再讲。

「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居上势」，居于上势，就是优势，要「以丧礼处之」，换句话说，以一个上将军来讲，要戒慎恐惧，如临丧事一样，你不要太志得意满，因为你再来，你满了嘛，15号以后再来就缺了，有缺的话，是不是要逐渐趋向于死亡了，灭亡呵？你已经从高原走下来了。你要是偏将军居左的话，正要朝向高原，颠峰，才要趋向颠峰而已。颠峰，你能不能恒处高原？没有这种情况吧，无常，从颠峰再来就是下降了，下降是不是要以丧礼处之？从真理的立场来看。

可是我们很怪，人处颠峰正好庆祝，你稍微往明天看一下，你已经快要步入死亡了，因为颠峰下来就已经要下降了。那天听说《中国时报》总经理突然辞职，他一直到今年来，他把《中国时报》推向历史的颠峰。这个人有智慧，马上辞职，因为再待下去，你就别降下来（台语），那个销售量、业绩要是降下来的话，你这个总经理怎么办？虽然他们董事长是很头痛，因为没有一个人才能顶他的位置，他不是当总经理而已，他网罗了很多事业都在他手中，他一下子辞掉。这个人真的是有智慧又没有那种谋权篡位的心，所以，他才会辞职，是不是有智慧？到了颠峰马上下来了，公司不让他辞，叫他选一个，一定最少要留一个工作，你知道他留什么，「时报英，拾棒归」，问他为什么要选这个？那根本就没用了，人家说被外放的人才去的，他说我儿子喜欢棒球。他非常给老板一个面子，事实上他去意已坚，这种人真有智慧。

我们今天还能够听到有这模样一个人，这只是听到，我没见过那个人，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真有智慧。我们能够听到有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世代，是我们的福报，你要能够认识他的话，那你的福报就很大了，我没有那个福报认识他。但是能够听得到，我感到很光彩，能够听到这样的事迹，我们感到很欣慰，这个世间还有有志者，有智慧的人。年纪不大，听说四十几而已，听说呵，那五十岁之前，能够创造这种颠峰事业，这是一绝，然后在颠峰中急流勇退，一绝，非常

难得，有智慧呵。

他是怎么样？「居上势，以丧礼处之」，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说，我这样的投入跟奉献，我家庭生活完全置之不顾，现在必须回来，因为从他讲的我儿子喜欢，大概他就知道要以家庭为重了。我以事业为重已经二十年了，听说他还没到退休年龄，我们一般讲二十五年退休，他还没到，硬是辞掉，他也不吝在于那个退休金怎么样。当然老板器重他，倚重他，一定要他留下来，将来退休金可以拿到，那是另外一会事。我在想，他会不会以家庭。「君子居则贵左」，这个人《老子》一定读得很好，不但读得很好，又修得很好，学得很好，这种事迹值得我们歌颂。当然，他不会为了让人歌颂而来做这种事，但他确实是走在老子之道的上面，真的是走在这上面。「居上势」，他真的是居上势，他现在的情况就是领兵嘛，在商场上来讲他领兵，在作战，他是上将军，居上势者，他能够以丧礼处之，真难得。

杀人众多，「以哀悲泣之」，他当然没有杀人，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常胜军，一定杀人很多。大家有没有看过，在殖民地时代的时候，欧洲、美国，他们向西开拓的时候，那机关枪一直打，那些红人、黑人，前赴后继的，赢了，很殊胜，把「坏人」打退了，你看杀人众多，是不是要以哀悲泣之？没有啦，回来的话，不但不会恬淡为上，而且美之，胜之者美之。那种力的权威就一直建立起来了，然后会一直旋转下去，一直地恶性循环下去了。

老子在这里告诉我们，停、停，一直要停，不能一直下去了。杀人众多者，以哀悲泣之，这种常胜将军回来，应该要哭着迎接他，是哭着不理他，你杀了那么多人。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开大门、放鞭炮迎接，万国旗满天飞，哇，一直撒纸条，万人空巷的迎接。当然现在有个好处，就是你不能乱杀，国家法律有制裁，这是一个不幸中的大幸，你不能在战场上肆意地杀无辜的老百姓。以往，在老子那个时代，还没有这种道德伦理。可是几十年前，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面所发生的战争，确实还是有这种状况，优胜的人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有时候因果报应很难讲。日本人拿中国人去做毒气实验，现在他就要给人家实验了，这一代而已，你看看？东北还在找，希望日本人去把那些毒气怎么样给销毁掉，不知道你弄在哪里？万一挖破一个出来不就麻烦吗？请日本以前掩埋的那些军人去帮忙，去弄，不知道弄的怎么样？下文不知道。他现在毒气，人家就拿活生生的日本人，在搭火车的时候，马上给试试看。这很恐怖的，毒气毒死几个人，多少人受伤是小事，

全国马上哗然，因为随时我们周遭有没有毒气！就产生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情况，真的是前面讲的，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太过于强化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好的。这种思维模式我们要认识清楚，经常自己提醒自己去注意这种思维模式，错误的思维模式，我们根深蒂固。老子在这里告诉我们对治的方法，想想看，我们到底是贵左，还是贵右？处事不得已的时候，要贵右，没有错，但是，不得已而用之，应该恬淡为上，用了就算了。胜而不美，达到目的就好了，不要特别地去表扬他。

「战胜，以丧礼处之」，战胜，我们要以如临丧礼的这种心境来处理。并不是说他回来了，战胜了，那个将军回来了，要拿棺材去迎接他，不是这个样子。战胜，一个国家，或者人君，或者人臣，打了胜仗以后，要以丧礼的心境来处理。因为战后复原，把部队恢复到成为老百姓的时候，整个过程要以丧礼的心情来处理。因为这个处理不好，你看，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这个处理不好，会引起所谓的不祥和，天地不祥和，人民不和乐，一场战争出去，不仅杀了敌人，自己总是损兵折将回来，损兵折将回来，国内呢？你怎么抚恤？再怎么抚恤，伤口都存在。那个家庭，男主人失掉了，打仗通常是男人在打的，家里又是以男人为中心，好了，男人走了。不是金钱可以弥补而已，家庭的生活重心突然失去了，家庭的偶像失去了，你要怎么弥补呢？如何把他们的下一代好好培养起来，在心灵上不要受到创伤，过度的抚恤以后，也会造成不良的后果。抚恤不足，人道的问题产生，抚恤太好，对后代也是一种伤害，怎么办呢？以丧礼处之。不管怎么样，打胜仗都要注意，打败仗更不用说了，打败仗本来就在哀嚎惨痛之中嘛，我们看看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按照我们前次讲的，力跟美的理论来看，力量所发展起来的，就右脑右边，贵右的时候所发展的，把人的创造性跟力量、跟对立相结合的是时候，人类被物性化，人类会变成像一块会走路的肉而已，那真的是行尸走肉，因为你完全被电脑的程序所控制了，你已经丧失了你的生命跟生命力。但是，你朝美、朝着爱的方向去发展的时候，人的创造力跟爱相结合、跟美相结合所发展出来的，是人性对于实相的一种直觉的认知，直觉的观照，而不是拿去跟对立相结合，这个时候，那个圆融的人性化就发展的出来了，那种人性化发展出来，人性的美、生命感才能够完全地展现出来。否则，在物性化之下，人都变成一个东西了。你要是能够朝着人性化发展，加以扩张的话，那整个世界会趋向于圆融的美，而不是说那个

整齐就是美，量大就是美，不是那种美。汽车很多，塞在高速公路上，那也很美，你要坐在车上，你才知道那个美不美，你要是坐直升机上，那是很美，量很大，高速公路变停车场了，当然很美。可是高速公路不是当停车场用的，为什么呢？这就是对立性的思维模式发展出来的一种现象，你要是圆融性的思维模式，他所发展出来的那是人性的部分，那不一样，就没有所谓水泥森林了。对立性发展出来的是程序化，水泥森林产生了，我们生活的空间就变成一种很可悲的那种现象，关键在这个地方。

这一章主要是谈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个地方。明天我们两堂课，再接着下去跟各位作个结论，就是道的应用，我们再讲，好，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 老子 第二十三集

今天看「道常无名章」：「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也。」

我们今天先看这一章。这个念，标点应该是道，常，然后无名，这样分开，《老子》实在很不好标点，每一个人标的出入很大。道，因为是常，所以是无名。朴虽小，而天下不敢臣，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这几句是总说。

「道」，是恒古不变的，从久远以来一直到现在都不变，所以才叫常。这个常，他是无名，我们前面讲过，不得已把他取名为「道」，要不然这个东西是没有名字的，也无法去说他是什么，所以我们说，道大。

「朴」，讲的是朴素，就是本来的样子，像木一样，原木，原材料。原材料很不起眼，所以叫「虽小」，但「天下不敢臣」，不敢没有他。这个地方是说，他们在原始状况下，是默默无名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他维持着原始状况，他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可以无限的发挥，他要讲这个意思，他是隐藏着这个意义。在原始的状况之下，他可以无限的发挥。比如像小孩子，他念到初中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确定他的性向怎么样，当你确定进入高职或普通高中，大概就已经有所分别了。到了大学科系再确定下来，大概你会发现，他的方向越来越小了。一个原材料，在还没有开始做的时候，他要做什么都可以想，当他一确定一个方向出来，那就不一样了，他开始逐渐地受到规范。在这里，我们对原材料跟他成器的

部分，稍微从这个地方了解一下。

「道」，原始的，是最原始的，「朴」，是一个器物，一个原材料，已经有形了，但这个形还没有确定的名字，他可以尽其所能的发展，会因人不同而有种种的不同，但是他已经具体化了，他拿一个无形的，一个有形的来作说明。

他告诉我们这个根本以后，他举了一个例子，还是人事的问题。说，「侯王若能守」，就是君王，或者是大臣，这个地方就是讲的主官，像部长级以上的都叫侯王。若能守，守就是守住根本的状态，原始的状态。那么，「万物将自宾」，万物自己就会来顺从，「宾」是顺从的意思。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天地就会相合了，这就是天地祯祥的意思。

「民莫之令而自均」，你不要命令，不要法律，不要规范，而人民就会自己调和，「均」是调和的意思，也就是人民和乐了。他讲这个是告诉我们，侯王有个麻烦，他不做事不能显示他是个侯王，这个就是业力。我们讲啊闲不住，自己会去找事做（台语），就去弄一些东西，老百姓应该怎样，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这么一弄问题就出来了。万物，不自宾，他不顺从你了，因为你有意见，他也有意见，你要他站着，他就要坐着，你叫他向东，他就向西，这时候他不自宾，他要自主了。假如都不这样规范他，不出示你自己的意思，而顺从自然法则的话，他也会顺从自然的法则去生活。你给他很多的规范，反而让老百姓自己对自我有一种认识，对自我有一种认识。不要以为法律定得越详细越好，法律定得越详细，老百姓就会想，我就应该怎么样。有人这样说，我们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人数太多了，是不是可以删掉一些，现在都跟金主挂钩，是不是把工商界的代表这个部分删掉，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他就马上在想了，企业家有钱，你把这个代表删掉，我找不是代表的来讲话，就更好讲话了。

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你有一法出来的时候，他就能够有对治的法，所以说，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你想的越多，老百姓会因为你当镜子，所以更会看的很清楚。现在就造成这种大家都一样的心态，因为这些侯王也是人所造的，他不是天降下来的，大家的思维模式都很相当，吃的是同样的米，住的是同样的房子，你所想的他也会想，所以在这里就产生这样的状况。你能不能够顺从自然的法则，不要刻意地去造作，当你刻意造作的时候，这种现象就产生了。当你不刻意造作的时候，万物将顺从自然法则，说实在，在这个时候也没人要去争侯王来做了。当侯王一直表现他的能力的时候，就有人会争侯王，当侯王不表现的时

候，侯王的存在与否就不是很重要了，因此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就没有人会去争了。从根源上面不争，下面就能和乐了，因为从根源上面开始起争执，下面整个就混乱了。所以他说，「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这个时候，天地与之相应和，那么「天地相合，以降甘露」，这个时候，天下就会调和了，天地之间自然就会祥和。

今天的天气好像有点变化，很闷湿，这是天，你注意看，这个天，地就会有变化，搞不好明天就来个大地震，天地不祥和。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期，但是，你用观察的方法，往往会比机器来得准。你说去年、前年这里有大地震，今年要再来大地震的机会不多。但是半个世纪前，这里有大地震，现在的天地之间产生这种天气的变化，地可能就有相应了，而这个相应来自哪里呢？不一定来自我们所说的不可预知的自然现象。当然你现在看起来这是不可预知的自然现象，人类统称为不可抗力，事实上，这个不可抗力的产生，还是因为人心所造成。因为人心本身带有那一种争执的现象，争执一产生，天地就失调，这一点我们很难看得到。

你说我们两个在吵架，跟天地有什么关系？是呵，我们两个在吵架，跟天地没关系，可是我们两个在吵架，会影响天地。就像我们家里，一个家里，同样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这些人来住，在这里就是不祥和，换一家人来住，这里就祥和，那不是这个房子的问题。我们会认为，这个房子适合谁住，大概你从客观的因素好像这么说。其实从主观的因素来讲，不祥和的家里，他到哪里都不祥和。他家里有争执，有心机，这几个成员里面他们不祥和，他住的家就不祥和，房子也会感受到不祥和。那你说，我们几个人吵架跟这个房子有没有关系呢？绝对有关系啦，换另一家的人来住，他们不吵，很和乐，这个家住起来就很和乐。

所以我们看古代的生活环境比我们现在来得差，可是古代的人比我们来得幸福，虽然物质很萧条，但是他们很祥和。我们虽然生活水平比以前的人好得多，但是我们的祥和情况没有以前好。记得我们以前，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不但要撑伞，还要大小盘子统统拿出来，水桶、脸盆都要拿出来，因为屋漏水呵。以前的房子不像现在的房子，一漏水水会跑的，因为房子的顶是斜的，这样斜下来，他会往外，随着雨势的大小，那水滴的整个家里都湿嗒嗒的。在那种环境之下，还是有很多家是很祥和的家庭，他们并不因为这种物质生活不好，就造成不好。反而物质虽然不好，他们内心很祥和，所以房子就会有那种祥和之气，这是小的

部分，个人的家里。你把他扩大，从共业上来看，这个区域的人都造业，这个区域的人就会特别有灾难，那个区域的人不造业，那个区域的人就特别会得到老天的保佑，这个就是降甘凝不降甘凝的福分。

侯王是一个区域的领袖，大区域小区域而已，所以我们古代的人看到这个县长好，他要去，老百姓会舍不得，因为县长在这个地方提倡的这种好的社会风气，会使整个区域的人蒙受这种祥和之气，他要离开或者死亡，老百姓会很悲伤，原因就在这里。

同样的，一个修行人也是一样，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很多，修行人要走的时候，那些野兽会哀嚎，会跑出来哭泣，这个都是他的道行、德行会影响到这些异类，即使是动物，他们都会有影响的。这就是说，能够守，守就是遵循的意思，侯王若是能够遵循自然的法则，那么万物将自动地全部归位，自宾，天地祥和，天地禎祥，老百姓你虽然不管他，但是他们都自己会调和，这是一个真正的政治领袖。他下面讲，是衔接前面的部分。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他讲始制，开始有制造了，「制」是制造的制。开始在制作的时候，叫朴，就是朴来讲，你开始有所制作，他就变成个东西出来了。比如一块木头，这块木头你要做什么？你现在还没有确定，他做什么都可以。当你说我要做家具，他就朝家具的方向走了，如果要做雕刻，他就往雕刻的方向走了，同样的，有些人说，这个东西来雕佛像好，那就只有变佛像了，别的变不出来了。你说，我要把他雕成人物，或者其他的艺术品，可以不可以？都可以，在他还没有制作之前，你怎么构想他都可以，这是原材料。米开朗基罗面对着大理石说，大理石是有生命的，我从大理石里面看到我的生命，大理石是原材料，他要怎么创作，他可以从原材料里面去反射他的创作，可是当他创作下来以后，那就没办法了，定型了。

所以「始制」，开始制作就有名了，有了名字以后，名既然有了，那你就会开始陷入一种再进一步的循环。既然已经有名了，那你会进一步将他再更进一步，那个时候可不只是名而已了，可能就来利了。一块木头没什么，经过加工变成某种产品以后，那么就有利了。现在的问题是，我把他加工成什么会更有利，就来了，所以这里所讲的，名既有之，「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名字有了以后，「夫亦将知止」，应该要懂得，要停住了，不要再往前面进了，再往前面进的话，那就完没了了。

一个国家也是一样，设官封职就应该要停止了，设官封职以后，名有了，再来就有问题了。你要分尊卑高下，尊卑高下一定，问题就来了，大家当然要尊的，谁要卑的，这个时候你一封侯，他是五千户，他是三千户，你想想看，五千户跟三千户的这种俸禄不一样，当你们两个站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再进一步的话，就变成哦三千五，我五千五（台语），到时候就变成你是三千岁，我是五千岁了，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里产生了。这种情况将来又会演变，你分封的时候要封到哪里去？我们现在台北市警察就发生这种问题了，你调到阳明山山顶上、大屯山山顶上去当警察局局长干吗？他要在中山分局，天下第一局，那里是最好的，因为他有差别嘛，你制度一定了以后，差别就出来了。所以，应该要知止，假如不知止，那就危险了，你要陷入到什么程度去都不知道。所以说，知止所以不殆，不会危险啦。

我们也是一样，这整个理论当中在告诉我们的，都是说，你不要趋向于饱和点。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你不要求其尽善尽美，不要求十全十美的，不要这样想，人生当中会有点缺陷。有点缺陷的人生才有意义，完全无缺陷的人生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经不起打击。人生本身在这个世间，就是有缺陷的，你之所以会想追求完美，可见本身就有缺陷嘛，对不对？反而你让他留有一点缺陷呐，你就不会追求了。你会发现，人生在追求的时候，当你在追求的时候，其实只有一点。年轻的朋友，刚开始成家的时候，有好多理想，买房子，生儿子，再来就是买车子，然后，...有几个子不知道。但是，当他开始奋斗的时候，只有一个目标，没有房子先买个房子，你为了买这个房子，你会全身投入。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午餐要吃饭，五十、三十，我看还是吃三十的好，即使省了二十块你都会觉得很重要。要看电影，先看看有没有人要请客，有人请客我就去，没人请客要不然这个省下来（台语），你会一直在这个地方开始浓缩各方面的支出，集中在某一个地方。

假如你不是很刻意的话，或许说这是美德，但是你已经发现，你的生活开始在扭曲了。假如说，房子没有也无所谓，你就会很大方地说，中午我请客，一人吃两百块，你就不会吃三十块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那个目标的压力，这是一个很浅的例子，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未必如此。但是你会发现，当你定了目标以后，你的生活开始就会变扭曲了，这个都是我们设定目标以后产生的，你有多少的目标不知道，但是眼前你只有一个目标。我们要是对这个目标抱持着有点

缺陷不要紧的时候，你会任其自在，你生命中有那个福报，那个房子还是会出现。你虽然不去争，他还是会来，他还是会到，可能会晚几年，但是他还是会到。你要是去争的话，可能会早几年到，但是你在奋斗的这个过程，你整个会扭曲。这是我们在告诉各位，于大自然的运作当中，我们应该要懂得知止，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中，稍微让他留一点缺陷，何尝他不是十全十美的一种注脚？你要让他完全地清一色是不可能的，带有一点其他的颜色可能会更美。下面提到：

「譬」，是譬如，「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也」，川谷就是河川、山谷，到最后都流向江海。「道之在天下」就像江海对川谷一样，到最后川谷都归于江海。在这里讲是，道被天下，道涵盖着整个天下。换句话说，天下一切应该是归于道才对，我们就要依于道而行，怎么依于道呢？是我们对于道的认知不够，你就没有办法了。我们要怎么依循于道，我们就按照前面所讲的，法天、法地、法自然的这种情况。我们来看，顺着自然的法则来运作，我们很难有这种情况，像现在我们说肚子饿是很自然的，但我们很少是肚子饿才吃饭的，那你就没有顺自然法则。想睡了要睡觉这也是很自然的，可是我们往往是想睡了没办法睡，真的等到要睡的时候，你又睡不着了，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你没有办法依循于自然法则。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活动量都超过很多了，当我们的生命的活动量超过我们身体负荷的时候，那已经不正常了。这个时候，就始制有名，名亦既有，我们就应该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我们没办法知止。那就是说，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已经超越了，已经超过负荷了，超过我们自己本身的负荷，这是一个让我们从字面上可以体会的。

我们从这个地方，要跟各位谈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体跟相的思维模式。首先他提到，第一句，道，因为是常，恒古至今不变的，所以无名，这个是本体。朴虽小，天下不敢臣，这个也是体，但是他已经有相出来了，这是大原则。「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这个是讲相。体的情况现出来了，相有没有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看不出来，事实上，我们也看得到，不是看不到。譬如说，我们最近一再地强调环保，保护自然、保护野生动物，我们的政府跟官员是非常可爱的，所以在河口，河川要入海的地方，就自己想了，想在野鸟来呵，我们应该提供很好的设备给他住，他过冬要经过这里，所以就把梯田，水泥地，都铺好了，我不知道鸟要在那边干什么？把那里面的杂草、烂泥巴统统都除掉了，这个叫作替他想。第二年就想，把那个弄好了，他们

今年冬天就会来了，就带了好多人，带着望远镜，躲在隐蔽的地方，看鸟来，鸟到那边跳两个舞，统统飞走了。后来请教野鸟协会的专家，为什么？专家看了以后说，你要叫他住在这里干什么？给他们弄得这么舒适，当代的鲁王呵。

鲁王的故事我们讲过，一只海鸟飞到皇宫里面来，贵宾贵宾，鲁王就把这只海鸟抓起来，赶快拿牛排让他吃，用最好的酒给他喝，待之如上宾，三天后就死掉了。这个鲁王还为他国葬一番，还说，你怎么这么没福报。到底哪个人没有福报？有够愚痴，为什么？你替人家想太多了嘛，你维持一个自然的空间就好了，其他不要你啰嗦了。这些官员听说要给他那些杂草，他想那个杂草，那个杂草地，罢鸟专家也是比他更可爱（台语），跟他讲，那个河口，越烂的泥巴对他是越好的，结果他就把新竹那个河口报废了，没办法了，就向南移，又在那边弄了一个，他想要越烂越好，应该怎么烂呢？就把垃圾倒在那边给他烂，那垃圾里面有很多的营养可以给他吃，好了，那个垃圾是人吃剩下的，不是鸟要吃的，鸟怎么吃？垃圾里面有垃圾袋呵，罐呵，瓶呵，鸟怎么活下去？又不待了。这个提醒我们，体如此，相不应该是我们想象的，相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应该认为相是这个样子，我们就不要这样陷下去了，顺其自然你会观察，你要去从事这个地方的保护工作，应该要在那边观察几年。比如，这个地方限制，禁止人类活动，把他保留着，看几年后，看鸟过来的生活习气怎么样，然后维持原状就好了，不是你自己要去动，那个时候，相照样可以显现得出来。你从体上来运用，这个相其实是很单纯的，我们就因为对于这个相会执着，这个相包括名，名字相，包括心缘相，包括语言相，都在里面，所争执的意识形态都在这边。你能不能顺着自然的法则来看，自然的法则是怎么样？我们就顺着那个方向，这样下去就可以了，你不要再特别的造作，这是一种思维模式。

体如何，相应该顺着体来，在不得已的时候，应该要采取低调，而不是采取高调，就是以低调的处理方式，顺着那个体这样带过去。所以，他这个地方都在讲知止，知止，你应该要如何，从这个方向来的，你看看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

这里面，他又再跟我们提出正思维的部分，这种思维模式要培养，你必须要正思维。他讲的正思维，也是跟我们佛家讲的一样，心灵方程式的运用，不过中国人比较重视的，是整个生活情境的部分。佛家比较重视的，是心性的转化部分，生活情境跟心性转化部分毕竟大小之间还是有不同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自己可以认知到，体相之间相互运用的情况，怎么样相互运用的那种状况。

所以他到最后给我们举出来，事相讲完了，他讲到，「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也」。他说，道被天下，那么，天下万物无不顺从于大道，就好像川谷一定到最后归于江海一样。我们的行为也一样，你不依循于大道，那你将会受到惩罚，不是有一个造物主或者惩罚者来惩罚你，而是你违背了大道的运作，那你就必然地会有那种苦果。

比如说，河川向东流，你顺着往下走没有问题，可是你要逆着往上走，你大概就很累了。人生，你或许说我应该逆上去我的目标在那边，不是顺下去的那边，当然你现在用你那个错误的思维模式来讲是对的，可是这个方法是错的，你为什么一定要反过来呢？就像我们讲，白天活动，晚上休息，你说我就是晚上活动，白天休息，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吃亏的是你。大自然运作的法则是要你这样适应的。所以你看上帝造人本身是有缺陷的，他的缺陷就是对你的一种限制，人类用意识形态来发展，他就会觉得这个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亨利·福特当他到天上去的时候，遇到上帝，上帝问他，你看我造人的杰作怎么样？亨利·福特就跟他讲，你实在笨，在人脑的后面怎么不装个后视镜？我都会把汽车装个后视镜，你为什么不会在后面再挖个眼睛呢？上帝说，你错了，人就是不能有后视镜，有后视镜的话，他会生活的太美好，他不会反省，不会检点，关键就在这里。因为他会让你在某一部分，你必须如此，人的生命能量不是无限地可以发挥的。就以物理现象来讲，他不是可以无限发挥的，所以，他运作到一段时间，就必须休息，这是物理现象上面的情况。他的设计结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在该运作的时候你不运作，在不该运作的时候你要运作，那一定出事情。你说我要逆着他可以吗？那不行。水本来就是向下流的，你说我现在我这个水一定要向上流，水向上流，全世界没有几个地方。台湾有一个地方没错，也就只有那个地方，那是很特殊的现象，不是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不能够违背自然法则，这是一个正思维，不要用我们自己认为我要怎么做，我就一定怎么做，这个伤害到的都是自己。这是这一章所提到的几个部分，我们再看下一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则，我们做人的一个原则。「知人」，能够知人善用，这个是有智慧的。但是，我们对于人能够看的很清楚，这个容易，要对自己弄清楚，那可不容易。所以，他讲，能够自知者，明。虽智，不见得明，要能够知人又能够知

己，这个才叫作明。只是知人而不知己那不行。

大概我们看到很多，包括国家都一样，知道敌人有缺点，马上要出兵，可是他忘记自己也有缺点。出兵虽然打胜仗，但回来国家就覆亡了，是什么？自己被颠覆了，这种情况相当多，在历史上很多。而我们也常常看到，台湾有一句话「站起来讲人家，坐下去被人家指指点点」（台语），站起来都说人家怎么样怎么样，坐下来就变成人家在说你了，你站起来说人家是没有错的，这是你有智慧，可是你没有看到自己，所以轮到你坐下来时，你就要被人家点点，这就叫作不自知。知人者能够观察闲余，这个人能干不能干，聪明不聪明，应该如何运用，因材施教，这个没有错，这个是有智的人。但是，自己有什么缺点知道吗？自己有什么优点知道吗？这个为明。佛家也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你在知人之前，先知己，先自明，然后才去分辨别人。自己都弄不懂，去把别人弄得很清楚，那无有是处，没有用。

可是，我们的社会教育刚好相反，他主要要你去知人，他自己呢？大概就很少提到了，自己他会归纳几个方法出来，但是每一个人在对自己作检讨的时候，反而抓不到方向来检讨自己。我们在检讨别人的时候很容易，检讨自己的时候很麻烦。我们看这个人他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你很容易概括，你要看自己的时候，要把那些优点跟缺点套进去很麻烦。因为自己要套进去之前，你都会觉得我有哪些优点，这个缺点好像不是，所以你的缺点在甲方的缺点，你往往会把他变成乙方的优点，你不会把他归纳为甲方的缺点，而是你把他归纳到乙方的优点里面去了。比如说，我讲话不太会讲，那你会说，这个不是辩才不好，这叫木讷，你被木讷了，你不是讲话不好，是被木讷了。这个人狡猾，我不是狡猾，我是比较精明而已，在甲方应该是狡猾，结果你会把他变成精明，归纳到另一方的优点去。别人来的话就麻烦了，别人很精明，但你说他狡猾，别人很木讷，你说他不会讲话，这两句话其实是同一个东西，而是不是同一个呢？其实不是，但是你在分类的时候，会因为你自己的喜好把他加以分隔。所以，知人或许比较容易，在知己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困扰。所以，我们跟人相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自己的缺点没有办法公开，不是你不愿人家指责你的缺点，而是你对这个缺点的认识本身发生问题。你说，我这个叫缺点吗？我不是呵，因为你长久以来，你也知道有这一种特色，你已经把他转变成某一种优点了。比如说，我的手脚比较笨拙，笨拙你就说比较笨拙，你说我比较憨厚，那完了。憨厚的人本来就笨拙，这是一定的，

可是你只是把他归纳为憨厚变为优点，而不是归纳为笨拙的缺点，像这个时候，你对自知就有困难了，所以能够自知的叫作明。老子在观人术上面，不但知人，也能知己，而且他认知的很微细。

「胜人者有力」，你能够胜过别人有力量就可以了，有力量就可以胜过别人，所以现在的部队在演习的时候，你会发现，部队演习调度的时候，你是四部战车，我是六部战车，你输了，我六你四，这个就是胜，可是真正打仗不一定如此，往往四部战车会把六部战车给打败。我们甲午战争在黄海那边跟日本人打就是这样，我们的军舰比日本多，日本六条军舰走过来，我们是十二条，分两排，结果炮弹打过去差点打到自己，这边打过去，也差点打到自己，就是打不到中间。日本炮两边打就两边都打掉了，结果十二条被六条打沉了，十二条打六条没有打到半个，所以，不见得少就一定输。

但是，在要胜人的时候，多比较容易胜人的，力量大往往会赢人，这个没有错。记得台湾的社会要开始恶化的时候，发生过好几次这种情况，我记得在重庆北路一段那边，有几个国术馆，国术馆里面的负责人都是武师、武术师，小时候进去，他就说，我是武术师，我是柔道几段的，你不要强。他过去了，小柔看你过来，跑得又快，他回过头来，一刀给你，「咚」他倒下去了，你认为你强，可是他比你更强，那一点你没有看到。所以，要胜人者用力量大部分来讲都可以。用智谋是另外一回事，其实那也是力量。

所以我们说，胜人要想赢过别人，有力量就可以赢过别人，但是，要自己胜过自己，那才叫作真正的强，想要战胜别人没什么了不起（台语），要自己能够战胜自己才叫了不起。修行人不是在战胜别人，修行人要战胜自己，所以修行人一个宗旨，就是不看别人要看自己，看自己今天有没有比昨天进步，下午有没有比早上进步，晚上有没有比下午进步，这一刻有没有比前一刻进步，这个叫做强。自己要这样子，这一口气有没有比上一口气进步，你看看你在修行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这个叫自胜。自己胜过自己，才叫作强者，胜过别人叫作有力者，有力的人，有力你不能靠力。

我们一再地跟各位谈到这个问题，力量本身是一种对立，这个对立会使我们趋向于一个错误的方向，那就是会一直把人，一切万物都趋向于物力化，即使人你也不觉得怎么样，那时候你伤害一个人、伤害一群人你就觉得不怎么样了。这一次东京地铁，发生了不幸的大事，那个所谓的歹徒，他不把人当人看，把人当物看，

人死了，受伤了，也不过像喷滴滴涕一样嘛，他只是这样而已，那就是把人都物性化了。

你假如对自己本身在作超越的时候，那就不是，你一切都会美化。所以东方人，我们昨天讲的，那左边脑力思考的人，我们叫东方人的思考方法，西方人的思考方法是偏向右边，偏向力量，东方人偏向左边，偏向左边有一个特色，缺乏组织性，组织效率非常不好。所以东方人始终是乱成一塌糊涂，西方是井然有序，他们的组织发展的很好，而且效率很高。效率高组织发展好，他就向物性化的地方走，东方人因为乱无章法，这个时候，他那个美感会自然地产生。他产生美感在哪里呢？一个关键，他什么都美，什么都人格化。你看灵鹫山，什么叫灵鹫山？那里有一颗石头，样子像灵鹫鸟一样，所以那个山叫灵鹫山。我们叫莺歌就好了，为什么叫莺歌，因为他有一颗石头，看起来像莺歌，你已经把他人性化了，把他变成某一种东西来歌颂，来崇拜。

东方人不管看到什么，看到火，他说火有火神，他崇拜火，看到这个石头比较大，澳洲的那块石头是天下第一大石，很不幸掉在澳洲，要是掉在台湾那不得了，香火鼎盛，石头公（台语），大概会叫作大石公，一定到处都有人去拜，我不知道，我没去看，我很想到那个石头下面绕一圈看看，我相信东方人到那边去一定会烧香拜的，一定会的，因为那是一种类似奇迹一样的。所以，东方人左边的脑筋就会一直去美化他，把他当作一个神，所以，一棵比较苍老的树，就叫作大树公，一直把他人格化，这个时候你也会觉得这个太迷信了，其实不是，这正是一种美化，人性的一种扩充。人性的扩充其实真正来讲，他本身是没有逻辑的，你用逻辑的方法来看他，是叫他迷信没有错，可是你要知道，以他的立场，现在是西方文化强盛的时候，假如你是以东方文化的立场来看，他不会说你骂他迷信，他会说你太没有人性，他会说西方人没有人性。

你留意看看，这就是两种人性，其实这种人性就是我们一个人的大脑左右两边不同而已。你刺激右边，我不知道右边是哪一边，反正老子把它分为左右，那么就会发展物性，刺激左边，老子讲的左边不见得是我们讲的这边左边，这边右边，可能前半段后半段，因为他没有医学依据的，他就是这样区分那种情况。所以，想要向外发展的，我们都叫心外求法，叫作外道，意思就跟这个一样。你要反观，观照自己的，那才是真正的一个生命的本质，从这边来的，所以说圣人要赢别人，就向外，就对立了，要自胜，是向内，统一了，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这是一个

差距很大的一个部分，这也是一种思考模式，不但是思考模式，我们自己要检点自己。

大概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年轻这一代，「胜人则有力」的右边思想发展的会比较旺盛，以我们比较会注意到励志、注意到人性，注意到和群，注意到宁静的这些人来讲，你碰到那种人，你稍微自己要退一步想。因为那些人都属于物性、对立强的人，在那个时候，你不要跟他争论，一定要让给他一点空间，然后告诉他，所谓晓以大义，人性的本质，不一定竞争，有时候包容会比竞争更美，这样就好了。因为他们所强调的就是要竞争，就是要战胜别人，我们要告诉他，有时候包容一下，让一下，让那些弱者、比我们弱的人能够「出头天」（台语：摆脱困境），你会觉得很美，让他养成从实际行为上面去履行大道。告诉各位，这就功德无量了，这比你给他讲一大篇道理好。因为讲一大篇道理他一定跟你争，而且这些人你都知道，他一定很能干（台语），因为他会胜人嘛，会赢过别人嘛，所以他一定属于聪明能干，世智辩聪的这些人。不要跟这些人辩，因为你越是跟他辩，他越会加强我执，自以为是，所以通常我们碰到这种情况，都是软软地告诉他一点真理就好了，他会不会呢？不要紧。

今天下午，黄先生的爸爸来皈依，他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看到市场上那些人杀鸡、杀鱼，他觉得很不忍心，他就告诉他们，以后有机会还是不要做这个事业，七十几岁的老人了，他很憨直的这种个性，可他这么一讲，常常会被骂。我们知道，卖鱼肉比卖蔬菜好赚，你给人家这样讲对，人家会骂你，骂你正好消业障，你告诉他就对了，以后有机会你还是换个行业，不要再做这个，将来他要是踢到铁板，家里不顺，通常杀鸡杀鱼的，家里子女都不好。你看那些大将军，都没有好子孙，我们讲将军是最有名不过三代，这下都绝嗣了（台语），他杀人无数，后面没有好结果。但是，你要这样跟他讲，他会揍你，你这样跟他讲了以后，不知哪一天，会有个算命的，或者那些乩童会告诉他，你这样子会绝子绝孙，还是换个事业。他就会想，多久以前有个老先生跟我这样讲过，那就印证了他必须要换，你那一句话对他就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我们所谓的行善就是这样行的，你说我要怎么行善，那很难讲，境界、机缘一到，我们这样告诉他，就好了，很自然的，等到他的机缘到，他就会转的，因为他现在这个时候，他钱赚正多的时候，你叫他换行业不可能，因为他就属于「胜人者有力」的时候，必须等这个时代过了以后，他自己会去反省，但是你给他的那一

句话他一历耳根永为道种，这是我们从这个部分可以体验得到。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跟各位讲。

## 老子 第二十四集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知足，知足常乐这是一个说法。我们都知道，知足者富，知足就不缺了，问题是我们不知足，所以会觉得很贫穷。虽然现在的物质生活，任何人都比以前要好过得多，但始终都缺了什么。

以现在的人来讲，比起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就好太多了。三十年前我们家里卖了个电视，全村落的人都到我们家看，看到唱国歌了他还要再看，已经没有了还要看，他也不回去。现在家家都有电视，有的都有第二部以上了。可是现在的人窃盗罪更严重，这是为什么呢？他不知足，不知足的很多了，不只是这个部分。名，也有不知足的情况，利，也有不知足的情况，贪心也一样。这都是太多了，会一直地演变出来，一直地延伸过来，在这一方面太多太多了，我们讲不完。不管怎么样，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要知足，在各个层面上，除了衣食住行、娱乐以外，都一样，没有说一定在某一个范围里面。

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求知欲，这是一个问题，求知，学到老活到老，这个好像天经地义。你要想一直去追求，然后活到老要学到老的话，告诉你，还是不知足。不要以为我在道上、在真理上、在学问上这样的追求就比较高贵，或者比较高雅，这是不对的。要怎么知足呢？是不是我们放弃了，不再进步了，不是。应该来讲，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抓你的法门以后，应该要开始深化，而不是无止境，漫无止境地一直往前去，那太多了。你到金石堂、新学友书局去看，每天都有几十种新书出来，你怎么去求知？不可能的，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在一个法门上去深化，我不一定依赖于外面的知识一再地去扩充，在你的领域里面你要去深化，去把他人性化。像刚才讲的，自胜者强，向自己、向内而不是向外，向外永远止境，而且你会很痛苦。即使在要死的那一刻，你一定会说，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因为最后一刻你还要再求知，那才活到老学到老，活到死也要学到死，这个不对。

应该是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现在都已经到了某一个阶段，人生到这个时候，应该要去命定一个我自己的立足点。从那一点开始深化，去把那个人性给整出来，

即使是求知都必须要知道知足。这个时候你才会长出你自己的花朵，你那个生命之花才能够开得出来，生命的果实才能结得起来。假如你只是一般泛泛的，那你家里弄得比中央图书馆还大，你都还不够，所以，你要懂得知足的意思，不是说我把这里剪掉，后面那一段不要了叫知足，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懂得如何去深化，把自己的人性发挥出来，把我们的自信，不要讲佛家的佛性、自性了，讲我们的人性就好了，你怎么把他体验出来，实践出来。比如说我们学画，我不是随着潮流，或者一再的净化，或者随着绘画史的演变，然后跟世界潮流走，你不要走那条路，那走不完的，世界潮流未来还有几万年要发展，你活几万年吗？不可能。那么在你的画风上面你要定位，然后开始深化，在你的画风上面，把你的人性展现出来，摄影、书法也一样。

修行人也一样，法门是无量的，你怎么去学呢？从你自己的法门上面你要去深化，把你修行的方法纯化，纯化以后，你自己会把人性履行，就是践履，会走上去。那时候你看到花，花是生命，看到云，云也是生命，你看到下雨、雨滴都是我的生命，那个才叫作成就，那个生命的花果他很自然地展现出来。你假如不这样的话，那你只是一种知识的奴隶，这么高雅的学问、知识你都必须知足了，其他你不用讲了，其他你还要追求什么？欲望是无底深坑，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停呢？无法停的。所以，这种欲望的列车搭一站就好了，到那个目的下来，你就要赶快下来，你要一直搭，无穷尽的走下去，你就永远没完没了了，一站下不来，两站你应该下来了，不要再走下去了，要能够知止，这是讲知足的部分。

「强行者有志」，强行有两个部分，强行于外，对于事业，对于向外发展的部分，像很多人有这个情况，尤其我们这个时代，只要我肯干，人家八个钟头，我十六个钟头，一定会成功，这就是强行于外的人，这种人不能叫有志，只能叫作有力。这里讲的「强行者有志」，是指强行于道的上面，要顺法自然。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习气，已经都违背了自然的法则，现在要我们把意识形态跟这种错误的习气、错误的思维方法扭转过来，这个叫作有志，这才叫强行，有志是指这个部分。这个就不好做了，因为我们人很奇怪的，顺从于旧有的错误的，你会姑息，也明明知道要把他改过来，你就是改不过来。你有一百零一个理由、一万零一个理由可以支持你不改，这个时代实在很麻烦。所以想要赢圣人、强过别人，比别人更好的部分，因为有外面的媒介，通常我们都做得到，但是这个未必有志，不是我们讲的有志。

「有志」还是指自己要战胜自己，就像前面我们讲的这个部分，你必须自胜，你才能叫强。所以，「强行者有志」是指，你自己要战胜自己的不正的思维，战胜自己不好的习气，战胜自己不顺乎自然法则的部分，那个才叫有志，你要扭转这些习气，外面没有凭借的。你成功，我要比你更成功，你赚 1 的后面九个零，我可以赚 2 的后面九个零，我可以比你更好，比你更强，但是这个叫作好胜于人，不叫有志。

你对自己来讲，没有标准，你战胜自己以后你得到什么报酬？没有，你能不能有这种真知灼见？这个才叫作有志。像庄子讲的名言，真人才有真知，不是真人没有真知。换句话说，只有成道者他才能够讲出真理来，没有成道的人讲不出真理。我们现在依循于成道者来讲的，你有没有办法？我们现在都是圣言量，老子这样讲，你敢不敢这样做？你做得到吗？你可能做了一半会想，老子大概讲错了，要不就是刻书的人刻错了，传讲的人讲错了，因为你会丧失信心，你就无志。

老子这样讲，你要力行之前，照着圣人所指导的，力行之前，你马上要行先过滤一下。他讲的效法自然，天理大道的这个部分，你想想看，你能不能找得到，你找不到你没有依循。你依循于真理、大道、自然的法则，然后把自己错误的全部改过来，这个才叫有志。我们一般人很难顺从这个部分，因为他太抽象了，我们不要说修道者了。在中部有一个修道者，不要讲是哪一教，说了不好听，当初开始发心的时候，他就绝对要依循于真理讲经弘法，传播福音，不像人家这样讲要超度收钱的，可是因为他对讲经的缘一直不好，他的一些同道者，相继离开了（台语），他的音色也很美。就这样子，一场两场下来，他的生意很好，然后什么叫讲经、传播福音，他忘了。他就开始用他的这种最原始的、根本的这种才能，就靠着唱腔，开始赚钱了。像这种情况，因为赚钱这个东西很容易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让你去比较你的进步跟你的成就，要讲经、传播福音那很麻烦，你可能越讲人越少。讲的他高兴的时候，他会说，哎，我觉得你讲得很好，超过 85 分有了，你讲的好，人家给你打成绩，你讲得不好，人跑光光了，你什么时候得罪他，还被人家羞辱一顿，你感觉不到你有什么成就感，而且失落感很重，问题就在这里产生了。所以，你很自然就会偏向某一部分，朝有依的部分去了，所以，修道、行法并不那么容易。

同样，从事艺术工作几乎也有这种情况，想要把心灵、生命的火花给绽现出来的人，通常有这种情形，他只要不想说，真正把生命的情操好好地展现出来，那也

就算了，假如他想要的是好好展现的话，他一定会遇到挫折。除了市场的挫折以外，他很有可能所谓遭遇到的问题，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他自己的瓶颈，他必须要突破那个瓶颈。因为人自己本身要深化，要超越，在要深化跟超越的时候，他要凭什么去超越，要怎么样才能够去超越呢？所以，一个创作家，他常常会遇到生命的谷底。他会遇到瓶颈，没有办法突破，那个时候你才知道，那种孤独、那种落寞的状况，你才会感受到这个部分。当这种现象产生的时候，任何人没有办法帮你，你很自然就会转变。

但是，你假如用金钱来衡量的时候不一样，金钱来衡量，一个就是现在很景气，现在不景气，不景气我们该怎么办，顶多收摊子，过两年景气再来。尤其在修道人，死人从来不会有不景气，不管什么时代，死亡率是平均的，只要世界人口逐渐增加，死亡的生意就一定会越来越景气，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用这一种心灵上的超越跟突破来讲，这个「自」就很重要了，因为他无依嘛，唯一的就是自己。因为你要超越的是自己，突破的也是自己，要成长的也是自己，但是，这个部分太抽象了。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说，「强行者有志」是指这个部分，不是跟别人竞争的，这一部分不叫有志，而是叫好胜于人。好胜于人的话，很简单，俗话讲的敢死的都会赢（台语），只要你不怕死，你就会赢的，关键在这个地方。

「不失其所者久」，这个「所」就是根本，「不失其所」就是不失根本的人可以长久。这个「所」，按照中国字的讲法，应该是够像北斗星，他在那个地方，众星拱之，北斗星所在的位置叫作「所」。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根本，一个核心点对了，不丢掉根本核心，才能够长久。这个「久」是超过三世的，超越过去现在未来的，并不是说可以维持得比较久，不是那个意思。世间最聪明的人，大概没有人比秦始皇更聪明，还没死的时候，就叫徐福派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到扶桑岛去找仙丹，看吃了以后能不能够长命百岁，也不要死，长生不老。结果徐福这家伙去了以后不回来，听说他就是日本人的祖先，所以有一种汽车叫福桑，福手，很会跑嘛。他很聪明，在生的时候是这样，他想一想要死的时候，弄了好多机关，不知道有哪几个倒霉鬼去盗墓被那个机关打死的，现在照样一个一个就要曝光了。秦始皇那么聪明，现在就看要不要赶快把他曝光而已，他只是比较久，2200年，比较久而已，但跟我们这里讲的「久」不一样。这个「久」是超越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地方之所以能够超越过去现在未来，就是因为他有根，有这个根本，有这个

核心。换句话说，我们人只要能够掌握住这个核心，这个根本，已经跳出三界轮回。道家没有出离三界的这种术语，但他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出离生死，不再轮回，就讲这个部分。我们假如把修行并起来讲，你自己去看一看，老子这个地方讲的跟禅宗讲的完全同样。禅宗很少跟你讲，要布施，要持戒，就像老子从来不讲那些一样。所以，禅宗的语言模式跟他的思考方法就是走道家的路子，他不走印度佛教的路子。印度佛教很罗嗦，有讲不完的经，讲了五十年还要再讲，讲了五十年不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继续还要讲下去，尽未来际的讲，这就是印度佛教的思想。中国的思想家不是这样，他从日常生活中给你指出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但要知人，要能够自知。「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不但要胜人，更要自胜，他讲自知、自胜，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他讲这些，不失其所，你就不会丧失你的根本，你就抓到你的本来面目，你就能够当家作主。这个时候，能够当家作主就是成佛作祖，那当然久，照见本来面目，父母未生之前本来面目，他就是讲这个部分。他有没有说，不失其所者久，为什么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他不讲那些，从这个地方看。道家也一样，都是直接探取根本，从这个部分来谈。

「死而不亡者寿」。死，死了就死了，怎么不亡呢？我们讲，死是个形，产生变化而已，实指四大这个相，这个形象发生变化。「不亡」是指我们的性，人性，根本长存，叫作不亡。什么叫作寿呢？真正的「寿」的意思就是本性长存。我们一般人，形相死亡、坏掉的时候，你的性也消失了，所以不能叫寿，你的性一消失，你就做鬼去了。做了鬼以后，中国人就区分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要用中国人的思考模式来讲，气清，曰魂，气浊；曰魄，所以叫魂魄。从这个地方区分出来。换句话说，你的性根本就不存在了，已经变成气了，只是清跟浊而已。但是，你的形、相、色身坏掉以后，能够抓住根本，刚才讲，那个不失其所，这个时候能久，那个根本能够抓得住，根本就是性，你那个性能够长存。人性能够长存，不管他叫什么性，我们那个心性能够掌握得住，就长存了，就是寿，是不是超越十方三世？跟佛法讲的完全一样，只是用字不同而已。

好多人说道道家不究竟吗？我觉得蛮究竟的，这个就很究竟了。你不能因为是中国人讲的，那就不对，那不见得。他这个地方也讲到了，不是没讲到，而且这个根本讲的非常好。他从自知、自胜、知足、反观，强行者有志，行于道上，复归本源，这个道就是菩提道，用佛家的话就叫菩提道。他的方法有了，然后讲结论，

他的境界，「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换句话说，你照这一章这样做，你就可以成就，你是阿弥陀佛了，又久又寿，那有什么不对？不究竟吗？太究竟了，这是这一章的这个部分。现在看下面这一章。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爱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这是一个总说，把前面的部分做个总结。

「大道汜兮」，大道很广泛，这个「汜」是很广泛的意思。其可左右，这个「其」应该来讲是岂，怎么可以左右他呢？大道很广泛呐，广泛就变成是虚无，既然是虚无，虚就不能够绑，不能系缚，也就不能左右他，这是讲大道的特色。大道的存在不是你的意识形态所能左右的了，很简单就这么说。不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你想的。换句话说，真理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他本来如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去了解他、感受他而已，你没有办法左右他。

「万物恃之以生」，万物都靠大道才能出生，但是「大道不恃」，大道不会拒绝他。你们要靠我出生，一切万法，大道说不吗？没有。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万物是相，大道是体，有没有很清楚。相都是依于本体出来的，体会不会拒绝？体不会拒绝。他不会说，你这个相等一下，等那个相演完了以后，你这个相再出去，不会。你要，都可以，你要怎么样都可以，他不会拒绝你的，只要因缘到，他们就出去了，在这里本体不会干涉他。

「功成而不名有」，他不会据为己有，大地万物生成以后，他不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大道不是造物主。他的讲法跟世尊讲的完全一样，没有造物主，所以他不据为己有，有造物主就会说，这是我造的，他没有这样讲，他没有造物主。

「爱养万物而不为主」，这个叫作什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他不会因为爱养万物而据为己有，而自己称主的，没有。他不会说，你们是我的子民，他不为主，这个真的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到这个地方是一段，他先讲大道的这种状况。下面讲，「常无欲」，无欲就是无可欲，我们自己从主词的这边，就是能这边来讲，无欲可名为小。

「万物归焉而不为主」，这是从所欲那边，你自己不据为己有，可名为大，这是第二段。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圣人不为了求大而大，他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这是结论。这一段是讲这三个部分，现在一个一个来给各位作说明。

大道广泛，就是弥满法界，这个地方的大道用佛家的术语来讲叫真如。真如弥满法界，识性不能攀缘，其可左右，不能攀缘。真如是本体，所以万物恃之以生，万物都依体起用，依本体而示现种种相，本体对于这种因缘的情况组合，他从来不会去干涉。所以说，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他不据为己有，他不是造物主。爱养万物而不为主，讲他的作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现在我们来看，恃之以生是在缘起法界里面。缘起法界的种种现象，都是依于性起法界而出生，性起法界对于缘起法界的种种现象，他不会干扰的。因为缘起法界的相要出生，一定是因缘和合，因缘不合相还出不来，所以因缘合就出什么状况，因缘合就出什么状况。当年我在学电脑的时候，一行打六个字，因为是刚学，一专心打到第七字就在线上，明明输入是这样，怎么那个字跑出来会变形，不是我输入的字，看了半天，原来他跨在线上，线上有个符号，那个符号跟原来输入的符号冲突，就变了另外一个字出来，这就是因缘不合嘛。我们不知道呵，你以为我输入是这样的资讯而已，其实原来有一个资讯在干扰你，这个就是因缘。同样的，缘起法界也是一样，他有主观有客观的因素，这些因缘和合起来产生什么样子，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以为因缘是我主动操作的，所以我要创造一个事业，我就投入金钱，这叫资本，投入土地，投入劳动，我以为这样组合起来就成为一个企业了。

这个在基本命题上，这些元素是需要的没错，可是这样还会失败呢？因为他还有客观的因素。客观的因素就是，你现在所投入的这个事业是三十年前的事业不是现在的事业，砰，年龄一失就足够了。因为你的时机因缘不对，那个因缘客观地在那里就干扰了你，你并不知道。有些人投入的是很好，可是，他太早，那是十年后才能成熟的，你就投入了，时间的因缘不成熟，你也不能成就，但是客观的因素你感受不到，你只会从你主观的因素上面去掌握。

所以，因缘和合不是我们的事，我们只能说，我加入这一个因素，能不能使他成为我的，只能够这样讲。他是不是成为你的，看你的福报。福报是宏观的来讲，也就是你的主观因素投入，再加上客观因素，能够成就的话，就是你有福报。而这个宏观不是一般人能看到，你至少要证得阿罗汉以后，你才有这个宏观，那个叫神通，关键在这个地方。

所以，真如本体是依于外在的环境，才会显现出种种的相，而外在环境的这些因缘分主客观因素，那也不是人类所能掌握的。所以他从这个地方来讲，万物恃之

以生而不辞，下面讲，功成不名有，你没有办法据为己有。

我们一般人有这种可能，我成就是我的，是没有错，那是你多生累劫以来所修的福报，在这个时候因缘成熟了，你可以这样具足，可是事实上，他也不一定是你的，那只是一个短暂的因缘组合而已。但是，站在真如的本身来讲，他根本不会把他据为己有，因为真如本身看的是一切万象。就像父母看子女一样，子女在吵架，父母不会介入哪一方的，要么两个都罚站，要么都没事，要打两个都打，就这样子，只要吵架都一样，因为站在父母看子女是平等的。

真如来看现象界，种种现象都是平等的。现在你看，杯子打破了，怎么样呢？在真如本身来看，他只是复原而已。你说水灾不好，水灾有什么不好，他是把天上的水移到地上的水而已，地面的水等一下就跑到海底里面去了，一样的，不要紧，他说我睡个午觉起来就一切太平了，他不会在这里起分别的。就好像我们有钱的一样，从第一银行搬到彰化银行，彰化银行搬到台湾银行，反正都是我的钱嘛，你说那边钱太多了，不会的。他只是这个分配的情况而已，所以没有特别地说哪一个是我的，哪一个不是我的，站在本体的立场，那些都是一样的。也就因为有这样的情况，他会爱养万物而不为主，这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这个理啊我们容易知道，但是你很难感受到，这几个月来感受了很多。你看那菩萨为什么这样大悲，菩萨的大慈大悲我们怎么样去想都没办法想象得到，你一定要亲身去经验你才能感受得到。比如以我们来讲，我们看众生，我们会说，他比较跟我有来往，他死了，我内心有所感受，可是你经过殡仪馆里面死了很多人，你好像没有感受，因为那些人跟你无关嘛。菩萨不会有这种心境，因为菩萨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所接触的众生是非常有限的。佛法讲，要广度众生，不是你一定要度众生怎么样，他要你走入群众界。因为你走入群众，群众会来来去去，群众来到我们这一会，就好像出生，群众离开我们这一会，就好像死亡。那你想想看，广大的群众这样出出入入，你有可能说，我特别爱哪一个吗？我特别执着哪一个吗？菩萨不会。那么多，可能最初几个体会可能比较有印象，某个人怎么样，但是，当这种次数跟人数频率逐渐增加以后，菩萨连长相什么样子他都看不清楚了。那时候他要特别去爱哪一个，特别去讨厌哪一个，有没有可能？没有。这个时候他悯爱众生，他不是因为众生苦去悯爱众生，不是的。因为菩萨已经感受到了，这些众生对我来讲都有缘，都有恩，基本上菩萨对众生都是报恩，我们要记得。他不会说，我给你们种福田，不会这样讲，他都是报恩的。因为他以报恩的立场

来讲，他对众生一定会付出他最大的爱，而且对任何一个众生都一样的，他不会去选择对象的。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变成没有什么缘，不要讲缘，任何人，每一个众生都是一致的，平等的，这个时候他的大慈大悲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因为他把任何一个人看成都是我生命的一个分子，一个因素，因为在这样长期多生累劫下来，一直接近众生，众生在菩萨的生命因素里面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生生死死，生生死死，众生的生跟死是菩萨的生命因素，这个时候，他怎么会去选择，会去拣别呢？不会拣别的。

就在不拣别的情况之下，他又为什么要为万物主呢？所以他会爱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而不自己称主，不称主的话，他一定称臣，称臣的话就感恩，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菩萨是以感恩的立场来讲的。

大道如此，大道讲的是真如，菩萨是站在真如的立场来看，他就是展现出这种生命力。所以我们修行人不能免除众生的原因也在这个地方，你要投入众生一定要多、要广泛，你才感受得到。你假如就我们这一群人，很快就产生情执了，尤其又是你所选择的恰当对象，情执马上起来了。当你面对广大无垠的众生而不设防任何人都可以进来，随时随地各种人都到。有的跟你讲，讲到已经要成佛的阶段了，突然间又跑出一个来，师父，拜佛的时候要怎么拜？你说，天渊之别就是这样的差距。诵经的时候是跪着好还是坐着好，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刚才讲到那边要成佛去了，这边才要入门（台语），菩萨就在这个地方要调得很均衡，两边要很平衡，总不能这样问的瞪一下，再想一下，想到哦我不能瞪他（台语），我慢慢和颜悦色跟他讲，这样的菩萨叫初发心菩萨。

一个老菩萨已经历练过了各种状况，他在这个时候对任何众生都一样，一个菩萨的伟大就是指这个地方伟大。所以像普贤、观音这样的大菩萨在那非常殊胜的国土里面，他也要来到这地方，他的心境在很纯很净的地方，他还要投入众生界里面，他还要投入呵。他没有说，我今天到这种地步了，我又何必去度那些人呢？假如是这样，那是凡夫，标准凡夫，那跟总统差不多了。总统就可以这样，我现在当总统了，一个乞丐有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我去找，乞丐有问题找管乞丐的官员就可以了。不能这样，总统他可以这样，修行者不能这样，因为生命是平等的，人性是一样的。即使是乞丐来找你，跟佛来找你两个是平等的，你自己去调整好了，你想想看。

当时诺那巴去找帝鲁巴的时候，帝鲁巴是密宗的第一代祖师，他已经入灭了一百多年了。诺那巴去找他，怎么找？人家都死了一百多年你到哪里去找？他到森林里面去，他坚持，我只要找他，我一定可以找得到。他花了十几年功夫，他很认真呵，终于出现了，帝鲁巴出现了。帝鲁巴出现的时候，他很高兴，然后帝鲁巴就现了一个坛城，释迦牟尼佛，这个诺那巴一看是佛就先拜。拜完以后要拜帝鲁巴，帝鲁巴说：「不要拜了，你跟我无缘。」「呵，我找你那么久，我都示现了，为什么无缘呢？」他说：「你是先拜佛，不是先拜我。」为什么？你要去感受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在修学的时候，你自己去看看，菩萨对众生是不分别的，问题是众生有分别心，你看到菩萨跟看到佛，你会认为佛重要，你明明是来找师父的，师父来了你还拜佛不拜师父。当然帝鲁巴对诺那巴这种上上根器者可以这样，我们下下根器的没办法，你还是先拜佛好了，要是我叫你先拜我，你会说这个师父这么自大，要先拜你才可以，不能先拜佛（台语），但是他对这种上上根器者就是这样修理。你为什么先拜我，你既然找我，我为主呵。他弄个假相来骗他，他就被骗了，又找了十二年，他走了，不理他；又找十二年才找到，这下子就要先拜了。师父说，你怎么拜我？你是佛弟子还是我的弟子，我是你的弟子，但你还没皈依我，又把他修理一顿，这是对上上根器者。但是我们要知道，菩萨对众生不会有这种区别的，佛来跟凡夫来，菩萨对他们两个是平等的，他不会说跟佛谈得很高兴。我们现在不是，有大和尚来了，其他小和尚靠边去靠边去别吵（台语），我要跟大和尚讲话，你就有分别心嘛。你说世事如此嘛，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了。你还是要以世事的标准，你不以佛法的标准来看，那就没办法，这个地方是讲这个部分。

第二段他讲：「常无欲，可名为小」。这个常是讲「真常」，「真常」他是很平淡的，他本来如此，这个「常」跟前面那个「道、常无名」的那个常一样。道、常后面加顿点，之后才叫无名，这个地方的常是指真常、恒常，这个东西是很平淡的，不稀奇的，他无形无状的。你站在能所的立场，就是主词、动词的立场来讲，「无欲」应该是根本的，所以，「可名为小」，可以把他叫作小。因为这种功德即使来算的话也是正常的，所以他不是特别大，问题是在所的这个部分，受词的这个部分。

万物归焉而不为主，这个「所」，现象现前以后，从本体这个部分来讲我们

做得到，就类似富而不骄易，贫而不谄，难。富而不骄容易，我一富有以后我不骄傲，不现给人家看，这个比较容易，但是贫而不谄媚，这个很难呵。现在讲的这个东西，有类似这种情况。从主词的立场来讲，本体的部分是容易感受到，但是从受词、外相上面的成就上来看，外相的因缘一到，万物归焉，你自己能不能够不据为己有，不会去炫耀他，不会认为是我的功劳等等，能不能呢？这个就难呵，所以说，可名为大。他从能所上面来看，能所要具足，但是所比较重要。我们用一佛乘华严的立场来讲，「常无欲」，自证自立，可名为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是境缘法力，境缘法力可名为大。一个是主词，一个是受词的部分，大概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因为境缘法力是指对外境显现，你能不能照得住，自己本身启发那种智慧出来，这个是我们讲，人的生命品质到某一个程度以后，他自然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会追求宁静，追求生命的那种品质，或者以世间人来讲，你会励志，敦励我们的人品，这个都是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外境的复杂性，我们很难去把他分辨得很清楚，所以很多人常常会后悔，他也知道不应该做这些，可是会被境界迷进去。我就知道我也一直不吸毒，可是我现在为什么跑到勒戒所来了，他被境界迷进去不知道。我也知道我当官我不贪污，可是我现在为什么犯了贪污罪。他也知道不应该贪污，他也不想贪污，可是那个境界就会把你卷进去而不自知，那个叫境缘法力，我们缺乏境缘法力。但我自己有没有自证自力，我自己有能力，我想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外境一直转你，因为你比较小嘛，被外境把你卷掉了。换句话说，老子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环境的影响比你的本性来得大，环境的影响比我们自己本身的习性来得大。相当于《三字经》上面讲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性是本善的，可是习气把你带走了，这两句话就讲这个部分。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是以」就是所以，圣人终不为大，就是圣人不求大，「故能成其大」，圣人对这一部分他能够掌握得住，为什么呢？他从根本上就不卷入。我们呢？心里有这样想，可是环境在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被卷入而不自知。所谓圣人的意思就是从根本他就抽离了，他对于环境的变化，他观照的很清楚，我们自知会很清楚，可是观照的能力不够。我以前刚考上大学那一年，在家乡有一个新竹的老师，在那边教书，他没有教我，他教初中，我考的时候是高中。他常常在我家吃饭，他很清纯的，他也是我们中心大学经济系毕业。他就给我介绍，到学校去找谁找谁，因为都是他的同学嘛。到我大学要毕业了，我就去新竹

去找他了，不认识了。他当然对我是很客气，可是我看他我就认不出来了，因为他在那边已经当官了，大官呐，那整个生活习气都转变了。他变成了非常世俗，原来是很清纯的青年，仙风道骨。到那一次我见到他，我说你怎么这样油头粉面的。他说，没有办法，上了年纪，我说，你比我总共大六岁。因为他毕业当兵，当兵以后到那边教书，教书那一年我考上大学，那一年和第二年还住在我家，第三年他回去了。才几年而已的变化，油头粉面呐，世俗的揽进去了，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好了，去了。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能够抽出来，他观照他的环境，看得很清楚，他绝对不染，而我们凡夫会染进去。染进去你不知道，等到事情发生了，你才会彻底地反省过来，欲哭无泪，我什么时候弄错了，不知道，但是，现在来讲你就错了。那么你回想过去，我也不是这样的人呵，那是你无欲，常无欲，可名为小，你性本善没错，习相远，被卷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品质里面，自己要去留意这些，圣人他告诉我们，也可以说，非常的详细。

我们一个月就讲到这里，下个月我们从下一章开始讲，这里还没有讲完，这个部分讲的味道还不够，下一次我们再作个总结。

## 老子 第二十五集

《天下往》这一章。「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

今天先看这一章。「执大象」，「大象」就是无相，无相就是无形，相是形象的意思，大象是无相，就是无形，就是指无形，无形的意思就是不执着了，我们佛家的话就叫作无我，无我的意思就是随缘。能够随缘，天下之人就会汇聚在一起，这是从根本上讲的一种境界。因为你不执着，没有自己特别的主张、意见，没有那种分割，没有瓜葛，大家来都会相安无事，所以「往而不害」。「往」是世界各地的人都来，但是不会受到伤害，假如说有我们的规章，有我们自己的制度，别人来他就要适应，假如我们没有特别的主张，那么任何人来都可以过他自己的生话，在这样的情况就不会有害。这个「害」并不是说一定是伤害，而是一种干扰，人家来到我们这里，他不受到干扰，是指这个意思。

那么天下之人聚在一起，通常来讲，以我们现在的人来看，意识形态很多，

所以常常会发生所谓文化差异的悲剧，种族不同的悲剧，有这种情况。不同的人种固然会有一层隔阂，即使相同的人种，不同的教育程度，他也有相当的隔阂。人之相处的重点在于能够互相尊重，假如不能互相尊重，你怎么要求大家一致，这是都不可能的。因为有的人喜欢某甲的生活形态，有的人喜欢某乙的生活形态。比如同样住在湖边，有的人就喜欢下水，有的人就不喜欢下水，那喜欢下水的人下水，而下水的人要尊重不下水的人，同样，不下水的人也要尊重下水的人，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相处「安、平、太」。假如没有办法这样的话，每个人都坚持大家都一定要如何，那就不行了。

这个理念在所谓的自由时代，应该是可以做得很完美，但是我们现在的所谓自由时代跟以往不一样，以往没有自由时代的这个名词，但是那是真正的自由。现在这个时代，一再地强调自由，反而我们不自由，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限制。当然这里面所牵扯的原因很复杂，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口的密度太大。这一个大的密度，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排挤，而这个排挤会使我们在生活中，造成严重的意识区分。尽管你说我们不区分，那也不可能，因为你不区分，别人会区分。

前一阵子，我们为了男生头发的问题，到底是该留长还是该留短，这个也闹得满城风雨。不但是这个样子，连留个头发留多长都不行，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古代没有这种情况，你要怎么留，管你胡子要留哪一边，那都无所谓。现在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那就是相互之间的影响。所以这个地方最主要讲的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一个人假如过分执着自己的意见，那一定对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不要太有这种主张。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意见，自我意识，来作某一种程度的规范，假如没有这种规范的话，你可能会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到底要飘到哪里你都不知道，那么自己的一种规范才可以，但是，你假如把他定成一种目标的话，你会很难过。像古代的人，他没有时钟，他随着日月运行，天黑以后大概多久，他们就统统入睡了，睡饱了他就起来。我们现在不是，你要在几点睡也不知道，等到睡下去好像时间还没到，行是行了，时间还没到，还是硬是要再睡，等到睡得正熟，闹钟响了，习惯性把他按下去，又睡着了。你自己在某一种规范之下，自己的那个生理时钟会去突破那种规范，这样的话，我们自己的压抑太多了。

所以，越文明，你会发现，神经病会越多，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就是自我意

识自己压抑自己，然后自己扭曲了自己的人性，你不知道。因为我们一直觉得，我要把自己塑造成某一种人，我才满意，你为什么要塑造成那种人呢？因为你认为这样子，在这个社会上才可能跟大家如何如何，当你这样的话，痛苦就来了。我们能不能稍微把自己放轻松一下，我不一定要塑造什么，我只是要生活而已。人是以生活为目的，不是要以竞争为目的，当你以竞争为目的的时候，那痛苦纷然杂沓。当你是以生活为目的的时候，那一切的压力你都可以不顾。所以，为什么说，文明越进步，人类的这种文明病越发达？关键就在这里，就是在于每一个人都想要今天比昨天更殊胜，我要比别人更强，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

所以，一个圣人，就是领导者，他能够无我，把一个国家治理，一个天下带到随顺的境界，那么天下之民都可以在你的环境里面居住下来，而不会互相干扰，这个叫作「往而不害」。在这个时候，每个人各得其所，这个叫「安」，各得其所，你要怎么生活，你自己去生活，这个叫作安。人与人之间相处，不会彼此的相竞争，这个叫作「平」。这样的情况，大家生活会蒸蒸日上，这个叫「太」，太是指蒸蒸向荣的意思。彼此相处，各得其所，彼此相处，不互相竞争，彼此相处，大家都蒸蒸日上，这个时候叫作太，安平太是这个意思，应该这三个字是各别要点开的。

「乐与饵」，乐是音乐，这里的意思是能使人心动，叫作乐，你念成乐（le）也可以，使人心动。「饵」就是尘境，我们所讲的六尘境界，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尘境的意思。

使人心动的，或者美好的尘境，都会使「过客止」，路过的人，看到这种境界的人都会停止，停下来。但是，这个停下来是有他的限制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你说一个客人闻香下马，把好东西吃了，吃完了他是不是又走了？虽然他停了，那只是一下子而已，虽然有香味可以吸引他，但是很快就过了。有很好的音乐使他心动，他来听，听完他还是走了。有很好的画展，让他来看画展，他看完了，他还是走了。也就是说，经过这么一番的激情之后，或经验之后，他走了，这样的话，尘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也不过是一个短暂的而已。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那实在是太不值得了。我们讲在时效上来讲，也不过是刹那而已，所以说，使人心动的那种境界是不足以吸引人的。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台湾这几十年来来的繁荣跟进步，我们可以从娱乐上面看到。最初有电视，那个时候的电视是每个礼拜演一次节目，一个礼拜一次，中

午大概一二个钟头，晚上大概六点半开始，唱国歌，到晚上十一点半唱国歌结束了。每天的节目不一样，每个礼拜轮一次，那时候已经觉得很不错了。第二台、第三台出来，就变成每天连续的节目，接着我们现在几乎是二十四小时的节目，你会发现到，整个社会变了，电视节目已经不吸引人了。在外面，吃的一再地改变，花招一再地变，现在满汉全席已经没有什么了不起了，199 吃到饱，你看看。再来你看，声光娱乐也是一样，MTV、KTV 一直跑出来，还有 RTV，卡拉 OK 还不够，为什么呢？这种声光尘境的诱人使过客止，但是不能够长久地吸引众生。你可以想象得到，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会演变到什么样的程度。社会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但是我们自己应该可以了解到这个严重性。那么一个圣人，就是说一个在位的人，他应该要懂得这个意义，假如他不能体会这个意义，那整个国家、社会会带到万劫不复的境界。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修行人他常常警告我们说，这个灾难快到了，为什么？因为他每下愈况，一直下来，人心、道德沦丧，这个社会已经把我们一再一再地瓦解掉了，这个就是「过客止」的意思。

下面讲正常的大道，「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道」的这个部分，他讲无味，因为无味，所以你能够长久。我们留意看看，你说，闻香味好了，香水你闻多了，根本就不香，刚开始有香味，几次以后你就感觉不出来了。

真正的香味就是大自然的空气，你可以永久地一直这样呼吸，你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用香水，鼻咽癌就是香味刺激太多。社会上鼻咽癌最多的是哪一种人呢？制香的人，做香呵，点香，拜拜不是要点香嘛，做香的人鼻咽癌最多，为什么？他的鼻子整天都在接受那个刺激，太多了。「淡乎其无味」你才能长久，这是从究竟面讲的，一般人感受不出来，从大的境界来看。

「视之不足见」，也是一样。你所以能够看得到的都是小境界、小银幕，你要真的看不厌的是大银幕，天地之辽阔，那个才是真的境界，所有的什么画，什么镜头，都是小境界，小银幕。

「听之不足闻」，你想想看，你要是整天戴耳机听音乐，你就知道，耳机拿下来，你什么也没听到，你听不到了，耳聋了。所以，真正要用的是无音之音，我们才能用，无色之色我们才能看，无味之味才能够用不尽。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一般人的生活都有依靠，小境界你容易依靠。我们说一个人为什么小家子气，他就是太依靠了，你要能够把心量放大的话，那就不一样，一个人有依的

时候，那个依赖性产生在哪里？短视，你要无依的话，你就会前瞻。

我们有个朋友，他家里除了他自己的作品以外，他的墙壁统统打通，全部用青玻璃了，他不用毛玻璃，四面所看的都是青山绿水，他不挂画，一年四季的景色都是天然的。我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不是有很好的画吗？他说，再好的画都没有这个画好。他看出去就是青山、白云，是动态的，是那么广泛的。这个叫作视之不足见，看的是广大的境界，他不依赖。尤其是修行人，有依的修行人是很难过的修行人，我们一个人要有修养也一样，当你的修养是依据某一种标准的时候那就很痛苦了。所以，我们常讲要无依，为什么无依？无依就是要独立，独立的时候，你的境界就能广。所以我们常讲，追求真理，你不要追求那些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你的依赖，追求真理的时候，你就会独立出来，只要符合真理的范畴，我们都能接受，那就好了，不管谁讲，不管什么境界，只要真理那就好了。

你要是意识形态的话，就很麻烦，佛家一定要讲佛性，神家就讲神性，佛性跟神性其实指同一个，因为不同的讲法而已。你要能够知道，他讲的神性指的就是我们的佛性，那就好了，我们的佛性到底指的是什么，你能不能体会到？你要体会不到那一个的东西的话，讲佛性讲神性都没有意义嘛，那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已。你讲佛陀，他讲上帝，上帝跟佛陀还不是一样？名词不同而已，他所指的那个标的是什么？我想这一点才重要，你假如他指的标的那一点不知道，而是从文字相上来执着那种意识形态的话，那就没有意义啦。

人生、生活也是一样。人在天地之间是以生活为标准，而不是追求其他的依附，比如说名位、财富，名位跟财富假如你不能拿来用的话，没有用。我们报纸一打开，每天那些大官都在那边对骂，名位很高，那有什么意义呢？假如说，你只是为了生活而已，名位附到你身上来，那是附带的，有没有都无所谓。财富附到你身上来也是多余的，有没有都无所谓，因为你要怎么过一个你自己自在自由的生活，这一点才重要，假如不能掌握到这一点的话，那就完全失去意义了。所以人生在这个世上，要懂得我们真实的意义到底在哪个地方？假如这一点掌握不到的话，你在这里怎么奋斗，都没有意义。

我们看看一般的生物、动物，人跟动物之间，从物质层面来看的话，完全没有差别，动物除了生活以外，他没有别的，人也不过是受过教育的动物而已，他会隐瞒，他会伪装。但是，假如人没有办法过一个真实的生活，而只是在教育的名称

上面打转的话，他不如动物，那种内心的煎熬、苦痛，动物没有。动物遭受惊吓的时候，也不过一阵子而已，他吓过以后，回过头来一看，没事，他就没事了。我们不是，我们吓过一次，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你的意识形态深深的络住了。在竞争的情况之下，也有类似的情形，因为你怕失败，你怕丧失，那你就不是在生活中了，你是在恐惧中。

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怎么摆开教育所附给我们的这些意识形态，不要太过于依赖那些小格局，要放宽，自己独立，然后站立，过我们自己应过的生活，这个才是重要的，任何外来的压力我们都可以摆开。所以，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自己走自己勇往直前的道路，不要顾虑到周遭的那些包袱。

这样的话，就能够「用之不可既」，「既」就是尽，用之不尽的意思。你是个大格局的人，你是个大银幕的人，那就用之不尽，你是个小格局的人，那就很麻烦。台湾话讲伸展手脚都会踢到（台语），你一伸个赖腰这边也碰到那边也碰到了。你是大格局的话游刃有余，要怎么样游刃有余呢？独立、无依，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老子，就看这个本体，老子的特色就是特别抓住本体的部分，你抓住核心以后，你把他散开。你要往东边撒也可以，往西边撒也可以，那个生活就任你了，他在这个地方不限制，你只要抓住生活的重心就好。所以每一章你都可以看到，他在举宇宙天地的这些事相给我们看，然后告诉我们生活中的事情，以天地、宇宙大自然的标准作为一种客观的旁证，然后告诉我们，自己生活上你应该要怎么做。他一开始展开是无相、无我，你不要执着，一个人如此，你要持家，教育家家里的人也一样，绝对不要在小格局上面看。比如教育子女，你不要老是要求他考100分，要读哪个学校，不要要求这些，只要让他自己发展，他懂不懂得生活的情趣，自己会不会安排他的生活步调，我想这是比较重要的。读书读得很好，将来要做什么？生活要让人家控制？要不然他自己不会，那没有意义。你要懂得自己怎么安排生活，早上要几点起来？晚上要几点睡觉？白天怎么安排？做哪些事？你不要一直要求他，一定要搭公车去，他有时候要散步呵，可以不可以？可以呵，搭公车半个钟头，散步可能一个钟头，你何不让他散步呢？这样话，或许对他来讲，生命的成长会更充实，你一指挥他，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让小孩子自由发展的时候，他会有一种空白，他不会下决定，你要趁早让他去学习下决定，你不要都没有给他机会。这个时候他开始养成以后，你就要引导他，不要去划框框，引导他走入大自然，最好经常给他一些没有答案的题目。

同样的种子，为什么有的长那么大的树？有的长的那么小的草，为什么？他当然会说，品种不同，这个不是答案，这个太简单。当然不同的种子长出不同的东西，这何必讲呢？为什么这个地方会长这个东西？就像我们讲，为什么你生在我们家，不生到别的家？隔壁小张为什么不生来我们家，要生到那个家？他会很简单地拿出他的答案，但那个答案是既有的意识形态，你一定要把他打破。小张这个孩子可以生在那里，也可以生在我们家，你可以生在我们家，也可以生在他们家，对不对？你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你不要一定定义在我们家，你也可以生在别的家，为什么生到我们家来？为什么？这没有答案的，即使各位你也找不到答案，不要说你的小孩找不到答案。你为什么生为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早 50 年出生？或者晚 50 年出生？为什么刚刚好这个时候？为什么？你知道吗？告诉你没有答案，你找不出来。你要不经过真正的修行跟训练，把这些意识形态给除掉，我告诉你，一百个人有一百个答案，说不定一百个人有一万个答案。因为各种答案都是可能的答案，但是你绝对抓不到真正的答案，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钻入问题的核心。

你不要看老子的文章很简单，但他是从核心讲起的。现在我们一看，从核心讲出来，你不觉得怎么样，但是，这个道理假如不讲你自己去想，你看你要想多久才能想到这个地方，你要想多久？

「乐与饵，过客止」，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我们确实确实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使人心动的东西，或者尘境，你也可以感觉到。终生影响着我们的的是什么？他不是心动的东西，阳光，空气，水，这是最平常的，我们每天非有得他不可。但是，阳光是那么的平淡，空气是那么的无味，水没有可乐的甜，你能够离开他吗？几十年来我们都依赖着他，未来的岁月我们还得再依赖他，这个就是淡乎其无味。所以，「道之出口」，道的那个出口就是道的那个引流，道的作用，道的本体所引发的作用，他是非常平淡的，他不惊奇的。但是，这个部分很少为人所重视，一般人要重视的是乐与饵，他会引起你的注意，引起你心动，所以，闻香下马，你闻到香味你就会注意到了，但是这种平淡的没有。真正的伟人，他是淡淡的来，他影响你很深远。

我们一般人很简单的，你留意看看，子女会赞叹歌星、影星、棒球明星，子女不会赞叹父母的，对不对？天天在看呐，说我这个，说我那个，我没有气你就不错了，为什么？「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呵，父母对子女来讲就是这个样子。师

长对于弟子也是一样，假如师长表现的是爱秀的情况，你这个弟子学不了什么东西，大概你学的也是他那一套秀功。你要学的是他的道，而那个道是那么的踏实，他必然对你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因为道本身是不会引起你的注意，然后你会丧失警觉性地漫步过去。为了引起你对道的注意，那完了，你走过去常常又把你拉回来，你有没有讨厌他？就像父母在盯我们一样，吃饭怎么吃得满地都是，那还无所谓，像鸡一样，那就更糟糕了。然后又让你捡起来，捡起来无所谓，还要让你吃下去，你会不会气死。一个严格的老师跟严格的父母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会觉得他很乏味。一见到他，又来了，我今天回去大概又怎么样，刚才走路踢到这些，鞋子弄脏了，回去一定又要虐了，你就开始产生恐惧感。

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我们要想顶天立地，你必须走过这一关，勇于去接受，「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一定要感受到。父母师长都一样，除非大家都来作秀一下，秀一下过去那就没关系了，那你重不重视无所谓，因为「过客止」。我们讲经是最明显的情况，每个月讲，常随众就这么多人，假如我们改一下，一年讲一次，一次讲三天，保证嘉宾满座，甚至于我们还可以在大场合来办，为什么？因为他难得出现，他秀一下，过客止。但是，淡淡地一直讲，流水一样的一直来的话，没有人留意，这就应了经济学上讲的边际效用递减，听多了没效用。偶尔秀一下，效用蛮大的，因为你常常听你怎么讲还是那些（台语），你听不出什么，你能够耐着性子，你才能雕琢我们的内心。偶尔秀一下没有用，你无法雕琢，你只是蘸酱油（台语），过去就没了。所以，大道要昌隆，各种时节因缘并不容易，最主要在人弘，而人不能够着道，人不能与道相应，就是黏着在道上的话，那就一切免谈，现在的时代就是不要道，要的是乐与饵。所以，每个人都喜欢做过客，没有一个人为自己的生命品质来负责，没有，大家只是过一个绚烂的人生，那真有意义吗？那不见得，你有那个福报还绚烂得起来，你没有那个福报，恐怕就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不反对过一个璀璨的人生，但是你要知道，福报用尽，没有办法，有时尽呐。你要想无尽，你必须要有这个根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自己要能够经常地把握住这个重点。现在的年轻朋友，很喜欢强调流行，强调个性，那个流行与个性都是只有相，都是有我，有意识形态。我们要把意识形态淡化掉，能够完全等于零，那就等于是圣人，我们不敢这么说，但是你至少能够淡化到现在的十分之一。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会非常的美好，而不要说像我们讲的圣人一样，出三界，了生死，免轮回，不讲那些。但是你的意识形态，降到目前

的十之一应该可以做得好，那样的生活就很宽广，可以任运，可以遨游。个人如此，家庭教育如此，假如有机会能够执大象，居高位的时候，教化国人也是一样。我们再往下看。

「将欲合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这段经文比较复杂，前面这一段有两种解释法。合起来后要赶快把他张开，他要弱下去呢，要赶快强起来，帮助他强起来。他快要废掉了，要赶快复兴起来，有人要夺的话，要赶快给，这是一种解释法。通常，我们不要从这样解释，老子的文章反义语用的多，应该是说，你想要他合起来，那就把他张开，张开是合的前兆。

「将欲弱之」，你想把对方削弱，那就先让他强盛起来，因为强之后他就弱下去。

「将欲废之」，你要把他废掉的话，那就赶快让他兴起来。比如这个火，你要把他灭掉，那你干脆让他烧掉，让火更旺一点那不是能源用完了嘛，他不是灭了嘛，这是指这个意思。

老子的意思是在讲什么呢？他用反面的情况让我们去体会真理的存在，他是用对立法来看的。我们在讲华严的时候讲到，我们人最好生活在 13 号左右，12 号，13 号，因为月亮走到 15 号就开始月缺了，你要是在 13 号，他永远明天会更好，你用这个标准看这一句话。你一直让他张开，张到最后他一定合起来，你要让他合起来，就让他张开，你要让他弱下来，削弱他的实力，你就让他赶快强强滚，滚过去就弱了，就是这个意思。

「将欲废之」，你要把他废掉，那就让他兴盛起来，他很快就废掉了。站在流行的趋势来讲，这个是堙，堙是一般性的，你要让这个时代变成什么样子，很简单，要把这个国家消灭了，你让他赶快兴盛起来，他很快就消灭了，因为他强盛到某一个阶段以后就弱下来了。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就是这样循环的，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兴盛上去的，每一个朝代都一样，在中国是这样，在国外也一样。前一个朝代分工明晰以后，再团结起来，民族就复兴了，复兴以后达到颠峰，马上就下来了。乾隆皇帝的时候，独步宇宙，全世界最强盛的时代，六十年，乾隆以后，列强通通到了，中国惨遭三百年的杀戮，为什么？强了之后就弱了。同样的，一个人也是一样。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不要让自己太过于扩张，你要保持你的实力，那就最好维持在 13 号那个时候，每个月的 13 号，因为明天

后天月亮会更圆，今天在 13 号，天天都在 13 号。你假如自己很快到达 15 号，那是很鲜亮没有错，明天你就完了，明天就月缺了，今天月圆，明天就月缺了。今天 13 号，明天会月圆，明天会比今天更圆，所以要维持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里面说了有困难。什么困难呢？你到底知道你现在的实力有多少吗？不知道的话，那就采取被动，如何采取呢？那就是随顺，随顺而不加功。你不要加功用行，你一加功就会超越了，尤其人在顺境的时候是最麻烦的事。你说随缘是会随缘，逆境是容易随缘，一上来转到顺境的时候，油门一踩就过去了，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常给各位讲，你有三分的福报，不要做三分的事业，你会忙，三分的福报做五分的事，保证你焦头烂额，三分的福报做两分。现在问题是你是几分？你到底几分的福报你不知道，但是你必须生活，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些工作，有一些事业没有错，但是一定采取被动。

最近有个同修，他过年前跟我讲，他说要投资做事业，我说你不是做得好好的嘛，他说这样不行，还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那你就过了年再看看吧，这个时候还不行，过了年他就去开张了，开张后来给我讲，师父你说过了年就可以。我说，我是跟你讲过了年再看看，不是过了年就可以。好了，他弄得焦头烂额以后，给我说，师父，我看不行，是呵，本来就不行。然后在清明前又跟我讲，我说不然你就清明过后再看看，好了，清明过后他又开始了，现在又是一塌糊涂了。他说师父，那要怎么办？我叫你过了清明再看看，他说那你不是说清明以后就可以嘛。清明以后再看看跟清明以后就可以差很多，为什么要给你定那个期限呢？是叫你这个时候不要毛躁，到了那个时候再看，但是你没有办法，那就是加功用行。他认为改变一个环境会更好，你要知道改一个环境是善缘还是恶缘？你看不出来。所以，采取被动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过年以后，你看看有没有好时机嘛，好的因缘呐，你主动的话就不一样，你主动人家就会杀价，你被动的话你就可以估价，是不是这样？差距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一个人在人生旅途当中，我想这两个原则交互使用是很好用的。我到底有几分实力不知道，我们随缘，然后你会有一份尝试的机会，然后在尝试当中，尽量把风头让给人家，所以人生最幸福的人就是当参谋。意见都是我出，成败都是你付，是不是这样？参谋永远都是 13 号，主官永远是 15 号，刚好今天没有云，你当然很亮，今天一有云，你明天就遭殃了，对不对？今天乌云一遮，你的风采看不到，明天你出来已经月缺了，是不是这样？参谋他永远在后面。告诉各位，

换掉一个主官容易，换掉一个主要参谋很难。因为主官是靠这个参谋在帮你作业，你换一个参谋这个主官不会作业，所以参谋永远是吃香的。你可不可以当主官呢？可以，但是我们不要当了，不是没有那种勇气，不是没有那种责任，而是在人生旅途当中，你没有必要去冒那个风险。我们知道总统，你都认识嘛，有一天要逃，你看他要逃到哪里去？举国上下都认识他，在他后面替他策划的那个坏蛋没有人认识他。我们不是说每一个参谋都是坏人，但是你可以发现，一个人的人生当中，在这个地方维持适当的隐密性，也就是不太露锋芒，对你是一个相当大的保障，我们在人生当中就是这个样子。

比如做股票的人就有这个感觉，你一直要到最高点才卖的话，你常常会被吊起来，一定在最高点之前你就要脱手了，你到最高点你卖给谁？1929年的时候，世界经济大恐慌，那时候就发生这种情况。股票跟我们前几年一样，大家都找经纪人，经纪人说，哦又赚了，你就一直在那边算，一直赚一直赚一直赚，赚到最后说，赚到那么多赶快卖了钱给我好了。经纪人说，你要卖给谁？他说不是赚了很多吗？他说现在大崩盘呢，你怎么办？你一直想要达到最高点才卖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了，你必须在还没有到达极限之前，你就要脱手了。同样的，人生的旅途也是一样，你不要一直走在绷得太紧的地方，稍微留一点自己的一个弹性，你才够用。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把经文的部分，一句一句来给各位说明。

## 老子 第二十六集

我们从第二种解释，他是用相对立的情况来作说明，就是说，先张之，令他合之，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在我们佛法的修学上面叫随顺法，不叫对峙法。对峙就是要把他合起来，就硬是把他压下来，就用这个方法，这样的话，他会反弹。你看这个国家很凌乱，你想要去消灭他，刚好使他们团结起来，因为你的动作引起他的注意，所以他会反弹。一个国家整理得很整齐，很兴盛的时候，你要消灭他，你又怕他，这个时候你可以使他耀武扬威，很快他就会消灭了，他会弱下来，所以说，「将欲合之，必固张之」，用随顺的方法。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你要让他弱下来，就先强他，让他强，强过以后，他就弱了。

「将欲废之，必固兴之」，你要废他，你就先兴他，先把他复兴起来，然后他就

废掉了，文字上的解释是这样的。

「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你要夺他，就先给他。这当中你可以发现，他完全运用的是经济学原理，先让你的效用先递增，然后递减，等递减以后就没有效用了，所以要夺你很简单了，让你自己放弃，你要怎么放弃，我就给你，你的效用一增加以后，你就下来了，下来以后你就放弃了，这每一个都是运用这种方法。

人在教育小孩的时候更要留意这一点，他喜欢什么，你想让他不喜欢什么，那你就都给他，比如他打电动，你不让他打，你就偷偷地打，不在家里打，不在学校打，他邀两个同学跑出去打，你要怎么办呢？你把他搬回来，让他在家里打，就让他天天打，整天打，打到他腻了，去打？他怎么办？效用递减，「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你先给他，他自然地就会放下了。现在的问题最难的是，两个人在那里争执、拉锯战的时候问题最大，效用会变成无穷尽的增加。不要说小孩子，我们自己也是一样，你自己对某个东西开始产生执着的时候，你要是赶快拥有，马上就消失了，你就不会再想要了。你一直干，想要又没有，没有又想要的时候，他对你的诱因会特别强，这个地方完全是指这个部分，这是人的一种心理。

所以结论讲，「是谓微明」，「微明」是指，这种心理一般人不容易察觉到。商场就是利用这种心理，他天天推陈出新，每天都在打折优待。现在夏天都还没到，夏天的衣服就要打折了，为什么？他先引诱你，要弱之，先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完全是应用这种心理，我们能不能掌握住，这个部分在运用上面相当的广，在日常生活中太多了。这里面还提到一个问题，这种事情不能讲开，讲开就没有用了，就要失效了。你教育小孩子的时候你要注意，你对自己的时候你稍微留意一下，教育小孩的时候，你要是有那种作用，你会发觉。假如你家是两个男孩，你买一部电动汽车，两个一定抢，但你买两部给他，两个都不玩。有没有这种感觉？两个女孩子，你买一个洋娃娃，两个就抢，你买两个洋娃娃，两个都不玩，每个人拥有一个他就不玩了，但是只有一个，两个就会抢在一起，为什么呢？你去留意一下你就知道。

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当你把自己的这种心理解剖以后，你就泰然了，你会处之泰然，你不会整天过得很紧张。这对我们自己、小孩子的心理都一样，政府对老百姓也是一样，家长对子女也是这样。所以一个圣人在治国的时候，他就这样，给你完全的自由，你还能怎么样，你要做什么都可以，你自己去做，不管你，你也不要说什么抽税、国防，都不要，老百姓自己会去做。因为这里能真正让老百姓

获得利益的话，老百姓要自己保护他的利益。你要是认为我要抽税来替你保护，那就不一定了，一个垃圾桶二万五，老百姓恐怕不太喜欢，装垃圾的东西恐怕不必那么贵，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那就是你的做法刚好相反，因为老百姓他会反弹，在这个时候，与其你自己这样直接取，还不如我们就给与。权力也一样，不要设有太多的义务，都给他，你一直给他，他就一直地放下，你都不给，他就一直想要争取，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经济学上讲这个部分叫作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后面操纵着，他自然地会有一个的趋势，这是大道之常轨，我们不知道，我们常常要去掌握他，那你就微明了，察觉不到了。

下面讲，「柔弱胜刚强」，这里讲柔弱，可以说随顺、被动胜于主动。讲到这个地方，大家会说，人生是被动的話，好像是太灰色了一点，假如主动的话，好像比较多彩多姿，其实是主动多痛苦。我们常讲，能干的人，台湾话讲伶俐的人业比较重（台语），业力比较重，不是说叫大家都学笨笨的，而是你稍微采取被动一点，不要太过于主动，让对方先主动，他的意见不见得比我们的差，当他一有意见就是以他的意见为主，当他没有办法拿定主意的时候，我们提供意见给他做参考，这样就好，并不是说你不能有意见，可以有意见。

我常举挤牙膏的例子，女生挤牙膏很仔细，男生挤牙膏就出来很多，讲几次不听，干脆我也跟你一样捏了，这样有意思，牙膏都用不到三分之一，你要天天念他，你会很难过，干脆你不要讲他，你也不要把你的意识形态在牙膏上面表现出来，跟他一样，反正捏到那里没有，他就自己会去买了，叫你买你老是说我又忘记了，牙刷记得买牙膏忘记买，他自然就改变了，因为用到没牙膏用的时候他就知道，那个很可贵了。这个就是你以被动的办法，不要太过于主动，在适当的时机那么一推，一切圆满了，这个是指被动的部分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是比较好处理的。

「鱼不可脱于渊」，鱼是在水池里面的，渊是指有水的地方，鱼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不能没有被动，不能大家都主动，谁来主动呢？很简单讲，业重的人去主动好了，假如这当中，大家都是被动的，都没有人主动的话，告诉你那就天下太平了。现在是讲人权的时代，个个都要争取自己的主权，大家都主动了，天下大乱。假如大家都被动，让你当主、当主人，让你发号施令，大家都让的话，天下就没事了。每个人都想当希特勒，你就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每个人都想当禹，尧舜都会禅让的话，不就都是被动了吗？每个人都想当希特勒天下当然会是这个样子，他会一直大吵大闹下去，这就是一个总关键。

鱼不能离开水，就像人生不能离开被动一样，不能离开柔弱的这个部分。天下之至柔，无非是水，水能够穿过坚石，水能够澎湃，水能够随器应形，他能够成就一切，但是水最能够随缘，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刚强易断。现在比较少了，有一年的赛洛马台风，赛洛马台风之前两三年，南部电线杆全部改为钢筋水泥做的，赛洛马台风一到，统统折断了。以前是树杆，木头的那一种，木头的折不断，木头本身有一点弹性，会倾斜，但是钢筋水泥的统统断了，哪一个比较硬？硬的容易断，柔弱的寿命长。

有人很健康，从来不生病，但一生病，阎罗王马上就把他带走了，天天在生病的人，他天天都在生病，死不了。从来不生病的人，一个感冒就够了，阎罗王那边买来回票，马上就去了，为什么？刚强。并不是说把身体锻炼好不好，身体锻炼好还要有一种免疫力，平常训练到一点没有免疫力都没有的那种刚强不行，也就是说，在刚强当中应该有他的韧性才对，而一般的刚强没有韧性，尤其自我意识的时候，没有韧性。

我们看家庭生活中，很多夫妻不和的都是刚强克刚强，一个很刚强，不管男的还是女的，一个很柔弱，这一对一定很好。不管男的当家还是女的当家都可以，一定要一阴一阳，两个都阴的也不错，就是怕两个都是阳的，天天有戏可以看。我们住家附近常常听到连续剧，为什么？昨天吵一架今天还在吵，你可以知道，明天还会再吵下去，为什么？两个个性都一样刚强就产生这种情况，而这种情况的夫妻生活通常不会延续很长。在古代的人，夫妻从结婚就开始吵，吵到进棺材还在吵，那是一阴一阳的吵法，一个要骂人，一个要顶嘴，就会一直吵下去，顶嘴的是属于阴的，但是，两个都是阳的就不一样。所以，有的人昨天才结婚，今天就办离婚，昨天就吵了，一看就不行，这是指刚强的部分。在人生当中，这种东西可以不要有，柔弱的部分不可以没有，就好像鱼不可脱于渊。

那么这种个性是「国之利器」，对个人如此，对家庭如此，对国家也一样。就国家来讲，跟个人就有点不同，个人、家庭可以告诉人家，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国家不能告诉人家，你跟邻国讲我们国家就是这样，人家刚好把你吃掉，因为国与国之间是相抗争的，但是家与家之间不会这样抗争，人家会羡慕你，哦，你们是这样的，那真的是鸛鶒情深，琴瑟和鸣，国家的话就不一样了。国家假如要采取这种情况的话，人家会选定时机刚好把你吃掉，所以说，国之利器，这是治国的利器，但是不可让人家知道，这叫作最高机密。老子讲这个部分，他都留意到

了，他不是把国家治到这里就怎么样，他是观天之道，大地运行的道理。当然，假如每个国家都这样就无所谓了，问题是我们国家这样，别的国家不一定这样，对我们可能就有杀戮之灾，这个时候治国之道不可以让人家知道。

以前有部电影叫《中途岛之战》，美军跟日军在一个岛上打来打去，两军变成孤军了，外援都断缺了，现在要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因为互为敌人，要打也不知道对方的情况。可是，一边缺水，一边没有食物，没有水的要到那边取水，但那边是敌人，有水的没有食物，要到这边捕鱼吃，怎么办呢？只好交换。交换的时候，就要借着你来提水的时候，我要看看你有多少人，因为你水桶几个我就知道你有多少人。你来我这里拿食物的时候，我就要知道你有多少人，万一要打起来我才有打算。两边都要斗了，这个时候就不能暴露我们自己的缺点，你要来提水，我这边的人有多少不能让你知道，所以，下令所有的人隐蔽，让你去取水，但是所有的枪支统统亮出来，他一看枪支那么多，就以为敌人很多，但是都躲起来了。这边去提水的人想，不能用小水桶，拿大水桶去扛，大概全部动员或者只是部分人他也不知道，反正一大堆的水就这样扛回去了，两方面都没猜到对方到底有多少人。你来捕鱼我看你来多少人，捕多少鱼就知道了，这边的人也想尽办法，一下子就带好多食物回去，让你知道我有很多人，这边为了防范你探听我的虚实，也要做一个相应的准备。这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可能有某一部分的机密不让对方知道，在这个时候，相互防护、防卫，防人之心不可无。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平常在治国的时候不一样，治国的时候应该让老百姓有一种自动的向心力，自动的向心力的时候最好是彼此之间不要设防，就是说政府与人民之间不要设防，同样的，在家里，父母跟子女之间不要设防。就个人来讲，你的生活跟你的心理之间也不要设防，我们现在是生活与心理之间有防线，结果我们自己就造成分裂了，你没有办法过一个统一的生活，我很想吃，不过...，就是有一个不过在，为什么？卡住了。有的是为了保持身材不能吃，有的是为了等一下要应酬，因为包红包那么大，不吃个够不行，所以现在暂时饿一下，你就一直在扭曲，心灵与实际生活之间，不能过得很协调，你要怎么办呢？你要过得很自然。要自然的话，就要走天地之道，这就是我们讲的以生活为中心来指导我们的人生，不要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来指导我们的人生。假如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来指导我们的人生，你一定会造成分裂，文明病就容易产生，假如我们能够以生活为中心的话，就没有文明病。

我们可以到郊外去住，不一定挤在市中心里面，我们可以过一个自由自在，任运遨游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拘束。你今天高兴可以戴斗笠，今天不高兴，你可以披蓑衣，那都是任你自由呵。但是，你假如要过一个跟人家一样的生活，那就麻烦了。我记得小时候，人家说最好的衣服就是美军茄克，所以上台北来就到万华去找，那边有卖军用品，奇怪，军用品管制那么严格，可是军用品在那个贼市场（台语）买得到。很多人就到那边买美军茄克回去穿，从老远的乡下跑到台北来，就买一件军用茄克回去，炫耀给人家看，多少钱我们不知道，当然整天都津津乐道那一件事情。我们那时候有美军、美元，美元发的卫生衣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美国人不知道是怎么穿衣服的，卫生衣只在肚脐上面，袖子特别长，身体特别短，穿了那个衣服实在是够难过的，但那个时候常常碰到这种情况。因为那时候的生活物资很缺乏，所以有一个好东西很容易炫给人看，那时候就产生了模仿效果。这种模仿效果就是人生最大的弊端，你会去模仿，模仿过跟人家一样的生活，那你的困难与痛苦就来了，假如你能够避开模仿而过自己的生活，你就自在了。人家有那个衣服，你也要有那个衣服，那你就完了。所以，好多人过年的时候就一直往台北挤，买什么？买美军茄克，买回去那一年穿那一件，那一件不只穿一年，那个时代，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受到人家的操纵，那就是意识形态。

一个人能够这样做的话，一个家庭也可以独立，一个家庭能够这样做的话，一个国家也可以独立。但是，个人、家庭没有后顾之忧，国家有后顾之忧，因此，国家的这种治国方式通常不让人家知道。下面看最后一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标点有很多种标法，每一家的注解都不一样。「道」，一点，「常」，意思就是道就是常，道等于常，常什么？无为，无为是常道，意思是这样。有人是标道常无为，不管怎么标，道之常轨就是无为，这是本体，而无不为是妙用。道的本体是无为，但无为引申出来的妙用是无不为，这句的意思大致是这样。换句话说，我们要能够掌握他的本体来起无边的妙用。

「侯王若能守」，侯王就是君王、将相，要是能够遵守着道的常轨，能够守住本体而无为，就可以发挥无边的妙用，这一章是最后的总结，那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万物将自化」。「万物」是指老百姓，是相对于君王来说，君王能够做到

这一点，常无为，不要经常下命令，一会建设这个，一会建设那个，你都不要讲，那么老百姓会自动地处理他们的事。比如要盖个机场，没有机场也是这样过，以前我们走路的时代，一天也是二十四小时，日子过得好悠闲。现在机场飞机那么大，常常这里掉一架，那里甩一架，日子没有比较好过，一天还是二十四小时。我们的活动量，有的人一天的活动量都超过以前一年的活动量。以前从台北万华出发到新竹，以前省政府设在西新竹，从台北出发走到那边，一天走不到，中途要休息，那里叫作中坜，有的人走得慢，走到内坜，有的人走的快一点，那就扬眉吐气，所以那里叫杨梅，一天也不过走到那里而已。我们现在一天可以香港来回，一天的量在以前要怎么走？不要说香港来回，一天高雄来回的人很多，以前走到高雄来回要一年。从林内再翻过斗六斗南再走出去，再走回来，没那么快。所以我们的建设看起来好像把世界的距离拉近了，可是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复杂了，没以前那么单纯。以前的人几乎每个人都会唱歌，唱山歌，会乐器，现在呢？几个会？没有卡拉 OK 就不会唱了。以前的人有手艺，很多东西都是自己会做，比如做风筝，或者是用草吹的小笛子，现在谁会做？现在连吃饭都不会做了，你不要想那么多，因为每次吃饭都是上餐厅，除了擦嘴巴以外其他不会做。为什么呢？我们在忙什么？现在一直分工，要是真的有那么一天，让你过一个自然的生活，一定会饿死，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吃，即使可以吃，你也不知道怎么做。要是没有瓦斯炉，你到外面去怎么生活、煮饭，怎么办？这是一个灾难。我们二三十年前还有一个童子军训练，怎么求生，现在什么训练也没有了，现在唯一的求生就是抢，当没有东西可抢的时候，你怎么办？

这个就是指，我们不要以为以现在的环境来看这个道理，现在的环境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状态，即使在这样的时代，这个道理能不能适用，我想这是比较重要的，叫我们再恢复到老子那个时代去过那个生活，这也不可能。现在大家都开汽车，你要大家把车子放着，那也完蛋了，都要走路你要走到哪里去，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老子的这个道理能不能在我们这个时候应用，也可以。政府常有一种引导措施，比如现在要释放农地，两千甲要释放出来，多少人在等待，准备好好再炒作一番。你何必释放两千甲，两千公顷，你不要讲呵，你干脆全部开放嘛，让老百姓自由去运作，经济也可以完全开放，农业也可以完全开放，你唯一要做的是最起码的规范，比如绿地要保存着，那是人民的活动空间，保存着就好。你用那种本末倒置的诱导法，你已经告诉人家，你们要炒作的赶快准备好，我什么时

候要开放了，你一开放就飞涨，你要是不这样预作警告的话，没有那回事。

所以这里面还是谈到，你就本体上要能够掌握无为，由老百姓作引导，不要由政府那几个人来作引导，尤其现在的决策者是坐在台湾头做决策，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台湾头，台北这个地方，天气是极不稳定的，晴时多云偶阵雨，人在这个地方为了适应这种气候、环境，本身的调整就已经有问题了，你怎么为全国的老百姓去谋福利呢？每天都在头痛，你怎么去做长远的计划？你假如把决策的中心位置离开台北，移到浦里去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必为自己的生理适应问题，花费大半的时间，你在这个地方自己都没有办法安身，如何去为广大的群众做最高的决策？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少数人要指挥大多数，少数人的意见不能代表大多数，大多数人的事情应该由大多数人自己去作决定，甚至于选举都可以不必，这才是真正的民主，让人家过他自己的生生活。现在我们一直诱导，走到这样的地步，这就是万物无法自己发挥，老百姓没有办法自己发挥。假如君王能够遵守这种道的常轨，抓住本体而来适应，无所不用，发挥他的妙用的话，万物将自化，自己能够自省，发挥他的作用。

老子的智慧就在最后这几句，「国之利器不可示人」是一个，第二个是讲这里，「化而欲作」，虽然自化了，久了以后，老百姓会思动，会想动。老百姓自己运作一段时间以后，那个心性还是会起作用的，起作用的话要怎么办呢？他有交待，「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朴就是素，朴素的意思，镇是压，他只讲压，没有说断，我将用无名之朴素，就是最简单的那个部分来诱导，使老百姓的欲作让他消失掉。久了以后，老百姓平淡的生活也不愿过太久，几代以后想动，想有变化，变化的时候会不会用一种比较朴素的方法，把他诱导到别的地方去，比如农业转到畜牧，畜牧久了又转到农业，就是这样的状况。

「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无名之朴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真正想作用不是我们想要的。比如在农业上面改为畜牧，畜牧又改为农业，用这样的变化就好了，你不要由农业又要把他转变成什么，手工业、自由业，这样一直发展下去就没完没了了。所以他说，「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也不要，那是非不得已才动一下，而动一下只是引导一下而已，倒过去又倒过来，大概就是这样反复，这样稍微有点变化。当然，这个变化久了以后，他还会再起变化，那个时候再另外一种变化，比如农业、畜牧、渔业，就在这地方绕就好，房子长的改为宽的，宽的改为长的，改久了你不要，那改为圆的，就在这个地方。你不要变化太大，变化太大，老百姓又有其

他的变化出来，所以，即使是这样的运作，我们都要尽量地维持最低程度，所以叫作「亦将不欲」，尽管不是非常绚烂的这一种朴素的运用，都要尽量没有必要一直都不用，关键在这个地方。

「不欲以静」，就是连这个「不欲」也要不欲，就是说，无名之朴的运用也要不用，就是维持他的静态，最寂静的那个部分，能够这样的话，「天下将自正」，这个天下就会自己保证了。我们现在就是自作聪明，事实上我们看到，人类发明好多东西是没有错，在物质生活领域确实给我们空前的发达，可是我们也发现，人类自己闯了祸。现在女娲娘娘又不来，天空破一个洞，不知道怎么补，好像这个洞越来越大，现在人类开始紧张了，要怎么办呢？我们发明了把石油挖出来用，把煤炭挖出来用，现在整个地球叫作温室效应，越来越温暖，越来越热。现在冰山一直在融化，听说到了公元 2050 年，大概台北都要淹掉了，你的房子不要买在这边，最好买到山上去，大概在七星山顶可以了。你看到时候怎么过生活？这都是人类自己招的祸，我们觉得这样子很好，很好是你现在看的。污染怎么办？酸雨怎么办？空气污染，水源污染，现在河里也抓不到鱼，以前不小心裤子里面还躲着一只螃蟹，现在什么螃蟹也没有啦，虾子也没有了。以前到高山上去，瀑布的源头那里还有鱼、虾子、小螃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统统被污染了。你是觉得我们这样比较幸福吗？我们一直开放上去了，结果自己种的米自己不敢吃，自己种的菜自己不敢吃，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看起来好像政府一再地引导，农业改革、工业改革，对我们好像有很大的利益，但是百病丛生，吃动物的肉，荷尔蒙太多，抗生素太多，吃素，农业的农药太多，这麻烦了，怎么样？看起来好像我们获得利益了，事实上，我们欠了子孙，对不对？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没有欠我们，但是这几百年来，我们欠子孙一堆，这怎么办呐？

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自己运用我们的脑力就能胜天，没有了。老天在看，你输了，我们还一直以为我们赢了，你赢了什么？赢了天空一个洞，赢了我们的水源。以前我们喝水，到河边拿起来就喝了，现在谁敢喝，不敢呐。即使自来水龙头你都不敢喝，你还要一个过滤器，过滤以后不放心还要再煮一遍。以前河里的水挑起来沉淀以后就可以喝了，头伸到水缸面就直接喝，也不一定要什么开水，现在没有人敢。我们的生活完全被制约了，完全被约束起来了，这样的情况好吗？我们赢了吗？算一算，我们真的输得一塌糊涂，输了。以前用个扇子就够了，现在谁拿扇子，电风扇都不够，吹冷气，我们在这边吹冷气，外面在吹热气，倒过

来了，伤害的还是自己呵。所以，不见得说我们有为就一定有效，不一定。能够在这个地方，你套用我们修行的领域来看，要超越物质界、超越精神界、超越知识界，甚至于还要超越道德精神界，超越我们的理想界，你才能进入二乘的领域，还要超过二乘进入一佛乘，那才会到达终极的目标。这个地方只是很简单地告诉我们，我们在物质界与知识界里面，不要太过于自作主张，老子在这个地方讲得很平淡，没有佛法修行讲得那样的具体，但是，这个最基本的我们都做不到的话，你在修行上想要脱胎换骨那就根本做不到。

《道德经》的《道经》部分，上篇就讲到这个地方，明天我们就暂停了，什么时候再讲，我想我们还是照刚才讲的情况，一年可能上半年讲一次下半年讲一次就好，我们改变讲的形态。本来，我想《道德经》讲完以后，讲个《金刚经》还是什么，但我看这个因缘，我们暂时停一下，因为下个月老和尚要在这边讲，我们怕太密了。再说现在六月份，七八月分就要夏安居了，这个部分晚上的课暂停，白天的课暂时维持这样的进度，继续进行。

今天就到这个地方，《老子》的部分，我们的因缘就暂时告一个段落。

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  
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訶萨、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訶萨、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訶萨！